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 （宋）張齊賢撰 明穴硯齋鈔本	〇〇一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 （宋）王曾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三〇
涑水記聞二卷 （宋）司馬光撰 明鈔本	〇三八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 （元）陶宗儀撰 元刻本	一四三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明）葉盛撰 明刻本	三九四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

（宋）張齊賢撰

明穴硯齋鈔本

洛陽縉紳舊聞記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張齊賢撰。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徙居洛陽。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謚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題乙巳歲。乃眞宗景德二年。齊賢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時所作。皆述梁唐以還洛城舊事。凡二十一篇。分爲五卷。書錄解題目次與此本合。獨晁氏讀書志作十卷。今案自序。明言五卷。而檢永樂大典所載此書之文。亦無出此本外者。則讀書志字誤明矣。書中多據傳說之詞。約載事實以爲勸戒。自稱凡與正史差異者。並存而錄之。亦別傳外傳之比。然如衛陽周令妻報應洛陽梁工見冤鬼焦生見亡妻諸條。俱不免涉於語怪。又如李少師賢妻一條。稱契丹降王東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已知之。李肅奉命護喪柩送歸。遷沮不知其計云云。案通鑑五代史。東丹卽遼太祖長子。太宗之兄。弗唐爲昭信節度使。賜名贊華。因太宗助石晉起兵。潞王以兵敗遁。忽旋卽滅亡。晉高祖後爲之備禮送歸。時隔兩朝。在晉人本無密害之事。又何所疑嫌而遽形憂沮。此事殆出傳聞之譌。殊不可信。至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爲詳備。則舊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頗有足資博覽者。固可與五代史闕文諸書。同備讀史之考證也。

洛陽搢紳舊聞記 并序

卷一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為余說 兵部尚書知青州張 齊賢 集
及唐梁已還五代閒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
終日聽之意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
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通來營丘事有條貫足病累
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叢昔搢紳所說及余親所
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為五卷摭舊老之所說
必猶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略而不
書與正史差異者並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斯皆
搢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
無惑焉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丘自序

第一
梁太祖優待文士
少師佯狂
襄陽事
陶副車求薦見忌
太和蘇撰父鬼靈

第二
齊王張令公外傳
李少師贊妻
虔州記異
衡陽周令妻報應

第三
向中令徙義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白萬州遇劒客

第四
安中令大度
宋太師彥筠奉佛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梁工見冤鬼

第五
白中令知人
張大監正直
焦生見亡妻
石中獲小龜

梁太祖優待文士

少師佯狂

襄陽事

陶副車求薦見忌

太和蘇撰父冤雪

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与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

雖踰年困窶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奇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遂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為對未見聞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運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告欲歸公人輩為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申未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来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声）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叙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露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熱視之復坐為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来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絶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来日特為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絶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

大振見知杜既歸鷰懼成疾水漿數十度氣貌羸絶襲不能起客司守之供恃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　趣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號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疋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於大梁遇郊坰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古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于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

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諸徐賦有直論蕭史王喬長生執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祖既有移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頷恭翔等起對曰雖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史健兒五七十人悉捻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諜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于剛猛英斷以攉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少師佯狂 祖公撰式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恣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裸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號爲楊風子之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遥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頹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纔畢約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覩之

無不欽賞故馮瀛王次子少常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真跡滿僧居秖恐鍾王也不如突爲報逢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兎毫更得狐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申未間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日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并一絶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略曰押領蝗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遽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此端坐廣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輿在前羣馬在後少師策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狹纔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舊自遠回行李甚偉楊以書訴貧故舊凌晨來候之仍於通判店內先寄物中貂紬五十疋絹百疋書送於楊請貸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紬与胡盡送修行尼寺造機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字兩院請飯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聞施僧嗟訝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月居守知之召女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小悉造綿衣無閒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來你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驅者請所訪

楊而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談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辨慧有才思當時罕与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以侄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紀祝之辭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二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尚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奏絹兩疋歌者更不得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知絶倒久之大呼曰和尚取絹五疋来雲辨且笑遂以絹五疋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嘆得肚鑿撑尋絲統寺行空中設羅網柢待殺衆生蓋譏雲辨而壯大拔也雲辨師名圓鑒後為左街司錄文之遷化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則人間所收眞跡絶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與國九年大水漂沒牆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為惜之可為惜之

襄陽事

張從恩相公晉祖時為宣徽南院使時鎮州安重榮叛晉祖將征之行有日矣張相中夜思之若聖駕北征安王從進在襄陽已有跋扈之狀恐朝廷無備来日朝退求見遂以襄州為請且曰安從進若乘虛来襲京師即陛下何以為備晉祖曰卿未知爾今也命高行周為招討用卿為都監仍命高勳焦繼勳等率數人備指使張聞晉祖言已有備正尚已意合且上命已護其師旅不敢辭讓因陳請數事皆允之先發騎將郭金海部領三千餘騎往唐州駐泊焦繼勳等數人亦同是行晉祖纔發京師襄陽安從進累叛謂朝廷無備欲乘虛掩襲遂選精騎南下焦繼勳等知從進已叛即飛表聞于行在張相渤海公亦繼發從進尚郭相遇於花山金海蕃將善用鎗時罕尚敵拳勇過人喜戰鬬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父在麾下安亦待之素厚從進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金陣百步厲聲叫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冑側身高聲自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十數步交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略不知恩今日敢来待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召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尚大王一箭地大王迴去若不去喫取金海鎗言訖接鎗鞭馬疾趍其陣從進亦繼進懼踔馬而退師遂相接大為金海所破焦繼勳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為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汙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餅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知之力疾扶瘡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

你中箭瘡甚賜你金鋌金合酒尚風藥金海蕃人自不知書惟利是貪取鋌尚合嵁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結併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怛怛不樂至於捐館惜哉焦繼勳我太祖幸洛之歲降麻受相州節鉞而終高勳階北虜用為幽州節度使母在京洛陽福善里太祖常厚賜慰安之高後欲歸不知其終

陶副車求薦見忌

陶晟錦州人少讀書業文尤長於詩五十餘耻無成遂求隸鍾之右職相次為安使鍾陝之屬郡使府藉其才幹召置陝城又之會晉末戎虜犯中夏侯章趙暉俱為國指揮使在陝王景為都頭戎將令至陝驛候章等隨

虜帥就驛候之虜命蕃將鎮陝一旦有蕃使見侯章衣新褐毛衫繫金度銅束帶虜人使再三視侯為帥胡語往來甚久蕃帥臨上馬命驛語者謂章曰天使要指揮身上毛衫為束帶通之甚急侯不獲已為之假他人衣為帶而歸三人同行章在澗南遂召王景為趙暉來澗南營內取酒同飲既而侯章曰安有身為指揮使著一領毛衫繫一條銅束帶虜人主不得就身上奪却憤惋久之趙暉亦怒獨王景無言將散景謂侯章趙暉曰今世亂我輩衣為束帶鬧事將來未知死所爾侯為趙曰如何王景曰到德田地籍箇甚今夜領二三十人入驛斫取蕃使頭因便入衙殺了蕃王所差使長得則固守不得則將家屬掠金帛入河東投奔劉大王劉大王即漢高祖也侯初怯不應趙暉率然之景執視侯章久之而去是夜獨王景趙暉率死士數十人入驛斬戎使盡取財物以歸乃踰垣入衙殺蕃酋遂據其城王景領甲騎數百人詣澗南欲殺侯章章惶懼拜於馬前釋之令上馬推趙暉為首侯章王景為都監巡檢差陶公為趙暉之子延進同齎表奏漢祖勸進馬漢祖大喜因次弟酬之後漢祖知景功三人皆節使備在正史陶公遂委質事漢祖及王師南舉命為開道使高祖即天位陶使人來求趙暉侯章等奏舉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虢州刺史然執政者由是側目矣罷郡處之環衛後出為蕃方副車軍司馬馬終於荊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為宮師相公浦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敘事之自前

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為序親書以送之送五十有九年矣自昭宗永通乙丑至聖朝五十有九年矣庚子山詩云秦筆二境間皇猷遠南夏數句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編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即位之五年命前延安軍司馬來戍閩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之境遠皇猷者嘉作別侯知音舉琪樹而笑天天風鼎遷周頌控文縠而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公晚年知進士張翼能詩召置門下厚待之常曰七言詩我不如翼五言詩翼不如我陶公詩有河經蕃地濁山到漢家青又在環衛時詩擬拋丹禁去試着白衣看有集陶翰長為之序張翼常投詩兩軸於官師王相浦王相以詩謝云清河詩客本贊良惠我新吟六十章格調宛同羅給事功夫深似賈

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塘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陶以副車別駕權治藩閫者又之所至稱治不苛不擾律身省事而已在政無赫赫之稱罷任日民皆攀轅遮留泣涕遽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即告辭先行至家未敢進既遭逢漢祖始用高閭道使以其讀書多學有术秀之忌一求薦於三帥過亦輕矣投一刺史二年而罷竟以散秩坎軻終身亦命夫時俗謂之求閑節履捷退以致身者得為深識乎仲尼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聖人之旨明富不可妄求況責位乎子元鼎有文章擢進士第烏乎令不幸而狙矣

泰和蘇掞父鬼靈

蘇掞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前第二等及第由

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掞父殁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于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皂衣裂短腳幞頭策一驢引一僮可六七十來造旅中迨迴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訶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令往本州為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掞叨忝登第在泰和知縣暫去相看伊彼更別無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令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即敝中書某幸得伏事某因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其姓字父許諾是夕州將命酒同飲十數盞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將買食同飡老人亦不辭讓同過疫至江州老人沽酒請州將同飲如

欵狎無間然英至洪州同宿明日將行老父謂州將曰某比此為公同往泰和夜來思之男已忝京寮知縣某行李如是託你先到泰和報兒子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即告辭先行至家未敢詣州公參先往泰和報知縣轉牒子參蘇掞出州將拜起頗恭且曰自黃梅為員外尊長同來比約同至縣及宿洪州之明日員外尊父忽令某先來報員外請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等接掞聞未之信且曰先父殁十餘歲莫慢否州將曰自黃梅同途來同飲食備說員外往泰和特來相看不虛蘇問其年顏身形無二矣又問製衫衣無二矣掞降階望鄉大哭者久之徐謂州將曰掞父殁時年顏纔衰衣衫無小異言訖又慟哭遂製新

衣畫僕馬焚之後數年掞亦理狙即老父所乘騾為僕何物也為之語言人也飲食人也物假為之耶鬼神耶時向相往吉州通判余為轉運使備詳其事而書之豈語怪之嫌乎

齊王張令公外傳

李少師讚妻報應

虔州記異

齊王謀全義五代史有傳令之所書蓋史傳之外見聞遺事爾王濮州人常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棄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覩王之狀兒待之殊厚贈且多臨辭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奧既歿王漸責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每

晨朝於影前捻香訖方出視事未嘗小怠至於終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在澤未久移授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荒廢悉為榛莽白骨蔽野外絕居人洛城之中纔遭焚毀初業雖繼亂乃築三小州城以保聚居民以防寇盜及罕之等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初至洛率屬下百餘人為州中所存者僅百戶共保中州一城洛陽至今尚存南州中州之號王招懷完葺五七年間漸復都城之壯觀正居守之位焉王本傳云洛城之中戶不滿百又唐鴻撰王行狀云於邙瀍丘墟之內化出都城是也

秦每縣除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多丁夫衆餘時則教習之時罕罕之在河陽罕之郭賊也常破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為李摩雲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市是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常宴言於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莞如也每飛尺書於王求軍食及練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某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洛澤王乃密召老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顧無歸路遂逃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時以正西京留守之任每喜哭力耕織著其家令年纔冬著去都城

余親見厚載長慶中門調指揮才視之多相木及洛中搢紳行havior事來攝以士實之攝即故南州西溫上之橋也得其木皆柘木開葉老之言可驗矣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老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老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老判官不一二年十八老申每老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老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二千共得丁夫閱弓矢鎗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開市人賊貽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

秦每縣除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多丁夫衆餘時則教習之時罕罕之在河陽罕之郭賊也常破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為李摩雲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市是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常宴言於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莞如也每飛尺書於王求軍食及練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某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洛澤王乃密召老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顧無歸路遂逃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時以正西京留守之任每喜哭力耕織著其家令年纔冬著去都城

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
酒食綵綾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上衣青婦
人皆青綃為之取其新麥新繭觀之對之喜動顏色民
間有竊言者曰大王好聲妓等聞不笑惟見好聲即
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豥見好田田中無草者必
於田邊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
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
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
其鄰仵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仵皆伏罪即
放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
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力耕桑為務是以家家有
蓄積水旱無飢民王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守太尉中

書令封魏王徙封齊王昭宗遷洛郊廟行事差官攝太
尉時朝中有職者揚言曰太尉重官歷朝多闕所以差
攝今齊王官守太尉何差攝之有王誠信每水旱祈禱
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
如不足精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
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即依言而開塔拜訖王視曰
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
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其無畏之神耶齊王之
潔誠耶齊王在巢軍先歸唐授澤州刺史梁祖後歸唐
授同州刺史自後尚梁祖牙為中書令尚書令及梁祖
兼四鎮也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奸雄避其權
位欲圖自全之計爾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

則帑庾多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及北喪師
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維夫人儲
氏面許梁祖獲免亦由齊王忠直無貳有勳多於天下
不能傾動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為親
以故雖盡力於梁祖而武皇莊宗常切齒於齊王矣及
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居召見大喜
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情焉与論當世之
事皆出莊宗功臣意表恨得齊王之晚其識略德望動
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叙述屢為失梁窺圖偪脫虎口
逼為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木曾
飲盜泉實有瑕玷未家昭雪鴻鈞釋為辭也復下詔雪之令劉
皇后入齊王潛第省之劉后堅求拜齊王為夫人儲氏
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內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

王并儲氏為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
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草定皇后与齊王儲氏
為義父母相見及往來牋書儀注焉此乃從古所無之
事也

桑中令維翰父拱為河南府客將桑靚公將應舉父乘
間告王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
音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教季才來桑相
之父趨下再拜既峭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
令請桑秀才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
可歸客司謂翹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
見之王一見甚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於當時儒

臣且推應之由是擢上第至晉高祖有天下桑維翰在位奏曰洛陽齊王生祠未有額乞賜號忠蒲公可之廟勅已下會朝廷有故遂中輟之上御曆知齊王於唐末有大功洛民受賜者四十年比失甘棠墮淚宜昭祀典詔有司復以忠蒲之額焉其德政碑樓俾再完葺是知大勳重德必有昭感何殁於唐而顯於宋使令明天子復新其祠廟則王之功雖千載之後其不朽矣

李少師贊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蔚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戚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嬪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嬪所出以其聰敏多仗齊王

尚賢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追神仙中人也性瞻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愷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常者歸己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因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戎寇竊發為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禮與溢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鞫之獄甚急垂斃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候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苦切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悔悟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為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比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

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淚泣嗚咽未及再言夫人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嗚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耶李公收淚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朝廷密客之北虜已知之矣其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計者戎虜貪利某乃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酬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為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還賜名馬百餘疋別賜駝百餘疋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

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籃田副鎮有罪
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擢莊宅使
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来謝於李公公嘿宅夫
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為免其過既来謝又何
必見之李曰其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
賤類審觀其狀兒真亂臣賊子恨来有朕跡不能除去
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暁之無使銜
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来厚以衣物賜之
前後尚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嶋雍未久
思綰遂開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遺塗炭者衆公全家
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擁城周祖素知公名為之
歸隅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恪財為

妬忌恚常態也以不妬忌賙財者皆難事況非治世叩
馬面數雖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
雖夫文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悚為之況婦人女子者歟
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按如宬者何
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為夫飾粉黛弄眉首蠱惑其
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為女
訓毋儀者甚多余眼睹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尤者
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
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慶州記異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慶州有賊劉法定房舂兄弟
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為盜魁其徒且百數州郡

患之以聞太宗皇帝命兩路都巡檢使併力除之其徒
因散去時翟美東路巡檢石義西路巡檢官軍為法定
黨傷殺者亦衆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為之狎徐
滿壯健多力日行數百里常為散從官以過嶋鄉役余
遣滿招之赦其罪許酬以廂職鎮之務不踰月滿至法
定兄弟八人投牒東身嶋命以求自雪再遣滿齎委曲
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詣慶州出頭如約而至時同巡
檢殿直康懷琪少年果敢耻又不能捻法定昆季之一
人轉運以片幅招之悉来首罪為知州尹玘通判李宿
謀盡殺之獨護戎韓宗祐不之許懷琪密為尹玘飛章
以聞且言此賊兄弟膽勇過人舊嘗散潛山谷忽有永
旱之災嘯聚兄弟必為州郡患乞酷法殺之朝廷可其

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釘於市數日懷琪過之法定等俱
厲聲大罵曰官中招出我兄弟同遣非命地府下必訴尔
為知州寃計中我使我兄弟轉運使許我以不死康懷琪
終不捨尔罪懷琪怒命左右以鐵鏈碎其手足由是八
人頃刻而死弃尸野外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迴游流
至慶州懷琪乘州三十許里相接覩揖之際連拜數十
但云某罪過余自嶋離洪州来上京却歸江南往復僅
四五箇月固未知法定之死閑懷琪稱罪懇切甚訝之
徐謂曰且就坐適再三稱罪過者何懷琪又起面若死
灰且戰且懼惟言某罪過覩之愈驚疑未測何故也遂
答以他事無何郡長為州從事皆至促船夫疾牽至州
部到驛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為

接談又再三言某罪過似有所依憑及去召驛吏及州之走使筆語之皆曰迎檢尋常不如此得非為劉法定兄弟寃魂所使爾不然何恐懼稱罪之若是因問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懷琪所謀事對余亦惆然嗟嘆者久之余在虔州數日欲往大庾縣數處勾當申酉間郡長為康俱在坐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俟晡晚上馬尹公等送至城門獨懷琪先辭而退余門外候開鎖訖上馬南去行三十許里聞奔馬者相逼命左右偵之則曰康也檢遂迎懷琪至因語之適先已辭退令遠来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縣遂尚偕行明日至大庾縣驛至廳東西各有一房余居於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辭氣如平常時亦無他言遍暮聲啫而退余亦困倦解衣而就枕恍惚若夢中有故人物故已十餘年矣再三告辭涕泗總總然候忽而逐不之見覺而異之忽聞人吁余左右者其聲頗急余驚起問之即懷琪之虞候爾曰迎檢暴得疾苦辭欲去余急趨至康所即抱膝呻吟云腰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須順流峽虔州求醫須臾數人扶翼詣船余策杖隨之康顧首懷咽而別尚余夢中告辭者相類又數日余乘舟離大庾及到虔州疾問迎檢安否即曰俎再宿矣未久韓供奉景祐至具言懷琪未死間頭髻如壯夫向後梳之狀順頷上指而髻在項上喘息甚篤須得三兩人用力從後推其首才能舉之口中唯云罪過罪過湯飲至口如有人揮掣之狀委寘于地雖甚飢渴但虛器而退

除稱罪之外至死無他言不踰年尹玘亦俎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謀但隨而署字後亦憑以心疾不得親民掌閩市賦于外迨不為完人矣異夫法定等本以殺人攻劉為事戕人且衆為罪亦已深矣一為首罪而出復遭非理而死尚有靈若是而況殺不辜者乎異而書之垂誡於世韓景祐知書有識今景度國家委任備書此事以示之

衡陽縣令周妻報應

衡陽周令夫其名見訪蜀川人喪妻三數歲再娶妻亦蜀川人後妻悍三女俱長矣来周令家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兇妬周猶畜婢數人內二人姓娠每後妻加以他事鞭捷之無虛日二婢各為懷姙常以首或以臀想受

其杖周令妻多方用技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隨胎而死是時余任劉州通倅聞常不平之及余罷歸周氏之家又無所聞有人為周令有舊話及之且曰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攜寄寓衡陽不四五年三女俱困產而死每一女死其妻必飯僧懺悔為先鞭箠隨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二女俱以產死未死間必旬日殘哼痛楚宛轉而後終周令妻注淨誦佛經自對佛稱罪焚香憂慟因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為予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若是乎書之俾妬悍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勸誡之道有益於世教云

洛陽搢紳舊聞記卷第二

向中令徙義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白萬州遇劒客

向中令徙義

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通勇果剛斷眞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任俠惜交亡命槩所不滿常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歲向謂所私之婦曰多日來不見尔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尔私常虞尔欲殺我懼尔未得其便會尔父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數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己恨無逃避之路遂許之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而理之懼為人覺且潛遁矣向曰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其所向密尋而殺之迺責所私婦人曰尔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尔夫死蓋因我我不可遂殺其婦人攜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譬迹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者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尚布衣因請計於滕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捺虎須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是觀其性亦曉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箕踞坐于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尋却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尔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輩粉矣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麤壯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放聲曰眞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算踞傲脫若是遂容易辱焉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之過矣遂延入命酒饌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禮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擲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閭郡重之我見汝為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尚語應荅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汚於兒暴之黨歟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踪待之令觀君才皃貴人爾幸自愛無尚非類同游處微引古人之未遇為賊為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令曰自此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為悉改矣既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滕之識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駒爾出入衣類慊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就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候伯皆曰彔常人遂去之事侯益未半歲又辭去聞漢祖

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飢途多盜賊由石會閒欲入河東時有帥侍中右職郭勳為石會閒鎮遏使兼主開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俠兒不類貧約者此去畏塗非利往矣無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常窃弓弩過客無全者更俟旬浹間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勳親其不可留曰善自為謀向遂行不三十餘里陳姓名其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裝一兩貫盤纏外更無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剥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

人長鞠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鞠者謂中令曰兄弟方觀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讓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可容去指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為語且曰僕射於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輩管領向許之却迴至關郭勳詩之謂是不敢前進向害之故明日迨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白金方燃新熾炭刲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盜齎銀一挺重一馬至素鞍勒全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俾結盟而退盜

駐指揮小偷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若有不如意即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尚為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俟周祖晚歸於路隔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顧視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來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旦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採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使旣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為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置制授周祖撫密副使向

為周祖指蓋伏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為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為內典客周祖之入關乎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裨益師旋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戎政鞅掌百倍常時多為中令奉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寖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為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戰馬步都校何進奚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為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

嵯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勳業顯煥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事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逍遊

適以自晦不積貝錦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寒餓者好賢
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有大功于世
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之事諫議大夫滕公
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
缺長於時務清倹素履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
守命僕射而已會向中令過周祖既而思叢昔之事曰
若非滕公吾為伏莽羊死矣今日立身榮貴悉滕公
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
勳滕公為宿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
助也向居守洛陽為府判官向令私鎮安陸滕公授倉
部員外郎僕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私第
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特高府判官受滕公知為江南
故書僕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
存之莫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張相夫人姑吾終泰

張相諱從恩國號訪其姓字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黠
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于軍校為側室泊軍校替嶠洛
下与之俱来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地名病
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廁百餘度形骸骨立冥穢
狼籍不可獨尔軍校厭之遂弃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
日行路為之傷嗟道傍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想童牧
竪避風雨之處也所過客憫之衆為舁至於土龕中又
數日病漸愈衣服悉為暴客所褫但以敗蘆亂草蔽形

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乞食夜即宿于逆旅簷下一旦
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
步即扶之而往姥為洗沐衣以故舊衣日進粥飲蔬飯
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頗狀艷麗追神仙中人也里民
有子来結婚者爭欲娶之張氏拒之忽有士子過小紀
知之堅求見之既見謂姥曰可能娉其當贈姥綵絹五
十疋姥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子遂
偕往襄陽僦宅居之會襄師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
財殺其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為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
色遂送至都監張相寨內張相即從恩也張相共覆婦
女凡十餘人張相獨寵持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
室之遇以士子之妻為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為中饋也
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
壽終于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丐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
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固屈塵蒙垢有吁天
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齊位通顯思寵綢疊
功業書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
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況有文武才幹
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田太尉重進始起於戎行常為大祖皇帝前隊積勞至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大宗朝移鎮永興軍重進晚年好
道酷信黃白可成有揀傅軍人張花項衣道士服俗以

其項多雕篆故目之為花項脫出家為道士今時有人見尚在閭右自言有術黃白金可成重進信重之花項又引一人道士為同志重進卜之同飲食前後所要錢帛悉資之無少違者又之無成遂結重進云涇州本城有一人即其二人之師太尉皆能召至則其藥主就重進發牒詣涇州令暫發遣至永興軍涇州以不奉宣命不敢發重進使人教之為有疾不可醫者本州上言重進為經營之得出軍籍涇之軍既至重進喜甚花項曰得此人至同去抹所沙藥今年八月必得就時已六月矣前後賞用重進錢物且懼八月無成必當及禍遂密同設計謀潛遁去花項素不飲酒仙翁不一日晚黑方來歸衙田訝之既至即已醉矣怒歸逼面詰之曰尊師從來對重進言不解喫酒昨晚大醉辭色俱厲花項微笑徐答曰某從來實不飲酒昨日街市偶見仙人言說向西望空頂禮重進曰仙人是誰即今何在花項羞容低聲而言曰即呂洞賓時人皆知呂洞賓為神仙故既見呂洞賓須相召於街市飲酒某言不喫曰但飲必不大醉某禮拜謝訖凡二十餘盞仍問某何處下某答云在太尉處呂曰某聞之久矣太尉武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矣時田微梁風府某好事如此此人當暫去而少藥療之田聞言大喜曰重進蠢人何消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言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於東位射弓處排當帳設用新好細簾於靜室燃香燭須鮮果好酒太尉自齋沐換新衣具靴笏深夜候之必來降矣重進曰非常時至期命陳設東位惟懷細捐一二新潔焚香燃燭齋潔被東晤望星斗拜告以俟其至須臾報三更矣不至又取香燃之望空再拜時重進足重兼悲風惹甚甚難折膏是夕熱拜訖大喘流汗衣皆霑濕重進雖燃香未輟意疑訝引頸瞻望略無兆朕報四更五點重進疑怪殊甚問花項等三人欲責其虛誕親信人來白尊師門大開中並無人向來囊篋般運已盡蓋花項等誑令開衆邊便門揭簾俱潛遁矣重進懊恨嗟歎但嗚指謂左右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無復求道術矣時永興有賢名人遺詩二首嘲之置詩於廳事前田命賓席讀之愈慚乃散差人追捕皆不獲詩本失其一

首永興士人多能誦之余授右僕射判永興軍備知其事錄之以誡貪夫云匿名詩曰鉛作黃金汞作銀變梁奸倖轉災新一朝誰惠田重進半夜攀迎呂洞賓歎漢出門時引領黠兒得路已潛身惟繃三箇無良漢笑殺長安萬萬人

白萬州遇劒客

萬州白太保名延誨即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有功就除萬州刺史樓代歸發於荊南白性好奇重道術士之術從兄廷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進行於廛肆之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劒客常聞之乎廷讓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為處士即

劒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諸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姓尚未同來專起居廷士黃鬚笑曰尔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盒至取酒數巵滿其盒各置一覽按在面前舁一按驅肉置其側中一人執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柁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巵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巵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撤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尚同來客獨住數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劒引出匣以手簸弄訖

以指彈劒鏗然有聲廷讓觀之意謂劒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觀處士他日終願乞為弟子黃鬚曰此劒凡殺五七十人皆恪財輕俠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曹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害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馬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鬚悉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劒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劒試取觀之黃鬚至一於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云此可乃命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筯至引劒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劒舞狀又之

害去廷誨奇而命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忽一日借一駿蹄輕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驟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十挺皮篋一好馬一疋僕二人暫至華陽廻日銀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怯財者欲與處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十挺銀一馬輕借小事爾却是遲人力恐不揣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遲回又旬日一僕至日到陝州處士怒遣廻白之昆仲謂劒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實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大凡人平常厚貞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劒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詐欺之尤者也君子之抑鑄鼎之類也識之識之

安中令大度

宋大師彥筠奉佛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梁工見冕冕見

安中令大度

安中令諱彥威山後人五代史有傳元隨都押衙劉失其名見之詩讀數經書略通大義涉獵史傳俊辨有識端謹事中令歲久自中令貴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煞之際未嘗私必委之佐案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大度不妄喜怒事無大小既尚賓客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奇擾之稱者蓋劉某

常內助之爾中令歷永興軍節度使西京留守以壽終亦近世五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有語及之者中令意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況某為京畿留守河東節度豈有前後奏章皆不下必有所擬開賓席遂起未對間劉某於中令後屬耳偶語劉某謂賓客曰令公腹微痛且起賓客為之誠然俱退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前中庭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狙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即甘言美語以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詒辭飾貌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即執鞿勒之下吏也感主公

中擲之于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令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之測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華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曰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且令公勲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事劉某曰若令公情性兇險此地裏山河朝廷務姑息即事無大小恚行之不爾即禍旋及之令天子明聖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賢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公爾朝廷既不疑令公又何自疑旦夕對諸廳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公乎某家私數口令公百餘口幸令公慎於言揖

劉訖取土實其口中令公自奪其土劉某曰古人對君不顧而嘿尚求必死之地以謝罪況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名斬之以謝無禮於上中令遽曰尔憂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煩亂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過令後不敢你使休休便休喚小大取鐮將賀照來中令自就地取幞頭用公服袖揩拭令女使扶掠之中令再三安慰遜謝遂自將幞頭與服令女使扶掠之中令再三安慰遜謝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狙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即甘言美語以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詒辭飾貌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即執鞿勒之下吏也感主公

之知受主公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嘗其擲巾于地抗直使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諍之況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劘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亦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眞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感中令之遇總總然不忍去老死於門下惜哉人之賢不肖不繫高下劉某職雖卑所爲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誡之曰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放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

乏中令既歿諸子第如其教永食財物無虛日至於終身贊手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仕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知失納劉某之諫傲岸無禮擲巾於地任直使氣反和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爲裹擲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觀夫片言之失納諫自悔也若不足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已還侯王之贊者也中令長子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於天性撫其弟妹慈愛弟守亮好學守忠廣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賓客學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食肉守忠在洛下畜馬數十匹有時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對曰早來被一隊揩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出矣守忠斂容曰不得無禮稱他諸秀才爲一隊揩大後度如此即喫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即報其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焉故守亮篤學善書札敏辭賦開封府首薦一舉狀元及第釋褐爲司寇參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舉之授太常丞後終於尚書外郎直史館內而狙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憊徒築堤擁汾水勞悴發於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門多賓客耻爲之浪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榮登之初余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曾馬上揖客輝欲歎仙蹤爲願遵味此即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

其門已爲他人所有感今懷昔悵然者久之慮史氏之闕書之以示來者

宋太師彥筠奉佛

宋齊邱正史有傳起於行伍善用槍初隸滑州莊宗有天下遷禁軍指揮使從康延孝爲伐蜀先鋒以戰功授渝州刺史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爲少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於兇牢上關爲雙壘故軍中目之爲宋忙兒後雖貴爲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周初李諫議知損有詩名當時號曰李羅隱彥均嘗問李曰諫議姓李羅隱李性峻多急好戲應聲答曰如太師姓宋滿朝皆喚作宋忙兒又何異乎宋聞之喜甚爲之笑而退初破西蜀彥均占一蜀將之宅主亡妻見

存姬妾且衆財貨數萬計宋知宅中寄藏之物甚多主
妻祕之使婢妾掌勿泄言乃紿主妻云某無正室今納
夫人為之曰為同飲食以奉體之禮禮待之及朝廷就
除渝牧為之偕行私藏之物皆為彥均所有然待妾已
衆中心厭薄主妻特自渝峽酣醉而然之理於渝之衙
後自峽乘舟下水暝晚間見一小舟中有數婦人漸及
彥筠船逼而視之渝州所然蜀中主妻也濃裝鮮衣戰
手慢罵曰尔虜我全家奪我金帛既納我為妻發掘我
家地中所有一毫不遺我於尔無負何冤而然我已
上訴終還我命殿县厲船上人俱聞須臾失之彥筠駭
懼許齋僧造功德自是每晚見之如初泊及荆渚之夕
不之見宋登陸首詣僧寺施財為設齋造功德為狀首

罪許歲歲營造功德詞甚懇切對佛懺悔為礼念焚
之通後或一月半歲見之宋必頂禮首罪到閬除汝州
防禦使於州之西建寺一所今額號等慧此則專為主
妻所造也彥筠歷鄧晉陝河中等州節使上將軍以太
子太師致仕然性安忍所幸婢妾有小過鞭撻備至多
黥面者尚存焉宅中多諷經禮念專心奉佛蓋目覩所
然主妻自此知因果報應之驗爾久歷藩鎮既富且壽
啓手足於正寢豈不以收心改過之効欤向非早覩冤
鬼常懷憂畏不爾即所誰之地得無酷刑枉殺之枉乎
主妻見形足為商鑒或謂之佞佛非宋之素志也史傳
略之故備書其事焉

永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甘露院主事僧年六十餘長大豐肥甚有衣盖開
實中有布衣負古羌鼓鞞鞚策笻杖引一僕鬒屑餬白擔
布囊隨之命老僕叩院門僧啓扉納之既陞堂院主相
揖共語且又布衣命老僕取收笭湯來老僕聲喏開布
囊取湯末并金盂兩隻小金湯餅一隻從行者索火燒
金瓶借院家托子點湯僕温而進之老僕禮甚恭順僧
將備食布衣曰某志心不食旬日矣不須食遂起遍
遊諸院聆禮功德見佛菩薩相稍小曰某有好者可奉施
換之命老僕問布囊中取綿複解開內各用綿裹大小
珠數千枚雜以琥珀馬腦大真珠可升許僧甚訝之衆
僧童行悉來窺覩內選一珠大如佛頭臺相勻院主僧
僧感謝數四老僕收囊中物更無他語兼枚揖僧而去

蕃国之不可院主与衆僧相顧數重頂禮感謝異人神
仙耳院主遣行者隨而伺之至通利坊人中失之歸白
院主愈感之旬日復來問院僧迎接恭謹過於初百倍
布衣命去侍者謂院主曰某前者觀院主神形骨法若
不出家為宰予即為一小國王院主唯唯謙遜久之布
衣笑曰院主欲見大師形相否僧曰願見之命取一大
金盂置諸中庭日內滿盆添水坐久布衣引院主僧先焚
香向空作禮訖再三瞻視不得使人知恐洩天機須臾
使僧引頸照水中影不復有僧儀相見頂平天冠垂旒
衣王者服乘圭僧喜躍向空作礼布衣又命僧焚香視
水中有白煙自水中出起高丈餘漸成五色逼而視之
水色亦變食頃時方散僧延問布衣默然退陞堂院主

曰恨為僧不敢禮拜院主僧果謂之神仙兩又謂僧曰令已出家不可返衣初服也尤須精進然合大有錢帛分可至三五百貫僧愈讓慢曰何由至如是錢帛布衣笑曰可事市中有數般藥但依數自買取來當為院主修合三五百丸藥每丸可賣兩銅作為黃金僧聞之起立合掌又出下階向空禮拜退坐問曰藥如何知真虛曰但去商量定後將來某自辨之僧曰託長者買之如何布衣慙曰吾豈是為和尚買藥者乎僧起慙愧歸逕設熙起壇泥爐爇戒擇日合煉點化藥布衣齋午為老僕至申未歸院主使童行潛隨之或出城門或遊市肆或遊龍門行步輕健童行筆見布衣迴顧便退恐疑覺之爐就下火云三百六十日當成教汝滅火候教之潔淨焚香猫犬慈羶緊之微陰有雷雨群僧高聲念佛行者晝夜不息布衣曰比候藥成某暫至王屋天壇候某迴開爐基年布衣不至院僧焚香啓藥爐視之器如故藥皆成煨爐矣但竭指驚歎而已懼是神仙相誡勿洩後院僧中有辭詣別院者為洛下余之舊知熟夜靜話及之何妖誕設怪取利之如是哉亦僧貪財之甚者也僧俗知是事者足為深誡足為深誡

洛陽藥工見鬼

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襯衫謂李裝花微有家活性剛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門者視僧如朱偶入雖植足遲久之裝花竟不答一言為之同類者謂之曰既不報施何不答一言令去李公曰若為一言恐後度復來聞者大笑之忽一旦假借繡畫佛數十人都作怪之有富人樊澄

潛詰之李以實對且曰某於晉末飢荒之歲貧賤有一
兩貫鐵本於鄉村雜販有一人姓孫亦有鐵三兩貫與
之同於鄉村雜販早出晚歸皆與同行每至郊野無人
之處姓孫人屢瞻顧或前或後若欲行窺伺之狀某覺
之一旦過陰晦恐尺不相辨某以圓石從後擊之正中
其腦再以石於頭面擊之遂死弃屍道周盡得孫之物
貨而歸終無人知者遂因夜市自去買熟食忽見姓孫
人亦在買物某懼其告官欲潛遁則姓孫人步步相隨
無由避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今某家微有錢物乞不告
官要少錢物依數相奉謂是當時賺死而復活矣孫亦
無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內同坐喫酒數巡孫徐言曰當
時何故打煞我多少年歲尋覓你不得某遂言實死罪

當時覺你待歸算我遂先下手爾某遂拜告之孫曰我
辛苦尋覓不得見却並不濟事我非人即鬼也你打煞
我後被村人弄我屍牢里許枯井中今來埋塞微有井
形狀爾骸骨尚存受生無所你為我取出葬之易新衣
與恨矣裝花許諾尋失之所以齋僧造小功德為此覓
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謂李曰何不速於初打煞他處
尋覓枯井取屍卓造新衣服為轉經齋僧擇地重葬之
不爾終當及禍李聞之懼如言尋之數日果見有枯井
蹤跡搜之得所弃屍造新衣於山下買地葬之數年後
李与親家姓傅人相爭牙擉搜至南州廂廂有古獄獄
無門李自投身獄中會主廂吏遷其姓適他所李即於
獄中穀樹上以衣帶自縊而死廂吏由是獲罪吁李孫

俱微人也晉末煞之至我朝開寶初尚見之既改葬終
於自縊豈非鬼神報應之驗昭昭乎余在洛中目覩之
故書以示勸誡云時相州節使焦繼勳知當有事滕大
諫中正任通理

白中令知人　張大監正直

焦生見古妻　石中獲小龜

白中令知人

白中令諱文珂河東遼州人由軍職積勞至藩方馬步都校遙郡授為遼州刺史代州刺史在代州日值漢祖時為衙內指揮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敬遂奏之罷郡白以屬郡路由并州遂詣府參謁漢祖見之靚其儀貝敦厚舉止閑雅訪以時事對荅有條貫

一二中漢祖由是大喜屢開延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報漢祖因奏公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除書既下中令日接漢祖從容會晉末胡寇猖獗夏漢祖有掃除天下之志奇謀密畫中令之力居多遂成攀鱗之遇焉中令漢祖授河中府節使漢祖即位大改授天平軍未久移授陝府屬歧薄雍三州連叛授河中府招討之命兼知府行事周太祖時為樞密使命總戎律督三路攻取之勢中令在北京日素尚欲置之散地差監閘市於維揚相次拜給事中有事西蜀差充轉運使鉤籍飛輓無闕以清白律身菊平師旋無財色所惠者中令尚曹濟陽二人而已太祖識中令之知人乎中令既歿余赴調京師中令遠略深識寡言況靜遂大用焉二公之貴達亦由知詳其事遂記之

張大監正直

贈大監張公諱燦本農家年三十餘未知書忽有同里

舉人相過即公之姻表爾因問曰某可學乎舉人曰豈有年長立矣尚未識一字安可更從學乎張公不悅憤志欲尋師從學張公所居直南一二里臨官路有店數十戶一日有儒士過之暫憩於店中張公前揖拜之儒士起荅拜坐定語張公頗恭恪問儒士曰某年長以恨未嘗知書志欲從師受業可乎儒士曰觀子志性苟能勤苦讀書十年必有成張公曰晝夜不息五年可乎儒士驚喜曰若如此有志何憂不成再三勸勉之公拜謝之乞為弟子延請歸莊具饌食畢之數宿泣告其父母乞五年假願遠北儒士入出讀書父雖田家素長者聞子言切遂許之尚儒士偕往五年不知信耗父母憂之一旦歸已儒服矣蓋晝夜勤苦旅通大小經皆誦聖人

閫奧尤善書札有體法又數年善詞賦詩篇鄉黨推伏四達揄之遂成通儒焉晚居絳臺同人日造其門聲價籍甚會絳州牧長紀綱中多私受富人賂遺撓其獄市者郡人苦之郡主亦知之未能去適有郡長故人銜命過其郡者客亦聞之郡主亦知之未能去適有郡長故人銜命之過客曰莫如請一人正直廉席即郡事必治公之左右亦悛改矣郡長屢訪之未得其人或有言大監之名者郡主曰聞之久矣即以簡牒衣物鞍馬請之大監但以書啓致謝託以讀書固患肺疾懼不任事為辭郡主訝之曰張秀才貧乏如是某已簡牒服玩鞍馬請之礼亦厚矣忽爾見拒託疾必有所謂命親識私詰之大監曰郡主真良牧但左右非才玷污之爾某若受其請欲

求盡去左右之不良者慮不能行且憂反為此輩所賣則某之過不行必矣郡主聞之愈更嗟賞使謂之曰秀才但受禮命某皆可行之尋奏署絳州防禦推官朝廷可其奏向來所為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馮令公諳其操履爾至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貨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即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尚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罔況天下犯者皆衙寃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

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之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於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濟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勅力言於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人為作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勅俱死大監以其非毀詔勅亦死勅未下獨濟王非時請見漢祖出濟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杜然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無臣當輔弼之性使此勅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之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璨不合加罪望寬勅赦之漢祖回久之曰已行之矣馮濟王曰勅未下漢祖遽曰

尚赦之馮曰欲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勅記其畧
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璪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
見職犯皮者債命放之大監廳勅拜訖聞勅云執理乖
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則馮用
彼相孝未文朝廷知之且愛其直敢言事欲用之爲諫
官無何檢監察御史初授監察命詞云前件官澄之不
清挽之不濁捧勅牒官告遍詣時宰謂之呈官告馮潛
王於官告上改一字云澄之必清用堂印印之聚廳屈
見之馮曰此官已有清白豈合言澄之不清乎由是清
白之名遍于朝野後轉殿中侍御史持留憲於西京辭
中執憲劉公沆吳劉不爲之禮大監至西京知劉中丞
母在外不迎待遂彈奏之時宰范魯公諱質素重劉召

至中書以彈奏示之劉掩面慘容曰若朝廷行之其誠
名教之罪人爾爲之奈何復泣而告曰某之慈母

性愛寬靜居第且不便此中永主堅意自便前拜告
皆弗聽非不迎侍也張公所彈是某之罪范曰有人占
素相厚者請早爲書以告之若奏章再來則無及矣劉
惶恐親爲書以謝且告之命所素親厚者馳往由是所
彈事中寢焉大監曰要有教化之地泄人彈辭使來相
告然吾老矣遂有山林長往之心焉病久之奏乞長假
衆亦憚其直不敢起用歲餘終於玉泉之別墅既歿無
財可營葬事其正直清苦也如是次子素少俊秀勤敏
善辭賦年十四五有成人器太祖皇帝親征澤潞素方
年二十餘詣行在進有征無戰頌召詞臣對御讀之曰

若舉人中不易得太祖皇帝曰潞帥李筠破壘可言有征無戰乎戎事方殷聲價飛走於遠道矣家貧舉罷峴李相中令諱昭掞掌文柄擢之上第太宗朝任使且久今上方知其有才力欲擢用之忽揣疾於路時自荊湖運輸發也上賜錢二百千給其家賜一子出身優禮也大監執奏牛皮天下之民受其賜者多其子孫必有榮顯者令數甚肖余同知其事跡遂紀之

焦生見亡妻

焦生不知何許人客於洛陽父之生通詩易何論嘗以講說爲事於洛城西宮南里有同人莊居積囷食且多村民之豪者也有同里民姓劉家亦豐實姓劉者忽暴

亡有二女一男長者才十餘歲劉之妻以祖抵且重全無所依夫既葬村人不知禮教欲納一人爲夫俚語謂之揍脚村之豪儒以焦生塊然命媒氏於劉之妻言之劉妻知焦生於州縣熟許之未半歲納之爲夫焦父貧悴一旦得劉之活業甚爲富家翁自以爲平生之大遇也凡十餘年家道益盛牛羊之蹄角倍多入城市昏晚醉歸妻率兒女輩於莊門及令丁壯一二里候之未嘗返目一旦焦之妻亦暴亡焦生痛悼追念不已妻既葬晝夜號哭涕泣無暫輟爲之飯僧看經造功德備至豪儒暨洛中之友人以理勸喻稍止後數月焦生復早詣城市昏晚方歸半醉策驢去其居十許里大慟而嵴家人扶接而入凡數度村民亦不知訝一日自城中醉歸

行及柿園店（柿園即天后時期花中柿園若多物繁句因之為聚圍數十年前尚有存者）以鞭亂敲其家家客家客怒先馳峭焦生獨乘驢不由故道東南望荒地而去也見者不之測焦之居在西南家人不知村民為其昏曉恐為狼虫所傷五七人共持白梃後隨之漸近生即回以言告相隨之者次南其馬數人為約慎勿相逐眾遂與焦生乘驢直詣洛河崖岸裂深險處急鞭驢使前驢見岸深不之進焦生下以手用力推之驢雙脚踢焦生焦生倒死臥在地驢亦歸時已十月崖下水深處河道彎曲有筏數十隻上有人宿止筏上人見乘驢欲投崖謂是風狂焦生起筏上人連聲大吽云莫向前向前岸下是滻水滻然你焦生聞之自弃治身衣物於地望西北下急走潛伏不見筏人上岸

覩其衣服曰果是風狂人棄合滻然若向前有疎失況遺衣服在地乘日人尋蹤至此帶眾人咫尺村人中有者長遂夜深叩門告之村耆曰適暮晚見焦生去必狂醉乃夜詣焦生家告之來早尋之不見於百餘步外草中有微血蹤蓋跣足為棘刺所傷故也焦之家誣筏主數人害之送官鞫之無狀又數日人有於三山後澗側草中見一人坐被髮無衣裝視之焦生也与語不答雙目閃閃微有光見者懼馳詣焦莊告之家人依其言往果尚在澗側叢草中見家人至欲奔走丁壯者追及執縛而峭滿身及手多棘刺血汙狼籍不飲食不知覩疎但云放我去歸本家遂召善符禁者時有道士丁自然能使湯火符禁祛捉鬼魅精怪多驗依法設壇勒束訖

熾火沸湯書符禁之遂釋縛叫焦生及死妻姓氏厲聲持劒呵詰之曰尔為鬼焦乃生人人鬼異路尔鬼物敢輒干人又之又責焦曰彼鬼尔何輒隨之焦生流汗戰慄伏地若知過之狀然覺無言語焚是与拔棘刺且湯沐衣之新衣扶之令臥驢數日亦不食不飢始微能言語呻吟覺肌骨間疼痛道士去又數旬日問其故焦曰其到柿園店見亡妻先行其不知其鬼也中心喜妻以手指相隨者莊客似欲令去不覺用鞭杖擊之莊客去妻行漸急恐失之遂鞭驢而往東南見道路寬闊妻先行某乘驢逐之妻迴顧曰尔向後覷引他許多人来我怕我怕可速教他迴其遂却迴逆其相逐者紿之云我与數人在前路相約相逐者俱迴妻喜笑前行數里妻

指前面一所莊云此家也將及數百步有二紅衣女子一大一小迎笑曰耶来耶来耶来有大門不同向者所居妻先入女子亦先入某驢不肯前行鞭不之動某怒自下以手推之驢雙脚踢某倒遂屠然不知覺久之妻与紅衣小女子前引某上山入澗尤覺身健日隨之及尊師至妻与女子號泣辭去遂不復見家人始驚相請曰二女子皆劉先亡之女也皆妻之出妻之強兔若是乎傳曰人生始化曰魄精之強者曰鬼則豕立而啼狗有至謀社結草皆鬼爾余以為人未生也無形既生曰有既死復歸於無故謂死曰歸益却歸無尔焦生本庸人無正直氣又為罵遊客一旦據劉之物業擅劉之財穀惑於死妻春春然不能忍割其情朝昏踊泣已魂魄散矣

妖之來乘其氣焰以取之或為邪物依憑之尔焦生數年而卒家人共觀焦妻所指之莊焦生推驢之所前則斷岸下臨不測之潭四顧閨寂皆葦蕪不可耕鑿之地且人平昔之情如是宜可為鬼之後與平昔之情頓殊也焦生雖常人死妻雖常事書之者欲使世之君子無惑溺其情於婦人女子況生死異之大者其可重惑者歟則道士符何其神驗乎

洛河出美石其中獲小龜閩漢得如掬地得皆閩

春末用法合鍊為藥玉即皆洛河之所出也建隆初暮

春月五六人乘閒於洛濱選揀白石為說物中有儒家子李元者得一石長四寸餘闊厚稍之重如常石光潔溫潤衆謂之玉李將歸置于佛前經歲孝素為玉工人

洛陽搢紳舊聞記

九

姓崔者熟為玉曰某得一白石真玉也可解治之乎崔因往視之沉吟久之曰謂之為石即重而且潤謂之為玉又外狀不類可誠治之遂以解玉砂截五之一焉視之果石之美者也其截處中心空虛有物在其內微動崔尚李驚訝之須臾有一物如錢許大徐徐而出即小白龜也六甲皆具體瘦而健驟者引殼尤　而行且石既混成周無隙罅即是龜也從何而入李取漆合貯之日於佛前燃香供養之人知求觀者甚衆李命數人同送於洛濱去水三數步放之龜甲不動食頃引首左顧向水而去及入水不沒履水遂行約數丈漸沒入水遂不復見龍耶龜耶衆不之測太宗朝游中進一小白龜至以銀合盛之時趙韓王　普在中書余初入密地韓王取龜視之中書密院共觀之龜長祇可寸餘潔白亦體瘦頭微長如尋常龜眼目光明不減六甲不長人余聞靈龜千載巢於蓮葉上蓋壽多愈小故入於石者蓋石初結化時在其間石堅而潛其內因玉工而出之蓋所謂神物其龍之化乎開寶初太祖皇帝將西幸於洛命修大內督功役甚急燕閒鑿濁洛漕河從嘉猷坊東出穿掘民田通於翠入黃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輦運軍食於洛下去洛城二十餘里鑿地深二丈餘旁微有潤築之中有物跳躍撥刺役夫覩者甚衆其役徒中有惡少者記

洛陽搢紳舊聞記

十

引手探而取出乃一頭鯉魚重六七斤穴之下以意度之更數丈方達泉脉鯉魚在地中不知幾何年尚如是跳躍撥刺役夫等烹而食之尤甘美亦無他異晉司空食草積內魚其味異常謂之為龍當時亦食之竟無他怪此其類乎是年掘地得卵其大如冬瓜狀弃之水泉謂之龍卵漢書射蛟江水中注蛟狀如蜥蜴卵生項下有白數即所得之卵蛟卵也黃門八作使趙鉄其　惣作徒督功余居洛下皆當時親所聞見之事也故書

洛陽搢紳舊聞記卷第五

丁亥臘月十有七日燈下校後四日立春有
詔戊子改元紹定矣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

（宋）王曾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乃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眞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會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可據。故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如記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羽書邊奏無虛日，旦以爲憂，沆謂他日天下寧臭未必端拱無事。及北鄙和好，登封行慶，旦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云云。司馬光涑水紀聞亦載其事，則謂和好既成，而沆獨憂之。李燾考異謂沆卒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議始成，光蓋偶未及考，當以曾說爲長。此類皆能得其實。惟景德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繼忠一條乃謂兵罷改元，亦未免有誤。又繼忠兵敗降遼，不能死國，反爲所任用，殊虧臣節。雖有啟導和好之力，殊不足自贖。曾乃以書盡忠兩國許之，褒貶尤爲失當矣。

范魯公貫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酯即可爲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固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愼淳化中冊爲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后訖　太宗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英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平中遷鄜州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寡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昏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鎬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其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今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酋酋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　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　旦作手書以諭　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太喜曰何來之晚耶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卓鴈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竟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
爲定制
王朝兒名彦昇以善擊劒得事　太祖潛躍中嫌於
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鎭府第召宰相至諭
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彦昇率爾獷戾按劒叱
之質等愕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彦昇雖不之
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頃爲京城北偏巡撿因夜抵
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酌
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
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
往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比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
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
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爲始
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
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
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
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
爲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
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
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
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録俾俟歸朝日
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
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
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
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
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
見已察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記　眞宗世不能用
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
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維京西宗東數路而
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
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
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
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
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
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
口食古之制也上憫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
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待中曹公彬勳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
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辯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
悟即時寘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發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滯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
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案
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
諭　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
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
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煩陛
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餘之數
皆入焉嘗客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
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
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
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
曾　太祖上儆其事亦寢　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
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善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
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
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氣貫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
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歎其事傾
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
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
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　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泪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
淮南戰於壽春獲一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
自言素有癆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
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
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官師
溥竇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
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剖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
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官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
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旰昃焉
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
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祫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
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
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衣袂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權寄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為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政事文武百官為一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

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鄧縣頗云蝗蟲為災一日眞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饍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懌命徹上箸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碩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朝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命於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為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攢穆山陵皇堂事竟　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毋后在右　蒲宗孟　蒲傳正　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事上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泛明道末不改其制　太祖劍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全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旦無虛日每延英畫詔王命急宣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竊位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寰寓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囚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又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皆籍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爲名請倫盡以借籍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或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揣廟謀深遠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繼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鬬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容盡切問弼臣之僉皆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録送中書亦同編纂爲記秦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

摳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録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謝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雜倡優雜戸厮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劾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内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永陳公堯咨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裾跼踏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殼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昉濬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横絶散漫無所故宋

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瀑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潤秋閘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甚矣自　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潦決溢為患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　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為相趙普執奏以為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鐵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遇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鐵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為覩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

其重爵勳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宋白對上時燕服儼至

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宋白對上時燕服儼至
畢聞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竪儒以我燕服不遽命袍帶儀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　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殿崇政殿之側生御屏風之南坐謂之再坐）亦方燕無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志袍帶御無怪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又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合入坐下對公拖帶而復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涑水記聞二卷

（宋）司馬光撰

明鈔本

溧水記聞十六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訖於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閒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於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也。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閒涉瑣事。案文獻通考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之。今所傳記聞及日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夢得論修通鑑長編帖。稱妖異有所謹戒。談諧有所補益。竝告存之。大抵長編尊失於繁。毋失於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於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鬬圍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種世衡遣王嵩戍開一事。前一條云開旺樂。後一條云郭逵聞見異詞。俱兩存其說。亦仍通鑑考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衆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盡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毋事。王文公之誣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毋賤之類。取引甚多。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以刪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於書中。殆避而刪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閒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常辨之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版。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於刊削。蓋本光未成之稾。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

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考。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定、著爲一十五卷。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邊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書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於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爲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於光之原書無所闕佚也。

涑水記聞上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祖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
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將兵禦之
諸軍纔去癸卯檢校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都虞候韓令坤
今我軍出死力為國家破賊則知之不若先立勳檢令天子然
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環甲執兵伏集於驛門譟突
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祇候侍衛都知入白太祖
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
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於庭下大呼萬
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遣南行太
祖愛不欲兵乃整轡駐馬謂將士曰太平自令天當貴張立我
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
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比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
曹今毋得輒加干逆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掠兵大掠謂之奉
市汝曹今毋得奉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吾
族汝如此可手無寸鐵皆曰諾及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晏
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矣唯通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
使先侍食於蜀通驛中先公為先言太祖不大令市事且曰國家
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
京城此捺剛愎無謀時人謂之矯瞳眼其子火病值號韓婆能
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密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
入城通方在內閉門變遽逸奔歸軍王彥昇過之於路擲馬逐
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幹殺
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諸
道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餘文武百官及諸軍無主領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袖中文
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篤畏為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憑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
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諠言出
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當斬平家迫匿於外州得宮中不
之知太祖聞之懼蓐以告家人曰外間訩訩如此將若之何太祖
妹或云即魏氏長公主而如織毛方在廚引麾杖逐太祖擊之
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耳遽乃來索問恐怖如女何為
即太祖默然而出 王明清玉壺野史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
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寄異人它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
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日契丹北漢皆自退 陸佃

太祖初即位至出微行或遂日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
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
能得捍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鎮
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欲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
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
數曰有大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於是張心腹眼中外大

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
臨汝漢高祖萬歲後曰命乃在天維高鵠何益乃知聰明生知之性
如合符契 此事得之光武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盡鉢盂者怒之曰聖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廢
舍耳安得敗之邪 魏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掌校有厭手縛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捷而獻之軍校答
言曰陛下試引縛首視之縛盲即釋也有刀鐔於中手告可以
為我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授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
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魏舒明云

太祖定策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尒
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
稱臧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實裝溺器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
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修厖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猿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
曰我馳於逸樂危之險自取顛蹶焉何罪嘗自是遂不復

獵

開寶元年群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

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無益未定何謂一抗遽却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權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揮決山險稍僅馬僕足止於澤州及

師還嘗草制復擬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遽貶崇州

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遽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

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

且徐之更番我聚太原因盛賜錢五十萬貫彬快而退至家見布

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不遇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

位不嘗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幸後園有群住指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

審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杖擊

擿其口碎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責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

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天宣責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洛陽留連多日不欲審時御慶使李懌忠乘閒諫

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至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守此臣子

上乃還古書出石介

三朝聖政錄

南唐李後主

軍前告急

潞州節度使李筠據其長子澤州刺史釗朝

廷遣使詰之釗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謂朝

廷遣使者謂左右曰太子女何故未其子以頓擊地曰此何言必

有急人措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練筆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

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汝歸語汝父我未

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汝許諾乃令僧接新坐其上

寄我倉庫畢之日中分之倍許諾乃令僧接新坐其上

趾日白焚病為字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白至日走歸府中耳筠

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粮饋之四方輻輳

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殺之盡取其錢粮遂

及引軍出澤州東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

數石醉臣六軍皆賀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敗於境上之入澤州圍

而克之新築遼潞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數之 國史長編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當與上議軍國事稍呼趙普為書記常

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至

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

叱曰普輔我尚有耳決不聞趙普之社稷且手命左右曳於庭數

亟徐使復寇召井叙曰今後不宜小且救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知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俄不豫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泣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數我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久傳之三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耳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因召趙普於牖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去

世以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趙普為虞多避所譖出為河陽日久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還復奏之又多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燔裂於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嘗用之其後果擢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竟乃可其奏 右實錄 吳家云

太祖既得天下諫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削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尒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尒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卧也卿等信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樂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美乎宜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

易制者使主親率其後人買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按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
卿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業新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
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雖
太祖北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往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伎藝有
過人者皆授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尊其稟賜居常數
自樓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
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寒亂故也趙平公云

英宗有異心者由我太祖太宗請自往力攻必取之止之曰吾寃商訓
太祖征河東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舊自告曰意取北城而久
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止之曰吾寃商訓
練數年以至於成心力盡矣沙曰天下精兵之類而吾之股肱爪牙也
吾寧不得太原寧可屢戰決勝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
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問宣武府著修之為建昌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復
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
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掌相衛融持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
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
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借問則主之河東
耳上怒命以鈇鉞斬之旁有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
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馬卿
王師平江南除鉞侯摩煜入朝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摩煜降也鉞曰臣
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抗撫之曰卿誠忠臣
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問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善者遣使賜之酒茅曰今之我臣亦當使
英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強記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案內外官有一材一
行可取者悉為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檢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

人思自效布告出三報
詞繁回

太祖微時與皇甫暉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達軍通達軍者
今環州是也其舊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貢物道詩嘗賜詔讓之羌
詰厚往恨無死所竟頂羌擒回鶻貢物
悔即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山每遣戍卒上擬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進殺汝

笑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
曰進御下厩臣不勝忿恚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決之進釋不
問使領河東落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
軍校性死戰累立功而遷

張承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
承德皆之于下而已未嘗加罪焉

張美為滄洲節度使有上書告美強取其女為妾及貸民財四千
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
不安曰既來則如何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汝命
吾何忍焉但宽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勑美美宜不復取汝女
直錢幾何對曰直錢伍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
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閤下不知也為
其母錢萬緡令遣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於民也善
遇民女歲時賜遺其家數對撫之美性恐折節為廉謹史以
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訃之滄州張氏厝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湘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擒其妻莫氏并二子留
在家渭仕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

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使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
先與之則笑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
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為具奏詔特留
為縣君并其二子皆為奏官 張公錫云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椓斬之太祖奇其材擢為贊善大
夫後遷判興州事有外寇掌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
而斬之振莫敢動上聞嘉壯之詔褒揚焉出實政錄

王明為即墨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受民
賂遠處時習有常數民每習之不知其非明為鄆陵令民以故
事有所獻債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若水隆令欲借之
民不諭其意數日積薪如山明取以筑垣侵道民無水點

太祖聞之即擢明知廣州君侍太祖初受禪時已四詔孝章宋
后使內侍都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
定乃不詣德芳而以親事入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聲言晉王
德玄坐於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
召出視則無人如是三吾恐晉王有疾故未解帶冀之乃告以故
叩門與之俱入見王具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以家人
謀之入久不出繼隆趨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遂與王雷中

步至宮門呼而入維陰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維陰當先入
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求后開維
陰呈問曰德秀果邪維陰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撫然遽呼官家曰
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雅
行性貪故宜不甚達衆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固久閑不止又出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性知飲酒評琵琶事民間疾苦由是詔九以賓階
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欲使苻彥卿與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
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懇之語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
事郭討曰非也因對秦事乃白欲出彥卿耳迓之上曰果然宣何以
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衰分之語未洽者復言之惟陛下深思
劉審多為後患上曰卿等疑彥卿何也眎待彥卿至厚彥卿能
貿賜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貿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盧元輔云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曾啟為世宗親吏事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
官酒不敢相贈自沽酒以飲太祖即位常語及世宗雅曰吏曰不敢
其主者獨書掛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先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取捨頗多受金銀取捨不公孫出群議帝疑焉其
性貪故宜不甚達衆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性知飲酒評琵琶事民間疾苦由是詔九以賓階
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性節儉宮殿設施綠帳宮女麻衣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
時所服也右出皇朝錄
太宗嘗問中書盜有罪四十足當有怨於官使人伺察隨之曰吾克當平必責其賊郭當平人恐必屠之驅吝農
見同州逮捕使令人告急令人素有威名奉衆伏於道旁記群盜聞
之捨當平不攻而去令士皆傳餐我勿
妄殺曰賊已有甲不可射射其馬馬無甲裝又却掠所得非素
習戰也射之必將潰既而令戰衆努俱發賊馬果驚踶跌大
縱兵擊之俘斬略盡餘黨散入他州訪捕獲之自以為功送詣

州邑盜固稍我非此足捨所獲乃使舍人所獲也建捨怒自詣似
責之曰爾非我所擾而何遽曰我若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何
不擒我邪我又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弃兵而走何不擒我
邪我為使舍人所破很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
舉帝可撓豈君短力所能獨捽取建捨總而退 公云
至道中國家征夏唐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
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拘常法
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緯大理寺丞
長安多大豪及有詞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
君者不肯逮捕緯錄而杖之於是民莫敢不趨令緯特令民
每驢貸若干每人捨若干仍貸粮若干官為封之須出塞乃
聽食恣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民無逃弃者諸州
皆稽留不能辦此事舉人書死者什八乃由是人始復稍之云以
是得顯官緯終諫議大夫 公云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張詠為崇儀使知益州詠至
未入境先下令諭以禍福且言監護諸將討之風翔是時寇
準知州容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詠以利
害反覆論之昌言感悟遂留守本鎮 公云
初太宗得諫大夫路曰朝廷無忠臣言事及此類以君事憂

錄聞奏作錄是下占長官

國家耳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事以軍事付王超宣罷知政事以
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還樞密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
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年轉禮部侍郎
若瓦館洪德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
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遣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
臺窮治連及王欽若言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
昌言操意巇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户部尚書罷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復省錄十餘年更屢要敘量移放還至祥符中
李順及大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稱知於上前指畫
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拳既行時有峨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
謂上曰昌言折領稅有足相不宜委以閫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
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大兵令昌言駐夏州為後援事平罷參知
政事知鳳翔府 王曾叙云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稍急數以事撻若水因州將白
紙得報曰當俗奉贖銅本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敘州官皆以
賄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
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受賄反白奴

民不獲乃劾當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尸水中逐失其尸或
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當應死當民不勝掠楚自誣服其上州官
審覆其天冥當以為得實若水猶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
詣若水廳訴之曰若受當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
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視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晏趣
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庭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
獄者意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出袖中
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
女敬之子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
也乃引當民父子數人破械械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徼使君之
賜則革獄挾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
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來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統恨
而哭頃家資以償飲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寃死者數人
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徼事正人不冤死耳
論功非其本心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
卿知州噗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
水曰徼措數知儒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提舉劉
李維陸興轉運使廬之輸有隙欲陷之罪乃徼轉運司期八月出塞
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維陸復為徼言陰陽人狀國家八
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遂戮芻粟既而復為徼云得保
塞額候狀言虜且入寇當以時進兵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稅者過數倍不可復集維陸遂奏轉運司乏軍太宗大怒
立召中使一人付三班令乘驛馳取轉運使廬之輸會既及其
人首丞相呂端揣客使將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
孝之讎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驚掃衣起入禁中二府皆
罪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復視庭中有何人報
云有紺廡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語之曰尒以岡州推官尋暮為
推容到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為賀尒乃不才如是即尚留此安
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
亡補益陛下以報拳思李維陸外戚責重貴戚令陛下擢其一
超奏書除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翰林事狀明白乃
加珠亦何晚焉敢可替否死以字之臣之當分臣未獲死敢不
敬遵上意辭乃召呂端等奏詳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
皆懼急行軍副使既而實欲入峯事皆虛維陸 招討知秦州

王居正云

曹侍中將兵神功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國家問之對曰臣二子煒樊煒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侍上問其優劣對曰煒不如煒己而果然煒知秦州奏出迎城以城上遮荷扱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誰如此久矣煒恐曰舊圖不可改也命韋出斬之俾佐以主者老將語兵事非小宜可殺皆諫煒煒不聽卒誅之軍中憤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煒方飲酒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責戴以鳥攫身令數人引之自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指揆煒問左右曰復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煒問軍中誰善射者乘言李超煒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遂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衆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煒以百騎與之超既至虜陣前射左右悉斃之一貴人而已餘皆遁去虜之勁曰不獲而逐當死遂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語中書廷式曰臣乘驛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察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李何詣中書上說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千為置邸遣官

宛王宮翔善妣但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厚既成召宮為置酒共觀之張皆褒歎其美但獨俛首不視王張使視之但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但曰但在田舍時見州縣捕找上下相驅峨急里胥督責門捕人父子兄弟迭縲囚笞掠流血滿身慈善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

以下皆不善左右乃數王許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觀視之遣月不麥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翔善妣但捻束王起居曹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傅屬若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遣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

大未知出此必不肖為之謀尔因命捽至後園扶之數十召祖霖論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娘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

疾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性月來春威望

性上悅益重之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繞閣歲遂知制誥為備性

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為備終不能改為備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為比上嘗

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王為館職半時若愚駭獨

冠寀公知之善與之語寀公知開封府一日問嘉言曰外人謂

岑文本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文本且夕入相寀公曰然吾子意

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文本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

寀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真君

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文本負天

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文本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

水乎此嘉言所以恐文本望之損也寀公喜起謝其手曰元之雖

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是時惡聞兵事副使呂端為宰

相上悅召韋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入幕

中曰翰者主上召君何為對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

吉於端手畫曰不然端曰君過都事摭寇萊公之職端不欲與知

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更知之也準以獲繼遷母告
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陛下以為如何準曰陛下以為
宜令準之客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頓吾大
縱其事大書勿亟下端將發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臣呂端
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可以待舉者耶宰
相請用為拾遺直學士上況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陸子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幼慧讀書日觀數行生材能蓄度他日必為卿相
師之昭素喜其聞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蓄度他日必為卿相
昭素先時著易洽三篇秋不得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
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推之上第除邵州軍事
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楊推拜
左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奉使偽蜀平蜀之初遣判
羊州又遣判陝州坐有罪復先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參以左拾
遷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
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奏命之考校
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賜
任官如故奉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
母病累年憂暑而衣風拂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適少不豫

未嘗有倦怠之色毋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
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嘉惜之謚宰相曰
孝穆國之良臣爾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
尚書出葬行狀

錢氏在朝柄置知機捨如知爲樞院通憲院學士如翰林學士參考
周仁美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美越丞相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
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降曰江南瞰之唐敢今大王自撤美
蕃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爲判史以仁美代爲丞相仁
美說俶曰主上英武折衝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
莫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泛海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開寶九年仁美復從俶入朝遣參遍說上留之勿遣俶朝禮
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長揖將至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
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倘將至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
仁美應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唯有剌翼乃能飛去
耳遂定策納兩浙地圖請改土爲內臣上一再辭遂受之改
封俶淮海國王而遣節度使以仁美爲副俶不行更除鄧
州以仁美爲鳴鑾知久之卒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館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
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令脩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是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間共與結中令爲俱曰彼元勳也
而小子鋌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
幾多遜敗曾公亮

錢多遜敗留公亮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爲修大王自撤美
舟爲元帥乃興南伐判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失
語詔明將行乘小車一造第中遂如京師至於措辭不復再來
久

張旻美燕人父爲人所殺旻向幼稚長揣悟人生鬻創以祭其父
然後其處心斬仇人謂之報讐張孝子契丹用爲崖臺使迎
時中國從世宗征契丹旻結不用兵先往說下虎捕關乃單
騎性疏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旻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
敵也不下且見屠旻雖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進去
城人開門請降張文裕云

太祖時趙韓王普爲相卓冕事因出怨言普入奏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
書及海物十乘於韓王在廳下會卓冕至俶不及屏也
上頷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

野水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默之無廣彼謂國家豪富由放書生耳
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當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罹疾彬曰余之病非藥
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營救誠心自禱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曰
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稽首克金陵城中皆安堵
如故曹翰克江州念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有乞匄於海中者矣程頤云
不絕翰享年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中者矣程頤云
彬入金陵掌握秉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官中珍寶金帛唯意所
取曰明日即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煬方以亡國憂憤無
意於書時訢取不多故北諸降王獨實彬克江南入見謂閤門
進膀子云勅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笑其不代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
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褒拔大士聞其名召拜右
拾遺直史館贈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大帶賜之
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規諷上嘉納之曰王禹
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
所挫詣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及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
無祿種蔬自給徙滁州團練到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言仍
命宰相以劇直不容物戒之如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
蘄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參許封駁
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
州出宋次道話為柳道輝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得之
外則合兵勢以重將帥小臣調遣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使
忠御郵率所部以張將帥威下詔感勵遣人狀燕薊有遺黎希普
遣民非食其土地內則眷官以覓殺實抑文士以救武夫信用
罕爲儒上疏請節用者使書成未及奏會契丹入見謂閤門
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訖爲偁
經重其簡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鬬食其二犬雷霆鷄夜
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僖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
任其咎上乃命知新州尋召還朝爲偁已卒 年秋或事在五月戊子
出宋次道話為柳道輝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經遷罪狀募兼胡校之真宗即位詔群
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在鍾邊防通盟好明制統之慶救維遷
罪復與夏竦破元昊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朝廷已和為人也二曰

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捐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戚張由斯所蓄之兵銳而不能折用之將吏而不疏汰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諸道太冗其官經制之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雜先朝登第僅萬人之亂以稽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冗於格敕主擬四曰潛決僧尼疲民無耗蠹度人修寺三十載容曰鍊事校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寒門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頑巧之徒知退而有憚其後潘羅支討死繼遷平夏款附卒如前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出守除州閭人鄭褒使歩栗竭南僧奏其偽狀不如我却之及病因醫輕將養洛丁於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兩浙為錢學士帶羊繼遷制還五十足以備濟澗南僧以雅及到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僧者太宗疑能却繼遷五十萬顧肯此計僧設之卒誅議大夫戚綸諫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嫉惡如讐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親畫就圖閣待為僧章奏數美功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除仁宗問其世次曰此王為僧孫也令無除書面問其子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游改京官又命

優進其秩出決庶務題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投所著文章佖不之禮及第稍姪輔黃榜第及家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僕遇洎怨洎入胥輔國士俟仕中國洎作錢俶益援五元而無悔洎奏駁之洎復引經傳自辨乃得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旧金陵破二人約効死於李煜之前喬既死洎曰煜曰若俱死中朝責陛下又不歸命之罪誰與陛下辨之匡請從陛下入朝煜不死太宗時洎為員外郎判考功延美公引與語突其博學遂屬於太宗太宗欲用之而閒清佑因浪而封流內銓手火倍黃爭入省洎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延美公悅

死事其為人太宗好黎棋侍語多江南人洎皆摩撫之太宗常引與對棋從容問佑之死於何如侍詔對曰李煜自恣佑言切直而殺之非親政之罪也某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知識宏敏上亦曰愛其才久之遂與某公皆參知政事自文娘揚文公脩偶不事姑或効其姑語以為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公脩國史為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等狀元於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駭走先嗣宗敗其幘頭隆面趨前謝

曰匡勝之工大笑即以賜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泰州司理
泰軍路冲知州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茶一
合者冲召翫係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翫字請詩冲
曰嘉業更將新合合翫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即捨
之太宗時翫宗以秘書丞知揚州上直戟指事翫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
而猥信比輩以為耳目切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翫宗翫
京師既至上怒解嘉翫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廣州後知邠
州事有　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借到重前
後長吏皆先竭其力敢視事翫宗既至悉得根數十類
盡殺之籍貯皇云
張閣村去梅侍讀約晚拿尤溪於禪住寄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
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約遲遲之而過曰幣重
而吉甘誘我也何以視為時人多笑之隆著之云約年七十餘
又病足常撫其足而嘆云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膝者汝也
所有處為每夜令五人相代奉為將之不禁於柱恐其簽鮮傷
之故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常奉為將來撫其鞍曰賊當我已
傳命矣汝豈無分被綿鞯耶奎伯虎云切與孫何盛度丁謂黃

宗時俱在清貧約好絜衣服哀以龍腦其香歛矣製人何性落
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喪上前如仰後如偃謂吳人向如刻
削時人為語曰梅香猻與臧肥丁慶渝州曰何性善拓而酷好
古文為轉運副使尚苛峻州縣吏急之乃求古碑字磨藏者紙
本數幅釘於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成捶髮拓而哦
之遂性性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
碟自隨所至歛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於地倒曳之故從者
憑依其威妄為寒暑所至搒撻人不勝貧度雅肥韋起輕健為
翰林學士時客曰前賢李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
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端善問之
度答其故中立曰相公不問吾度曰不問列去十餘步乃悟焉
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謂兒輩時若當寒饑者而貴震天下相者
以為真狀形云中立性滑稽常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
者云聽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倚天不及此獅子
卻中立曰然吾輩官當門外即啟狗園中獅子矣大笑
為開外狼也
朝士上官曙寮屬之曰公名位非輕柔何誤突如此
中立曰君自為上關借字為爭字何能知下官口及為柔知政
事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論屢可止笑中書取除書示云曰勤命

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李何止也嘗屢為左右論扶之中
立起日賴耳石參政也嘗若屯參政鑒粉久矣中立為參知政
事無他才能時人或以鄭莽方之蓋戏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
用老于家
元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者官有貴國為
私累其後詔文官臨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調景祐四
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
在焉是時陳先佐為宰相錄像為檢察副使統兩解勝出先佐
子惇古為解元信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最議喧然作河甫子以
嘲之流聞達於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糾錄因奏事
上問河甫子之詞定基因論之先生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
事左遷饒州王宗道因奏事白陳為王府官二十年
不遷詔改閤就閣閣大學士權三司使王博聞言於上曰臣先
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泣下上憐之數日遷為樞密副使
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大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
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甫子龍鍾雙淚落君前於是詔今後
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二人在外者視試於轉
運司仍其場白衣解額故也慶曆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

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先一甲今不試翰之家靜
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容招陳博古錦武四子
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祁靜試卷皆不考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
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考而降其等級故事
省元及第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但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
之靜字子震眉州人慶曆初舉進士甲科里歌十年之間吏治
商易民俗富蓄有女不嫁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
也嫁娶皆宗族競高欽宴以相賀凡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摳容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永見上 參知政事 樞密副使
使環慶大夫龍圖閣直學士 尚書吏部侍郎 節度使 宰臣兼侍中 監修國史 昭文館大學士 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王貽永
學士王堯臣 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 翰林侍讀學士 知審官院 知禮部貢舉 知開封府 知制誥 知諫院 同修起居注 知制誥 同修起居注 知制誥 同修起居注 知制誥

知蔡州孫抃徙杭州抃奏錢氏有國時置撞木鐘二
聞封奇張存列流配廣州張綸四人皆以
行 給事中知亳州 御史中丞 高若訥 陳執中 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內銓 陳曙 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 同修起居注 兼判尚書都官 兼判太常寺 兼判國子監 兼判流內銓 兼判三班院 兼判登聞檢鼓院 兼判理檢院 兼判審官院 兼判刑部 兼判大理寺 兼判鹽鐵勾院 兼判度支勾院 兼判戶部勾院 兼修玉牒 兼修國史 兼修起居注 兼侍讀學士 兼侍講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 兼翰林侍講學士 兼龍圖閣直學士 兼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 兼侍講 兼崇政殿說書 兼同知禮儀院事 兼同知太常禮院事 兼同知太常寺 兼同知審官院 兼同知流內銓 兼同知三班院 兼同知登聞檢鼓院 兼同知理檢院 兼同知刑部 兼同知大理寺 兼同知鹽鐵勾院 兼同知度支勾院 兼同知戶部勾院 兼同修玉牒 兼同修國史 兼同修起居注 兼同知諫院 兼知諫院 兼權三司使 兼權發遣三司使事 兼三司使 兼權知開封府 兼知開封府 兼權知審官院 兼權知流內銓 兼權知三班院 兼權知登聞檢鼓院 兼權知理檢院 兼權知刑部 兼權知大理寺 兼權知鹽鐵勾院 兼權知度支勾院 兼權知戶部勾院 兼權同知諫院 兼權同知開封府 兼權同知審官院 兼權同知流內銓 兼權同知三班院 兼權同知登聞檢鼓院 兼權同知理檢院 兼權同知刑部 兼權同知大理寺 兼權同知鹽鐵勾院 兼權同知度支勾院 兼權同知戶部勾院 兼權同知三司使事 兼權同修玉牒 兼權同修國史 兼權同修起居注 兼權知諫院 兼權知開封府 兼權知審官院 兼權知流內銓 兼權知三班院 兼權知登聞檢鼓院 兼權知理檢院 兼權知刑部 兼權知大理寺 兼權知鹽鐵勾院 兼權知度支勾院 兼權知戶部勾院 兼權

閒待制梁唐然不以屑意反歸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婚錫嫁
為脩從子氏妻與人淫亂事覺詔逮反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
可比都轉運使疾歸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聞亂上怒欲急
群臣無敢言者梁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羣
昧之事輕加汙辱臣與脩踈遠素絕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梁承流旨久之脩
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稍解令梁求去乃出知蘇州
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參謀表陳以家陽脩先進不可超
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唐之事
道歲直者惟中謀託疾而已

李受曰漢化中趙王出鎮太宗惠中書推本重且事統宰相不敢
悉領理向敏中時為漢官止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官院刑房
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領之其審刑詳議官乞自臺諫館閣
為之近歲用人類輕清流皆乞為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
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院令詳議官援鈞分之略觀大情即
日下大理寺詳斷宣復援鈞分之扶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
書聚定復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扶節目貼黃六人通觀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公薦以應神童舉公不欲就
舉求還其家苦學不捨晝夜以繼之至忘寢與食文節公
知之遣人覘公所為公方讀書聞扣門聲遽取燭而出曰大人
命來取燭恐兒寒耳文節公聞之益重公

劉摯論何正臣等疏曰臣聞人君之治天下必明辨君子小人
之分而後能用賢去惡君子小人之分在其心術之邪正
心術之邪正在其好惡之公私好惡公則能見賢而知不肖
好惡私則反是故君子小人之分在人君好惡公私而已
好惡公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好惡私則君子小人皆失其所
古之明君為之朝廷官府外郡史館檢討著作書十卷

師道曰張景白知雄左還知高州到陳旭數言其枉宜在朝廷
上曰吾非不知景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須論張
克俊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我太平業何以一婦人壞之爭旭曰
此乃真宰相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天論揚懷敏若得志所為不減
劉摯述何至於此旭曰舜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朱

不可原罪也皇祐二年舉以天章閣待制代杜知慶州
天曰杜杞字
杜杞自儒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把以金帛官爵誘出

之因為設燕飲以慢陀羅酒席酣奎敕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
平壘碑自敭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勒其象信書敕之狀既而
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祐使宋要道故右國昌始以譯進景祐初累遷華尚奉御職上乘
是時尚揚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襲上體尚之幹或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俾慶暘太后亟以為言上未
能去入內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
許文應即召建重載之出二美人淨注鮮說云云不肯行文應
將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則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為
女冠楊氏為尼主書后
道梓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
深宮留連荒宴朝則多形倦色決事如不挂聖慮坐是出知
信州又曰吕申公見上體不安故擇允讓等勾宗室題換西班官
官中公之策也故時自惜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
自秦府率副四遷為遥郎刺史奉祿十倍於應國百益廣於今
為患
又曰范諷性惆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揚屋樊翰張昷之諫遊已
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濟張仕遜複吕夷簡至慶曆初已至

三府其間忘其到伉大之不敢應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
謂人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匡俾無益矣
簡能忘之故尋被進擢
吕相在中書奏令泰知政事宋綬補例謝八日自吾有此例使一番
宋執之皆可為相矣
叔禮為余言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果悍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
屯定州者數六萬人皆宿邊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
人敢喧譁基頖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飲士卒勿令擾我
善護一旦倉中給軍糧累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紿擾竄匿懼迫
脅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法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召
陛寺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手曰然則
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屬黑以為所給
盡如是故喧譁耳寺副對曰累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寺副
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公家物不給與汝輩當奈之乎
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甚
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法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
倉中肅然傑佐皆服其能斷事
翰林學士蘇公舜欽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土屢夾異常由貶掾秘書

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
衍五行陰陽之言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為置官參
知政事瑀以為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與諸王宮教授琳因
有不辭昔揔令御藥院祕閣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閱視於上大
抵皆論建之辭緣神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詔譜官
李淑等焉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其內祕以瑀充侍
講是時呂夷簡執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
洙臣下所焉耳不若并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蔡以為然明日以

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於經術上曰吾以
令林瑀共看何如夷簡曰瑀好術數悅上意又言布衣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
上數年事以術數悅上意又言布衣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
不定瑀與撰周易天文會元圖上之言由古聖帝即位皆乾卦
御筆石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言問御史中丞賈昌朝
對臣所不習瑀樂昌朝稱於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
宗即位之年五何卦瑀對并乾卦又問真宗非然上由是不樂
益厭瑀之迂誕昌朝因勃奏瑀為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以邪
說惑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訛中
外震動詔書奉提賊傳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捕

君罪大矣永吉懇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記必得賊白青徐歷楚泗真揚入新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使有兵不敢便舍比至數實疲斃不能進實與相散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超遷關門使入見許非疑上稱美永吉援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賞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下詔以執中為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袁孚言執中到惟不才名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賫詔告郤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缺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盡人言方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疏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詣陳中郤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參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天曰執中之為相也某潛臣為翰林學士其制詞大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潛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卻州過京師柚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盡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為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卻州水陸數千里至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潤州至官未遽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者攻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潛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潛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潛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還左右司郎中今還諫議大夫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天曰執中之為相也某潛臣為翰林學士其制詞大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潛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卻州過京師柚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盡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為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卻州水陸數千里至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潤州至官未遽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者攻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潛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潛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潛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還左右司郎中今還諫議大夫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天曰執中之為相也某潛臣為翰林學士其制詞大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潛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卻州過京師柚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盡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為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卻州水陸數千里至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潤州至官未遽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者攻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潛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潛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潛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還左右司郎中今還諫議大夫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天曰執中之為相也某潛臣為翰林學士其制詞大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潛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卻州過京師柚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盡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為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卻州水陸數千里至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潤州至官未遽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者攻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潛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潛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潛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還左右司郎中今還諫議大夫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天曰執中之為相也某潛臣為翰林學士其制詞大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潛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卻州過京師柚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盡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為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卻州水陸數千里至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潤州至官未遽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者攻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潛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潛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潛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還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還左右司郎中今還諫議大夫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文異裴莘輩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前本衙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裴莘且如舊供職行及得象既奉劄子指執中不肯署曰郤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表云衍宰輔二人尚欲其在諫署數周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壞奏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貢品朝為相暮衆知福州縣南知鄧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道中相遇事治兵之地遂相念言由是有隙所由来久矣
天曰天章閣待制張昪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撿兵士常
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抚御多阻難不相平州帥下之兵士率驕
悍粮賜優厚雖不出邊數常廣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
轉運使罪之士卒為怨遂作乱殺知州通判等昪捕衆者於水
上每旦酣之箭不能中者又抵都監為主不從即以格刺
之同心力出於背又命監押者黄白必善此能用者言乃可乘
訴之逆主者以言訴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
以禍順創定叛類賜之會赦足遣知判語之會赦足遣知判語之況遣
人於城下遠呼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疑不聽猶近城則射之
不能得其要領有殺亘　者像翁濛語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
女下索我欲登城乞救非賊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禍乱由官
行也豈不自愛若非賊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禍乱由官
吏過汝不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救實汝使向制大臣
奉詔書渠魁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西制大臣而為
賊郭辭氣稚弱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要使一二人登城即
後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於是信之垂援兵下城俾即日
開門大軍入牧侵服者一指揮統之餘皆勿問加賜門祓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指揮軍事張昪之不協在軍中器奏云
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昪之首我當降頒賜昪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
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劒往即軍中斬昪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
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過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
是知忠儁者為之語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斬都監使頓此俠
政令何由得行上乃維昪之誤賊知魏州
王達者毛田部中事畫陳夫也事皇祐間之既而去畫應募兵以
送入境日軍凡十餘事會畫汶于學妖術豪言事父子執業御
史臺獄上怒甚召方鞫畫平生親友無人敢前問之者達日
久宰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畫是於南恩州別
舍防閑出城指子宰流竄外畫逃要送之防者過之達
曰我主人也豈可將送之乎畫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
皆給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畫感念自死房無家人
達使守其尸出為之治喪事訖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
涕畫於城南佛舍燕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
士之行又非矯進求令名以取禄仕也獨能於天性至誠不
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儀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
所得於畫不過一飲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大夫享人之力或致

位公卿已而奴人臨不測之患孰主倒是庚曰窺之牖幄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往犬虞歷者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衰恤振救邻被難巍然衣冠類君子我將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王景曰晉堰之利唐民以來可以平天下之蛟神我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私賣煉官堰大備真廟以降益緩刑罰寬欵私堰多官利日耗事獻時景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旨陳兗省等多謂不便事獻力欲行之及謂大臣曰閒外多苦堰信否對曰堰不可食欲為通商則何超大臣皆以為必如是蔣官所耗失利甚多事獻曰雖秦欵千萬耗已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於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奉行其法詔下滄鮮之民皆作感里恩齊魏舊初宅隙復建議官自運堰於諸州實之八年充祥又請令民入錢共運給欵請堰朝廷從之根祥為陝西提刑又曰太宗初屢增酒非以限為劃之民蓋欲斷廣入賂之路使出一途見易制耳及榻榻欵為之則乃吉可以限絕此倾陛塞其忧滄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漸民田無有限極其間不合處又三四十里而圍堂盛相枕以 朝廷大潼湖之役胡自畢門

遂城之間擇新土為菌道而未曾不留行又免水壞及自西山或不合處通迂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朔水奚所以甚於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塘有鉄甕欵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浸也

梁是日杜祀在廣南錄宜州囚數千人欽以漫他歷酒醉而殺之以書記於實父自比為授曰凡不足以為吉功方能辦而比頒來得施耳是時言事者爭言祀為國家行不信於蠻夷獠小亡大朝廷詰祀上所殺囚為即其洞中誅之狀以金帛召致狀祀不能對亦有陰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祀自置部舆外郎數年位至尚書

蔡襄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崩祔中丸經文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與說尚書說命三篇襄年少位下然音讀詳閑帝稱善因數曰天以良弼賚爾陛獨不得和因以切勵輔臣賜襄緋衣銀魚即侍諸王講筵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論事欲任以他官奏對不敢辭乃罷諸王侍讀順之自職方郎外即除工部即中充龍圖閣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奏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高解疑論以示辭旨

俄知審刑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為給事中奧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讀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奧每上前說經及紀古今國事反覆申諄未嘗曉諱因以規諷又援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徵言上之嘗無逸為圖乞施使坐為規箴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奧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暇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覘萬機奏留中不報上奧太后指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焉之上表致仕上奧太后猶眷留之不聽所請因詔奧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侍讀唐史各賜第二百足改工部尚書知兗州將家太清樓進退皆預俄出御製白書賜群臣中書門下撰寫飛白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性喜奧與太子少傅致仕見迎大小賜香並詔群臣賦詩望日奧入謝永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紫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並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榮初精恩改禮部侍郎是歲墓表疏致仕前一日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謹曰喜戒其子不內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謹曰宣奧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抵不將詭隨當同其家已封禪特瑞

歷陳群臣宰執歌誦盛德揚褒正言陳爭殺然有古風朱積力學
同定論謂推孟經正疏諸以孟荊書錄校復鄭氏所注目今
初五日卻使祀神不設藩屏不施羅文七祠時享歌神辭檔止用
一尊不設三盞登歌不雅徹冬至播祀昊天上帝外級止七十
住祀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祥奠無三獻宗廟不備武舞奧皆
言其謬疑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
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與禮冬至宜祭五帝唐祀設五帝不
說文天帝位乞與群臣議定時習禮者以又悼改作其議不行
撰宗祀鮮樂記圖五經御解五服年月傳於時三子理慮部負
外即集賢殿書院校理知兗州上奧太清樓下以錢之又詔
奧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奧太子少傅致仕見迎大
兩制三館錢於郊門奧已辭坐行詔遣錢唐於瑞聖園先是言
兩制者中丞不預王臣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
以不預之既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詩御書以寵之卒於兗州
元忠做吾判國子監公讓自以奧家所賜酒先事而取直以歸
以此比之無子死之日家擁資萬

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襲藏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
畢婚而賜以金帶
張遷薨之日十一月庚寅逮承平部輦懷德卻之慈曰來日見延城
下旌由權請齊師俾伐士三百平以環慶奮無郤延庭領之十
二月以甲禹五千來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遷屯華池慈大
詰由保安來雍俾懷德鎮求平部署元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
察之保安貧士墳之十七日慈聲欲金明兵以侯遷亥不
至釋而復十八日四鼓慈奉至士疫俘酋首勞入延延兵合
三千雍賊失據表文臣名手送埋閣介婦統陣十九慈及城
下商是雍聞慈且至呼平平自華沿赴難會大雪平燕行遇
保安老孫德和以其甲迎是夕宿白巾未知慈又加二十日五
數平合更議迎師裨遷日吾未識慈深淺和皆遷必敗請止先
九候而平此日吾開壁手號突乃你法且吾軍速呼馬來去士
未飽食殘雪行數十里慈偵馬雍使覘平且日慈已至遑遑
宜畢引裝平信之慈精取亡數指揮乃落氈屯五龍川據高
自寧二十一日慈以氣兵先犯之遷陷陣雄戰誠而退已而
再至平軍少利北悅復至無以樽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
過平軍遂敗慈圍而薄之遷等死二十二日旦平元持以我甲
數千自風慈以栗全召之皆無馬而住處騎及揄抹民逃者還
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襲藏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
畢婚而賜以金帶
張遷薨之日十一月庚寅逮承平部輦懷德卻之慈曰來日見延城
下旌由權請齊師俾伐士三百平以環慶奮無郤延庭領之十
二月以甲禹五千來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遷屯華池慈大
詰由保安來雍俾懷德鎮求平部署元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
察之保安貧士墳之十七日慈聲欲金明兵以侯遷亥不
至釋而復十八日四鼓慈奉至士疫俘酋首勞入延延兵合
三千雍賊失據表文臣名手送埋閣介婦統陣十九慈及城
下商是雍聞慈且至呼平平自華沿赴難會大雪平燕行遇
保安老孫德和以其甲迎是夕宿白巾未知慈又加二十日五
數平合更議迎師裨遷日吾未識慈深淺和皆遷必敗請止先
九候而平此日吾開壁手號突乃你法且吾軍速呼馬來去士
未飽食殘雪行數十里慈偵馬雍使覘平且日慈已至遑遑
宜畢引裝平信之慈精取亡數指揮乃落氈屯五龍川據高
自寧二十一日慈以氣兵先犯之遷陷陣雄戰誠而退已而
再至平軍少利北悅復至無以樽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
過平軍遂敗慈圍而薄之遷等死二十二日旦平元持以我甲
數千自風慈以栗全召之皆無馬而住處騎及揄抹民逃者還
河中二十二日慈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事乘隙賊已
完數千兵住兒寵以實狀圍乃新德和書賞平元孫家初雍陣
用章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鈐轄甲勒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
弃延保鄜康伯盛陳守勤之計北之圍解事勤欲自二人龍使先
之遂大詔用章扶疾康伯監鄜以太常卿守安州
又日九月慈七　奇擊入慈十一月
七萬出七月亭裡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日慈攻平定平
定守郭固鎮我甲書璞皆奏請援十日進七鎮我知和吾卻固
請救之機敏表應知和請緊孫先遣曰君精置事大今能協安
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逼以表職備之知和告勝相維軍中
心羅十日知和遁定年十里為慈所窘表告懷敏遂以大軍赴
之遁至定年知和已敗還軍中振慈維至猶以數千騎追出欲
遮之慈乃遁自是慈每夕出軍從呼榮軍中圍聲城大旦鄜欽
去報遁餘十日懷敏請將雪欲遂之約日未查慈必有伏若自
龍等性使無險且非所意自合議至四敗不決約模敏新指揮
解之因罷北明中軍已行乘從之慈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暮
上慈公為二道前旁載之軍糗為三中軍載前軍觀者十二三

後單自統等盡死懷德知和壁珣虜以開城自固游騎及清原
大掠而去沁左遷侍御知瓠州
西卿用兵許公當國惜矣四十禹及文公為相能公為樞密使拔侠
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取廣州之事已詳記
文公罷三番換俾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正言陳相不學士術論
皆制由博武自前宰執江
拜執事代署事孔生時
除給事中事治孰中數
梁人於開報之家舉族
更故事進官未至數年以資格自
候自轉者之記事編年城春末始
非序善良呂晉初為遠
押出門
宣毋縱狠愎任情迎
所過遠月塵飛自
三事錄謝授所
家趣狠籍
劍挾義變之使所
史筆褒曰門之重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秀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到陳州
上與呂秀簡謀以反肆
郭后日夜簡獨不附太后郭但多機巧善應變事由是

受章奏遣吏諷之始知其事奏未降詔書而辰興先仲淹歸諫

臺諫請開門請對開門不高奏遣輔政自宜詣門入起內東門

宜祐監官官者闔扉拒之遣輔相門鋼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

中書附奏遣輔等意指中書論辨喧譁久聞曰察后自有典故

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故事上年此漢光武失德之何足法

即自餘盛后皆合君所為主上以光弁之資而相公更勸之劾

合君所為乎漢商採立曰註事明日諸君更無所對力陳之遣

輔皆退漢商即為點按貶黜遣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

是以勅除之遣輔皆還漢勅尋更遣人押出門仍下詔曰十

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罹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吕

夷簡閻文應所誤致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上作靈金

枝詞遣小黃門賜之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

醫官故以藥餧其疾后未記應以不救聞遂以棺歛之詔復

葬以禮

始平公自郭從并過京師揭上時丑新用文富為相自為傳人謂公

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若

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尤有私至於富弼嘗曰同

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大奔博臣懷奧之同在中書詳知其

所為實無所私但愚之者數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會喪

慎矣當謂呼為極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惡

者故交口譽之奧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尊

保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貴也君一以公議榮之則向之譽者

將轉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

之則當信之壓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

幾又以一人言罷之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

也

狄青平儂智高還除州事在報記

儂智高浪凌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黨

名普四人為謀奪今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浪凌勇狡有智謀尤

用事仲世衡知青荊帥白始平公遣王詹遣剛浪凌書及

銀遍曰歸者得書知有善意欲皆倦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

決以絕變生欲以問之於元昊因高而使剛浪凌慶下校陳使

李文貴超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

和親也公以其言妄正文貴於青荊城後數月元昊怒潛遣使契丹主謂通曰元昊欲歸款朝廷

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柔之彼必洗耳斬矣於是審紹公招懷
元昊元昊前肯稱月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軍干可汗則
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並驅不可與言乃
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
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爲朝廷　紛
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輩下之過也汝把這之初汝
國家父承平民不習戰故屢以汝勝今遣民益習戰汝之屢勝
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舉未至大損汝兵一敗
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濟憂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
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復善降號稱臣歸
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則是所以待汝者禮數實賜示必優於
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
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
浪嘍李遵公書來言和親之意開陳國家之禮公上之朝廷
爲進書草稿剛浪嘍等竊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
而稱其臣已爲三公則元昊豈肯降屈犯不若稱其胡中官謀
寧令拿令非中國之所喻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嘍又以
書來數仍其僭稱而稱曰敕公不復奏即日卷之曰此非遵旨

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猶正則議易合耳於是元昊使伊州刺史
賀從易上書稱男邦尼臣國凡幸甚幸甚實上書父大宋皇帝陛下
至京師朝廷優遣卿良佐張子奭等往復議定名號及每歲所
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作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爲夏國王先
是元昊有嬖已生子甚愛之剛浪嘍恐其廢立會元昊妻耿氏
氏子寧令要剛浪嘍女爲妻則浪嘍謀於成昏之夕斃元昊至
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事告之者元昊圍耿氏盡誅族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
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
則召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謂馮元曰卦爻之辭奚自而生元曰奚卦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臣道通猶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
君臣道通猶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
失上太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
賜鎬於閤下鎬素不飲侍賜喜飲之至盡因勃謂疾忽僵不知
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閤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倖入侍疾少
頃鎬蘇猶見上拜謝上撫令卧俟明時上朝自答責以爲

由已賜潘致鎬病也

鍾放隱於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晉衆太宇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郡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未三十紐以斂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 珪賫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餘百疋放應命至闕上甚喜見於便殿賜坐與語即拜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令曾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賓餞於龍閣門上賦詩送之命群臣皆賦詩賜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慶士奉濟製渠梁并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濟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敦來奉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時先生又召陝州縉野亦辭疾不應命 石晉出帝諱重貴

先朝命郭后親奉寢庫后辭曰奉寢園之實違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欽惠賜六宮頴量須之要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李昉云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處撿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龍猛軍者本官豪群盜不可制者老之隸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勇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博然請其故

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擇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涸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敵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頓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頓皆應副詠曰諾老夫亦有謁於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卻城賊若無功而還必斬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與賊遇果敗士衆官還走衆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支牌曰勘殺人賊統而榮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察廉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類上遣力戰大破之賊遂平公云

真宗建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媚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民丁謂誰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頭置於丁氏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在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備武因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欲在陛卷中奏事不能進左右請遷

上不許回降輦步至其第俾考甚至垂泣云

揚曦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曦何年及第曦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曦不以科名代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歲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歲從侍勢擅評於縣是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歲從走歸真道其將江詐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寤其綠直又即帶位擢應機通判鉅州事吾之蒼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如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為大任俾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奏殿以開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平久春應機又使謂走馬曰應機有家殿歲時走馬不如其受上有食怒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請應機曰某之殿不可使人傳也某當自某受之走馬雖所賞文殿應機曰某之殿不可使人傳也某當自某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稍某驕橫之狀且奏於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殿以行既至升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殿來否走馬悔於失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餘萬契丹將至圍城懼盡

致若與諸將禁分守諸門閉門使緣全照旧全照將家子請不得諸官自將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託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自分守南門全照旧不可奏改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使緣將親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唐署保固巖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妻教善無地分學子皆能朱法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

撣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鈞揩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莫敢
近門者環過攻東門良久捨去素知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攻
城不可測氏家人横於當中舊民望井上以后欲捨其罪素
閉之直將率猶兵追之契丹伏兵於城南伏起相顧中遂南攻清德軍欽若
若許之全照舉慶下出南門力戰數傷契丹後兵眾素親地力
傷還者甘三四德清逐隋 事略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顧炎武夫人性嚴李不時楚撻
鍵投之沖足流血曲是折節從學及貴每己門其痕輒笑其

景德中寇犯澶淵天子親征狂寇侵陳堯叟王欽若參其事金陵
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欽若入講其事欽若將入閒
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官家何之即何不速還京師率入見
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群臣法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
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
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危解乘其
勢金陵可傳至即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公五

丁冠異趣不協父冠為樞密使書利用為副使冠以其武人輕之

議事有不合者冠大罵曰君一武夫耳豈所辱此國家大體耶公
由是銜之其宗族劉氏在京公及王旦向敏中雷德以為出於
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横於閭中舊民望井上以后欲捨其罪素
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以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
丁相知書怒不平遂與劉公合謀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
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日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未莫
敢言上蓋太后稍制素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公云
張齊賢為布衣時個憧有大度孫僅齊名號常舍逆旅有群盜
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提挈逃齊賢獨前揖之曰

賊子貧困欲託諸大夫求一斛超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何不可者頓吾擊庫球給為秀才突耳即迫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誰試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懷慨士諸君又何問
焉乃取大巵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他肴以指分
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嗟曰真宰相器
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吾念吾輩不
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已又不識重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成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官自
貢而逸

理於上前更十餘轉(衆)銀齊賢曰是非臺啓所能決也臣請自
治之上許之齊賢又相商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女乎皆曰
然即命各供其結案乃召兩吏趣健其采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偽貨財忽告妥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昔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能定者 事張始孫云
是安多仕族子弟特旨縱橫二千石無能治之者陳光浩知商州
大旱昔元為孫暴一旦以事白欽公府光浩問
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召語言動止既而嘆曰汝不肖亡矣
如是世家不能與世富貴及女特貸刑無復恥耳我
與爾父兄善義備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
之數十下由是子弟皆悚息然共用刑過酷有傷裁者
杖之輒結判於市置死寺其舍閭里為市廛之後來者繫於
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始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止望見輒問
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窺邊如此欽若為人陰險多疑善以巧
媚中人人莫之信與王旦同為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
善視之屢欲引參政事欽若忌之每陳一官中輒白輒問
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宗諤以白上宗諤家
素貧祿廩不足以贍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

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過三千緡欽若因奏宗諤貪
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
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柔詞告廣於上上作色不許其推誣
貴妃薨後羣相急資政殿學士故事雖學士亞在翰林學士下及
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疑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
對上即日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
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
若恨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火師火傳火保召欽若於
外為太子太保欽若既謁上明日入謝堂見太子位在三火之

上共時上以已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
子太保歸班欽若私謂其黨曰吾已歸雅不識語旨所謂上留
其語政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
之中書對曰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頃都知吳敏若詣中
書視事欽若託出使都知奏以無白庶不敢奉詔歸私第上
命書除丁謂同除欽若御度使同平章事面庶留守上但聞
除庶不知寡也久之丁謂察使人謂敏若信之即上表請覲未及
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許也敏若信之即上表請覲未及
留府事參僚屬而入朝謂同費以擅委府印請罷無人臣禮下

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
先朝寵臣傷起知昇州召還京大臣始知之既至
傷害相然欽若不傷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
以奇遇欽若為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薛體頃之
免於位踰日文穆無子養族人為後欽若方用事時回方錯遣
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於丁謂為天下第一明宿
蓋辜指渝至王文穆為人雖落刻然其人知略士也澶淵之役
文穆錄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士大夫爭稱賀欽
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情嫌遂形是啟其疑心也
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帝御衣納氏自
罷其所統軍皆以分散諸道奚親軍皆不知所在河亭上
遇一朝士纏服者言之
王欽若為樞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
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寬欽
若奴初廩得出入貢院欽若受一舉人賂書磨字以姓名語
欽若皆奏名有濟濼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果十提既入六挽
真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歙辭聞收欽若下臺劾
辦上雖知其情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乘
之何著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為樞府可遽令下吏子昌言爭
不能得遽獨求其罪詔先罷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薛體頃之
貢舉會客從問館粟願借銀器是時直在其家周浹以為賊欽
若內亦自慎其後權知天子門為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固遷寢
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根實上不
說曰國家宣卿史臺固欲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出補乃
命知杭州辭子容云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孝舍天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
遠方來輸租者食乏且盡不能歸欽若白既
李文定公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蓉許之因識其
名秩篇入見擢為館閣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
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收馬朝廷疑
慈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聞之太后召問欽若曰夷狄貪利
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夷狄貪利根窠何迭之塞內
欽若曰廣以虛言相恐惕耳未必敢來宜密詔雲瑞使奏乞盡
頓去馬以偽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時知定州
真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數思其才復

演進用真案重於進退大臣制辭未加審慎向敏中為相與故
相薛居正宅居正子婦崇政上書公敏中典之鬻價且言敏中
欲娶己不許上向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陳娶
而上聞其欲娶玉求衛女第責其不實罷相歸班英麻鞋曰冀
賛之功未著廉潔之操幾聞嗚利居多政名無恥始嘗改操之
事終與娶婦之雖對以食言為臣自昧天日朕還用不明矯紳
與詰敏中為終身按參不復用先是時舊相出鎮者
多不以吏事為意惟某公紅有重名所至庶務廢弛不治上聞之皆不以
為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日大事出臨方面誰向敏
中盡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復用之意會晉州李雄還來年兵敗
被傷為賊所執且死猶罵賊不已賊明日將殺之必歸朝廷曰
一表不聘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雄還卒憑明納敏
上亦欲息兵乃白來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事使知河南
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為東京留守面祀還還後為相薛於相
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善過封民家來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
車箱中許之有使人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臺衣而出僧遁
不察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
明日必疑我詰縣吳冏夜亡去不敢猶豫走荒草中忽聞有
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吳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
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
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
久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
獲殺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來前生曾負此人死終可
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冏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
舍舍媼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甚者其徒如何
吏紿之曰昨日已皆死於市矣媼歎息曰今若輩賊何如吏曰
府決此徒矣雖復賊非不教則也媼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
人者乃此村大等甚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媼指示其舍吏
就舍中擒獲之案問　服乃得其賊一府咸以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歆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
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致仕贈禮部尚書旦少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嘗
明以語人謂旦少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嘗
裕清梓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

縣事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召降著作
即是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遷父
喪退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鄆州事日鋒被潭州還母喪去詔復
故任淳化初以駁中丞真文館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
知制誥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尋知審官院景德初
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仍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
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俄真宗即位除中
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尋知審官院景德初遷銀臺司戍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時鄭王
留守京師綦清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司事奏傳而歸德以便
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
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為討禮大禮使又入為天書儀衛使
從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
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為汾陰大禮使遷
右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深
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檢功臣而已受冊祖降天加
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為玉清昭應宮使鑄天尊銅像成
以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會祥閣成又為天書刻玉使奉冊
卷以旦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母降生之地於是
慶基靈源翊休仁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
進拜太保並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寶冊
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益
至乃詔將朝太尉並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過堂畫有重
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簡之至恩拜章乞復患至閶門俟命
乃止惓惓君臣之義終始如前詔說向疾甚求對便座扶以
作殿上見其羸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丹拜太尉依前
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將給事中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
尚書都堂參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已酉薨丹鉛太師尚
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群臣奉慰推其第度支員外郎旭為
司空兼侍中判太常禮院事旭兄子大理寺丞弟子
衛尉寺丞奭為大理寺丞外孫韓綱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
身子素弟子徵假秘書省太祝徵秘書省校書郎初
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德基相讓若水曰王舍人他

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日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英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候骨高者主自奉養護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為相歷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拜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幸寇媿謙撫第扶有恩祉賜所得祿賞悉以分諸親舊無所問遺由是益稱德於人

祥發身淺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諸終遺命第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吒火葬凡作如此悟而不為積其子第不愚但盡衣於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出行狀

真宗時馬知節掌訓皆以檢校官養畜極寄院幸知節與人賓互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乘食封禮畢上考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祿不易知節言親食者

唯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頒旦等曰知節言是否又所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化基為人寬厚雅知兵俗同生有卒過度下為化基哭甚而不及養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敘得一署如此之重也卒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譬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薨曰惠獻子孫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薨曰安簡

本文定公迪嚴於西都轉運使還朝見時真宗方識秉封西祀將太平事業知秦州雷瑞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以遏新自陝西還召怒以謂瑞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瑞奏問其虛實故新瑞以戎妻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瑞見示以瑞奏問其虛實故新瑞以戎妻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瑞民人悉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前任陝西視邊將不略無能出瑞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遂固奏曰瑞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耳

門出兵擊秦之旁郡兵善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舊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鞍轡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無取之取於營業以進上特曰以某州某州之兵若干戍某州物即傳諭於擒客院遣之而廣集大人悉瑞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秦到上嘉瑞迎曰山外之捷瑞之功也又上將立章獻后遣為翰林學士樊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衛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書文太子辭旨冀救言迎為參知政事候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義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喜由是獨誅懷政事而東宮不動捶迎之力也又為相時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迎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採特選宣

迪不勝忿與辛辨引手板擊謂曰老賊免因吏相論奏謂二
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
駕迪赴衙州團練副使謂使偕奏王仲宣押迪知衙州仲宣至
鄆州見迪判已下而不見迪迪呈恩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
度海迪舟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錢之食留至夜
商弄指不與迪客卿鈐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卽御除
之迪由是得全至衙州嵐餘除秘書監知舒州會獻太后崩迎
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
數日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
忌之惜短之於上嘗陰諷御史劾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持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而不知其我乃如是也
文定筆于夜之云

真宗朝內侍劉氏號秦國連壽得聖夫人仁宗嘗性寬容謹事有求
內批者上或不遵慶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奏
官及差遣者並具指揮錄奏取旨

慶曆三年五月壬子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
忽聞微雷因起露坐於庭仰天百拜以稽顙更雨至明及蟬御
衣濕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拜稽而謝方秋未皆得象對曰
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此欲下詔罪己既寢撤膳人
恐迫於災論盧多若風夜精心容稽為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
服十月王素降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
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
事千餘各用一字為目上顧之其間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
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温成皇后張氏其先美人從錢氏歸國為侯奉官祖顧進士及第終
於縣令子亮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宗名位甚微亮封永進士
及第卓然秀推有二女即后也焉子化基幼亮封從父第亮佐
亦進士及第時已為黃外郎不祝卿緒林后母賈后於弊國大
長公主家為歌舞者而適寒氏生男宇和大長公主納后於禁
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宴中宴飲后為伶優工見而
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為脩媛後冊為貴妃欲賜侍
臣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以自重乃指進門充位數年間
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

竟封為清河郡王后母魏國夫人后見代基于宇誠基守和
皆作官宗族揩然俱責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悼之恩追
贈為溫成皇后禮數貴送基極豐拳后方寵章賓氏代用事頗
之貴夫人受納貨賄為人屬請無不行者實安公以姑禮事之
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於世劈閫夫人柔弱故官尋賜為
入先位而代基終於閨門祖候后薨壽國夫
人相繼物故數年竟佐亦卒張氏連喪子洲日溫成立忌禫
官列言其不可就改葬之有詔官親政日禫官疾勞獨王此
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事前數旬父牧當任蜀官等上章乞代
父入蜀拍蕭安軍職之日故事史館狀封不為外官足下能
捨去粘職則可往矣若姑謂出外官當改授及閒就改言出
於意外悵然則不預外補也就改皆笑至是就改追擬前事罪
之曰代父入蜀不當得職田善奠求廣安軍又閒不得帖職而
罷猶賜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
有差其知閒封府鄭戟等接納士元不當罪特放知雅安院事
臧慶除尚書右丞知揚州泰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
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沿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
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楊尚上日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正條奉奉者物議不允當與

遺寡客有受情曲法者聞相告之科都迂路奏遣事體甚蓋殊
壯丁防守結寨換葉兵聞敢從之事面賜都迂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搜求以進曰唐有大
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
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元殿每至大朝會則御
之次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大比禮宋庠獻謂
之正衙非曰內衙寺曰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
仗於正衙或集羣臣於紫宸則廢仗自東西閤門入故唐世謂
李端愚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產於洪福寺此章獻
天日上幼冲即位章獻性嚴勤以禮法繩物之未當假以顏色事悉
以思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筵殺饌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常侍
去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
謂章獻為大嫂章惠為小嫂及章獻崩章惠為太后所以奉
事曲盡恩意章祐中薨神主祔於奉慈廟第素家少而侯兵以
章惠故得富性尚悍傲酒好以滑稽敗人世謂之楊滑稽歟祀
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於城南景宗居之

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忽奏得父書自稱
皇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於是就事政以勾奏事前後異同落
史館檢討監潼州酒欲以勘事史館禮院故事當授高卬狀列
著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職備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
書填卬狀遞遷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與判寺
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
以意裁定填卬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
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稽查應商議者皆須
偏白衆官議定奏聞自常行執事不得輒以卬狀申發仍書狀

知奏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
李堂以事白洙洙即填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御怒
即降送禮直官李堂於開封府使案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
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即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怒之乃
獲時送堂於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御後牒送府如是再三
先是真御好進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
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
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事內出書讀以盟之充言於察曰禮上
親享太廟則用主讀若有司攝事則用祝讀今有司祭溫成廟
而用主讀是事於太廟而享於婕妤也其於聖德豈不細瑜
奏易之察有難色曰已奏其明日行事言之何又而內臣侍
祭者已聞之察已上聞詔即改用祝讀案之明日趙抃上言劾
蔡襄知開封府不奏治禮直官罪是悖視望於是執政以為充
因物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濮所斷於內旨云欲送
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御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御明
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御皆補外官充知
高都單真御知涇陽單於是皇祐等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
正言修起居注禹玉以為今百職懈廢福充等能舉
其職而陛下貴戚吏太輕責充等太重持何以振飭紀綱於是
李堂以事白洙洙即填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御怒
即降送禮直官李堂於開封府使案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
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即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怒之乃
獲時送堂於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御後牒送府如是再三
先是真御好進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
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
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事內出書讀以盟之充言於察曰禮上
親享太廟則用主讀若有司攝事則用祝讀今有司祭溫成廟
而用主讀是事於太廟而享於婕妤也其於聖德豈不細瑜
奏易之察有難色曰已奏其明日行事言之何又而內臣侍
祭者已聞之察已上聞詔即改用祝讀案之明日趙抃上言劾
蔡襄知開封府不奏治禮直官罪是悖視望於是執政以為充
因物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濮所斷於內旨云欲送
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御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御明
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御皆補外官充知
高都單真御知涇陽單於是皇祐等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
正言修起居注禹玉以為今百職懈廢福充等能舉
其職而陛下貴戚吏太輕責充等太重持何以振飭紀綱於是
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訟理刁約拿
修請須逮赦令對中貴人言溫成擅殺太重詔以約為京西路
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充規曰故事正后葬林學士
成並事二相甚衙之持行逮舟官官力諫上意稍寬明日以兩
執政恢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溫命盍命孟客求外補即申錫請長
告皆以言不用故也真明錄主忌執政追引去年乞落職代父
入哥及乞黃甘露罪之客棚主簿州監戴
王舉道曰尚美人楊美人爭寵毒傷上頭即后召御知而付之初章
獻為太妃郭后后侍章獻錫拓後宮莫得進上患之不敢諫章
獻前楊尚並進后有怨言郭知閻文應恩之因與上謀廢后上
問吕許公曰古亦有之遂降勅廢為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
懷勅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語文應即驅出以車送瑤華宮
託而上指之作慶會救曲遣使賜后和而獻之久使認入宮
文應擁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疏之丁正曰充諷問
上信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醫官等上不知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曰今中書樞院執政官非休假日我輩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皆無呼召從之

至和四年五月王子詔賜兩浙曰聯觀在昔君臣相同心同德故成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僅設猜防之端是弗信任之道爾雖

為股肱論道是宅惟賢推誠無間而可榮未解新書猶疑舍邪充自

兩制庶僚不許至執政執政第舍大臣奏屬人不得充臺諫官

以其恐除之底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爾等雖預事錯

義宜何如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尉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免國公主入居禁中建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楊氏出居于外公主宅

勾當內臣梁懷吉勸諭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皆欲遣之瑋

親恤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賤奴視之孔毋辭氏宰復雖同巢穴皆訴於公主閤內公主愛之公主判官楊吉等欲楊氏疏之公主陽厥信楊氏由是外人

謹諫或有異論朝廷既遂懷吉等於外州公主嘉歎或欲自殺

戒欲絕井或縊大欲焚第舍以塞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乃為召之然公主意終悒悒不樂入中門居於廳

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走出外狀若狂易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朝王子制曰陳平賜金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

咎陶潛之對所以昭帝女之寵嫡親愛之攸隔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詳要諸人厥衆則何以觀示於流俗乾國公主生而

慧黠所鍾情欲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割車之喜既而得傅無

狀閨門失歡暨笄于室生事弗順違於聽聞深所駭歎恩

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富貴之際要敢私宜告大庭暗從下

國於義恒肅雍以成美德仰素慎以釋令名乃其恪恭厥義永

祐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

舊知衛州公主隨還舊中上表使人賫瑞金二百兩

且謝曰凡人富貴未必為主母(楊)於是瑋乞歸兄墳上言家門喜

結第增愚戾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雖純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貴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曰今舉選人先京官者已舉不得復舉及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婚御內官處奏為親戚補官舊制遇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遇三年親郊乃得之舊遇親郊奏一人者今遇親郊乃得之其餘減奏有差

京師雨月餘不止水壞城損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

護役汝水河北京東西江淮荐被省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疫恭謝天地於大慶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

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句機密院事元道省言宣撫使兼都總管府路軍馬事郭昌遣夏鼎於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又走烏承受公事賣元道省言宣撫使遣鼎元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降名詔

三年五月甲申詔置明經科

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詔置勘當議計使和中鳴爲參知政事之銓坐事

（職知饒州徙越州事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州）

西都轉運使會昌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書徵和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

曰向以公事忤旨相公不言相公乃爾奏援許公曰希儒直救

復以擅事爲心和又文正知延州移書論趙元昊以利害元昊

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奏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呂悉

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啟屈而已不敢有所預宋

公多與之論難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

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

尒邪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宄也時朝廷命文正分耕之正奏

圧蛤閤豈有悔過之意故以言揚論之會任福敗鄭姿益振敗

復書極悖慢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報討則爭在朝廷乃對官

爲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爭專在屋矣故不敢以聞也奏

上而脩共進呈宋公還曰會范仲淹可新杜和公時爲掾密副使

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

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時已而許公默默終無一語上顧問許

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

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寢黃而已乃降一官知饒

饒州

工吾人宮命賜座奏允初頗

嘗以既葬上日允初疏陳

李泰州人爲定州通判真宗

楊億張存欽殺其事使泰往之得其敘成實家口錢十萬爲之

遣伏者捕知定州耿當民金敘四十二枝爲之移牽於外縣守

愚坐降名連州編管後數前指揮使守貴李評夾擒由是知名

公多與之論難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藩宋官以伶人薛老峰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及乞國子監所印諸書釋氏經一藏并釋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尚主辭以音聲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庶人吏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持入境廣館宗道於西室逆者至設先宗道行禮及就坐又設居東宗道固爭之逆者曰主人居尤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猶故事侯居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皆乃設如是宗道大笑曰有一苗耳素日已到家人而來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少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虜國之獻如魚水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七十萬助十分之七

沈括筆走漢大興汝河之役使西俱闕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

以秉已快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開封境 王曰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宗護葬事表戚諸子所饋遺近貴繼而心猶未
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榮未皇子猶堅卧不肯入有與字 責之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拒
君父之命而終不受卽我非不能與奈軌汝張置於宥坤恐使
汝逐大臣子之義陷於惡名耳皇子乃拭淚王影堂慟哭而就
宥與王晉通
又云今歲開益陽作隄知宗正表每一表向之金十兩益陽縣望子
日此不足為謝候得請方當奉酬耳凡十八表益陽縣十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遂若使中人
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愧乎
契丹秉西鄙用兵中國疲弊陰蓄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
州城又籍民為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為鄉兵事時天
下大承平忽聞點兵人情驚擾勃諭以令民兵止令守衛應有
不逮之從妄相驚覆云官欲文面為兵發之民遂有為此言者
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南劄問先遣其宣徽南院使蕭英騎林學
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已遣吏以聞朝廷為之輟食士申以右
正旨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兵州火未下
上采以為憂問於河朔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
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兵州時振寨使夏竦
惡鎬九鎬所奏請多從中沮嘩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
得便宜從事不中覆
上許之閏月庚子朝充兵州擒王則初彥博至兵州與明鎬督
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
若博許之兵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幷土於水
畫歷穴中城上不之見也火之穴城自救場中出秀等以禍祀
塞之走白彥博遣敢死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鑿枚自穴中入有
帳前廣候揚逵請行許之逵曰軍中有病致者數人此不可去
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斬組以引城下之人城中噪
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距頻引却楊逵力戰身被
十餘創援劍刺牛牛却走殘賊賊遂潰王則張蓋下吉與其黨
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有花幔頭軍士爭趨之部署
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擾其上遂生擒之磔吉死於亂兵不
知所在彥博請之斬則於北京夏竦奏言所擾賊魁恐非真遂

撥車送京師另於馬市置參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寨門寨朝廷以延州堡寨多徒分兵力其衆不
足守者悉弃之而鹿盾內收為邊患大臣李仲參等條大事請
廢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之州城修之衆
可通河東運路比可招集耕種以實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
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
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邪命工
鑿石而出之得石脂一丈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
且甘城中牛馬皆足向是邊城之無井者劾之皆得水詔名其
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城事 出韓文所作墓誌表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衡少尚氣節補特作監主簿舉進士
于中舍書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扶人不使執拘之使自旁關立
堂上文狀杖畫畢乃或落蹲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
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度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
日詣縣赴其親戚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墓誌後通判鳳州
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
縣使詰閱訟究而陰為之內助世衡坐流寶州章獻崩龍圖閣
直學士李紘奏雪其罪後衛尉寺丞墓誌云後知通池縣事館舍

設什器乃垂帖曰凡物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
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嘗之其祭童大衆不能舉世衡乃縣令
幹蠱竣如手搏者馳數對於馬前云款詣廟中令手搏頑械人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輩先為我致廟柔然後觀
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摧數皆此類初至青
澗城過述房境守備單 根俁之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
不問所出入來教舍慮皆實又教吏民習射維僧道婦人亦習
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
的漸厚且小矣或半徑徙優重求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
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皆之撫養若骨親入其 得數心喜為
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伊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
撒席上銀器遣之此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
不求益安邊策根 墓誌云後通判鳳州落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所
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 略使龐公奏世衡按荊棘立
青澗者一日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指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
徙知環州將行刷屬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肪鐵石也今日為公
下淚矣 慶曆二年春范文正公經邊還至為環慶經略使環

州僞差多壞二心密勾元昊通以世衡素淳厚老心而青澗城
已完固乃奏從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能素屈強未嘗
出見州官間世衡旺約明日當至其帳刺劵部落是夕雪深立
足左右曰奴訛出詐難信且遠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
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丁不疑我耶帥部落羅
拜唐感激心服出基能明言泰息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
當夜與息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脅於壁隙窺之。
泰息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泰息慙謝罪世衡笑居飲
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泰息討之無不
克郭固云生老歸附去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大募起帶無後貳
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大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救去遂不敢犯
（案云事出墓志）世衡當以罪怒一番落將殺其脅脅爲馬之請美能得
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掘窖院藏錄盡洞浮
其機事以歸案乃知世衡用以爲間也（案云環慶之間爲老有明
珠藏藏康奴三種最大素號精猛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
不可人常爲環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廣三川之間有石細
晉城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築知環
州將借其城之世衡先遣人說夏廣以攻未及出兵爭之世衡
以疲戰士晝夜板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
爲攻禦延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擾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
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爲老朝夕聚哭其抵者數日青澗環
州吏民及爲老皆蓋像事之八十古詒誄諮謚訢記誼出墓誌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
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
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
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宥窮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陵
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爲氏服奢書結旺榮旦遣之
象及盡亟旺榮錄嵩因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歌復歸中國而
駐自言乃釋嵩因使旺榮遺遺將書遺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
曰歸者种落老善意欲更來通和耶遂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
帥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
其後降三班借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
世衡既使种世衡長于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爲人既而人莫之
省皇祐詔閱自言父世衡遺王嵩入夏廣離間其用事臣野利
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將臣請服經略使龐籍趣臣

父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萬人屠魏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默其妻旺榮兄弟忽望元昊配拼臣後二年旺榮謀因賓令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罔萬離間而死臣与范仲淹耆帰琦皆豫交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丈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淨兩府文書具在皆可驗考朝廷知古妄言猶以父功特除右天興主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趙使之官其後朝廷籍其父名提百鈐訓皆爲將帥宿望第一未除官卒爲京宇當世鄆州人府解貢院發庚皆唱第首第一未除官卒爲京宇當世鄆州人府解貢院發庚皆夏英公爲南京留守扶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爲洞羙武人也勁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潛加扶數乎詔取戒勵富時文具皆爲英公耻之章郇公淨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錄氏知識遠人太傅嘗出吳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具酒餚羙勞進之太傅歡甚遣夜飲辭夫人寤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平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奉以金帛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迈以金帛并旗帛受曰若幸恩赦願全此城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烜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後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揚寘宇當世鄆州人府解貢院發庚皆唱第首第一未除官卒爲京宇當世鄆州人府解貢院發庚皆康定初夏竦冠延州來平寨主監押欵引奚酋采山伏竇去後歸指揮使吉帥所部數百人遶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欵何之二人以其酋告吉曰如此奚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身根何此性還之述何可捨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頭額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奚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懼引增和迈廣堅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廣去朝廷以寨 監押完城功各遷 官吉曰幸不發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文爲郡遠夫人亦有明識遠喜沿生家甚富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供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

藏以敗名也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常宴於轄辭舍夜久不罷從卒輒坼焉府焉新不可禁遇軍校白之座客肢栗公曰天實寒可坼焉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楊侍元云

故相劉流鼎贈侍中知制誥張璪章告詞頗潤其為人其子惟諧閨累章訟冤稱璪挾私怨至詆璪云祖幹父臧母穢妻溫璪洎之孫又方回實以臧抵罪母妻之誇出於錢晦所訟一門奉養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豹婦女裹經詣律漏院天訢執政亦以璪實奏張客卿張客卿乃朝廷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左遷知黃州然瑾亦不敢諧誠

取其書并燒煉之具焚之夫婦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勞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

宋氏不愛金帛布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精晉客至輒於廡間聽之客或英士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殽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明招客宿焉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為必貴

元少師宋氏常戴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諸

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 晉元云

張客卿參少嗜酒嘗有酒失毋怒敕宮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皇祐二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下道場禱名皆宿禁中尊夫焉政有禁卒詣閤封府告大校謀為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推潞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為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筆歎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揑其際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 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夫子遭遇海內寒心房傅等備位兩府烏國同安

老氣薄稔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曰蓋

皇城諸門白下鑰都知白汝自白兩府我當它朝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孫宣公執政時閤門入中書潞公執字

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捷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晦不斬字門者

天下遺笑禁中門戶豈得妄開

程公孫謀議大夫立之子精醫術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過

公孫政用驕奢有非其人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

以地厚著稱入老物故買地於敷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乃置之

通衢使爲民害可乎規公甚嚴碑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

少厄窘嘗與衆客同見譙誚大夫妻遽索以剛嚴者名與人不

歐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

奇士也他日不唯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恭坐置酒待之如骨

肉人爽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 竟夫云

晏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

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

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謂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

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視何書其人亦妄對

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劾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

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

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物屋輞建者多其

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九萬餘

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相書朝政得失民間利病九萬餘言

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嫌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晏薦仲淹

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儀獻章獻太后

請 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

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

稱焉知己蓋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

歐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

敝帥浮錢糊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魏鎮隔千谷守道爲亙講

閒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 衆白詎里中聘之以補學職

啃囫圇不批故歐陽永叔伾徠先生持云羔鴈聘黃啃啃驚

走歸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於朝除試太常助教月餘

求反其縣祖母憂禫祭卒有孝行子甚愚喜所聚文自著書者散無存

者 時論云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內文入宮太后許以

爲后也已至披庭將進御匄當御寢閣士良聞之遽見上方

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爲士良曰

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使

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使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

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上遽命出之 藩邸之云士良自言

杜和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褐使公

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

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

子不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年十五六貧二兄以為
母匿私財以遺人就公案之不得引劾所之傷腦走投其姑姑
匿之重捧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帥其母繼父不之
容往來血洛間貧甚晝以自資宵至潭源富民相里氏奇之
要以文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又貴其長兄猶行律
過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
為之婚嫁 崔鴻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
可禁也在聖鑒辨之昔舜誅四凶而堯不聞舜去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焉善其於國家何害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
慶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樞要之者多上查殿
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韋協公言於上曰仲
淹素以虛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自不若且
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
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韋詩象言遂罷知邠州既而杜丞相當
軸制辭維主歐陽永叔俞希文猶稍稍皆以事得罪矣 姑孝去

通泰海州皆瀕海舊日朝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牆范文正
公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隄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
徽民田朝建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人以發運使張
倫奏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
利與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慶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訓飛太祖太
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以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曆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
丁度為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貴易朝陳執中議能制育以為不
可爭論於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為樞密副
使莊度前舊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於上以親戚共事為
嫌故度得先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慶曆初為乾已招其罪無所得狂得
為平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恐以為功已招其罪無所得狂得
吳希古接坐仝坐遠勒停任希古扶醫二十仝送閩居慶州不
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既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
為范文正訟冤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於
書丞母孝操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操冒哀
求仕不孝操由是獲罪深恨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仝數
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操聞靖嘗把刑詐遷應奉乃

自詣韶州賭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慶州問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匿中託人餉之所託者在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於仝仝大慙詔至州官勘仝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仝在不從對稱布百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指揮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檀去史恨之乃取靖案以提油置於案上史病且死屬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它日朝廷必求之汝謹掌視慎勿去失及葬之伯達云

孝標求其案之以為事在十年前必不存孝標訪於史子竟得

慶曆四年五月己巳　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燕肅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燕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鈐轄劉慶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龍城之內回速恐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林深谷結公二城以伏戎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命范文正為經略副使會招安副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其役會招安副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秦隴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林多熟戶恐城未畢而

叛至請罪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輟羅詔三司副使急

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占滑士庶令還滑士庶以熟戶既

集官物無所付諸遂成之洙恐以滑士庶還部署司即制命涇

原路部署伏青往斬之青械繫滑士庶於德順軍及周詢還言

二城利害與戩議同乃徙洙於慶州滑停一官士庶從他路官

特支於城禁軍弓箭手等戩有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檀去

官諸鄧州以便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

日疾勢復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

遽既至師魯曰來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光不可

信珠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新卷就尽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

希文曰公可出珠將迎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哭家號哭希文

遣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黃門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干府有

從勞犯法希仁繩之自是親舊屏息李公明曰孔中孚通判

知仙源縣孔犯法無所容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楊寘副使包拯亮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

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甚

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瀛州入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
私京師為之語曰閻老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逮
領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尭拯為長吏條佐有
所關白書而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惰收之剛而不
復亦人所難也
先是語周後柴氏每過親郊聽奏補一人花班行至是或上言皇
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儲封二王後二月癸酉詔擇宗氏族
人最長者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於河
南府鄭州境內與應入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閤室陵廟委之
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它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
繁劇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類尽其家貲聚書至八千卷為
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失
父逢吉以壑事真宗於藩即官至將作監盖致仕度以祀恩陰
歲舉服勤詞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遷判州事遷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通誼增
置諫官初創治躰壑嗣荒業渠流廣以為州縣厥章獻皇

慶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揚安國趙抃民皆醇儒乃昔時
崔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於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
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帛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講仍
賜緋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弟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
天下之事采按奇異之才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至和
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
之第詔從之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
一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為觀文
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提舉副使趙槩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吳奎為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素有
至和副性淳厚無他材工以久任翰林擢為樞密副使多病志
會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為
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躰中不佳君試為診之聞者
傳以為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抃默未嘗開一言是時趙
抃初不知狄詠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曹公亮獨留身在後
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丞相留身何也脩曰豈非奏君
事也抃曰抃有何事脩曰歸御史言君　不知邪抃乃損首摘
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詔是許之
初周王府生諸選尹婦朱氏以偷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
此兒豈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七歲冕真宗以其兒
賜內侍都知楊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
軍副指揮使繫用其父嘗為張氏僕因幼聞父言茂實生於宮
中或言先帝之子養主厲禁凡用冀等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
於中御邊茂實以表呈之茂實裡以用為閤封府以用妄言杖
之配外州下軍校事送瓜布袋房謹繫於是言事者諸台用還
考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案之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時妄言茂
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繫用配廣南牢城幹所連及
者皆釋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繫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
陳摶茂實為皇親案堅茂實得狀當奏擅送本衙乳勘茂實先
已內不自安求出除率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成知諫院張擇
行錄問驗用非心病詔更驗定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其父

先朝大閱已世傳先朝嘗以言人賄之生茂實至是有卒夫赶
劉茂實言其事茂實杖而流之事遂流閩臺諫言劾茂實當上
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與兵馬茂實不自安求出除事
遂革節使知潞州

韋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擅傾天下其第德明奉使過
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像
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拈大臣如天掌耳
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首意若明公雖不
求末稍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
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亦不能為禍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極之地豈能耕耶倖佐走告及曰
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
庸何傷持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為禍也時人服其
様守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官錢亦不歛於民但勸民
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
得近万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客籍稷成極雄麗所
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李覯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為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劾之宗
諒聞之悉焚公使曆使者至不能案劾還落職徙知岳州君貺
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髮為藥以賜之又手詔問以群臣可任兩府
者其親遇如此

諫議大夫李宗諤晉侍中崧之孫已父欽若之庶子崧之愚稱欽
猶在襁褓其母投之墻外身隨以出猶是獨免崧於故相妨為
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嘗基夫遺孤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
謂之西李故宗諤猶與宗諤聯名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相州兼安撫兼兵馬鈐
轄兼管內勸農使王德用為樞密副使德用敭所居第以益考林園
辭給其八月庚辰朔庚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待
於馬商陳貢契約具在非祈繼宣所責詔德用除石千牛衛上
將軍使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祈繼宣責授
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廬守懃等特兵鋒却之各以功大
小受賞有差散直秩青敭多超四資除殿直癸酉雨水冰己卯
詔遣受詔宰相氏孔道輔卒於澶州

大者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煚鄜人也至和中煚上言陝西鐵
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
錢買物貴石不肯交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傭為清禁之寿博
曰如此是愈使盛接也乃召縣胥行人出其家緡帛數百匹使
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爭賤鬻錢不
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少三司吏吏疑行建言已亥三
司吏五百餘人請等相第誼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挾兵磚詔捕
後竹二人扶昏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吳奎為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
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群牧使初素與歐陽脩數稱奎
富弼於上前薦入相素顧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府其
弼引已以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誣以罪又求外官遂出知州復
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驕不得志嚴偪頃劇府事多曲
蔡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為人無志
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
累功至班行府中賊之或誚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軒制素
慈遂之意方於是京師盜賊暴發求捕不獲皇宮言素不才

亦白乞外補朝廷因而畀之
大理寺丞楊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日押出城恍故翰林侍
讀學士愔之子少與弟愷俱有俊聲恍治春秋愷治易弃先佛
書託務為高奇以欺驚流俗其父意奇之與人書曰天使恍愷
力扶周孔恍為文尤惟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恍常言春
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
易善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商販江淮間以口舌動搖
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剝細民江淮間甚若之至是除
通判河府事待闕京師弟愷掌求興安撫司機宜幸於
長安恍不往視日遊娛於倡家會有告其貶紗losing者恍自言
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鞫執走許之獄成以
贖論仍勒皆恍尚主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恍曰恍口談道
義而身為洁貶氣陵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亡賊而弃遠妻孥
故有是命
王罕儀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以
人間道以報先告急且召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
得入城果有賊所不到處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
廣民推馬永牧曰賊圍城十勝民皆反相殺略死傷散野罕曰

吾聞之先父白九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
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亡為賊矣請
各集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以禦之乃召每村三人
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二千人以自
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梟斬之又牒知州縣令宣撫得新
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缶百餘
鎧製莊旗鉦鼓長驅而下逐廣州至兵數十人未逆戰罕却之
垂皆歛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
於賊人之家而不哭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垂自是南門不
復閉矣九根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拠材知新州
侍其開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受衆數萬皆所掠二廣
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人
不脫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劒貪筆校曰汝曹
增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所戕朝廷亦當戮
汝全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自倍垂車不能克而退提刑
勉軻率其屬欲過橫州至雄州爾勿留之乃日迎一奏又召罕
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詔宣孝允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
奏罕退走圖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又實罕不自言黃固當
圍城時敢輸力乙而磨動　有不足者亦得罪淵功亦不録罕
云王拡云
光化軍宣毅卻興逃叛慶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委官實
討光化賊之功色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錡鋼性苛急失
士衆心去年九月中群盜張海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鋼部
分宣教軍士三百餘人被甲集城九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
基酒肉以犒甲士鋼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危而幷
費其餘欵以其錢市兵器為守禦備軍士營逃者或不時得
飲食而鋼所給餅常至日牀燥硬可不食時有監押使臣奪軍
中所即軍士不以請給曆自隨民又請獻錢以資監視軍士鋼
曰本軍之士尚無錢給之何有於監視者監視者不受軍士遂訖傳
民獻錢以資衆城之士而知軍却之益加怨憤鋼又使負衆
王德作城內布兵圖欲之不成鋼怒罵曰我不敢斬汝
郵因召前子令每日執劒侍命於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衆得
官者駱子中通判謂鋼：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誤聽以為子
中獻錢而鋼詐不取時方給餅肉員衆即與叱軍士起曰汝輩
勿食此因出屋外設案餅入鋼庭中鋼忽命縛投餅者得數人
械繫於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即與慢因計率其衆蓋

取庫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得小舟東泝漢下
數里再宿而後迂與官吏皆逃與等逐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
李芙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芙老不能行於道自經死
與獨率其衆与商州追捕戰殺之負秦趙千及軍士百餘人自
賊所走還光化軍界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與元府兵於桃
風嶺殺其將領者與元府與秦趙明以衆降與亡開洋州有虎
翼兵之乃自州北梅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
之二十九日擊破與等於熊水斬與及其黨五十餘人擒趙明
餘黨皆潰州縣逐捕蓋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銅坐棄城除名

夾州編管監押許士後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卯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侑
昌成皇后周請去扁牓自今不復命制祠止令奉扁使臣
行禮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捷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苟刻
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食通判
左侍奉以為安坐冗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
通判都監以監主韋貴為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署李
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
王果等討之丙辰擒寨院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語當弼
乘驛詣城下投之節制聽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
付禁郭遠以詔書入城招諭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
庚申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昪之洛
職知虢州副使刑部郎中直史館張沔降充工部郎中知汝州
皆坐臧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遠加閤門祗候遠凡遭以
勇力聞從討平與夏戰死龍水

契丹

周華曰景德中上閱白氏長慶集以授虞部員外郎戚綸之以四言曰
孤雄不才敢遵皆約有俞此盟神明殛之慶曆中增歲給
二十万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變又求
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復參是韓維主回樞密院國家戎事之
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
畢成千餘卷得杜衍公手錄誓書本於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曆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
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
定并汾與無名之師且抵幽薊當公之使北也執足以三書與
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宬与虞

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万物不能者歲增十万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顧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万與我然須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耳也當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為后生子寧令哥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為謀寧令號找利王削浪凌為寧令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仲世衡欽離間其后臣遵偕王松寮氐及書遠之曰汝歸欲歸附何不速次旺榮見之笑曰仲使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因松於窖中九歲餘元昊誅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又歲災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貪之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曆二年使旺榮出於而問之曰我不曉仲使之意欲興我通和耶即賜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鹿籍為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容諮籍據之籍上言虜緻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詣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名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鄜事朝廷甚謹由汝輩辭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於戰鬬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次堂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過悔從善出於歎誠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遣遣歸文貴再以旺榮嘗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急於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大尉且曰元昊果前稱姪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可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謀軍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且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師所敢知也汝王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為尊致於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邦泥令國元率衆賈或云知當上書父大宋皇帝籌使謂之曰天子至尊列王叔父也猶奉表稱曰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久猶日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勗請則更選使若性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曰九名稱礼數及求自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遂恐狡很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

與從易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伍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
稱曰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王歲賜綵絹茶銀綵合二十五万
五千元昊乃廢曩霄十月賜詔荅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為夏國
主更名曩霄趙元昊脫年壹一尼拽利氏寵浸衰剛浪唆兒
名皆怨之嚞令納剛浪唆兄第曩霄族誅嚞令俚不肯奔
邢佐吕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裔曩霄通焉有娠矣拽利
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奚剌髮為尼而生諒祚
及嚞令弒曩霄國人誅嚞令而立諒祚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
兄子訛藏猥龍為相母私爭朝人部納皆移交擾大臣憂請誅
之母不聽嘉祐元年九月部納皆移作乱殺國母又藏猥龍引
兵入宮誅之其父與尼廂軍馬副使遣使就執之
種世衡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
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
其部落牛羊商旅最多遣亡屯至入秦饒四千餘人朝廷即除
山曰金孟何在文書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謂遂以兵驅
名山諸司使郭師古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
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
為首相方來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慶
其可受可却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
受之則當償緡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辭乎韓公
前後遣奏辨於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唆守方用
事文書皆其兄第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乱被誅非因世衡
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遣書令物給粮追還戍

兵若諒祚攻蕃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為鄜延經略使以
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
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失乃奏請棄綏州城壁兵戍之命之
曰緩德城擇降人壯健制予給粮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即時
丈公以取綏州為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於夏國遣枢部即中韓
縝聿夏國之臣薛老峯議於塹老峯曰苟得綏州請献安遠
塞門寨塹曰其土田如何老峯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
塹信之入奏密院劉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遂其芻粮不尽
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為原虜心欵始俟得安遠塞門然弃綏
德未晚遣其劉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献者寨基且毋方
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劉鄜延前
罔更不施行時趙尚掌機宜於經略司求前劉不獲意愛恐逵
乃出示之尚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郭師云

充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尚勉從朝命真王之號風感於班宣
尺土之封顯家於劉裂天曰開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後福輳憂
朝山呼賡伏願以一陵之土地建為萬寨之邦家于時再讓賡
違辭情又迫事不得已頒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礼
為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礼仁孝皇帝國稱大夏羊号天授礼
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賡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
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勇來鴈往任傳都國之音地
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慮至誠虔懇仰俟帝命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都鈐轄環慶路副都署屯慶州康定元年
王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
牒使平將兵逐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救慶州十
八日至保安軍過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
軍逐土門有蕃官言賊兵數万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
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趨明日復至保安軍困盡
夜燕行二十二日至高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步兵餱訖
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止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
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得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
比辟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嘗以牒

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
平与元孫乘速之至二十里馬歸乃遇兵及德和攻遶各所部
兵皆會九五將騎合近万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
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
於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作偃月陣相對賊稍遣兵涉
水為撓陣郭遵友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並進
擊却之拿其傍陣殺獲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腔
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契人頭及所獲馬諮平論功平曰戰方
急且自記之恐當賞汝也語未竟賊引生兵大至互前逼官軍

官軍却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
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遶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
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
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遶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
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劒遶士率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
戰拒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
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
使詐為漢平傳遶文牒置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
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不

汝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何賊虜足破乎及明平命軍
士整扶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宜降乎我當捨
尔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
若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鞍麾騎自四山不可勝計合擊官
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遶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
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讓數負留後
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讓數等信逃寬
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馳走出日衆縣光指ㇾ仗散中得五
六百人緣道收兵士剽竊民家逃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豬

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虜騎復至二十四日再與賊戰
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
不能知其處遶中聞言劉太尉以七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
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
令軍士曰汝曹勿復驍前今日敗矣吾不能死汝曹當解甲降
之耳賊遂執其馬轡而去德和曰果然吾与汝曹當說言二十
四日不宜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求功汝曹
皆有實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賊欲率餘卒繼至者皆言
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泰實見平與元孫為賊所虜

并得官軍旗幟投巻以去德和問之亦懊指意言平與元掾降
賊ヒ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書命所親吏戚屠作吕審等狀仍
增損其語使与己意相傳會審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
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即以審等狀為奏云
二十三日賊生任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
日尋與賊戰平以其辛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
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乎知郤州張節使雖尚之信
私念其主為大将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
和親乎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与太尉西相約結
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審見劉劉信獨脫歸德和起
詣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審見劉劉信獨脫歸德和起
降賊人ヒ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次今言乃異同朔
是將有制敕何能受其榜楚爭我乌汝狠欲一枚汝鞫之速去
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郤州伏人盛守信信欲士不得身無衣
寒甚乃　為書遣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
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敕信當以死明
衣及錢粮速寄以來有屈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郤延走馬
承睦文仲過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
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郤州聽朝旨壽使之问
州德和始偃奏言目忠盡於國范雍誣言目叛軍走又以書抵
鈐轄盧守懃及辟文仲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為力營護之死
生不敢忘守懃等忿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
博入内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
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彦博案治德和及信等不
隱皆服其實前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
敗卒二人自虜中逃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繫縛而去
平在道不食數馬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
與何已彦博縣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徹以聞
中書檢索況共召大理約法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
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於河中府腰
斬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范仲淹在郤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塞
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
士彬不從虜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部曲皆降其子力戰而死
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糧為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頓具

彬遂為所擒部師云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弃安
遠拔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
可守亦拔兵民以歸延政守弗成救矣不至遂帥衆弃城歸唐
擄陰遣之降衆皆受及元昊請降遂部其地以賜之部師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都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
金明縣都監劉保家河靈閿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
殿直保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唆妹引到宥州未藏屈已圖謀侍
者未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過金公及姪屈訛相公從
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来云山過先在元昊處為探察兄弟室
家皆細項與屈已為婚姻屈已居宥州南溪姑川元昊教誘
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誘山過八月二十五日山過妹夫旁星過
乞令公以告山過山過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訖济河集錄
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過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
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過便者吃名屈已至細項
九月一日山過與屈已坐帳中名福羅告以事狀山過哭且言
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諜支欲殺大王頓我開之以告大王大王
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烏我賣此告母三道赴金明
導引告延州大人我輩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
兵征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来迫我
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兩得何語當亟来我別以馬七八百匹
献朝廷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
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
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許部
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具聞奏今山過云欲歸明本司商量已
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状其所告詢福羅以
元昊職責無虧難議受其降狀已遣還至今仍恐虜為姦詐已
戒緣邊判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月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殷直劉
懷中狀申詞知山過相公屈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
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余人刼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
等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過及弟仿禦三防禦埋屈訛相
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毫下一十五騎皆被甲執兵抵歸娘族
指揮使喂雁家云欲歸命朝廷是日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過等
所以來事改朝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
北來戶口皆約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
轄司嚴救緣邊諸寨及審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詗候如虜

人自在其境　相攻戰即於界首容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
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尺為被意規約回務令安
靜所詞知事宜即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廂府
路軍馬司准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侍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浦知保安軍
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
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称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
隆寶使環慶路駐泊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
打破賊後橋寨先令審官奉職　立左侍
後領大軍繼進與賊鬬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
閻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柔合寨監押奉職　立左侍
禁閻門祗候光路都巡檢部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
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劉政柔谷
寨主左侍禁貫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奉應破蕩却
吳家外藏土金舍利過家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
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其賊侍軍貨兵士及番官
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九一百一
十五人伏乞牒令來北賊不住來沿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
特与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軍各更効命奉聖旨高継
隆張崇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却仁禹以下各轉
官有先
康定元年冰夏房殺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司
慶州任福諫鬼夏房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房勢使東路
都廵檢任政華沙寨主明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
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催安鎮都監劉政監
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子寨王尊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
且時俱鼓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援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
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慶正攻白豹城西新砷樹移東路北都
廵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譯嘉震攻其北斬業
布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止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
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開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
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九七十里二十日丑
時至白豹城合分部分癸時攻城卯時克之焚其僞署李太
尉衙署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未稼積聚諸將分

秩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圖綠紋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
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
身及簽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兗全及簽官遞
擒趙明為殿而還
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
靜遠寨龍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列軍足諸寨与戰斬獲頗
衆於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怿
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等合兵三万餘
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糧亦在軍中賊陰引兵數萬
自武延川入擾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
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
猝與賊遇懼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數福英壯律簡禹等皆陣
死於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英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
千七伯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熱戶一
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戰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
五十四匹康定初夏虜人覺泰知政事宋庠廣供奉官閻門祇
候秦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於西邊任使詔遣內殿崇班充
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

姪慷玉除借職賜田宅賜賚甚多

王之宇成之維州北每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華化軍判官天

聖四年為麟州路轉運使施州撤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

貢者甚數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物施州遣送溪

洞又城施州通蠻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

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

并州選廵檢兵士卜五人白遣陽云以護行裝微詗知盜處捕

捕盡獲之五日中獲捨捌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

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還石諫議大

夫致仕

天禧知涇州扶滿歸京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

禁卻元吉統下軍士研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

賊遂合衆也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

出東西城之後及兩城之間吁嗥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

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欲悉屠

守懃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厲後來又奏拔蔡主

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蔡主供奉官　德權監押右

侍禁王繼元永平蔡主左侍禁郭延琮權監押左侍禁王懿宜

有拒守之功若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轉錢綃錄其子孫元吉遷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蔡主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窃以元昊叛朝廷未能誅討欲為

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

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瀕邊增置者

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來役作甚苦又聞

來春欲令與諸家結公二城以通秦州經原救應之路其間

自涇原章川堡至本州慶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

於其中通連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工何

啻百万更須抹代林木作棲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

守積當芻粮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續

目儀州黃石河路只者得兩徑兇劇浩作已經降來洛城一帶

生户李中和降龍城川一帶蕃部各補著職名充熟户庶來若

進援兵勢不下五六千人小、蕃族衆散為梗則知不須城寨

已可控禦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閱備猶豈暇於孤遠無益之處

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

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
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來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去城寨
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為然乞遣差親信中使至涇
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永洛城即今便与未
可修之議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
尹洙青皆不欲修會狄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
討以戩知永興軍戩因極言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與青作
佐即重士應依前築修之議青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
往視其利害未至涇各造士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造等請自
備財力率修二城造士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遣
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
之者因之以鬧於是城未畢而罷永洛城之築始於慶曆二年
擾其地轉運使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帥常患臣僚臨
事多避形迹致責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
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永洛城事比之他人
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便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
下委任之意目是以不避誅責縱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
與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
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墻少纔未完葺之可惜誠宜遂令訖
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罷城之
時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山纔落不爲大朝令奪取
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事無益一也緣邊築軍
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壘大小六
七計須二年方可修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
堡計須分屯王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
不貲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連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
石河路前後議者多說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
路桑嗣兵往往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驛舍粮草若敵靜邊
寨北來洛只遠一程若敵鎮戎德順軍屯來洛却近一程今來
永洛勞費如此又多殘廣屯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
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
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
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熙元昊每來入寇不下
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等山堡以來出沒則兩
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

而已如此之狂妄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後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一二万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馬肥其末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龍山不記鈔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閒路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麻穰峯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走在隴閉之最為扼絕其東路灘限永洛城一帶生戶直路不通秦州倚之以為籬障只備西路三却公帑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通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緣經原秦鄜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強弱各者達各必利城牆寨城古渭州龕谷北河蘭州疊卻安馬二恐救應博雄八也識者言修永洛城不唯通兩路接兵亦要彈壓俾處一帶蕃部緣經原秦鄜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強弱各者達各必利城牆寨城古渭州龕谷北河蘭州疊州達宗哥青堂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疆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積秦鄜差人修置今秦川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頭是妨礙合動移十也九邊上吾儕固宜勠力効者特於邊奉修枝訛誤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衆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唯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於來朝戰差許選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賫知徼作都大照管名曰若修城功畢則晉爵轉官酬奬之人不顧與尸涕狀責所見不同送致中報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永洛城便於則地土居住取便搬蓄部交易昨來刘泡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事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

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粮草之費十一也臣看涇原路
抽回許邊等兵馬之時只管借教百步斜各二尺以來其劉滬
意情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
聽從此狀青等所以收接遠探令告朝廷令來若以刘滬全無
過犯只是狀青尸冰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
聽鄭戩等爭氣加諸則邊上帥臣自此即制不行大害軍事十
二也陝西四路惟在原一路新寄兄童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
故朝廷委尸冰狀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遠人識和自物守
今已五月去历狀不逐西賊豈朝廷當變而逐路
即目豫作支捂今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帥
實見事輕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刑遠論列遇事待
共宪其利害略去嫌疑所貴庫實不差事存終久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遶州城攻擊
四日夜乃退寨令柳兵蹤探候西賊尚在後河川赤土嶺
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叫司窩塵西賊虛作退
勢誘引大兵追逸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報令人探候及申

許代部署司乞救應火

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住麟州公文
自七月二十七日收西賊攻圍西城一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
時其賊枝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
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張知及百姓康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
探候建寧寨已為西賊所破賊於周回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
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宮民居敵樓戰棚皆尽其賊亦不報
下屈野河未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
獨飛騎長行王吳偷路告急乞軍馬討擊夜進程救兵救應河
東路轉運使文彦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代州都
部署通州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
與只在府州閉壁自守並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至八月七日寧
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
十三日元寺乃聞府州索隨軍十日粮草計人粮馬料九千石
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自寺忽令保德大山尚嵐軍
人戶各備御寒衣府州請城上作隨軍其王元康德與只於府
洲城外五七里下寨坐食所破粮草經三月便將部所兵馬入
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
皆奔竄亂入城并所破粮草脚東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

般所餘粮草於倉場回納切緣人戶請般粮草雇賃脚乘所費
至重日取得人戶雇脚契價每般隨軍草一束粮一斗不以遠
近日數計錢一貫文省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持若或
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粮草隨行雖有重費不可
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領軍馬出城又不敢
前去追襲却只去府州城外五七里劄寨令人戶運粮元軍何
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擇選全籍良將若王元康德與爲下之
材如此朱朝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
臣村以邊事詔非以西賊圍閉麟府州專差王元及并代州鈐
轄供備庫使楊懷忠往彼案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不出矢
石衝將軍淩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與落遥郎
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勅命王元降
軍令逐路部署司遍行戒勵仍令王元康德與分析上件因依
聞奏"

寶元二年六月壬辰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剗奪仍除僞籍華戎
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即涂酋雅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
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黜
朝妄撫司以逋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朔都監李士林捕得元昊僞署環州刺史刘乞
移送京師斬于都市元昊令乞移入延州界誘保塞蕃官叛也
慶定元年三月癸酉錄琦奏非者夏竦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
侍禁門：低候郎遵從劃平與賊戰有功馬舞二劄以出大吁
云敢鬪將者平門諸將無敢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
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項之遵又擒大鐵刀率百餘
人進陷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
倒爲賊所害湖賊中宵欵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
詔贈遵耒州團練使毋妻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
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
而止丁丑始遣中使存問劉平石元孫冀加賜贈四月戊子
陝西都轉運司奏請全淮江南造抵甲三二万副本路給防城
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逮年振籍製造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
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京西

差及川峽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量戶口多少增置戍
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置驛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
残一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景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
皆以二十五人為團七置押官一員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一
人五都為一指揮置指揮使一人教習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州巡撿軍士郭都
叔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卯保以私財募
人之占城取都等七人而歸象首廣州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
南劒州酒稅務內臣溫台巡檢張保信推可官號張列圖康定
元年都等不勝感恩報之至是始獲為李士彬世為高國胡酋
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
鐵壁相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反遣使誘士彬叛之元昊乃
使其民詐降士彬白知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
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諭於士彬於是降者日至
外棣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
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於地恨狹奔走不可禁止也
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欲其多怨憤有元
吳乃陰以金帛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
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礼而
遣之九先所獲俘為首于市若宥歎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
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
左右以弱馬進遂輕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
帶示示毋妻使逃毋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虜者為
所貪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為於
虜中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至是
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牆積備人箭射賊有諜者潛入城
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日減
中無水何暇塗積諜者歸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
能通信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告
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衆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貴銀ㄷ詐為
胡人夜縋而出過虜間則為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
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數千人率過虜數万騎中貴人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率過虜數万騎中貴人

惟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忌不得死何不且全王吉與虜戰
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
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
崖死者萬餘人奏上亂自侍禁除礼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
除礼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
文宣其慶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為王吉子而為虜所
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
也吉每與虜戰所殺不過一矢即拾弓矛徂而入手殺數人然
後迺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假令無以拒我則
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郎與吉齊名官
不至顯官而卒

趙卿首領嘔厮羅有三子曰唐徨涓唔徨董徨：：尤桀黠叔二
兄而并其衆嘔厮羅老國事皆委之（董徨泰興經略使張方平
使人訪童徨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徨遣使入貢會知雄御史
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許戎落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
丹以女妻童徨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所敗嘉祐
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尚公主卻延經略司奏之朝廷卻延不納
泰州至邈州以來均當公事兼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熙寧中朝廷遣沈起劉奕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奕作戰船圖

結洞丁以為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驍然士人執交趾
圖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願前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
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
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
大舉以滅交趾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
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
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薦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廉欽
廵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敎廣西轉運司使誘百祥逃去
自經死 郭師元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
破邕州晉下太平二十二寨三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
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圍九年正月四日
廣西鈐轄張守節等追襲擊退圍後兵少輕進三千余人悉為
蠻衆得桂王歐正辭僧桂州牧攻環州殺官吏詔以廣部貟外
杜杞為刑部員外郎貟外部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
路安撫委以便宜經略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衆州將
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君副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
據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
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譬曉以為常茂州民甚
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扶牒請築城琪為
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
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
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撫度百常言其利朝
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群訴於百常請城基役我地乞蔡築百
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杖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
才大餘諸州寺副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師
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師遽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
面大至悉聞焚廬舍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
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為擂木所殺蠻兵乃
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駐騎猶走四山城中
人不敢出茂州南有冀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
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
急求援於蠻蜀川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冀宗關入蠻伏
矢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寺將數千人自隴

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萩其二子蠻恐寨告靜州等蠻使遂
其前而自後之雍溪上流官軍既涉而夾之鈐轄司命首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
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劄
子首云奉聖旨諱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挾袭蠻其年
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莫宗閔入經黔州蕩州境衆其無備挾
擊之斬首數百級虜掠畜產焚其廬舍皆尽既而復與之和誓
至七月又聚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遣奏云事畢始蔡師恐
監司不肯應給軍須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
事皆與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
小一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閒鈐轄司知有
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乙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
但閑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匿失宜致生蠻患又
延慶既與和誓而互引兵入其宗閔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
徒知溶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梁戚使蠻地
生邊患坐奪一官勤停龍西田肥美靜時等六州引生羌據其
地中正不能討比踏逐絕故事與蠻為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
抵兵又輸永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還之不在者增
其價然後輸誓中華隸者萩二子蠻恐寨告靜州等蠻使遂
集人人引於劒門下過劒牛衆血呷之插地為伏又將羌婢坎
中加木拍及隸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
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永和等物亦不索
其所掠自備誓其買羌婢以還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劒州
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劒掠不絕 伏語 元百常云
慶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奏廣州清井監蠻攻三江寨
詔条屬洛兵千人擊之
慶曆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閤門祗候李康伯
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清井叛蠻許以要舊長計教等出降乞推賞及補
受殿侍充清井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趙煕刑獄
皇祐四年保智高也為廣源州舊長役屬交趾得廣源州節度使
有金帛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者之智高素黠雅制交趾忠之以
兵挽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
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走江徙居安德州
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稱為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未悉彊
場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賓使开資坐
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為兵材勇前所生降可收使詔

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欽趨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
所擒恐智高殺之乃紿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昭安汝耳不
幸部下人不相知語相與鬬遂至於此因詬以禍福智高
喜以為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州不敢復来刺史但乞
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贊安入其境取敗為賊所擒又欲
脫死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罪之黜為金州都指揮使智高之
人皆却遣智高大恨且以翔廷及文武皆不拘鈐無所忌遂謀
作乱有黄師密者廣州人以貶金常往来智高所因為之畫取
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陵陳珙知邕州智高陰
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及老
弱盡空沿江而下九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至邕州閉
城拒之城中之人為内應賊遂陷邕州執洪毅官吏皆殺之司
戸參軍孔宋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沿江
東下横貫湖嶺藤梧康封端詔州無城栅皆望風奔潰不二旬
至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聞賊未至聞僚佐請為之備皆不聽至遣
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
潰先是廣州地皆砾确不可築城前知州事魏瓘以壁為之其中
隘甚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爭塞金室入城閉門
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況敢金室於中邪城外人皆號
哭金室悉為賊所擄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
州聞之亟遣春陽卿村亡賴少年来賊勢至捐劉擄州縣不能
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
曾經此変乎對曰昔陳進之乱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措民間
張壯者悉令自備卿里無得他適於之鄰村亦不許侵暴鄰村
一晚獨安罕即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新為暴者數人民間始
安罕既入城鈐轄竹其詗等共修守備賊擄得海紅龍奴使
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為礮每發輒殺數人重皮攻
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柯欲遣其家置嶺北至
南雄州知州黄而留之柯乃調廣西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
無參章賊退朝廷實任鄉而責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申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
初直史館揚畋繼業之族人也嘗為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峽
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畋為廣南西
路鈐轄安撫便畋儒者迂閥無威詔將不服舞縱之七月丙午
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益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而遂攻賀
州不克廣東路鈐轄張忠初致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

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壯輕率本措如狂人單于太
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襲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于龍
岫洞丁巳以余靖捉李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
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
正倫于館門驛逸陷賊州樞密副使狄青自出戰擊賊庚午以
青為宣徽使荊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監
賊事諫官韓絳上言伏青武人不足專任尚靖以侍從大臣為
之副上以訪統攻時龐籍獨為相封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
由大將擁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故也今青

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号令復不得
行是猶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
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荊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雖之興未
見其極不可不慎青昔在御延屢臣處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
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聲衰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
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
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廣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器糗走
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趨賊由監押守邕州監押
亦走甲申知高僕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

將謂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万
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
城驛曙敗遁靖死者二千餘人幸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
政靖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
初令備五日粮既又備十月粮智高聞之由是解恠不為備上
元張燈高會先芝諸將視元師如像矣無所嚴備每議事各執
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而狄青至諸將下數其敗事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
責非所任也忝之勤兵而進步騎進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
兵利平地宜遣人守昆侖關匄使度險伏其兵疲食盡擊之無
不勝者智高驍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應行出昆侖關直
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帰仁鋪青使步
卒居前匿騎兵於後步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者在其後
前鋒稍却即戰不利而死將卒皆哀青令嚴刀敢退者青登高
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要軍為三旋而

擊之捨立為東蠻軍敗獲獲三千餘人復共待郎宰等智
高走還城官軍追營城下夜営中驚呼亟閉之以為官軍宜進
攻幷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手根追之過由州不及而還智
高奔大理建善至上善謂龐籍曰儂南非卿執議之終不能平
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振武使問平章士籍之昔青
彬手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
使相安肯復為豚尺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畜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
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為兩朝未
有比也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竝青得罪
不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蚌亦為青採也昔衛青已為大
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
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
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遣諸子官既而讓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復
為青訟功於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

先朝時所司奏

安道廉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揚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
敘薄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為善元卿曰西山諸蠻九
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一族
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
必成禽矣安道悅使賫黃 牛鹽青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
安道安道皆犒設綵綵錦諸隊如告身狀旺勞無犒厚賜遣太
於是轉相說諭稍稍先至智高舉宮於特磨寨及敗勞其
母弟妻子住者之聞諸族與汉惟理留其母及弟智光往封於
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黨妻六
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諸族走告石鎮 鎮安道使元
御寺十人教諸族擒竟寺六州兵衆特磨寨叛押衙覆其母弟
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愛非智高母子衆
人妄執之以干賞耳於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
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不廢絲供待甚厚至京師館於故府司
朝夕給飲膳惟所 如奉騎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
視後數月智光狂歌歌訪衛者歌實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
不幸無以懲畏之又從貴國財養之無用請殺之上恐曰余
嘗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御寺等欲殺之即自殺辭臣不敢言智
高母年高六十餘在特方曰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
知所部州不能治懇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壯封年十四智高

長子智高之僧立為太子雞明八歲安道以莫智高母名其所
親貴分於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白蒂臧遷大理寺丞元卿除
三班奉職鎮除齊郎其餘皆除齊郎殿侍以无卿鎮曉蠻語皆
留侍濮母九卿守官憤歎曰昔我初復母余侍郎詔我守勿入
京師留此侍官賞耳我守官曰智高叔我守親咸近數十口我
頓至京師分此姬一嚼食之豈如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
母耶改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遠叛此姬設有不幸我守
當償其死耶教兒執政滿江來歸不許

望祐中儂智高自邕州東流東丁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栅原
樊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迎賓善大夫知廣州趙師道
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兵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
監押為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諸君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
之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美方產菜子於韋間而去
師道在城上妻道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為死訣
尚寄聲何為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
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
已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遂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
覩微服像州印置於民間賊捜得之延坐與食問曰尔能事我
我以為龍圖閣學士覩罵曰死蛮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
物乃欲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覩諫議大夫師道太常
少卿奏子當受官邑賜資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前廣州通判康節云
像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向未之信殊不設備
榜於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離逃者斬及賊至簡閉子城拒
守卸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急為賊所殺掠簡度具舟欲
與家屬逃去條禹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適行部聞賊至
亟還至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完捷聞
刑徽鮑軻止於南雄州調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
罕奏章稍少黜監信州抚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
為勤職歎以為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遲海
賊來杉其室貨衆党縣主簿黃固素為吏民所愛信　知
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紅百餘艘沂流而下夜趨
廣州城緣而進大驚即時進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沂流

追之而賊棄舡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
按固所率丹中之民私載鹽纍於上流收貴及縣中官錢有出
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臧罪固竟坐停任既而上官數
為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參予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為
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鑑說智高
余靖交朝命討賊鑑以書于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交朝廷
官爵愿率父不附智高向者從智高來下嘗廣宗州蠻及
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之民也今智高
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脅諸蠻圖進取若使智高尺得三十
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
朝廷威德抗論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
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
守陵最強智高素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統援綿及東西面
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歸者長服至廣州所向
皆捷所以僕遠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僧
倚擊皆望風投首步矣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
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死捷吾當長驅以取荊
湖江南以邕州投汝不捷則吾高汝洞中休息士卒從狩麾
洞僧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吏圖後舉必無敵矣幷厚以金珠
遺守陵守陵善運槊以銅智高鑑使人記守陵曰智高衆州
縣無備攻行嶺南今力足窮侵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
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為無事隨之以取族戚且智高父存
最本居　州弟祿為武勒州刺史存兩婿段存祿而奪其地又
以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着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嗣而奪
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
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備守
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楚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遂戰大破
之會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
理地名善馬智高愚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希冀假夏
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
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為寨與
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殺西川使其母以將磨之兵自邕州衆
廣南鑑請指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絕水鑑
幾為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
高恃其險遂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粮蹇諸洞丁壯

往聚之仍以重賂說持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滿
雖將大兵為鎧使繼常與鎧相距十程雖界洞下得五六千人
率之以前進知邑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
獠聚教廣源州商豪而據之田州商長請往擊之知邑州者恐
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總智高父由是益強招誘
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房之智高時年十
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余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
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
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我納
無所自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徒若干江文村陰聚
官軍形勢與邑州妄人相結使為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邑州
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洲富夜未嘗眠
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王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洲過遇
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僕負擔虧其巢穴朝廷又
誅汝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
士卒乃復還登城罕夜寢於城上洲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
驚公隨身有弓弩手罕曰有乃與罕師弩手二十餘人徼救至

一廬俯見賊已踰壕熾附壁將及堞矣城上人嘗不覺指示弩
手使射之賊乃走出壕外賊退圍終不言裨將誅叛之事熙寧
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拾全俸閱年八十餘氣志
安壯范堯夫以為陰之報云見文正

元豐五年韓縝國知鎮昌府官蒲有旨詩令再中書舍人曾鞏草
告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批其後曰扶雅天資忠素無
事國之意朋俗周上老不華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即非所
望於承旨宣化者也而當草詞乖可辭贖銅十斤別草詞以
進

元豐三年廣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薛向宣撫存宣將兵討之乞第
所居曰歸來州距廣州東南七百里方十月存宣出兵值久雨四
十餘日出寨才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
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宣引還自薄廣州至梁亢六十餘日朝廷
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雄州吳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
廣將存宣部兵及琛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
出擊之離廣州四百餘里即深箐七萬切竹民也俗讀若晴
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
戰於箐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躡之又二百餘里

至帰来州乞第逆戦又敗乃師其衆潰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
帰来州帷茅屋数十間分兵捉捕山猺皆無所獲所費食尽得
蚕所賠粟等餘斛数日亦尽饋運不継先是荷実封詔書在走
馬承受所題云帰来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帰来討捕乞
是多餓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輸行及送資裝
者不預焉軍士也盧州戚餘雖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
銭百餘萬

元豐中文路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継嗣事路公對曰臣等
備位両府當此之際議継嗣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
王守澄之従用事於中故臣等得効其忠懇耳上嘿然有間而
善之仁宗宮ヒ誰有家龍信恵者聖孫宮其罪報仆之不庶也
由是不敢弄権

熙寧中王韶開熙河諸将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秦遷獨銓
不受曰老虜畏威望不戦而降屋何功而遷官韶歎曰衆人
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必有功也遷自知無功故不
受宛薛史蔚大重其知恥

孔嗚于見切魯山家士畋之弟也為愼湯令有虎未至城南嗚率
吏卒往逐之嗚最居其前虎據大吼吏卒皆失弓搶僵什虎来
傅嗚有小吏執硯逐當其前虎啣以去嗚取攜戸毒矢植身逐
之左右諫不可嗚曰彼代我死我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
里竟射中虎脅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江輔之為河北以鞋襪得罪勅令分司久之除知虔州到官日上
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云揮筆有風空圖無日或解之曰
杜牧詩云清時有味老無能閑愛孤雲静愛僧欲把一麾江海
去梁遊原五里昭陵隅意態望有旨復全分司

永洛城夫首宇夏國以書繫矢射於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弃之
虜乃更遣所得俘因為書移諜以遺秉亦幸值時無李輔國
十一月八日夏國開都統星昂兎名濟乃謹裁書致于安撫経
略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闇英風應慎機緩以副倾注昨於兵
假之際捷戈相乳今以書問賀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
於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之所從出必動止酌
為不失其正苟懇誠受聞烽詐窮兵侵人之上陵残人之衆慶
是帥中國之體豈不為美秋之益敦睦輯通慕輸甲兵大行攸
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識謂夏國方守先警宜不虞五路進兵一

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
議為如何我且中國祖宗之世於夏國非不經営之五路窮討
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烽拢之排亦嘗用之矣知俛伸之無成
故終歸崇天事人之道無夏國授封一萬里帶甲數十万面連
所謂未有好戰而能好敵得志於天下也況夏國王上自朝廷見代之
後風嘗興念謂自祖先之世于今八十餘年日事中朝恩禮無
于閫作我獻郡北有大患為我強援今與中國寒隙伺便角力
虢鬭難十年豈得休息哉即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
所爵貢物無所怠何則天子一朝見忿奉兵未代令需血生民
戰戰師旅傷和氣致凶年覆亡之由發不旋踵翹足豈不伹哉
益邊臣奉功上聽致或使祖宗之盟既沮君臣之分不交敷者
厥由悵然何已滸乃遂採王意俾移旨諭伏惟經略以長才結
上知以沉謀幹画事故生民之利病宗社之安危皆得別白而
言之至於黨國之憂不在顓吏而隋室之喪生於玄感此皆明
智已得於胷中不俟言而後諭也方今辭天下之例態必假美
才鉅德經略何不進讜言排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和如初生
民重親太平寧有意也讜如此則非惟弊國家幸寜天下之大
惠也意歟詞直慶讀安撫經略慶下

元豐四年秋朝廷大舉討夏國命內臣李憲措置秦鳳熙河節制
環慶涇原昭應河東麟延路軍馬昭宣使眉州防禦使王中正
指置河東路部制麟延昭應環慶等路軍馬九月丙午中正將
河東兵六万民夫荷糧者亦六万餘人數麟州才數里至白草
平即參已入虜境留屯九日不進遣七卒往来軋芻粮於麟州
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鵝枝谷止丙辰至
四岔峯丁巳以陰霖復留一日是日行不足四十餘里丙寅度
無定河檀水而行地多濕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
惟澤遇劉延慶副使都總管种諤兩營相距數里先是諤止言乞
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
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何灌夫見劉延慶言此去綏
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
斬之不能禁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
適成皆勾適軍錢粮草凡有所需案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
揮轉運使按物恩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咨白中正云
太尉所指揮事多恐悞命者有忘誤乞於希筆自後姑以片
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粮中正以為劉延慶
我即制前與劉延軍過狹粮皆我有也乃書片帋云止可備半

月粮公岳等恐中道之絶陰更備八日搜捕及种諤既得詔不
受中正即制委中正去卿延粮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
屬引民夫餘人案明人所客数数之纔得千餘石庚午至夏
州時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数十家時朝旨
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邑思
戰諸将皆言於中正曰卿延軍先行所獲功恙多我軍出境近
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於天子且食尽美酒羣豕宿
州卿可籍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宿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逐者
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養中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
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殿内侍官張兵知府州折克
行引兵二千餘人救麾下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
級丙子至牛心亭食尽丁丑至余王井過卿延掌機宜景思義
得其粮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已卯王中正軍于帰娘嶺下
不敢入寨遣官屬　粮於橫山兵夫凍餒僵仆於道未死者已
過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帰延州計士卒死亡
者近二万人夫逃帰者太半死者迫三千人隨軍入寨者万一
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駝三千餘頭無橐者初上令王
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

卿道斥候性畏怯所至遲留恐虜知其営柵之虚每夜二更輒
令軍士燒松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馳鳴
及食尽士卒憤怨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過二滑帰中正頗
聞之乃於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全
美石奏轉運司粮運不継故不能進軍今旦於順寧寨慢上訖
食正公岳亦奏本期得卿延粮因朝足罷中正即制故抵之上
怒命械擊公岳寺於隰州徹治其罪公岳寺急乃奏臣寺在麟
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寺止備半月粮斤審為驗臣等
陰備八日搜捕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粮不得不之上乃
命脱械出外恭欵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裹賄過隰謂
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
故初河東義民夫十一万中正減粮数止有六万餘人餘皆令
特命於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粮自麟州出陲中正軍凡
四万餘人遣晉州将官訾虎将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
多不足護送兵出寨反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
詔夫還更令隰州綏延州絢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尚領江東
轉運使奏冬氷已深水草拍饋運難通乃罷之

王中正既還延州公所部兵也河東諸州山東兵往亡百十為群

擾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貫士兵亦有徵去者
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牧之中正移書
召河東分屯兵知石州趙宗本晉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
庭下喧譁呼万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忻代王從正
部兵亦不肯發從正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
引還宗本從正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王中正在河東令將運司
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粮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
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參汝班行不辦有劒耳
高遵裕既敗師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納南直抵
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
論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謀都轉運司漸調夫鎮糗以和雇為
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遍之云受降城糗粮將盡即引兵趨鄜延庶人不
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山澤不受
調吏往捕殴之鄜州拘知縣以督之不肯進命過檢尉射逼之
則執挺欲鬬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康餓死者十五六作
者皆悼行無闕忘倉卒舊積皆端辟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
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遣舜謝之樞密副使吕晦叔亦言
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辭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
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必若出師開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
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王安石曰晦叔平日以好言悅之曰朝
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郎多墨
北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
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若代禹玉廢趣六
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要
承議郎直龍圖閣修樓住稅之乃命樓節制軍事八月樓舜舉
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万及諸路役兵始
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地倚山南臨無定河
三面皆起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
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二十万人貴百日粮屯於洼原之地俟
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趨鄜延庶人未告者間
後十數穜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
上賜穜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穜寺恐沈括分
其功乃曰城略已就失與否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
兵三万餘人於永洛括穜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
人走告虜騎且至酉戌穜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
騎至城下穜命卻延慶曹偶珪領城中兵陣於崖下水降穜舜

舉授植黃旗坐於城上瞰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陳前至食時未絕揮將高來酢曰吾無寨不敢宜及其未成陣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琮曰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遁敵不戰先自退卻俄而虜鳴笛於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遣軍中勇士良馬誦之選鋒使若陳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洛践後陳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數半曲琮與殘兵万餘人入城壁峻迸狹騎無所施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櫓皆未備水寨為虜所據城中乏水至殺馬糞食死人腦根圍累日曲琮度城必不守白禧請師發突圍南走獨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卻戍夜大雨城遂陷琮踰城走免禧聲樓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閻曲亦敗永洛城園退保鈐鈴使遣卒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万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徐禧在慶州延東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戚虜左攜右拂直前剌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敵衆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陳未成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詐取勝邪由是遂敗

趙閱道抗慈寧中以貪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勝擢路之實榮人增米價閱道獨膀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俗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它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庶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昌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王嘉問布坐左遷詔命始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聖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聖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曾州云

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擢甚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方為之開析可否語簡而

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遠也出則未嘗語人宿誡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而同僚或為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欠對曰然上戶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並命入掘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閑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計虛戍蠻按數稱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虛本無事今優高存寶使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庸何言乏也乃除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贖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若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明半年衆議頗以為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櫟柳以菜塗膚則青亦如毆傷者刺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倍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閉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統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訴名統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書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柱完不則次書均分輸之及期盡得貧佃之人使各承其統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校必善服氣者以物塞則氣結故懼

王罕知雷州雷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遨知州訴爭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劾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撤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而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貲為妾尽據之嫗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怠散狂罕為直其事以家貲還

之吏民服其能察冤 李南公云
嘗制試院門禁嚴審家人日遣報平安傳數人口訊診皆不可曉
常若之皇祐中王罕為監門始置平安曆使吏隔門問來者辭
録其語於曆傳入院中試官優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
物上曆罕遣吏隔門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
封彌謄録巡鋪共一曆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受後遣
以為法多見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夜張燈太皇太后以蓋疾不能食不出觀
故上於閤月十五日夜於禁中張燈奏樂俱入太皇太后
疾尚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自云

其平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朝久病
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
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
賜金帛百數千緡

昭王夫人為侍中極之曾孫也宋變於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
二年春岐王嘗遣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
之結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秦憎夫人乃
王二婢入共諮之曰火殆夫人所為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
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畏於太
后曰新婦所為如是直不可與同處太后愬請上必斬之上素
知其不睦必為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尔俟按
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鄭穀問翰於皇城司數日
微具無實又命常官馮詰録問上乃以具獄白太后因召夫人
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尉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
徑指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往至詰以火
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大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
以當陛王伉儷幸故其死乞削髮出外為尼太后曰聞汝詛罵
陵王有諸對曰妾忿或有之上乃罪孔母及二嬰人命中使
逸夫人於瑤華宮不披戴稽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培之厚加資
曰候王意解當復迎之 吕景初見為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早
海皇城使汪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
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稽言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既而昌祚
遲闕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
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即上賀
表曰臣遵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

以為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於開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
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摸拙不
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解之昌祚
憂成疾淫屢軍士皆憤怨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
不叶恐生他變乃勤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
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貸及三千緡者徵戰馬
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為檢察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
向詣檻弩院曰事師正欲嚴衆議析難甚若向怒以告諫官劾
曹劾奏師正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肯辭以盜名由是罷
為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罪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
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李定坐不舒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犯顏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
杭俗之能巫智識深遠過人遂遂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
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舒手狹之逸客未嘗卑坐稍久則吏
從旁唱相公尊重客驟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

與之抗礼引坐語移客遠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亡
劾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
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
貌當如一吾家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
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豈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
怠也晉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從吏於橋側市
人喜公之出隨觀之於　安門市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
乘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
相吊唁往亡無虛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
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初遷人李公義建言請為鐵龍爪以濟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
汎之水底繫纜以紅曳之而行宣言黃懷信以為鐵爪只列於
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纍木趕兩端矴大舡相距八十步
各用筆車絞之去未挽蕩汎沙已又移舡而濟之事下大名安
撫司安撫命金堤司管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
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濟川鐵耙龍爪法甚
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奏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
介甫大喜即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濟川司使行其法聚辟指

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千緡乃於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視厝各置曆書其課曰某日於掃視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把不能及底底鬼去來水淺則底礙沙泥曳之不動率乃反述向所為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於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渊屬昉稽直河之牒齎川司使用把濬之庶幾財以為功昉從之既而奉上狀昉子渊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去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隻復故道晉在大堤之內熙寧八年子渊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掃申太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罷濬川司把視濬故道從之是歲旱老水所役田不過万頃子渊用把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渊上言去歲大河義移賴濬川把得復故道出民田數万頃其督役官吏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行奏稽子渊等有奇功乞加優獎是時天下皆言濬川把錢龍介如兒戲適足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南服祖文路公上言河水告大非把可濬秋涸固其常理難河濱愚愚之人皆知濬川把無益於事臣不敢當同保明共為欺罔奏上乞不悅命劾制詰熊本於都水轉運司兵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掃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把未至間已增二尺把至又增一尺又從此以前十年水皆更溢秋稷不收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把所致于時在京師先聞之處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把為不便目聞本奉使按事乃指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舁人私語令所奏必不公且現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把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多效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為然於是知雜御史桑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諫院黃履詳定有非是者取勘聞奏確於是置徵逮繫證左二百餘人徵瑜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馬宗道試濬川把於汴水宗道乃請與子淵僧佳每料辨以疾上令候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方請與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測量有深於舊若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具實奏聞上意稍寤治徵緩會榮澤河堤急詔判部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免將決賴濬川把塞得完具畫以聞上嘉之於是治徵益急時卿故將近詔濬川事不以故原徵具子淵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貶逮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敕

態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也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
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督知徐州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專名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
白馬河使以北東方之田若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
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里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蓋
十餘州與莊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亙常城斷北
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聽便一於亦何傷但
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攽貢父好骨鯁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攽至曰梁山
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好其水耳
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廣所好坪水手貢父抗聲曰比甚不
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急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渠山泊則之以
貯此水美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献策云陝州南有澠水西流入河若疏道使深
又鑿陝石山使通載水因道大河東流入載水自載入洛至鞏
獲會于河以通渭運可以免底柱之險介甫以為然數下京西
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欽言不
便則恐作朝廷獲罪欽言便又恐為大奕乃申牒言今至載水
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載水委實利便可行
蓋出澠縣境則硤石大山為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
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成常用何必屢易公
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成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今富家口在孤
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之絕旬今請常用之勿復更
易或水小則為輔梁於下流以益之大則請斗門以泄之介甫
善其議而從之罷弊日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
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都宋昌言往視之昌言
侯奴獻遽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課問使奉汴口官王琥等
二口水勢琥等報管家口水三分輸梁水七分昌言遂奏塞管
家口朝廷從之奴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奴獻譖昌
言附會韓呂塞管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悉昌
言罹來出得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決新口汴水絕奴獻屢
上言由昌言塞管家口所致朝廷命都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奴
言天王恥各降一官昌言乃使部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奴
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復管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

吏命叔獻閉之亦不罪叔獻也生之云

元豐元年春寨村口發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欽鑿改道以道可之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愚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轉運判官都水監丞刘彜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作虎云

舊制河南河北書濮以兩秦鳳以東官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官食井鹽河東食十一鹽自徐宿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不復權斡寧中帝為司始權開封書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供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敕中丞張奏温建議請權河中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随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賤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尽留廷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折抄傳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不入粟盡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如此又敢復法大要以謂民苦重役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為差計產役過有衣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朝奉而施行則天此利再取百上復令與公衙議之公衙條陳實無此利於公私不日皆富実矣余試奉一事准之曰衙前為何等戍曰上

是歲閏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費鹽獨曾濮等數州行青鹽之法公謂云

吳仲卿蔡子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教司文路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景之為轉林李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原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罷兩監歲賣五十六万緡所息之馬用三万匹可買詔尽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賣之牧田租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三万緡於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緣衣銀所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疲死者殆半國馬尽於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馬生雲云

熙寧初余游中書後始檢林有成部進士李成牧書見訪云戎少李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敢復法大要以謂民苦重役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為差計產役過有衣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朝奉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実矣余試奉一事准之曰衙前為何等戍曰上

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失者或破万金之產使肯
頵千五百錢兩斛之各來應募即或不能對余因謝遣之
曰僕已去官戚君宜詣當軸言之
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為人耳孔子沒孟
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
遽遁其書曰足下何得為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君遂
是當時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欽按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
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不同列以資戲笑特釋手華知
成都我亦嘗以此策敵之子華大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
欵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嘉之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
為相同直制三司條例司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善
產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奉歸成都
欠考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諷走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
務酬奬事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公數應給
緣公數外餘利連理入官謂之打抹寺委諸州長吏檢
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於是諸
州皖為刻剥或數十年前嘗經剥衆今已解役家貧
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奉之法曰雖枉捃掠於是本人自通皆應藏二
寺由是却賊盜無死者刘昫云
先朝以來變州路臧者賦上供無額官不推酒不禁茶鹽務以安
逺人為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即欽行文書吉久留之
曰當俟脫集更議之因私於介甫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明
日再進呈逺格不行名臣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
甫明旦吉久與安道同行入朝行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
安道搞笑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河到及門謁入安道使
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慙怍而退故榮承務彈惇云朝登
陛下之門暮入惡御之室為此也由是士惡安道未幾皆出王
承休云
介甫參大政韋辟光上言峽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
呂惠卿素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二人者
太后怒垂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
惠卿慙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於嶺南介甫力營救止淨監當

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獻可坐罪中丞
知鄧州蘇子容當制會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
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既其
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庫門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喁以
子容制詞為非子容以實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
言他事非言改青苗者也于子容深悔之〻音謂人曰介甫雖默
逐我〻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 蘇先云

鄧綦銑致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賞序慶
歐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尚為己盡力則

且而進擢或小有違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者無過
則暗計資考及常格狀使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又第
為真定府觀察推官勾無資考使之參訪京東運糸除
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當須升朝為之借以太子中允
尋名為崇政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於上
前試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
無為單花鎮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為榮文況校書郎
檢正官及生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為漳州軍事判

介甫用事坐遠怀年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制知誥李
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
才得待制頌不得祕書監及熙寧十年圓丘赦頌除諫議
大夫 宋四云

熙寧七年圓丘赦中書奏論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悉復
藉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雖慶恪不可如胡宗愈
劉摯皆坐為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
職宗愈為蘇州通判一不書惡學會言曾布二為
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圓丘赦宗愈始復館職 宗四云

介甫用新進為捷徑其實在通判以下則擇擢敢遣知州稱
權又遷則諮權掌事雖 事實云

何決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擾搖撼吏民
以立威嘗罷匿無地衆洶洶至轉徙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
嘗司指揮其提舉官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綘判官陳
元輿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
惰慢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為起決欲廢廣安軍衆
議以為考去它州遂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
理何涉訐撰敘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

要害之意決曰此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綽
等具奏其狀語羅希湜決流道上奏訟綽等無所不道至原
師下開封府鞫問決杖發在恤以卷款府司以數百幅給
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謀不實凡二百四十事由是停
官時所遣捉拳宮大抵狂妄作威而決最為甚劉恂云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
文季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
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執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
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延平不在此人頗
識難字介甫聞之發憤公幹訐介甫問先正何官師
誥言事寖多為韓公所沮會母喪服除將轉公憤當國
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會公知介甫怨怒歸公乃厚介甫
於上殊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蘇子云

上將詔用介甫訪於大臣事稍息者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
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之介甫深怨之蘇子云
魯布改勅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蘇子云
介甫使徐禧王韋按秀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察訪錄其
狀迹王雱危之以謀棟梁介甫呂嘉問等請以勦都所言

惠卿事雜他書下秀徵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
遂報惠卿於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
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憾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
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歎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淳
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稱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
問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為
陳諫大夫程師孟奢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
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得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
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封之耳
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怜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捨正張安國被髮
籍葦哭於柩前曰公不幸來有子令卿居妊娠安國顧死托生
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來迷死張安國死願托生蘇子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介
甫曰陛下他人為奇而獨隱於臣豈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
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搏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客事質於
上上問於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

朕爭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為且言之上猶豫寒明之明之介
甫嫌怨集介甫出鎮金陵吉父欲引介歸新邸且之左右薦
明之為講官累訴曰安石舉有婦夫為誰以且請況爭上
即命參長為侍講吉甫父訴為卿為侍講并卿為侍講并卿為侍講每
進講多捨經而談財谷利害營造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并卿不
能對輒曰參長從容代對上問難甚苦參長辭屢屈上問從誰
應語銓來實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欽旬其

寧六年二月參知政事陳升之卒

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邪介
民猶怨者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邪介
甫不悅退而偶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意為之謀
曰今取門下士上前奏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
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推章惇趙子幾等上不喜其出勉
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自朝至暮十
七返宦官脉狀省使驛行親事齎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
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伯北云
商旅憂之介甫出鎮金陵吉父欲引介歸新邸且之左右薦
明之為講官累訴曰安石舉有婦夫為誰以且請況參長對上
即命參長為侍講吉甫父訴為卿為侍講并卿為侍講每
進講多捨經而談財谷利害營造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并卿不
能對輒曰參長從容代對上問難甚苦參長辭屢屈上問從誰
應語銓來實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欽旬其
父訴於上前言練亨甫以撫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嘗入永金紫自稱王侍制未
為夫人兒奚將產于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于天人當坐於
江門蔗下見虹過輒問侍非胡尉乎既而得之本家悲喜巫性
撫視沸位遷之金帛不可勝數遂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
應詔銓來實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欽旬其
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蘇先云
內侍李憲既定介甫罷兵南征乃言青苗錢為民害上以內批罷
之介甫固執不可而上先是州縣所欽青苗錢使者督之使散
（蓋乃已官與錢蓋至是利留五分官憲發之也蘇先云）
介甫既罷相沖卿代之於新法頗更張尚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
劾奏尚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
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今珪
分析尚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為成都轉運
使與宮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事中正故得都檢正又言李
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職館充江南東路提刑礦固
辭館職蘇先云
呂作卿於上前言練亨甫以撫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

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為警於是宣諭言王安國非謀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悛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九安國罪不
尤重乎有旨升卿龍江西轉運副使前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
祝監無為軍酒統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日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押遊無度安由是乞出一章即許之除知潤
州介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得
日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第也常非其兄所為而京國子監教授潮於
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
頴兄逮後人也實論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問時人以為必
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
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罷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書力
諫其兄以天下怕言不樂新法當歸告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
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藏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
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剃更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
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
家僕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也仲通忠王與先公
士大夫以濮不正咸疾歐陽脩有謗其私於子婿者御史中丞彭思
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
起語二人具析語所從來官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
論官仍勒朝堂略曰偶因慈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
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
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奏聞皆遽頒而無考覆云其爭暗昧不
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說是聽則讒敖之路大開上自垂簾下
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
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脩：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鷹
隼之羣已閑射羿之弓
補之墨已閑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啟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孝皆荒浪狂譎之語
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敘陽子既嚴穉容副使知洪州於
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古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
一曰鴻濛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
太虛無極真人獨化行於天下方賴君明顯晦有誠無識皆會
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門建大法旗擊大法鼓擊提
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
奉印以遵朝中諸公及天香鎮奉扶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
公儀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謝上表曰為貧而仕當叢非學者之本心
子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
庭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適疴則或冀大臣之為以至聖論
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
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又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源撮立言者書
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不宜自請
便親歌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為君慢於委落韶視文
奏學士降知郢州
久旺之國邑州也介甫言於上曰邑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
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開邊釁不
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於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須
孔居遷徙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住能辨之手
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辨介甫由是始有疑韶矣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說數善為巧數奇中目不識
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識語李
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
其經營及有衆衆而資用常饒拜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
以為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介甫為相館士寧於
東府且半歲日哥其子弟從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
世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為私
入睦親宅子之游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
仁宗有嗣英宗毋仙遊縣君挽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
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寄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
遺甚厚宗懿云
進士策過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許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
黃雍所著書窮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寬言其智奏除官
令於中書習李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為二人皆安石素
所器重上召見遂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
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得旨禧無李術而糖口怖眉奮髯足
以移人意上或問以古事禧對此非臣所李云具記皆雍語
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
節

為狂突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俟上言天旱安石
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俟自以
為所言中於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之歲冬俟既上錢五千言
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吕惠卿
馮京吕吉甫大怒白上奪俟官汀州編管俟貧甚士大夫及吏
民多怜之或遺之錢米頃之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亟
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琥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俟交通狀或語
以當世嘗從俟借書嘉遹之錢未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俟交通
有締而敢白謾云不識又俟所言朝廷機密事俟遽人何從知
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亦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辯
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王岡按問進人舒亶
爽驛追俟詣臺案其醫筒中文書悉封上之亶遂特除京官以
賞之臺中深治俟其死所與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晓容
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考驗取當世門曆閱視賓客無俟名
俟素師事王雱而諸議論常與雱異與王安國尚非新法安國親
學之俟既上既安國索其草稿之俟不與安國曰家兄為政必
俟天下共怨愁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

揄揚流布於人若我也予必以其草魂我俟曰已焚之矣俟詣
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
稱奨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俟當世錄文辞甚佳小臣不
易敢爾俟既亂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厚命其子駙馬都
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通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
伯兩大人自遣之克臣從之不多臺司收安國詔寺鞫安國自
陳無此語臺司引俟使證之俟見安國笑曰平甫君常自與剛
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劾小人欺為誣謂邪安國愁懼即服
罪詞甫等深探俟意多所連引大獄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
必令徹具臺官皆不得歸家徹成意卿奏俟誘國欲致之大辟
上曰俟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宜罪之但移英州編
管而已當世能政事以練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等一官丁諷
落職監無為單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教告於歸田里晚容
勅編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俟交遊及饋之者皆赦皆二十遠州
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擅都檢正以慰其心克臣大
發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俟吾王永年宗室之脊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
用千餘緡鬻妻家債之其妻父叔友不為償三司督之急永年

知叔突嘗於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突及
弟叔敖私語一
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乩審遣參與服御物已
具勿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旨無狀永年引虛病死獄中方
免叔突公弼之
王永年宗室叔突之孫也監今雅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億侍制實
亡嘗奉之永年監實官文書得錢貴於婚家娶其女知之偽
之薄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遺千實侍制亦嘗實繒帛及
酒遺繪卞及提奉京百司集賢修撰張易簡文之卞止受其酒
扇俱不受又嘗召繪卞欲于其家令縣主手捌酒以飲卞繪縣
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父叔突叔突白宗正司縣按其事永
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本已明白
具盜官物等事請付三司指記既而三司使梁鼎涉兩制
請付御史臺案治嘗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發摘卞
繪等贓汪避事情照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衡南即廢副使卞
落職官勾當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易個不受其償遣未幾
遷諫議大夫知鄧州李南公吳楫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群臣奉高告許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
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為福密直李士
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己巳王得臣
特磔公判相州有三人為胡為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為盜者謂其徒
曰自今胡人有教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胡一家執其老嫗榜
掠求貨鄰人不忍其痛誣服此姥更無他貨竟榜死
其使鄰割殺之州司窮三人死刑堂後官閻清本江軍法司
後為三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斷駁審刑
大理寺刑部斷徵違法得當有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書
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時四方等令盜賊既令其從云有
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人雖已死其為從者皆抵償拷掠
教者先殺之則雖當為首其從用賊言殺教者則為從又至徵
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當為失入死罪事下大
理大理以為賊言有教者先殺之謂執兵杖來謂者也今鄰人
以好言勸之非教也其從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為從相州斷
是詳斷官實平閻孝恭以此白撿正劉奉世奉世曰君為
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
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
駁前議再駁後下刑部斷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

不伏方爭論未決會星臨司奏相閻敬書相州判官自訴此獄
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路公之子大理
評事文及南陳安民之姊子吳沖卿之壻也沖卿時為首相安
民以書召閻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
理昏吏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住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貲與中
書吏數人共執用其物貲未嘗見大理吏也為皇城司所奏言
貲三千余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行賂惟侍安民與
閻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御有親乃誣言事連大臣非閻封
可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數日所按與開封與異會沖卿
寺永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為順附俾加閻實
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語臺按驗委是與
潤南確笙簧下約都不得語引因於前讀示以所承之辭令實
則書實歷則自陳充因畏微吏之酷官書欵引實驗掠掠之痕
則無之復等遂奏確又上言陳安民請求文及南事遂宰相御
南潤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閻南為固
謀確為忠直先豐元年四月丙辰潤南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
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欺罔懷
頴避中先監察表行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挾微累刻降授光祿
寺永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為順附俾加閻實
不如所言確自石正言除右諫議中丞確遂奏及南繫微
及南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群牧判官太
常博士安持確又奴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為檀府檢詳冲
御自擇府人相參為檀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掾史奉世風旨
出相州微世懼亦云於都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
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言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
訓便釋忠彥晉上所厚私承之嘗為都檢正忠彥祖公之手也確
皆令內引之承之知之數為上言確撿使之情上意亦解趣使
深探其微滋更不已實平等皆判大理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賄事而蔡確
日潤南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賄事而蔡確
註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
結正六月乙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當某安持奪一官降監當

文及甫撫替陳安民追伸韓忠彥贖銅事作自辭連坐者十餘
人周清遂一官神卿上表請退及閩門侍罪者三四上敕遣中
使召令視事確屢辭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予
弟爲親戚所罔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
欲共攻吳育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劉逵之言者乃止公
廣李舉之王臨臣伯喜為加排云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

（元）陶宗儀撰

元刻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此書乃雜記聞見瑣事前有至正丙午孫作序書中稱明兵日集慶軍或曰江南遊軍蓋丙午爲至正二十七年猶未入明時所作也郎瑛七修類稿謂宗儀多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之類皆據爲己作今其書未見傳本無由證瑛說之確否但就此書而論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南兵亂之事紀錄頗詳所考訂書畫文藝亦多足備參證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之體棄歷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褻良非苛論然其首尾貫要爲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借此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瑜不掩瑕固亦論古者所不廢矣

南村輟耕錄敘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間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輟耕休于樹陰抱膝而嘆鼓腹而歌遇事冐禁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于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盎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葺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攷今之所未聞其採摭之博倣於白帖研覈之精擬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鄭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九成名宗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閭戶著書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陰孫作大雅序

南村輟耕錄疏

南村輟耕錄疏

南村田叟陶君九成著書三十卷凡六合之內朝野之間天理人事有關於風化者皆采而錄之非徒作也然又能不忘稼穡艱難蓋有取於聖門餘在其中祿在其中之旨乃名之曰南村輟耕錄朋游間咸欲為之版行以備太史氏采擇而未有倡首之者於是僭為疏引以伸其意同志之士有觀其書者必皆樂

伏以兒童帶經而鉏名高前史陶亮既耕還讀教及後昆頗服田力穡乃士之常然著書立言於世為重比觀輟耕之錄實為載道之文九倒既明書法尤備鈎玄提要匪按畫索驥之空言攷古驗今得閭戶斅輪之大意蓋亦寫諸琬琰庶可繩于簡編惟鏤板乃見全書在司堮當無難色同門曰朋合志曰友幸懋遷以相成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共流傳於不朽學海之波瀾無障研田之稼穡有秋謹疏

今月 日疏

青溪野史邵亨貞

南村輟耕錄總目

卷之一

大元世系　列聖正統　氏族
平江南　獨松關　浙江潮
宋興亾　萬歲山　大軍渡河
撤　朝儀　科舉
江南謠　白道子　官不致仕
苔剌罕　皇族列拜　內八府宰相
云都赤　大漢　貴由赤
昔寶赤

卷之二

聖聰　隆師重道　受佛戒
減御膳　聖儉　后德
端本堂　徵聘　治天下匠
以官為氏　受孔子戒　不食死
染髭　殺虎張　御史擧薦
切諫　丁祭　高學士
大蕫愈疾　置臺憲　內御史署御
今史　臺宇　詔西番
五刑　錢幣　巴而思

善諫　使交趾　刻名印
國璽　宣文閣　占驗
權臣擅政　悚孟娃　賊臣攝祭
叛黨告遷地　土人作揖　蕭先生
端厚　弓字
卷之三
正統辯　貞烈　岳鄂王
木乃伊　相術　前輩謙讓
卷之四　論詩　妻賢致貴
發宋陵寢　賢烈　挽文丞相詩
不苟取　廣寒秋　無恙
奇遇　禱雨
不亂附妾　劈正斧　興隆笙
卷之五　僧有口才　鄧中齋
角端　厚德　毀前朝玉璽
尚食麪磨　三教　投時曆法
汪水雲　人中　發燭
披裘歌訣
功布
嫁故人女　平反
碑志書法　雕刻精絶　勘釘
隆友道　朱張　題跋
假宅以死　清風堂屐迹　交誼
掘墳賊　廉介　坐右銘
先輩讓讓　双竹杖　甲午節氣
卷之六
蘭亭集刻　模帖考　喪師衰經
廉使長厚　私第延賓　句曲山房熟水
法帖譜系　評帖　淳化祖石刻
家訓　奴材　沙魘
孝行　吾竹房先生　抗疏諫伐宋
髮膚　鬼臟　居士
親家　研山圖　衛夫人
卷之七
趙魏公書畫　金鰲山　委羽山
斛銘　孝感　火失剌把都
屎戍　囲囲石頭　黃巢地藏
官奴　梵嫂　房老
驚袈　吳奴温酒　桂牌延客

買宅有識
志異
喊杭子
義奴
志怪
蓋鬼
卷之八
寫山水訣
五馬入門
利市
待士　雇僕役
課馬　客作
官制資品　奎章政要
忠倡　鷹背狗蓋
粥爵　還金艷交

鄧山房　狗站
隱逸　閫節梯媒
志苗　雙硯堂
嫁妾猶處子
蟹斷
温瞼
長年
軍中禮士
卷之九
文章宗旨
面花子
葛大哥
松江官號
聶碧窓詩　王腴
作今樂府法　岷江綠
飛雲渡　漢子
龍見嘉興　星入月
不耐煩　阿誰
麻荅把曆　續演雅發揮
奇疾　磨墜鞭
萬柳堂　樹嗚
劄執　題屏謝客

婚啓　陶毋碑
謠言　獸醫
王眉突　錢唐
食品有名　火災
陰府辦詞　詩法
女諫買印　吳江塔頭箭
卷之十
御史五常　官倉入衆
先輩諧謔　馬判
丘真人　南池趣
趙辦官錢　鳥作牛鳴
越民考　三姑六婆
國字　水畜
渴水不躍　鎮陽
烏蠻户　重壘
卷之十一
寫像訣　相地理
夢　白醉
女奴義烈　龍虎寨
不快　雷雹
許文蓋先生
想肉
徽芳亭
落水蘭亭
姓名考
素領
食物相反
字訓
雁子
狎媚遭毒
賢母辭拾遺鈔
夜航船
分疏

西皮　燈屋　鬼室
牙郎　慕屍如生　枯井有毒
賢孝　事物異名　金鏡刺肉
杭人遭難　承天閣　阿飛詹
卷之十二
海運　夫婦死孝　猪妖
園池記　胡麻　拗花
連枝秀　郁鞬　奉母避難
匠官仁慈　著衣喫飯　文章政事
浙江潮候　貞烈墓　特健藥

卷之十三
帝師　乞求　張道人　陰德延壽
中書鬼案　烏寶傳　緑窓遺業
為將嗜殺　釋慈結姻　杜荀鶴詩
太公　剛介　發墓

卷之十四
忠烈　塵鑑銘　風入松
四卦　點鬼錄　房中術
婦女曰娘　古刻　上頭入月

人腊　張翰林詩
卷之十五
淳化閣帖　坐圍
妓妾守節　與妓下火文
吊四狀元詩　雞妖　心圍春
蠅獄　日書三萬字　拗花
隆趣　妖異　奉母避難
河南王　文章政事
錢唐儀古詞　人命至重　度量宏深
高麗民守節　衆號蟲　鄭思賢
醫科

卷之十六
陶氏二譜　藥譜　世系

卷之十七
古銅器　石敢當　方頭
七十二　拂檀佛　傳席
歸婦吟　穿耳　丫頭
點心　奴婢　惱羝
天子爭臣　墻竫　黃金縷
哨遍　花慈夫人　崔韙人

江浙省地分
卷之十八
敘畫
宣髮
書手
卷之十九
脈
經紀
閻駕上書
龐居士
神人獅子
改常
記宋宮殿
廉察
撥書露布
駁義
四司六局
稽古閣
宋朝家法
錢武肅鐵券
射字法
至元鈔樣
妓聰敏
松江志異
鄒縣君
卷之二十
納音
皇曜墓
漢兒字聖旨
夫婦同棺
挽文教授詩
碑刻印識
天下士
日無光
面不畏寒
化氣
真率會
碧瀾堂
宋幻主詩
猗噳
九姑玄女課
應聘不遇
珠簾秀
箕仙咏史
孔椽史
雁書
白翎雀
卷之二十一
官關制度
碧珠示識
卷之二十二
聖門弟子
虎禍
數識
夫婦入道
童子屬對
俞竹心
公宇
河源
河南婦
我顯再生
項節婦
先輩風致
犬脇生子
喝盞
皇太子署牒畜戲
王堂嫁妓
算命得子
西域奇術
司馬善諫
卷之二十三
書畫標軸
嚕噪
揚州白菜
金蓮盃
諸葛育配
猴盜
醉太平小令
鎖鎖
武官可笑
兒爺爺
勒獄
葉氏還金
識省臺
盜有道
檢田吏
大佛頭
田夫人
爐鳴
卷之二十四
聖鐵
死諫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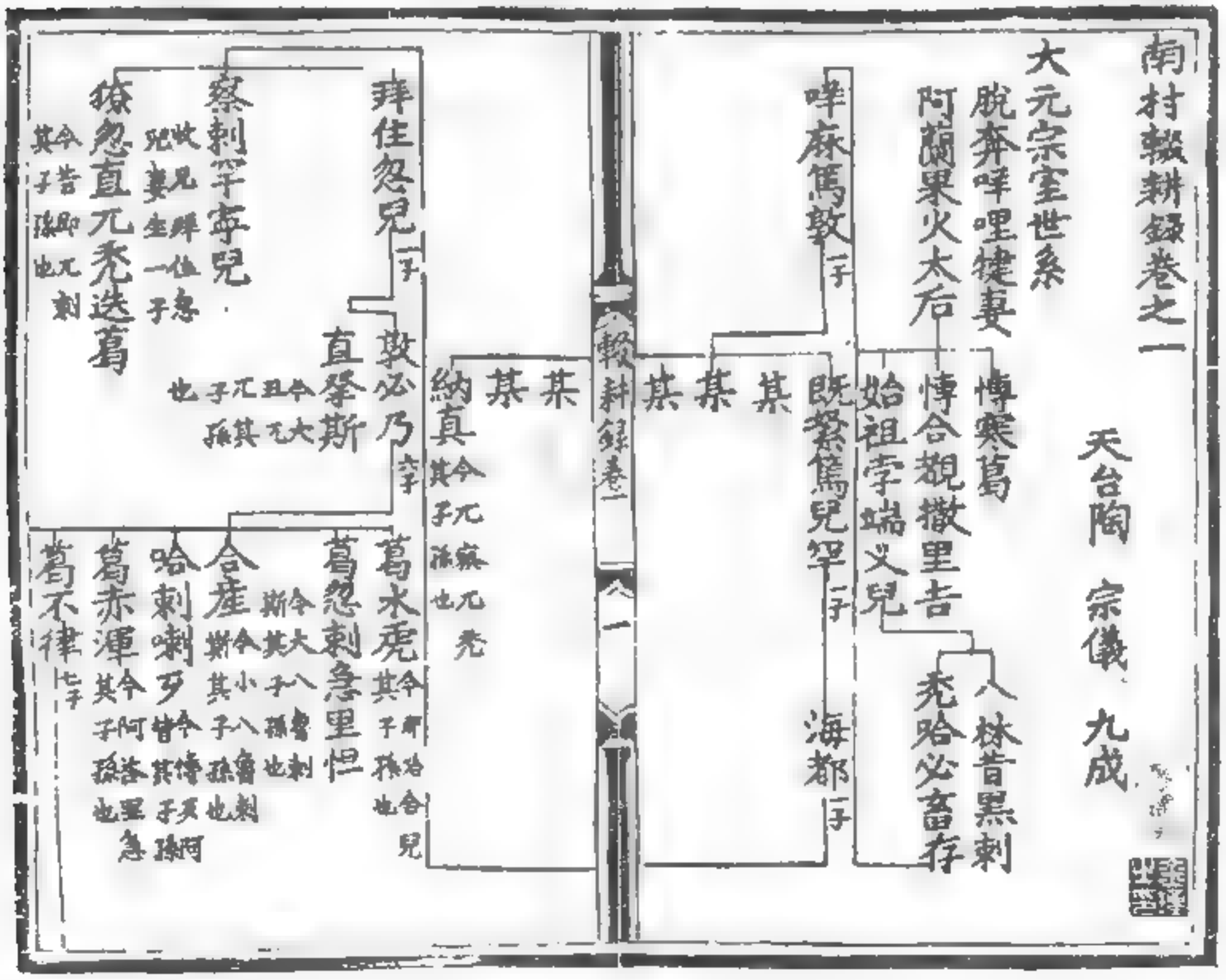
結交重氣義　常廷神獻　句闌歷
鶡鴣傳書　持士鄙吝　陳公子
漢魏正閏　剛卯　倜儻好義
道士壽西　餛飩方　精塑佛像
繆孝子　趙孝子　王義士
木水　龍湫獻靈　王一山
誤墮龍窟　雜司晨有準　黃道婆
天隕魚　十二生子　劉節婦
歷代醫師
卷之二十五

論秦蜀　瑞應泉　疑冢
天竺觀音　五龍車　伏波將軍
卷之二十六　鵬傳　三瓦戒
傳國璽　高昌世家　后德
盧摘　武當山降筆　箕仙有驗
至元鈔料　浙西園苑　吳江長橋
酸齋舜世詩
文宗能畫
詩畫題三絕
卷之二十七

四位配享　金果　李哥真烈
劉節婦　病潔　雜劇曲名
唱論　莊蹻塘藏書　買做山
戴氏紀嗣　妓妾守志　識伯顏太師
識方士　燕都賦　棲霄十二科
厲秋　旗躑　挑符識
金甲　簡節婦　忠孝里
胡仲彬聚衆　扶箕詩
卷之二十八
非程文

憲僉案判　詩識　丘機山
不孝陷地死　嘲回回　白縣尹詩
廢家子孫詩　樂曲　蔡梅花文
如夢令　黃門　花山賊
爵祿前定　醋缽兒　墓譜
軍前請法師　淩揔管出對　承天寺
義丈夫　解語盃　戲題小像
水仙子　銅錢代著　刑賞失宜
畫家十三科
卷之二十九

紀隆平　宋二十一帝
字音　降真香
稱地爲雙　許員　李玉溪先生
一門三節　骨咄岸　一門五節
井珠　黃龍洞　黏接紙縫法
馬孝子　揚貞婦　窯器
墨　斷琴名手　古琴名
戲語　日家安命法　推渦神
寄衣詩
卷之三十
印章制度　銀工　祖孝子
白月圈文　金靈馬　鞍器
只孫宴服　三教一源　銀錠字號
學宮講說　松江之變　果典坐
詩識　書畫樓　物必遇主
鎗金銀法　磨墳堅篤　三笑圖
官制字訛　巾幘考　優戲履考
南村輟耕錄總目終



笛不斤八剌哈哈
斡奇斯斤其子孫也
八里丹子
忽都魯咩孟兒
忽魯剌罕
合丹八都兒
掇端斡赤斤
急闌八都兒子孫
蒙哥暗黑頗
孟昆大司
烈祖神元皇帝 諱也速帖哥氏
荅里真
太祖皇帝
术赤太子
察合台太子
睿宗皇帝
太宗皇帝
元魯赤太子
果里千太子 即快列聖
拔都王
撒里荅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脫脫蒙哥王
寧肅王脫
伯忽王
月即列王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王
肅王寬徹
札尼列王
阿魯忽王
八剌王
威遠王阿只吉
帖木兒不花王
忽察王
脳忽歹太子
木忽王
兗王買住轄
威遠王忽都帖木兒
赤因帖木兒
越王秃剌
南荅失里王
赤兒監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南平王秃魯
也速不花王

定宗皇帝
闊端太子
曲出太子
哈剌察兒王
合丹王
合昔歹王
滅里王
憲宗皇帝
滅里吉歹王
蒙哥都王
只必帖木兒王
帖必烈王
曲列魯王
昔列門太子
脫脫王
海都王
靚尔赤王
也不干王
也速兒王
也孫脫王
火你王
脫忽王
班秃王
阿速歹王
玉龍荅失王
赤因帖木兒
越王秃剌
撒里吉王
衛王完澤
郯王徹徹秃
俺都剌王
火你王
哈丹別台
沙藍朶兒只
汝寧王察八兒
汝寧王忽剌台
小薛王
星吉斑王
隴王犬即撒
咬住王
愛牙赤王
陽翟王太平
赤憐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荆王也速不干
孛羅赤王
靖遠哈歹
襄寧王阿魯忒
襄寧王也速不干

忽赧郡
次三失其名
河平王晉里吉
九醬思不花王
幹王見火帖木兒
辯都
嘉王火你忽
昔沙亦思的王
朵兒只一作都兒真
裕宗皇帝
順宗皇帝
魏王阿木哥
脫不花王
燮子王
西靖王阿魯
魏王孛魯帖木兒
唐元台王
昔兒失里三
孛羅王
武宗皇帝
明宗皇帝
今上皇帝
陽翟王充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顯宗皇帝
梁王松山
泰定皇帝
湘寧王速里真兒
湘軍王八剌失里
世祖皇帝
安西王忙哥剌
北鄙王那木罕
雲南王忽哥赤
愛牙赤王
安西王阿難荅
秦王按檀不花
月魯帖木兒
營王也先帖木兒
脫歡不花太子
脫魯太子
阿不干王
孛顏帖木兒王
成宗皇帝
皇太子德壽
英宗皇帝
皇太都思不花
文宗皇帝
貴的里八剌
燕帖古思太子
皇太子阿剌忒納荅剌
太平訥太子
仁宗皇帝
寧宗皇帝
皇太子慶騏讓皇后

次五失其名

加烈元王

西平王與會赤——鎮西武靖王也先帖木兒——也古的不花王

寧王闊闊出

鎮南王脫歡——雲南王老的罕——武靖王搠思班

乞八王

赤只班王

豫王阿咸納失里

鎮南王帖木不花

鎮南王孛羅不花

威順王寬徹不花

忽都魯帖木兒——阿不也不干王——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八魯朶兒只王

阿八哈王——阿魯王——靖遠王合贊

秦平王哈兒班荅

趙王出伯——趙王喃忽里

赤憐真朶兒只王——脫脫木兒王——其

阿里不哥王

威定王木忽尔

乃剌忽不花王——魏王孛顏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鐵木兒脫

定王樂木忽兒——其

燕大王

鎮寧王那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伯帖木兒王——永寧王伯顏木兒

荊王脫脫木兒——哈魯孫王——荊王也速不堅

薛必烈傑兒王——鞏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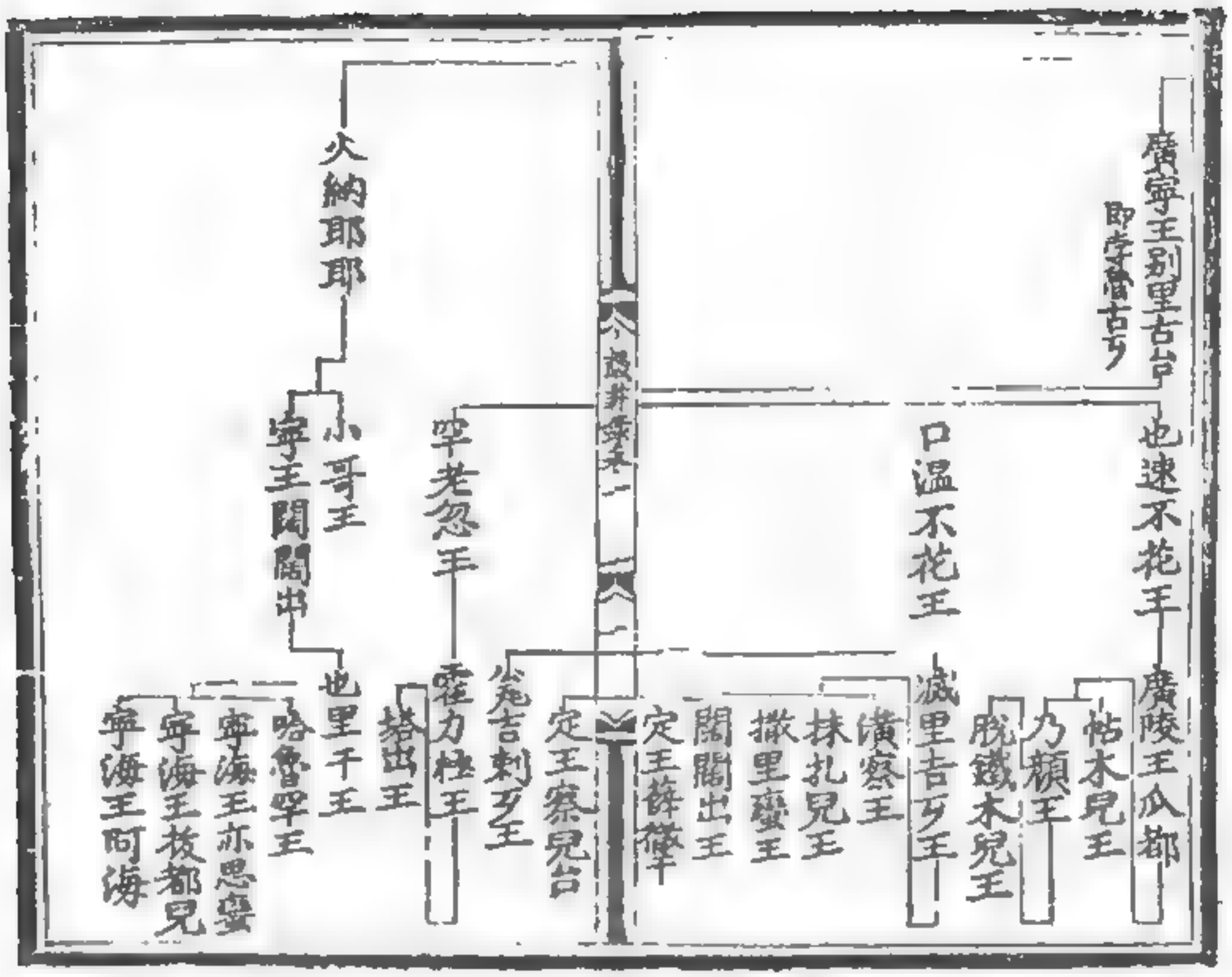
末哥王

歲都哥王——速不丁王

刺甘失甘王

- 雪別台王
  - 其
    - 月魯帖木兒
    - 買閭也先
- 河間王忽察
  - 忽魯歹王
    - 也不干王
      - 八八王
      - 八剌王
      - 安定王脫赦
      - 九脫思脫木兒王
      - 合寘帖木兒王
      - 伯荅罕王
      - 安定王朶兒只班
- 濟王哈赤溫
  - 濟南王按只吉歹哈丹王
    - 龍王忽剌出
    - 淄王搠只哈撒兒
      - 淄川王也苦愛哥阿不干王
        - 脫忽王
        - 殺相哥王
          - 勢都兒王
          - 齊王八不沙
            - 忠烈虎王
            - 黃元兒王
            - 伯木兒王
            - 齊王龍帖木兒
            - 別兒帖木兒王

- 鐵木哥斡赤國王
  - 斡端王
    - 即斡真那顏
    - 只不干王
      - 阿木魯王
      - 愛牙哈赤王
      - 搠察兒王
        - 壽王乃蠻台
        - 也不干王
        - 兀剌兒吉歹王
        - 奧速海王
        - 察剌海王
        - 孛羅歹王
        - 西寧王撒魯攣
          - 卯罕王
          - 本伯王
          - 也只王
          - 木只只王
- 察忽列干
  - 濟南王也里只
- 忽列虎兒干
  - 吳王木暉子
- 吳王朶列紐
- 濟陽王潑皮



列聖授受正統

始祖諱孛端叉兒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姓奇渥温氏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因

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

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巳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

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

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

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魯班雪不只

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闌山在位一十

三年壽五十六葬起輦谷 太皇后禿里吉納臨朝

稱制皇后乃馬真氏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諱拖雷

憲宗追謚

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當國丙午七月歸政

即位于荅蘭荅八思至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陽吉

兒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輦谷皇太后禿里吉納

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

復治國事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即位于闕帖兀阿蘭至宋開慶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位于開平建元中統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庚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葵起輦谷　中統四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諱答剌麻八剌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鐵木耳國語曰完者篤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即位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為元貞至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王德殿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葵起輦谷　元貞二　大德十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國語曰曲律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上都十二月詔改大德十二為至大至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王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葵起輦谷　中統四至大四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國語曰普顏篤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詔改至大五為皇慶至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葵起輦谷　皇慶二　延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諱碩德八剌國語曰普顏篤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詔改延祐八為至治至三年癸亥八月四日癸亥遇弑崩于上都南坡行幄在位四年壽二十一從葵諸帝陵　至治三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麻剌

泰定追誕令出廟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又名孛哥帖木兒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龍居河十二月丁亥昭改至治四為泰定至五年戊辰二月庚申崩文宗遣奠在位五年壽二十六　泰定五

天曆二年己巳即位于上都十月改致和七月十日庚申改致和文宗即改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 諱和世㻋 諡曰翼獻景孝 制曰可 廟號明宗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 諱圖帖睦爾 諡曰聖明元孝 廟號文宗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詔讓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月帝發京師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于王忽察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復即位于上都至三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順至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三十九

葵起輦谷後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撤其廟主 天曆二 至順三 寧宗冲聖嗣孝皇帝 諱懿璘質班 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歲葵起輦谷 今上皇帝 御名 妥歡帖睦爾 至順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十月戊辰改元元統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 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今二十六年

氏族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 札剌兒氏 忽吉剌氏 晃忽攤 兀魯兀 郭兒剌思 怯烈氏 禿別氏 忽神忙兀氏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永吉列思 脫里別氏 塔塔兒 別剌氏 散兒氏 乞要氏 哈答兒 赭不花氏 兀列里養賽 列木氏 八魯剌忽 滅里吉氏 阿火里吉氏 札剌只剌 散木兀氏 別帖里氏 蠻氏 哈答兒氏 那顏吉氏 阿塔里吉氏 也可抹合剌 合惑乞氏 木里乞 亦乞列氏 外抹氏 阿兒剌氏 外兀氏 捏古氏 外剌氏 晃兀攤 伯要氏 許火氏 末里乞氏 別速氏 忙兀氏 赭不蓮氏 木溫塔氏 塔塔氏 那顏乞台 阿塔力吉氏 忽神 塔一兒 元魯氏

撒木歹　滅里吉　阿火里力歹
扎馬兒歹　兀羅羅歹　答答兒歹
別帖乞乃孛歹也可林合剌　笪吉歹
木里歹　忙古歹　外抹歹乃
朶里別歹　八撦　察里吉歹
八魯忽歹　哈答歹　外剌
色目三十一種
哈剌魯　欽察　唐兀
阿速　禿八　廉里
苦里魯　剌乞歹　赤乞歹
畏吾兀　回回　乃蠻歹
阿兒渾　合魯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禿伯歹　雍古歹
賽亦思　夯力　苦魯丁
貴赤　匣剌魯　禿魯花
哈剌吉答歹　拙兒察歹　禿魯入歹
火里剌　甘木魯　撒兒哥
乞失迷兒
漢人八種
契丹　高麗　女直

竹因歹　木里關歹
竹赤歹　渤海女直同
金人姓氏
完顏漢譜望　烏古論曰商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石抹曰蕭　奥屯曰曹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夾谷曰全　裴滿曰麻
斡唯曰趙　阿典曰雷
温敦曰宝　吾魯曰惠
都烈曰强　散答曰駱
烏林答曰蔡　僕散曰林
右里甲曰汪　术虎曰董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摠制大軍取宋諭之若曰朕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母使吾赤子横罹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嗜殺人之驗與

竹温　乞石烈曰高　兀顏曰朱　温迪罕曰温　孛术魯曰魯　納剌曰康　尼忙古曰魚　阿里侃曰何

世皇喜賴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恐畏茲若遣使議和數索金幣想無不從者遂敕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以建康希賢等偕兵衛送伯顏曰方今兩軍相陁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往通意若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肺腑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謹請乃簡閱戈卒五百畀之至獨松關戍閫者宋浙西安撫司恭議官張濡也以為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執希賢希賢亦病創死

元文類卷二十八 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榮紹之惡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擧天兵之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顏駐軍皐亭山宋奉表及國璽以降遣千戶龔加乃等入城慰諭令居民門首各貼好投拜三字及閩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守屯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漪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晏然文虎呂文煥塔安慶守臣降於我者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疊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斜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之圓坻上十一溫正對萬歲山之東為靈圃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奏政非德爾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它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我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採鑾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桃海子

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
留守司在宮城西南角樓之南專掌宮禁工役者
世皇取江南　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擬夜憂一老叟曰陛
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　帝遂
以物標識之及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濟尋亦中所
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
微蓼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
之無一不濟　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豈非所願
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
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此事揚元誠太史瑀所云

世皇下江南檄牧舉賢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
服者與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當
動六師之衆先謂吊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
江淅以削平權汝海陽而混一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
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兒悖之貫充
謀及迺心效敖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辭黃
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
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摠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
土田而無地可耕褻關會而物價益湧籍鄙猥者伴食
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閨閫
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刑劉而
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
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
毋死奪制以貪榮乃棄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已峻功頑
德而自比於周公撤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
禍慝恣肆姦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
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赫香祝天誓莫殺而混
海宇振兵畧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
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後實先聲易如破
竹昭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
撤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

守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畀止元惡之身自今
撤

撤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　世皇至元初尚
未遑興建宮闕凡過揖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
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喧雜揮挾擊逐去而復來者數
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鶚時兼太常卿慮將貽笑外國
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
皇慶癸丑冬十一月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
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

朕將親策馬按遵山元公好問所撰廉訪使楊文憲公
墓碑云　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特　詔宣
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平賦論
第一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則國朝
科舉之設已肇於此寖寖七十餘年而　睿顏篤望帝
克不墜　祖宗之令典尊號曰　仁不亦宜乎初扁試
論賦蓋又宋金餘習後則一以經學為本非復向時比
矣

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下時江南諺云江南若破百
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益知指丞相伯顏也

太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文正王楚材進
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
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字若
思順德邢臺人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為
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
始

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烏太祖
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
已丞相順德忠獻王　哈剌哈孫之曾祖嘗昔權以英材
見遇擢任千戶錫號答剌罕至元壬申　世祖錄勳臣
後拜王宿衛官襲號答剌罕

帝位耶律文正王時為中書令定用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

內八府宰相八員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時中書照會
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婦鄰堵鄰宮門外院官會集
處也所職視草制若詔赦之文則非其掌也至於院之
公事亦不得與焉例以國戚與勳貴之子弟充之
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
三晝夜凡　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
皆總焉中有雲都赤乃侍衛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

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箭帶劍弓矢環刀於要或
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　上御控鶴則在宮車之前
上御殿廷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翼蔽回也雖宰輔之
日覲清光然有所奏請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
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者內必有云都赤某等以
此之故余又究骨朵字義嘗記宋景文筆記云閩中人
以腹大為胍肚　音孤　俗因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肫後
訛為骨朵平聲

國朝鎮殿將軍慕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
曰大漢衣粮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腳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涇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壹餅餘則段疋有差昔竇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鵰者賞黃金壹錠頭鵰天鵰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詔點適太師伯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部書到日恐還本衛

上曰自畨至莫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飛放為名挾持

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羔丁賫至彼處開讀奉

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即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

見之矣

文定王沙剌班

今上之師也為舉士時嘗在

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於便殿之側偃卧因而就寢

上以黃坐方褥國語所謂枕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憲廟嶺上

上於合缽中取拂手青鞚與貼之

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投答世此國俗然也

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沙剌班

曰此何物曰羊心　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
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刺馬刺馬者　帝師也　上遂
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
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　上復命問曰比
國朝日進　御膳劍用五羊而
上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鞘刺花用
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金鍍金者　上曰亦不可全銀
盲飾也本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右五事揚

世祖一曰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對曰臣以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　上喜

謝君直先生枋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　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夔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成將追赴闕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豪勝

潔人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児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諡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為頑民而在商則為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毉髯已白一朝忽盡黑　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枝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　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毉髯白竊傷年且莫盡忠於　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　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推此一事則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枝都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王弘範及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國文定公阿里海牙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蓝疾可已風因枝之虎怒爪聾裂頰其氣怠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枝突枝突即枝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蓋

譯語無正音故也

姚文公先生燧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女貴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為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已百有餘人皆經世之士其在中外並能上裨　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真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藏有不損邪　上說賜以金帛

仍勑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
上終納之可謂　君明臣良者矣
內翰王文康公旦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
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地庭植秋
丁公奏行釋奠禮
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
上上既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賜自是春秋二仲
歲以為常蓋　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
也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

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
中往往有祠之者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
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
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瘧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
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
非人之所可及者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
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

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
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模府文書之
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
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
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
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
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
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
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

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
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
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僉事各二人司農奏罷
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
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搭察
兒也
內監察御史署御無御史臺三字以為
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
然
國朝凡省臺院吏日椽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

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日御史大夫按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為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字頭若然則僞文也按許氏說文臺从至从之从高省則土乃之之正書耳當从上从口為是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

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賫至彼國張于

帝師所居處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覈徒者也蓋徒既決而又錄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我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死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淩遲而無絞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掊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　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

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恭知政事姚忠肅公　天祐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

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辨公抗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　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遠

太祖之制千朕之紀者汝擇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為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鑑之曰為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從陵毋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

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 徹理時
為利用監獨奮慨數其姦贓於
上前 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為
止且曰臣思之熟矣 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
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
哉 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比
之以犬自況為有所本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奉議中書日會
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揚導產曰譬之畜狗本
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
之以犬自況為有所本矣

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偽主
責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偽主曰彼使臣 已受矣公
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偽主歎伏
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
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
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 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
平章李穀以病臂弊位詔令刻名印用擾此則押字用
印之始也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
臣虞集篆文
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憙命臣楊瑀篆
文洪憙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與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明
敞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
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內司掌之閣官署御初名奎
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
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
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
纂脩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
員內祿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
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群
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典簿一員
令史二名典史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
掌祕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
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
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
史二名專掌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
筵檢討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鑒辦書畫檢經郎階正
七品置檢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怯薛官

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專使一員司吏二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行

祖宗聖訓及　國制等書　特恩賜製象牙小牌五十面篆字一面篆古字與畏吾兒字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古字與畏吾兒字一面篆字一面篆古字與畏吾兒字分散各官縣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修書廳行移而已命脩書學士虞集撰記御書刻石閣中

今上即位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燥樹庋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縅結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容勿益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獻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涵德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執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貢力殷盛得無有尋興者傳初著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者今杭連厄於火自至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蓬蒿之墟軍旅填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嘗易祝沁甥沙精皇極數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著官衛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招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斡羅諜魯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為名自

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奏允其請文定王沙剌班時為學士從容言於

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瑞院都事其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它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　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逕徑寸真珠一枚而餙以紅剌鵐忽寶石牌身脫鈒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定既被賊黠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剌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　宣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泛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　答吉太后駐蹕懷孟特苦群盜喧然夕無寢翼旦　太后命近侍傳旨論之曰吾母子方憤情盜忍惱人邪自後其毋喜鬨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謀安西王阿難答等迎

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

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竟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邸入繼大統告祭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才息蓋攝祭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弒君之元惡也

時金思誠以國子生繫之此無他必
祖宗威靈在上不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太廟而明
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赤而後已吁
可畏哉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
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為浙相其黨屢以水土
不便為詐乞遷善地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
地當為汝遷之衆遂不敢再言
至正間別兒怯不花公為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
不得為椽史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椽當用

外國人為之矣相有振色議遂不行
蕭貞敏公斗奚字維斗京兆人登歲吏于府一日呈牘尹
前尹偶墜筆自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
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　王事也拾筆責在卑諫非
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從
公游者雲交戶外平章咸寧王　哥仍聞其賢為之於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　武宗　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
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

敏
文貞王　阿憐帖木兒　嘗言晝師德唾面自乾以為美事我
思之雖狗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
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却有
甚好聽處
烏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烏或以為弔字及篇字者
皆非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奏命史臣纂脩宋遼金三史　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以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奏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覩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兆杜本等爵其官職專脩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歷代讎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無脩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

於滅溢而不始於武德綴之千古揆之吉確定統宗有繼宋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成功五年而接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擊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冰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

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
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
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
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
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
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但與其地
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
以僭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
矣後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
失與志三國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

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氏之綱目爲或問宋氏綱目
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作統之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
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
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
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王公修遼金二史
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

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
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厥牛氏之部落
始廣其初枯骨化形鼈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所不
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拔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光
而其勢寖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
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主歷二百
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棄唐之衰草竊而君
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覬中夏而石晉
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
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遂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
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
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刻宋帝有中原
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
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
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
而宋嘗遣使聘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前而
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
不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
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

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裂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皆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爭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漢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常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

憲宗五代子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以為統則遂為殿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於五代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滅其社稷仇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元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貴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享宋則金不得

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屬正矧相仍在江東孩嗣荐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矣故我

屬者不苟然矣故我

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

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
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
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
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
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
與今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
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
天數之符悖
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
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
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
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
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
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
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
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
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
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

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
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
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
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
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
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
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

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觀覽經
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
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召其任
以性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
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被
春秋之大法唐儒論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鍾儒之中
而無一論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
不能倘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

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
以為論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
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
滿江紅詞于驛云大液芙蓉夫容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
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
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鮮華歌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
漫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
曉磯關山月頽墻娥拍顧肯從容隨圓缺儀名清惠字

沖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
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宋夫人遺四言一
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蓋為北臣
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
日泣血書明日奏聞 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
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
矣是年聖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
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男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詐亂
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

乃可事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俾婦雜守
之師還挈行至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
以死矣即囓破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
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
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傾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延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
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憤起如始寫時不為風
雨所剝蝕子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墳封
石柯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師白野泰不華公字無著元
及笄狀首越日為立廟像卿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　朝請封如民所表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
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
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閫國百戰功每陣推
雄整及侍周幼主心常炯炯帝曰卿比伐山戎今有
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舉陛行盡敵心欲逞
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
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
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寇衽君誠不
獨活臣實無媿內失人焉得人垂戒當耿耿江南無謝

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
今此一艘艦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
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
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癰初結合歡帶擔比日
月晒光景變飛電顧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晚
蔓菟頭薤正然虽尤氣先身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鶡落迅風孤鶩吊空影簪
堅折白玉鉼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妾堅
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弱虱志節誰
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燈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翅

蛾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兔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
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商書
之子璦之婦死且三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
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
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
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
計脫蓋其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醉甚
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
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

欽泣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
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
榭風捲落花愁請平三百載典章文物埽地俱休幸此
身未北犒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
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
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
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
豈有貴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
也

岳府穆王雅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襍祔焉自
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
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興寺復宅奠久
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興寺薙
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爲湖州推
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
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爲杭摠管府經歷慨
然以興廢爲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爲作疏語曰西湖
北山發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
孝絶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

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擔言於擊楫賜墓田
樓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爲聲寃於草
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洌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
長規制典祐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樓
風雨遂頹廟貌休留夜啼烘木躅躅春開斷垣淚落路
人事閱世教蓋忠臣烈士每
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攙　國典出慕緣之疏
聖明有司告之臺省與
聖天子錫之珪瑾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爲臣之勸
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垂異代疏

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
州路申明淛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趙公子期在禮
部倡議奏聞降　命勑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
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十百
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詩云萬古知心
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厲安能
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
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書頌云岳王墳上草
誰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
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河嘆秦離
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絶漠全收大將旗
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
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落無煇
偃月堂深晝漏遲萬靈龍翥象中歸江上老兩宮環珮夢
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
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云誰收將骨葬西
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
烏廟堂短計漸墾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
局一龕燈火偏浮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

檜欸君實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
以滌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霆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
也後思陵著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
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
荳深蒙翠蘚空山日落叫句周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
樂雲囷虜因迸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倫安
甫遂邪家志歛痛甘忘父毋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
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聽征憾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
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
誰為杜櫻憂黯黯兒魂遊牲犴紛紛雨淚泣貔貅唯餘

滿地莨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氛翳已廓金陵匝冕旒
終換鉄堯蠻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若樹
尚知朝禹穴遺黎猶解說王猷復田起展憐僧寺移檄
交嘉賴省俟　聖世即今崇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
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已
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絶不飲
食惟澡身唼蜜經月便溺皆窠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
滿用窖漫鎖志歲月于棺蓋塵之俟百年塔封則窖劑
也凡人損折肢體食七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十六

宴人畜言木乃伊

吳興王筠菴先生　國旺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羊哀以亡秋友人瑞安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蓁中有識唐王潛事一篇余讀大慙頃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頗詳告我余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爲掖經營滿籯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繈江南浮屠者揚砽真珈佔恩橫肆勢燄爍人爵驕拯溺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埽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

焚其齒葉骨草莽間周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垂質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押坐羣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眈眈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窆以易誰復知之乃斷文木爲匱復黃綃爲橐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遠之蕝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揔浮屠下令哀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

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　四聰天怒烝烝飛風雷號令梓首禍者北馬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歎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痕自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迭巡降揖曰籍君掩骼其有以錄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窆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閻

不知其何也論時越有治中袁俊喬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有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側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園之公女負郭食故園之公田所費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尒後複三丈夫子鼎五頊凡葬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

惟事乃如此唐葵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拙冬青樹植於所画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蹄問髑形南面欲起語野鬱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惟事蛻龍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讒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磔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亾忽衰蛟龍睡軒磬穹窓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

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鳥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畫面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慧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嘆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亾非有商辛流毒孟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也河清六合孰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卧榻側難容它人鼾睡耳 聖朝量包寰藻恩完犄觸犯育亾國遺氓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尒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嶽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悽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

民彝物則獨具於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恠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捷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景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弥厚其澤當弥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皆已破程嬰公孫杵臼猶有其真孤令者國已亾唐君王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関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逵羅先生有開

黑毒殊骨不當鞭屍則骸之慘孰張威福孰擢其鋒鏑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青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蠹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焰視漆身隕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景響善者勸美詹孚齊載采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剚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尒也紂死矣既擊之以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同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

雹不幸而遭焚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著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于中數家敢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着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着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着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顗及見邃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巧者肯竹籠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籠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紮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

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慈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犒慢悠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畫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析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庶在月蜀魂飛統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不記羊之一年馬之月壁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句語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事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若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

年乙酉八月楊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刻僧澤號雪寒者初天長乃魏國舊邸王婧寺開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慎宗尤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銳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腦之以刃令人遂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洛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

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褥地有声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雖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后吳謝四后陵初欽徽葵五国城數遷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貴於官帑者不貴先是選

人楊煒貼書執政乞奏開會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仍納衮冕攢衣於柳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遂詆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蜕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爐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

生羅陵屍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取徃徃為村氓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鬱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函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双股墮落十指而七閒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鄉人產

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臠之罪不加衆咎不
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不平已受杖死尚有九
在擾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絶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
子　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
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蔡
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隨
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
化考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
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
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國初有李固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林逋能相人其人
厓岸傲岸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宇退樂者設早饌
延致至即擁中位省慢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
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媚屈來同飯文
敏公風瘡滿面李遥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
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
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
遣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
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
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命
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貴奏
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慶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
屬吾邪李固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
後人所可企哉

胡汲仲先生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
為羅司徒奉鈔百定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
怒曰我豈為窂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五絕糧其子以
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堅覩此則一毫不
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葬

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禍不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
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
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維有詩送袁伯長先
生揚鬯駕上都以所作詩分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
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
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嘗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
又以諸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鼓動鼕鼕野散周
蘆夜鳧驚之句公曰美則美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

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
馬苑即德機先生楨揭即曼碩先生 傒斯也嘗有問於
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
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
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
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兵元板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
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
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
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
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
張命出之遂瘞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
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
八以蔭補入官迨 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
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
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
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織達旦數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稍
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稍
錙物乞身為屋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
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暴衣為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
詢其所從来曰吾主翁程恭政使尋其偶耳居出鞋履
示之合函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眾政未嘗
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眾政未嘗
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路官為具
禮委模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與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楊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渎夜二鼓
攬衣 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逼舟側中有
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
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来故相遥耳因與
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
淫奔者幸勿見鄙先生深異之治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
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
上是奴家即若閒時來嘆茶黃土作墻茅蓋屋庭前一
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
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木然及登殿
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
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
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
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

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離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搥碎花牋愚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拉不住一分愁緒挽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梧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逢赴水死可謂賢烈也已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侯王封爵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喪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

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豈悲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下者幾希

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劒符往往見蒙古人之祷雨圖焉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淺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鷄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漸漸玩弄如此良久執右兩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邪抑果異物邪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狗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九辯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居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賜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作人則疾名曰徯徯恙也嚮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尒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嗤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恙或

以為蟲或為無憂廣千祿書無取憂及蟲事物紀原無憂及獸廣韻猛字下云德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德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舫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舁乃尔秦勉强從命迨暝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蠶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書館廡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金華黃先生 溍 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天台陶 宗儀 九成

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吞孚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觸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

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旃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駕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曰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狄踶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而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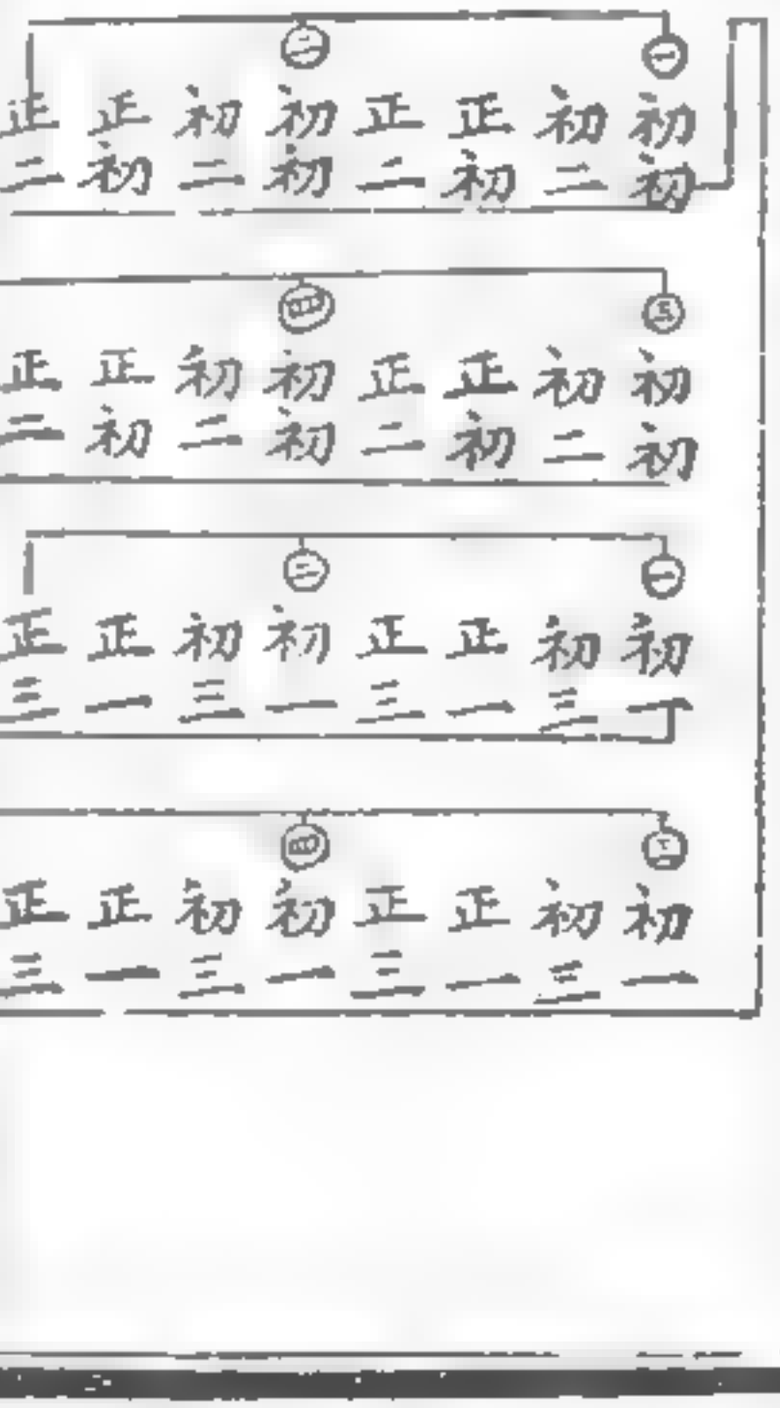
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行佛見一物馳過
甚疾其狀若猛獸著軍卒從而喧鬨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燦
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
立於陛下酒海之前盡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與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叅管于桼韋以象大乾上鼓
二帝桼按其管則簫鳴簧首為二孔雀笙鳴撥動則應
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局進 御羞廷其庶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
大德間僧膳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 德壽太子病痤甕
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出至信佛法以師事汝止
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雖猶燈籠風雨至
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
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 州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鵓
鴿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飢驅馹天長地闊多
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柰何行不得也哥

哥其意可見又有所賢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踈星晨
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穴血化碧兮心丹
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
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哭臣甫低頭拜
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物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
嘶臨警蹕三宮洒淚辭鈴聲遠徹董児臍遺追徐福癘鬼終
當滅賀蘭未若親能活国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
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

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
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
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王璽磨去篆文
改造押字圖書及應隨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已奏
請故也獨唐武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環瑾半寸
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
智能逆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
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

袍敝膝綻紳連方心曲領盤腰帶玉佩丁當冠笏全
孝术魯中羽子輩公在輸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
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上曰若
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
一日闕哉 上大說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
大月天干五支九 但看九年冬至日是今年正月一日天不言時而時自行
大月天四地八 小月天四地六 此即以戊申為今月國
小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
大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月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
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
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
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兩水節也推立春歌
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知時立春若夫
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
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
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
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寒四日四時四
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
此為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
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
子日立春甲午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
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
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
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
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
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
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
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月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
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

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刻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數刻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遇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二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二刻三數初三刻四數初四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用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餘中氣則不除大小月乘剩下一二時如遇十三時則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月八日為一時如遇九刻則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圖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相對載柳翣又誤作圉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關於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
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
位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
知之也道有位謂下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
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
使執引者知其止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
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
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
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

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黼翣指引前後左
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窆啓殯音異也商
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
以接神為有所拂拭物閒賈疏云拂拭也故
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
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氣也出禮疏義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營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
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晉之上何以謂之人中
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股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
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壅二便皆單竅三畫陽三畫陰成

泰卦也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錄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
曰發燭又曰碎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
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
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
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談穗然
既神之呼引光如今遞有貴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焯寸
聲相近字之偽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沈仲說古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鄧氏使其他適為
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

其鄉貫祖父業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
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泣下因囑妻
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如己子
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
今不置夫嫁人之女之為妾為妓為娼者古有其人矣
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賓通州潞縣人至元七年
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
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

自以為不宪公燭其誣呂鞫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趾
蓋炉其女君謂獨階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
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
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冤無
傷憂慮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項顱有釘塗
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呂欽誅詢之欽因矜其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鰥今有司開其夫棺妻
與成類奸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極云
晉閻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

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　詔旨不可罣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
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
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頭曰
篆額為是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
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
悉具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来無
復此一人矣
劉須溪先生會玉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

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
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鞞鼓動地来天下痛陳
伯敷先生櫛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趙
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鞞鼓聲趙馬嵬坡時邪上馬圖
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褊
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
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應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
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
生来見曰今日丞相赴北其當惜行既至燕寓于公因

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潜製一積公
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
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
啓視果有繩束髮其爽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于
公畫像上曰閒居忽、萬古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
如何尋約亦念束髮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
不顙泚昔忌其生今爐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炯炯兮踈
星晓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
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
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
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報
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
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興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
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
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過吳明越揚楚與幽燕密邇
相倚脈山海門水中須積淮洪江沙其長無際可通
者以等料送深此淺生角故曰指備明不虞可越廷
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
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

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
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
百里五十里輒為堰堵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
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
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元年元十
上方注意獨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
人者父子致仕宰相弟姪踵踏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
下庫藏倉廒相望巨艘大舶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
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蒐金符為萬戶千戶累貲積貲氣
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喪殲殆盡沒貲產縣

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見明石珞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
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
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喙來嘆曰復何面目
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
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
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
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
寧舍我與閔感激往事相好如初
道與疾至門曰碩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
子咸不然先生弗碩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
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詰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
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白平陽呼其
子來悉付與之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尤
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令閩荅表之
曰着德甩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
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執豪奪孫
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當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

年五月楊勍叛率由建安冦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通脊欲犯之婦人毅然捨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最兩則其逆乾睛即湮窕如人影往来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箕泡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碑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劒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録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兗抑之志不伸以央絶於一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曉

翰林學士盧蹕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註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也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壙賊掘壙賊云

李仲謙恩謙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員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掾每退食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舉養不給

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出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虞若齋者清正慎許可入也時為使傔載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敝裘著珍珠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麼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它使来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曾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問親疏貴賤必送之外門外客或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白廷玉先生玨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

人皆異之賦双竹杖詩未幾先生殁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天台陶宗儀 九成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裒襍作十册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王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尋三披閱併録其目真傳世之實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闕行第合一契行圖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西京斷石 永興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臨川麻石 臨賀

靜江府 復州

古潭 新梅花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安吉苔眞草

豫章二

昌州後有武陵二字

宣城南陵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褚遂良摹
曲水詩前
戊集一十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內殿　內殿
京司玉堂

內司四
巳集九刻續集
王枕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双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藏黃麻本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吳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氏　唐幕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說算書　吳璜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番陽洪氏　劉無言臨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周平所藏
紹興石氏二　吐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王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
祈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應筆上湊頂

在字左 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歹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遷字
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韋革發筆之狀不
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字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與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
挑脚處有一開 右法如此其多畧舉其大略持此法
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沉帶右天五
字有損也
顧德王字潤之攜李人自幼從宧国路儒學教授俞觀光

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昔吾寢疾于杭潤之侍湯
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尽受金今我付且老
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者吳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
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
李潤之奉其屍歛于家哀經就位邦人士為潤之来吊
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塩迓頊氏之先塋歲時祭
享惟謹或曰歛于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
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則將尸諸章奔生服其
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仁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哀
經固近於掠義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
三子經而出至葬除之心喪威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
師居其一於父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
仁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
孺字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
而莫暮途人若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
於不可行之時孟紀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
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閔潤之之言宜不有動于中與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平江有
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
郎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遠罪責已皆取状至是引决

公請曰正旦在迩此書乃職官僚吏禮宜陪位望闕
致賀受刑而促事無恥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
白于模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
公曰業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
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
以宾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来見而趨避伺其退入
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體貌之過與公曰在公
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承
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特威勢以驕淩之然後為尊嚴

李更報甚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檎中置餅內沃
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算量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棄弓矢文治之餘留意
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版
禁中鄴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
法帖之祖
澧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昌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淳化法帖
慶曆長沙帖
二王府帖
黔江帖
臨江戲魚堂帖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慶陵蕭氏本
長沙別本
蜀本
長沙新刻本
福清李氏本
烏鎮張氏本
絳本舊帖
新絳本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十絳帖次之又木本前十卷
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太清樓帖次之又木本前十卷
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
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
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樸余同觀淳
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
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
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又大學
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

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
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
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玩丹得觀於
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淳化四年
六月廿二著賜畢士安跋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
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
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
尚歸袈裟纏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友
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
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

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
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
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
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
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
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
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衛卿所謂
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仰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
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
帖用銀錠櫟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

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亦云用棗
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指之不污
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
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
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
刻者豈即此與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丞羽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
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
也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打每每有之名
曰沙魔土人熟此不以為異惟取冷水噴噀候稍息飲
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日毋錢氏年
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
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
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顧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
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視良
吉胸間瘡裂數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
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俞因述其事為

世勸吳郡宋翠岩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敏勞其恩彌罔極然而剖心封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者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錄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之會稽張君思廉審書于楊鐵崖先生所譔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則柏張跳踉嚙指滴血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搥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為湯劑神尔有靈疾庶其瘳橋畢即引刀歌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面擲

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諸志惟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氣也葬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也投湯劑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憑精魄以遂

孝子之請也不然何冥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獷又在玉筍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宜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譔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性曠放高不仕之節其所廠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遥謂曰吾出有間矣頗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字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奕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畧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

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發史橋杌晉文春秋無通聲
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
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餘女嘗事人後夫知妻
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指
賂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梓辱先生南出
數百步録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
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絛縮管詣仇
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西泠橋外斷橋邊
之句意將徃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得
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交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

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徃先生學聞先生之死
哭甚哀乃塋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
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
生弗濟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畫極愛先生翰墨得一
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曰
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
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
世皇將取宋遣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
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程於真州至正間詔
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孤鶴
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空留北使欲何為忠魂夜掩
孤城館猿語新鍋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

黍離離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膩按攷工
記弓人注云膩亦黏也音昵則髮膩之膩正當用此字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
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
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籙頃之聞它所有震聲曰
妖已誅殛統適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投
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
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在右謂曰
聞常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為它人借觀
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縣要間不置也遂用偽獻留不
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舜大王怒便欲為姦意嫗
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
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猢猻數
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避者所賫隨器行用悉係金銀
實玉走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為西臺御史日
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釵具

案文惜不隨即紀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始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爵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已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捨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蘇氏聞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寶晉齋研山圖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備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峯潤色裒書凡隱約烟縢朧巇兀岩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廠藝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峥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滿澀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毫出妙言顧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萬少隱可藏為地仙余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

息唯有王蟾蜍向余頻唉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
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
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
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畨錢唐
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燈下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
漫記于此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
法能正書入妙王逆火師之西漢襄語云夫人廷尉展
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丸之母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其書人
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
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
知為公書公自題云業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
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入
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
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
書不過如世人漫尔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
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
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
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
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
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
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
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
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 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

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法便自許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
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渡海門月樹色遠模豐山秋龍
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游之石
窪為尊酒當酒黃鶴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櫂江船百
年塵跡果何在茫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
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
官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驅風雨一
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足令今瞻炎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
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
來事群閣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
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淩閣舟落帆于鎮之臨
漪寺前以俟潮頓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
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
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閒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
時住持僧方陸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闖其稱謂之
語甚善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
始知為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

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喜
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難易世其稱
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
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走州治北自州出
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鳳展
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山匆匆
而中深青樹翠蔓蒼蔭翳蔚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脩
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
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闇槽
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
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
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
當風清月白時則遊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叩
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容
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
家夜失火勢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
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
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

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
不尔絶無有也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實榮敏公案余内子之曽大父
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嘗度弘厚不以富貴驕
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羊先生
嘗所譔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
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
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
大将軍祭世守其業克不隊先志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抵

母之日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
上其事於 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
江南別録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儒夫喪明已久有
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
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
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双目久失明醫卜能食先生中
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弟一日又如之雖夫人喜
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
諱天祐沐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檫子而小
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根緣引
今人家窓戸設欽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
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
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
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賈
紅剌一塊於官壹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自後
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

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間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集白水
剌 淡紅色 鴿 紅色 避者達 深紅色 石 滑
昔剌泥 黑色 紅 苦木蘭 紅黑黃不正之色 方塊 雜大石至微者
緑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綠色 助木剌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 帶石黑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你盆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藻帶石潭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涅 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荆州石 即麤腸甸子色黄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之侍史官婢

唐鄭能番曷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録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姊之夫嘗為吏者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孟蜀主一錦被其閥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擐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葛人宋李淼政家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賣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尔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熟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

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時巨富人稱曰癸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嘗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厲關人不為通剌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挂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纏夏氏嘗買廢宅脩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

定數云

恒陽龐文正王 希雪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 布智忽歹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中書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兄弟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禄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略不荅薊公出整復脫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擁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褁餱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

功於名教者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子侍僧雇一僕役時選一能應對開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諸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温公家一僕二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閽而教之明日改稱太參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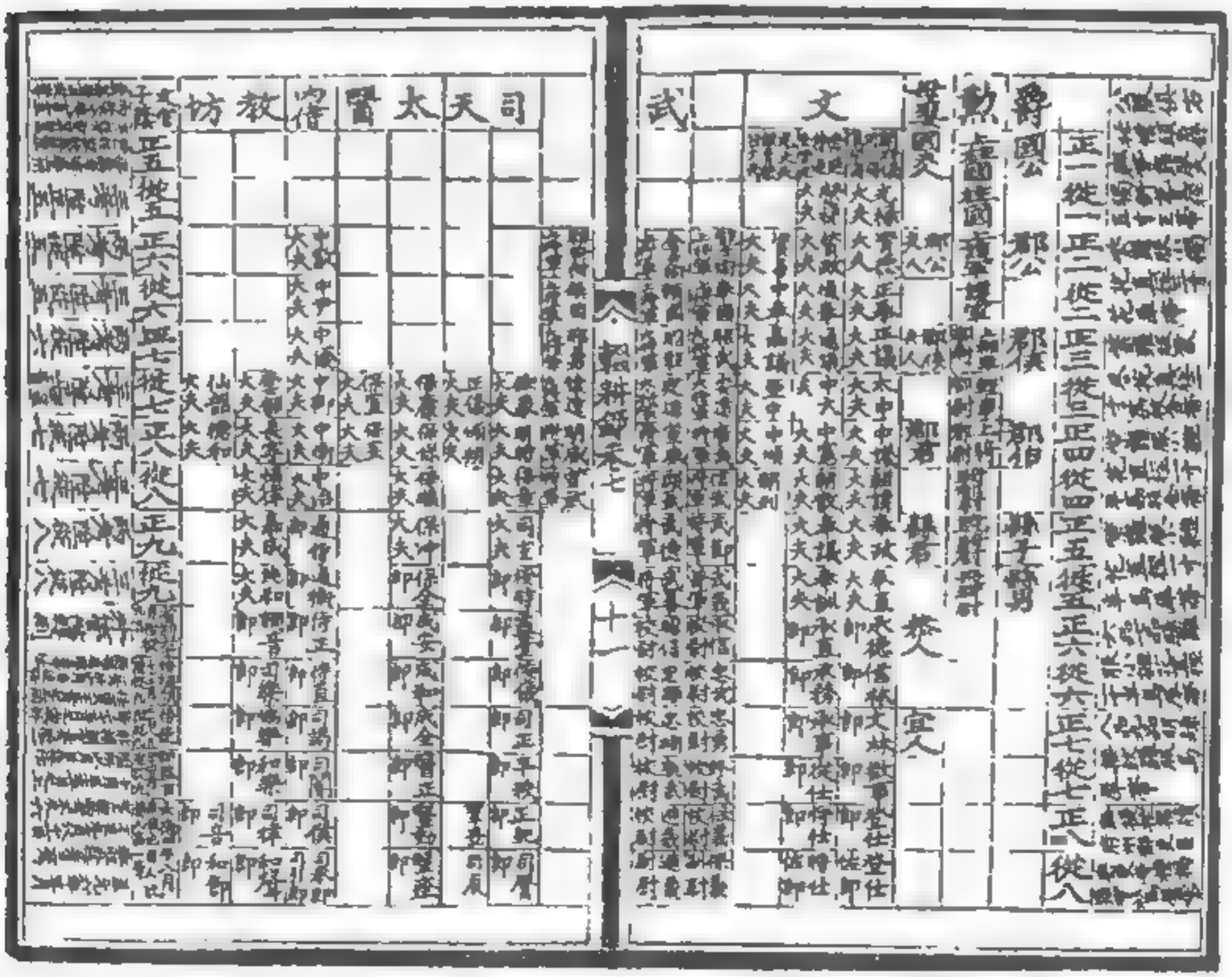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

電電以雨有物若栗核與雨雜下五色閒錯光瑩堅固
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婆婆樹子閏月十二日
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鄙人
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
兵火無有存屋宇如故余弟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船
儀鳳橋西向焚毀特甚追思雨核時橋西向為最多信
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
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莊子於天竺寺葉石
林王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
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
寺僧遵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珠
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北四將五課羊則當羊而
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餞則出
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今人以米湯和鹽草灰以圍鴨卵謂曰鹹杭子按齊
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

官制資品

朱

正一從一正二從二正三從三正四從四正五從五正六從六正七從七正八從八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時校經即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雨題詩曰侍書愛顯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中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卷為姪所擁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漸

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証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師避於一達官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出叩躃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至正壬辰秋邊寇腊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樽乃憤詈弗從竟剚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剋復儒流吳實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戮義雖薛事棄兵銓昨膏國武乏興嗟尔尸素營賄朋城弗與守妖孫凌彼章逢之徒寇倫殲能蒲伏詣服倒授太阿儻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氷網常淪隨綫絕罔憑胡為優徐倡治容倚市矜巽妖驅之俾脩樂頹王肆書無凌競噤謳祓舞餘恕鬢植鬌髻鈿為錮及劃唇載朱霸為上升碩守臣鉅儒汙惡御愧死莫懲二義磅礴忠義氣獨出下里孰可

仍桓桓執戛徒乃反經溝瞀尔倡毋倡毋夏燭日月易矜儻譽聲繩繩汗漬流回清激蓋吳當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釐若一死固有餘喜趙頤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擾高郵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寘之罵至死不絕後閻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岩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崇冠世儒
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麾之下而俾下賤乃能
奮不顧身獨何仁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
而無有為之舉申
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北方凡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
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一乃
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
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
至名曰鷹犬狗盖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顗悟明敏博學疆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迹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枝幹與枝盖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掩映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

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

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取活流之源

則要滯筆間用縲青入墨亦妙最忌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盡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失之俗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

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
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
用雲氣見得山執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
可為面臨筆之際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瀕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燒多便入畫工
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

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
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糢糊能畫
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
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磐頭
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
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
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發了
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為之上品古
人作畫胸次寬閑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畫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發法春秋膠
礬停勻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紙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
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
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遠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
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
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然後謂曰吾昨夜
夢見濟王怨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
矣吾此夢願可悚汝可就南高峯頂為醮心章哀告上
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鄭遂築今觀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
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氷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

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
千給散因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
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浮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亂
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寂
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
墨平生紺髮三千丈變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栽衛
寇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髮髮
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鑒鏡影父執見之曰此
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

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繼娣
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住
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妹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
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
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
塞北倚黃昏鬱煙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斷魂及抵
安南國以文字言語通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
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
人也已
吾鄉李徽之先生

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閒無
不解者而安貧樂道常述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
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碩徐至庭前
閨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
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第聞得遣左右詰之先
生初不言衆愈疑覩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韈草屨
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
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
安可厠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滕滕二字請
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一鼠嗜
枯藤驚鵲聲亂功收蔡姆蝶飛來妙過滕複請和雲字

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函三
橋遥驛子詩何悉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
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來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
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皆驚訝曰
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
家安知呂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
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
而還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
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
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

來候謝之意禹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容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啓儁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一事至四十餘事治中敬之出其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相通出入以搆賄賂號為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董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勢拍薛卓為梯媒又奉鞏國史補撰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嶠李由是輕薄奔走楊韓馳驟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楊完者字惠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人陰鷙酷烈嗜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特權詐故衆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鬬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忽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宥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楊州禽戮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楊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接急星火馳便文道中未絕丞相怒著来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之即棄城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猺洞搖苔剌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備短與膚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胆以獸皮曰讓項策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話突筆書所載伍溪之蠻畫龍點種屬曰猫曰猺曰犵狫曰獞曰犵狫軍中無金鼓雜鳴從宇皆从犬則諺所謂猫犬者信然

小鑼以鄣進止其鑼若賣餅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撿刮撿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擒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皆者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剝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擁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負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

刑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實庶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東某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遥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遺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夫婦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若已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按督官邁里古思達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為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恣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為郡陽計用法刻深任氣立威而郡人良之徒又愁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讎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吕珠等皆先貶淮放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裹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為完者猛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痛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　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　天威降者招之逋者討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頑於此而不為又無它奇謀遠畧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寔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

責倫賢者於此可以省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蕪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剏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凋待制白岩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捏兒坊鞠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燒數尺有青石甕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户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尒後先生之弟本遒先生仍舊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

弱齋俗偽為捏兒云

先師錢先生望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愼語不傷氣色而若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中櫛耳豈有它意哉汝乃反歌敗吾德邪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德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服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瞎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綠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與子衡芳槩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綠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時

語淚露標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味胡婦云双柳垂髮別樣梳醉来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囲姑

紅鄉雜誌云丁正臣賚玉腴来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蓑即今魚脬是也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籬斯緯蕭二字尤奇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

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微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
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艇不顧
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當貧壽夭有告曰
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它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
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
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
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吝曰我本人家小
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双直鈔三十餘
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
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顆數裝寘實
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
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
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
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
風濤大作皆葸畏腹痛獨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
救其一命以卷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
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改成
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容論
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
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史君今日可謂朱研孟丹矣刺
史咲曰則公便自研朱漢子也
吾鄉舟人之老者曰長年長上艤舟之最尊者言之耳因
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
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長年三老之意
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年三老之意
鵝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
掛盲風惟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盡
拔木自半空墜下愈折為二雜以萬屍亂飛溪水直立
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壞橋
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
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尖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
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荊棘寒烟衰草
野燐視昔時之繁華一如夢也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
西柵口方拟蓬窗坐忽見一星大如桮杯色白而微青
尾長四五丈光猷燭天屡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
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

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録恭
十月二十三日夜同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曆者鄒淮
絶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
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
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徼季姑反戈一
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
楠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
兵劉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為礫
之區視它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
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浙省泰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
兵戍昌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刻
復諸郡不殺擄掠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
方之士踵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
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体
矣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興離騷
言不関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
止乎禮義関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
人於此観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後之規後歸
簡約之制古班固二都之賦冠絶千古前極鋪張鉅麗
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馬厥後十数作者倣而倣
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数甚不多
見六經不可尚矣戦國之文反覆暮辨孟軻之條暢壮
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
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
建安諸子之数書而已西晋之文淵明歸去来辭李令
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以晉之文幕之雅健協之
刻削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数漢文司馬相如
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
作為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
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
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
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

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偶無陳言無駢辭矣記著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碩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叙其語曰叙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自言書卦畫畫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舞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況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很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躓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冗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它並不録迄唐惟存韓公四記抑耶律文正王於星曆醫卜雜箕內箕音律儒釋異國之書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客於中國乃作麻咎杷曆孟田鶴曆名也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裴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燕沉大舟関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緣檣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不盧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箕子者莫北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藥解之即蘇華佗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噀出彼黎藿腸仁人不為寶良貴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右嬰啼闇木枝孤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尔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兎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晛西特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依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繞脫海鶴喙已登方物與仰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躰畢具也右鶡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鶡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右八珍外荔枝配江蚷徒誇有風味者謂逝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流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妳子右灤人新巨松童山八百里

世無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滦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右九帖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毡其上而寢屢於下燧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右十帖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貼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厝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昭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御聶只見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珏休閱日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瘞窆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舅也寢易水者取松煤於滦陽即今上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右九帖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毡其上而寢屢於下燧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右十帖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貼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厝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昭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御聶只見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珏休閱日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瘞窆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舅也寢易水者取松煤於滦陽即今上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右九帖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毡其上而寢屢於下燧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右十帖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貼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厝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昭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御聶只見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珏休閱日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瘞窆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舅也寢

棺曰是我舅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盖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詰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諾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其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瘳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翫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藥云綠葉陰濃徧池

亭水閣偏趍源多海榴初綻朵朵殷紅羅巳燕雛蔫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琦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各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醪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趍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盖連荷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藥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

金石草木之変異雑見於傳記数年来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都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産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塩州趙初心舉子姪輩詣先塋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声戞戞不絶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頃間衆樹同声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貲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余親見君實館賓黄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

一吁誠異哉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陰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譌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杭州赤山之陰曰筲箕泉黄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閭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執巙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煆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不數日而

愈

三寶柱字延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落於酒色而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鬚若將二伎論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絶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哉終不大顯達而死於難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苟宋福王也其子孌奎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依光薊北荀安公位之居田首江南惟重毋家之念儘有味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愛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棄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叠于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追于用不欲于郤缺俄而車蓋載止饋饌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命金刀既止顥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怒填膺寸斷是學不迫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至道大喪其俗已乱故婦人賢君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

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稱不致精訓致悖
大道乱人紀良可惜哉銘曰疑也者為養之具賢也者
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
毋安可继乎齊英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
見陶毋碑不覺泣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
陶毋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着所譔墓銘
有曰夫家貧幼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頌不
肖不克勉于學已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録于此庶亦可
以自懼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謚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
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
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
于 朝有録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
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後至元丁丗夏六月民間譌言 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
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
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
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
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
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
莫能曉經十餘日緻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
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
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变從古未知聞也吳中
僧祖柏號子庵者着素稱滑稽口占絶句曰一封丹詔来
為真三梧淡酒便成親夜来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
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
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
意者矣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
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
醫矣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
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鉄架上
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去苦皮
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
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
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
粲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但
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
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

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
墻而遁以告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勑
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
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
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覺
不寤者盧氏雜說云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吃人肉及除
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
曰人肉腥而且臊爭堪喫五代史云晉從簡家世屠羊
從簡仕至左金吾衞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宣諸鎮
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

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
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
血日莫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鷄肋編
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
相食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
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
人少艾者名之不羨羨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
脚羊趙興嘗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毋弟太
祖時嬰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衞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
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

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
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
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顧聞者其薛宸輩當禾宴
安之日而又身為顯窪豈無珍羞美善足以啗其口腹
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軼
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壽衍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
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
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僉無以為葬躬往吊哭周
其遺孤舉其柩窆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

掃不息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
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
亦有錢唐縣今唐字从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
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
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全節時為嗣師新
從江南移至謾以寄廬扁曰冷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況
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
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

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贈
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
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表學士伯
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
和之它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
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籙
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
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
先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腹形殊弗稚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
先生在賓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攘其味真是消得
一死渰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
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禮腹中之胖
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耳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
而下乃使人遺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
若鱭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
喜食蜘蜴螯名曰鸜哥背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
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
鱭鱭反蛦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

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魨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尺理庵台入城
知仕之日衣紅兒童謳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
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
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甚於先自
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潔鑾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余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
所藏而趙彝齋之物也彝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
彝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
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稽滅後歸雪川俞壽翁翁

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來夜面擢至昇山大風覆舟行
李皆淪溺無餘彝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
在此餘不足分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輕
至寶是保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习氏有娠
妻妒之箠撻若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弼以救得免
得死竊自念曰我若就死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
之為幸因多食海鹽與冷水胎既落血上衝心而身隨
亡不數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宛者但只心胸微
温支躰不僵其家就牀擡作一窠任其便溺時以火飲

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即
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諸舅姑曰
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已復生實非鬼也顧見舅
姑具告所然舅姑駭恐呼諸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
軀及覩其卧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亡婢訴
冤攝至陰府即令檄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
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
妾不得白遂拘禁幽囹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
之類相餽故不餓今復得還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椎之
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急倦故勉

強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
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聞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
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耳泰甫先為其妹夫金可大所
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
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為世之妒婦勸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
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
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誼也陸德明

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聞
居錄云孤竹君姓墨翟名台皓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
伯遼見周雲咏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
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淮海龍翔翠岩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
道理先生與之游偶市肆瑣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
錐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
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過諸道權
曰先生愛而收藏矣以贈同辭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
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

同景遠先生　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劾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弟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仕君子者正欲為吾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宰不為御史不可臧人理史服而退

今官府收斂秋粮之際比先消吉啓會於青龍方廳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益　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余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馬之屬余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腹死書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獵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柿各等分同搗粉

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說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馮公士啓夢翁嘗言為八蕃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搥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剌赤者下

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搥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尔其噉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剌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蕃字訓多字詩載魏文子蕃懷鄭笺蕃猶多也漢書岸蕃崩蕃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濵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蕃門金皇統戊辰

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歲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於海窟請爲弟子戊申呂見關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　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後呂不起是年五月　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　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陽所召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樂同養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泰至緣萬衆以身人之

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洛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岩谷藏身隱形聞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仲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秦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即數朕之徽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小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俟駕回朝詔仲祿令從官昌剌馳奏真人進表陳請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女處機近奉　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悅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昌雪擁霜圖其一見兼聞　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遥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頗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　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

佳坐先令入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無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頹色顦顇形容枯槁伏望 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剌回復奉 勅旨曰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喻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顧適天不人遠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頗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

彼茜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指宣力辛之故然又送暫勞巢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途之雖闕瞻凡杖以非遥爰念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鉄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 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 見 上勞曰宅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 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峯谷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 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 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 特改太極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頓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録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奠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轉以所持鉄柱杖於窓戸墻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尒屋完美美完而必毀理孰然也吾不尒毀尒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尒宜思其毀而欽 克保全之則尒與尒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之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溪百計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遂廢花赤減徹撤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庵上使入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

灩菊穿荷葉菱花骨雁兒又新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諱實戶若干名丸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贖官鬼妾鬼馬不肯輦群趨鳥鼠千伯幾先生檃作湖邊曲云湖邊蕩舟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貧得船頭強歌舞王孟吳酒不須憂魚腹熊蟠葉如土陽春夢短勿勿去舊鎮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人之報施一何捷也

義與王子明家藏於財所藏三代爨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寶冠浙右每年必祈一蠶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蠶詞有曰開溝蠶舍當得良桑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交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尒王爺未又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賫金購得之比蓄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鄞黃將由義與取道犯浙西子明罹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婁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兵掘獨此彝獲存俗語以不潔為慶糟按霍去病傳慶菑梁閒下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為慶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婆穩婆也益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
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
法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声韻目大小篆分隸真
草以至外化蕃書及 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
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
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將者乎章康里子山
公嬖嶠時来訪一日語及声律之學因問 國字何以
用可唉結豬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声乃得天地之全氣也乎章甚說服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
此二字亦奇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
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
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大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体狀美
人容色之妹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
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

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
王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王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王紿曰
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
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王之父端廣舟
次上流屍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
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王一婦人耳寧死
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韓魏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蕨起如筍上
豐下儉鱗甲攢比筋脉聯絡其形絶類男陰名曰鎖陽
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墜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

然怒長士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晒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淮南潘子素絶嘗作輥卦譏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頭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不輥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輥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使輥又何咎也六二傅于鉄轄象曰傅于鉄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輥輥厲無咎象曰終日輥輥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各卦以配之曰各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各亨也六五神輥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輥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鄙吾也利貞掉查論君子以求各千禄初九論干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聚聽也六三来其論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論由初也利旦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麗口掉查論君子以求各千禄初九論干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聚聽也六三来其論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論鄙吾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民再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餙言如簧以娭彼心乃獲南金彖曰娭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徵不蓋也終歲弗寧祖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棼論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棼論取怒殺之何過也

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録之

廣海采珠之人懸絚于要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絚舶上人挈出之壅于喉曰烏蜑戶蜑音但　仁宗登極特　旨放免時敬公威卿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奏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蜑戶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它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　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三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

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臘中日出闕不在第等王公臚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有意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王思善繕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尒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中吳顧周道達緒年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

神氣宻授余祕訣并衆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祕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龐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應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囂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覇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

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燕畿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縢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吾吁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賦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求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燕支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猛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墨者粉入檀子上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類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只口角兩筆畧放起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撚便笑

口唇上燕支纂

鼻色紅燕支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鬍色墨者依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閒渲排渲亂渲當自取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燕支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捉撥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燕支合○肉紅用粉為主入燕支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官綠即枝條綠是○檀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月下白用粉入宗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

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燕支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膚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栝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

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標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鼠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駝毯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梔花粉入燕支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翠○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蒲萄褐用粉入三綠熬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梔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葱綠▨紫花底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

底紫花樣○水磨檀用粉土黃合○牙筋用好粉一點土黃粉螺○皁鞋用煙墨標○枯木文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栝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燕支合○其餘不能一一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三青三青深中青淡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梔花削粉石榴顏綿燕支檀子用銀朱淩入老墨燕支合

江陰州宋李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史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閹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浸書為後人戒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雉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

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紮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瑞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慶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惟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奇祠之前見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究屈未伸今攺陳喜兒應佾前去勘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咨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

而應才之婢也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為赦讓故連遠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為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日果來業盡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揚氏楊即詣業盡拜繼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某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

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衆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憒憒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郡青溪倡宿業盡目擊其事冀日遂行不知牲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大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名日初出銘曰折腰五斗塵滿衣拂去歸來掩荊扉見清異錄楼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

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殴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竊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棺至可急速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弗從毋曰但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毋曰拾於元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項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斬曰我元三十定今減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辭實又腊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吾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别尋去遂

給付毋子聞者稱快

朶那者杭城東備元氏之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其那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却官民府庫至備元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毋固弗知若免主毋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赫帛等散堂上寇爭奪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它姓主況汝賊乎

寇鶖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江西人多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為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祕呪故尔寂感即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録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成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莫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

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千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見比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劒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緑歲寒誰知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緑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餅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淅西諸郡震霆聲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許人甚譌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陡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識兆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漢書袁盎傳不以親為解顔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正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縣器稱西戎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鞦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縣器倣為之事見因話録

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念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庋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頗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敘款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賈佳果啖我吝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定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顏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畫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牀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劒可斬之其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皇恐斃索千要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垂呼救命比拽起下躰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籠次下燭仿彿見若有菊空者向之是畫烏讀奇憶舊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駐僧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忝政良臣妹謚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稔田入寺因於紹熙四年十月祔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寂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葉

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牀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鬚髮亦如生人此固不掘壞其理有何邪

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爛不壞者門窗牆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平江在城峨眉橋業剃者門首塵土偶所畜貓墜入鄰家淡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其取貓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皇恐斃索千要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垂呼救命比拽起下躰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籠次下燭仿彿見若有菊空者向之

死人一橫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鉤其髮提出偏身無它
恙止紫黑耳聾議以恐是蛟蜃之屬實之王焉余意山
風蠱瘴尚能殺人何況久年乾烟陰毒凝結納其氣而
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
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
直下無毒廻舞而下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
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淺急不能有所容而奉
事毋夫人倫極孝道毋誕日晝至預市文繡毬段製袍
為壽鍼工持歸縫緞既成為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

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毋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
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
適几上油缶翻溉漬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
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尒毋陽為自解遂
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賢毋而益見萬戶
之孝　國朝婦人禮服達旦曰袍漢人曰圓衫南人曰
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
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毋豈達旦與然
俗謂男子布袍則凡上盖之服或可槩曰袍

暇日讀書遇事物史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劉剝之攻也　劉政劉記帝紀三
父馬牡馬也　史記平準書
香物舊書曰參得香　物婦女歸也
請室漢也　袁盎傳
令草宜男花也　博玄賦花也
雜馥合香也　典四十三通
竹練竹布也　庾闡賦竹練三端
練香和香也　李賀詩練香重宋鵲
石蜜同櫻桃也　上
竹胎簡也　說文
毛布褐也　詩七月箋
玉霍雨雪也　綠署
決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　左傳成九年
猶碣石鼓曰猶碣　蘇鶚演義記
次日從甲至癸凡十日也　周禮天官
丹若石榴也酉　陽雜俎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云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鋺剌脔肉將入口門外有
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
無復金鋺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
終無認聲竟至隕命歲餘呂匠者整屋掃尾鋺積垢忽
一物落石上有声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鋺也與朽骨一
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

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
為後人鑒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
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
便鄙之皺欵買又恐貽笑鄰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
陵將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
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
糟糠亦貴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
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
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

自慚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投臂共沉于水
亦可憐也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
湊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
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灾責有司籍
浙右苗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憂
勸斬立木粥墓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欵挈
吳歸吳曰夫既盡弃妾獨不以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
相扶藉而卒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豬產十四兒內一兒
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譔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讀之徃徃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踰矩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恢睿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溧陽超仁舉字伯昂箋注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記曰絳即東雍却○雍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實沈分却去聲氣畜雨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却○思晉韓魏之相剥剖○世說揔其土田士人○今無曉切交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入聲與平○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興平○與去聲披夷不可知○陴領切上梁若下梁切下緬緬暗暝作緬地孤顛○阿倔切上仡切下玄武踞○守居劉有北○自甲辛苞大池卻○橫硤旁○潭甲癸次○木腔漾三丈○餘止○或句誕玉沫珠○子午梁貫亭白回連○虹蜺雄雌○穹鞠覷鑫○時音淹淹委委○委平聲莎靡縵○莫半切羅襦礙很嶙嶁昌泛切○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翠蔓紅剌相拂綴

寢聛切蘇盛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底音旨○棨歷地○努肴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顛○黃帑於兀切○纍切追球○丹碧錦襖○身刀囊華樞細加切白豹玄斑○飫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頷音曰槐○有槐員盧器切護○霽髻陰後願○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蕪赴○可宴可衙○又東騖渠曰望月○騖音鶩又東騖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俎銜切陰洽色○比俯渠○憧憧來○刮級回西○巽隅俗作隈間○黃原稂

言謁○行旦艮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各奇士○觀雲風霜雨雪○所為去聲菽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溝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鎪○梁深挩挩奴巧切牧窮○正北曰風隄○乘勢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堞城計挾切計蹴墉○衙渠歇池○南牖櫺○景怪攄○蛟龍鉤牽○寶籠靈巖○薄胛切文文章章○陰欽乎合切墊都念切戚悕切呼赤熱○西北曰龜○蝀音原○閒治呼來儲○虛明莊○鬼眼浼耳○可大容放鍾鼓樂○提鵬掣鷁○佰

清池豪渠○憎乘憐圖○正西曰白濱○誉鴟外深○黎○素女雪舞百俏○水翠披○聊聊壈鄰千愊○迎西引東土長山崖○挾横将○舸字日卯酉○作白或楪途陽徑幽委○蟲鳥声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滿刻苑婉嫦娥綿化○大小亭餗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踏○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絶○寶墳路塵○水引古○為域作池溝沿渠瀑瀑音叢游終出○汨汩舒攀物街衢畦町阡陌閭○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湄湄○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晩霞將頽宗族盛茂○

○一作又上句不可絶他郡○考其臺亭沿池之增○蓋豪主才俟籠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可○音補建者○慶○余退常吁○後嬪作者雅文安如嫦娥衰微土築臺為拒○幾拜附於汗宮○水本於正平執○病并滴生物瘠○引古○汏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汗宮其可○書以屬後君子○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亦註解者不着姓名所分句讀與前多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緡△即東雁為守理所作一句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敦貌華△陴緬孤顛△訶侶玄武△守居○△自甲辛包大池△泓横硤旁作一潭中△癸割有北△自甲辛包大池△泓横硤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脛作一△緣三丈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觀黿作一△莎靡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鼓作一蔬蹙地△電火△雷風△右朔人△翩△黃邠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華△撾△縮△白豹玄班△飫踞掌胛作一有槐員諫霽作一△蘚蔭△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巽隅間△白言謁行△旦艮間△遠岡青蔡△近△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教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濟望作一瑤翻碧澈△正北曰風隄乘勢左右作一隄執北面股帑端按蹤墉作一南擐檻△景怪燭△蛟龍鉤牽△煙濱霞駁△開咍儲△虛明茫茫△提鷁△挈鷺△聊聊千幅△迎西引東△日卯酉樵途陽徑幽委○蟲鳥声○晝夜○大小亭餗○池渠間法○間作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作一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絶賓墉作一為附於汗宮其可○書以屬後君子○街衢△畦町阡陌無字間入汾句作一水湄宗族茂盛一作句菊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絶地郡句作一考

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句作一池
由於煬及者雅文安句作一誅△此多此字本病并滴△生物瘠
△引古沃漸句作一人便幾附於河渠句作一
今寺觀剏木為籌置溷圖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
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
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声韻書初更切
間也雜也次也圂也居高臨垂遠曰廁高岸夾水曰廁
史記太倉公傳監本微土之廁下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
設牖傳寫大誤時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
廁音則謂牀邊牖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
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仲馮曰廁當从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
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牀邊牖側而見之然漢文居
溷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亦曰高岸夾水為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郅都傳賈
姬如廁有野蠭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
溷圂它如劉安別傳諭守都三年莊子庚桑篇通其
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溪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坎
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
洒注孟康曰廁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
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召與會等及如廁

鯽相人驛如廁牏莽何羅純雄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
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
郭璞被駿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囪簿入
廁中崔浩被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崩賾盟孔
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頗則真溷圂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徵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
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
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夜必空堪靜慧散
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

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
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譔之疏曰京師第
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啄道德五千言公案抽
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真風指雲間問前
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双擺手便作箇
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
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生死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
空慾海脩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寶劍剛替下風
帬翠袖生綃帕猛
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

可地草屨麻衣匾阜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餐丹炉消磨
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箕箒前歷盡虛花一朝刻草除根
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煙霞外逍遙伴侶抱多少塵
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
債一筆都勾試問它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述魂
陣當時落陌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
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著眼怕烏飛兎走急回
頭早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
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
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灶
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柳子歌長
醉白雲鄉皓旨細要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
子經文教科打諢不離機鋒課箘撩牙長存道眼燒夜
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芳君登春臺不望遠
人駕鴛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棚
作道房幽淨洗燕支見全真本来面目輕敲檀板聽步
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臺添上箇小猻姑我只道五
城山冊立了新王毋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
鍊不回萬夫莫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
今頓悟三生青眼人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莫雨
也須撒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蓮
臺中境界肯莊嚴一爐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
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来福祿壽利錢擬定加
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凌人者
必親仗玉磬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近傳誦以資
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辱德
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貞王阿憐帖水兒之夫人嘆月思的介以賢行稱一日
有獻馬鞭於馬者鞭內暗藏一鉄簡掖軋取之則得王
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常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

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亟遠之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擾境兄
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
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
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
臣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
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
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
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蒼條惟以鞭朴立威為務

諺云三代士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吕仲實先生 思誠余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讞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往王法不許父母遺男女之頓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歐人者衆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許家甚貧至正閒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搗布袍質米於人

室氏有姿色因藏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吃子事只因曾讀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末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

漢東宣伯黎先生 昭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若揔然潮之入于浙江也激乎浩渺之區而頓跳欲東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騰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驚掉波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它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日地機禽張拯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求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晦朔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娶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忻水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交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望再盈再虛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繆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豪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

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梅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遠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覆屯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来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有摩晨馳夕驅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閱月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云此說博極群書辨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候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某成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豎出沒屢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藉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德得前事怪形於色亟轉身持刀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擯刃殺本部官罪宛桎梏圄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皁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饋食於

卒外閉君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徼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覘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頓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特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爺行且死孃死亦

在旦夕我兒無所恃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孃豈忍哉蓋執不容已將復柰何汝在它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巵酒莫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摘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

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
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
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
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
戌　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
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江閶門之歲見有官吏申嘗親先后
閱書法數軸將攜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
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
衰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借跡楷書無

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
書樂毅告燕王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
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官禁不嚴
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
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
延秀又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效賀特時
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
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
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
云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特建藥恐是錄梓者

之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
詞只恐它時身到此乞求自在過與君王
詞種得海柑綠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
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滿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
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毛罌往燒
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晝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
步屧聲窺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
又聞步屧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
吳甚驚怪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
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嫂其室以快所
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它無見也吳乃
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
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
事也
昔貞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
眼者設肆省前言人吉凶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
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
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

天大饑商問焉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資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遭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啜自況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辜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門待盡父母親戚故舊咸謂其夫自悟踰期無它故復之抗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折枝數日後乃產妾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遇鬼眼所鵲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其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中書省住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入匝街禮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廿九日夜睡房窗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江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窓柱弼祝之曰尔神尔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使奴婢使喚如今教在尔家作怪哭著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是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鎮女身小紐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紙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禎驅這先生改名買買我被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買我被殺時年一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牙

五十二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能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等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呪取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各割一塊曬乾搗羅為末收衆及用五色綵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怪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剗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問師父

你教我誰家要甚麼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呪語收禁萬里與訖欽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我改名買買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呪水已半狗肉破法休娶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瞧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魅我有收下的生魂賣與你萬里與訖欽一定瞧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取魂童萬里將與李買一處遣使以課策為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

馬肉食用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耶祖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撥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孫傳令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鳥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

閔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獻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蓋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僕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寧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顧往尤不喜儒雖有轉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容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也故然其為人多詘及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顯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分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為寶術以售千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莫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華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頗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彰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菟若存餘枝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徧始盛造寶而益著寶裔本楮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

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新喻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惠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湖中五日而卒君高明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上脩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曰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棄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

孝道死之日毋大慟既瞑目又忽徐起止毋哭令自寬及毋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毋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奈何君後當貴奉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竊殯湘中及序其遺稿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毋父周卿先生以荐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知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數其稿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稿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春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右一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鉤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沈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篆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右二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右三采閣閑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簾看右四檠檠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受艷陽春右五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樹裏繡得雙成右六自拂雙眉懶何曾慣得愁若教如翠柳及毋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毋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奈何君後當貴奉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竊殯湘中及序其遺稿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毋父周卿先生以荐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知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數其稿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得董双成右六自拂雙眉懶何曾慣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右一窓綠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嫌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二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窓前讀嗔道梅不與聽右三幾點梅花發小盆水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右四繡被寒多未欲眼梨花枝上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五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六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七空階日晚雨絲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八小窓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九乞巧樓前雨乍晴鸞鏡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閒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一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燈樓聞過雁開戶見棲鴉繡箔當雪卷銀燭背風斜雪晴山顯翠風煖水生紋萱草當階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

荼蘼落處愁玉釵簪未利羅扇繡夫容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教婢回金剪嬌妹嗔人奪繡錍妝成寶鏡楊花過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羞裏春泉水親灌階前石竹花海棠帶雨燕支重楊柳凝煙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階戶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邈淑德風昔明詩禮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右一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故冬家斂

遺簪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悵歸路玉顏不可見恃況乃紈與素曩昔同門戶化下墳壟壟塋西樹他人亮同此朝為燭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義永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莫巾櫛中房虛織維辭章餘寂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蛾畫化去時昨夜秋風動幽卷愛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上愁時復值春蒂圖寘畫不宜身階前植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蛾畫化去時昨夜秋風動幽卷愛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上愁時復值春蒂圖寘畫不宜身階前植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人寘不復旦派塵棲暗辟原吹經虛慢無論權意消日復愁思亂蕙傷夕方永氣變秋將暴當窓慘慘斷素捐篋悲彖翰憶初成好合於增永嘆寤寐忽如在展轉攬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誓日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有遽何之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慰我思空室曰汝閤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桃錦字不見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三虛窓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梁翰尚憶解題詩寧寞幽衆下眞

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比妻子來
前王已仆地氣絶既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
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
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
否王答曰某庸工平生不會讀書不知白起為何人亦
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
答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遍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
凜洌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
復引至元閒第三庭王告曰某當年曾為白起偏將其
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

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
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
吏發王還第一庭撿録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
元攝卒引至元慝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
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倫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
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為本府
照磨元吉能倫言其詳且有抄録公文此一事然雖若
幻誕端可為為將而嗜殺人者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
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

姓陳氏田荀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
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若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
家兒素閑事因以利啗甚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
可柰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
歸而李與書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
之所欲卻司輒先持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
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
哉不聽夜持炬火徃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娩司竊念
吾所讎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炬溝中而歸
司無以為養生計即所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

疾卧不起强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
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
夜若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事歷酒
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為
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白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
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民婦之極諫與司民之
易慮時天固已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民
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不無禍一念之善
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

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嘗稱祖父為是後
漢李固之父卽為司空固伏誅日曰太公以來
云注太公謂祖父卽也

御史臺在陝西行臺皆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呈伏聞綱
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常者
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兄弟而不相為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丞相答失
帖木兒卽哈剌鱼也心懷陰險行為邪敗壞彝倫反側不
道遍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卿權登首相居百僚之

上極一品之榮受任托孤躬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
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
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退遁不進致於敗
亡不能死義靦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藉口矜為己功
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恥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嘗二
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
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答失帖
木兒之於晉邸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念素定敎之丁
寧遣備援護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祈為
修寨木荒墳掘作雉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鑒輿

江淅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
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
一方今則移置遼陽之民冥罪烏原其本官肯既不忠
今豈盡鄭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
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貴國貴臣之罪使其人已
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禄設居相位是國
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姦臣賊子接跡倣傚甚非國家
之福伏望聞奏為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兒
流竄遐荒追奪祭受宣命族幾人臣分嚴罪於綱常
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
在朝為忠臣也然其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

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
花怯薛第一日忽魯謀魯帖木兒中百撒里大夫亦僧真班等奏臺官倫著西臺文書倫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
他見行的勾當點罷了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
欽此初良禎之父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閩南公　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請公再聘公不
允仕西廣時聞黨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
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
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飲食起居固有不同公獨

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
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
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向妻之志決矣請從此
辭夫人固留不得公曰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
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沐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
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
而夫人歲時問遺弥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
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
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
在朝為忠臣也然其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
無不言灼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
叉發其在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
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墓
發掘遍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冢皆空惟遺一玉簪
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通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仍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匊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砦皆悚懼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強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秖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封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

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臧獲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繡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僞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通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斷黃乃九江咽盛之邦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牓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繡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斷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駐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潘王大臣官民舟航藏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李羅帖木兒皆避之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振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三十三日卧病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路軍民都摠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僉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月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纔欠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遁去日中執益熾分殺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檛指揮左右迎戰衆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妊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舟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其嘗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舟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

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收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時猶嚼齒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大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玆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顏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忍舍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砲揚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為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玉昧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嗟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魁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收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時猶嚼齒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大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玆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顏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忍舍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砲揚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為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玉昧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嗟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魁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收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時猶嚼齒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大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玆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顏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忍舍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砲揚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為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玉昧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嗟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魁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收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時猶嚼齒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大

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紿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尔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尔之父祖世為国家臣子而尔忍偽邪既而其執復盛意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它處按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亦為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尔偽也我何為降耳三終不屈

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紿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尔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尔之父祖世為国家臣子而尔忍偽邪既而其執復盛意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它處按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亦為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尔偽也我何為降耳三終不屈

縛手樹不能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登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轀
城尹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令任是年杭州陷公與
卽中赫德尔王仲温皆外月忽難都事張鋪俱坐黜公
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
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西陷平江
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賫
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廬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
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
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遂暮起行後圃

廢黜蒙正之分顏講教視擢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
大而責重者有間矣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
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
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報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
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
光炎炎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
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提保
偽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孥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
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賊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
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廖鶴銘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
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鄔邪矣

奪之處也迺東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
我故立石旌事冀銘不朽詞曰相此胎鶴浮江著經乃
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蛻華表
留形義惟仿佛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
流前固重扃右割氛閉門未下華亭奚集真侶痤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
洛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庭堅觀餘論云
為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是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
弘景自別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
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官書亦尔今此銘壬

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
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
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孫子周
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
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放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
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子歲逸少
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卯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
閒居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
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顏況
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唐字長瘦號雲林子郎武人
又童逈書跋草大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虞鶴銘
今存於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
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
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
遺餘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匪卧
其下然後可讀政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
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傳是
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
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
八為字二十五字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
又得唐人詩詩在真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顏況
時可知集古錄直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
平人又國朝鄭均仕至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
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顏況號也
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
至於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
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

書家冠冕前輩摹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文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覃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猪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 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投藍飛燕又呢喃重簾幔捲在憑誰寄銀字波寒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偏滿海內矣前之一作試

睦人邵玄問先生惟予嘗作忍默銘退而卦揲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忍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忍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七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于跻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跻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鬬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先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尚口如辭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及舌勝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怒卦曰怒有孚終吉象曰怒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已

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象曰絜矩之道始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其退勿用有攸往豕

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死咎象曰其進未銳義死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無人凶象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頻蹙升高蹟而不悔象曰頻蹙升高其道窮也蹟而不悔亦可戒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録又謂之堆垛死屍見

江氏類苑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來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二書與

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从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毋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誄亭長龔奢隋書蕃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第書云況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著婦人衣行歌乞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遣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嫉但畏合肥有黃虎謂幸臣虞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

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場女墓碑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巧於市韋青納為姬故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稱白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曉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逐逃壁隙中曰我上天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宮後主謫歸故里又實柱

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尹曹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成翌日客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告劉賓客集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妊娘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鸚鵡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翰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録陸希聲娶朱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羅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其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魏情集陳敬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穎谷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

錄李后主令宮媚窗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晉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興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年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

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唉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午之交也今張大尉第竹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即十八子也豈其然與

今世女子之算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調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祐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齊悼王侍者韓女病月事

不下診其腎脉當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顧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入相伴洗裙裾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柚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目耳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二根編身黃毛長二分許膊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

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後宛去腸藏實以它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廣武故事東卻送一頭國人一頭人長七寸此海經有小人國

神精人詩含此極曰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靖或作竫昔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其人與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菴承旨藏在都下寄術省周玉坡燊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僞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贊于此云

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摹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有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録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

但用嵩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黔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跡為銀鉸撥痕以題人但損剥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已建中靖國續

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大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譌失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倫家藏舊本比之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見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見各有摸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先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刘丞相即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壬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摸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議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刘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

新刻本三山水本蜀本盧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郎
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
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趙安
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校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
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
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陽正臣重摹舂帖板本校
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又有淳熙脩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
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
觀者汪逵字季路閩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

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
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
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
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
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
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
絳則太麤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
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
楮致一本尤伯暘見之曰實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
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
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
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
版皆全紿無摸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
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
肯剪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幷詧事顏
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
上帷幄而顏在東宮為近幸故哈嘗顧而私相誓曰若
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詧事矣既而入中
書又虞顏來其權不顧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為御史
大夫顏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顏
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額哥一字之異耳服勞執
事得額意頗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
方坐卧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至都城隍廟
轉鞫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有行入祠西北隅
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
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觀
幽圄見哈兄弟括髮鬨械顏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
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
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

从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驀慢曰昨日院使將
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
已暴卒近見游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詳此特其
畧耳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来終日惘然至今頭
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惰
問靡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
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碓豆一升拣淨用貫衆
一斗細剉如拄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
乾之翻覆令匀餘汁煎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
七

粒食百草木技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日
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拉校足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炉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
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然求為脫身
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
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真絶無而僅有也大
元混一以来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
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
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
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五巧兒京師旦色也陳雲嶠同

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
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
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風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
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屋寺時公
卿士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絶狂念卒老于
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
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
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
固滑稽輕俊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

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
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王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
載遠成如夢今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
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道
遥樂永遂逍遥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
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為守時倡暴亡適道
川来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
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鋒磨昔年
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
料撥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

還知某人向甚處去遠客最分明會得蔣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戴賀之曰犯簫前禁尋竈下盟王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鶯鶯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燕善死公平爭似子成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中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厦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有次之憲僉不足道矣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屠孝明家一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雛長育識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三足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猺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磔兼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猺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峻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盧伯玉太原至正初尹荊山日忽有一巨蠅昼前兩目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羣云其在生不食蠅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蠅能雪冤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過訶臘逝有思致賦心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覺見鳳鞵泥汚儂人猛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捐水魚鱗波底寒纖纖秦處試

摘花香滿鬘棄成班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魯敎柳傳
看箏恩情相著撥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偏闌干每到相
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閒風流甚把仙郎暗招莫
放春閒一日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
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
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探此根有
時自度歌声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
侶繡茵催放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羣情半露出沒風前
煙綾裙如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卻青溪有貞
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真傳永有味一日巧鬪彎環纖凝

嫵媚明粧未收似江亭晚玩遠山拂翠宮廳暮捲新月
橫鉤掃儘無痕渡塗鉛新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
皴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着得人間多少
愁記魚箋緘啓背人偷斂雁鈿勝併運指輕揉有喜先
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双尖鎖試臨鸞一展依
稀風流一日添點填眶鳳樹侵髮天然俊生記隔花暫
見疎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簷騰並枕
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容意將成困酣
曾被鶯猜強臨鏡梭抄猶未醒憶儂中親見似嫵羅容
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舞錢度牧頻

送情難忘處是敏綃揾透別淚雙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
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
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里豪薛德昭所吞土木一新
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詒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
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
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忻然撤之一夕鑿語呻
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
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
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慕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
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為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
子孫之不肖強弱之用心皆可為後人鑒也

漱盥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箭蘇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椑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煙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絶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鵰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騎隊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

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顛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江湖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掌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齋又號蓬累齋康里人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湖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 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絶薄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録

云唐陽卿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僧鞋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述錦字梵声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録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

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卜憐吉歹為本省丞相時一日緣史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汙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 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樊景開花又嘉興儒學閽人陶氏磨上木肘枝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煖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礎者且十餘年矣數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惟而皆無恙豈非關係 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閶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

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
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
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
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有不可曉
也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
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僕鞭雲騎圍
統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
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
禁庭空土花黃碧蘚路悄訶喝声乾綾餘得西湖風景

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閒昨
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
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襄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
私第一室忽有兩吏来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逐即上馬
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云河
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
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審呈舉官沉思良
久曰非汝過也俟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来
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

不輕其慎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智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
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分會尺牘見檢管木八剌木
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
甚貧朋友間每分財恐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所得魯
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為丘所有即具
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
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
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
容尚孰責哉

中書平章閻閻乃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
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
其父所有大荅納瑠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
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為 奏聞奉
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毋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
踰垣而出削髮為尼伯顏怒以為故違 聖旨再 奏
命省臺箚付正府官鞫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倫極慘
酷時國公閻里吉思於鞫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
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言曰雖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
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

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以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鼠雖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浩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脩睦親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帖耳搥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諱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誨文誨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劾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瘍科祝由科則通恙言

宋泰山王質所著雪齋堂紹陶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彪炳千古而負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薄於東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楚著勳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碎而雪運為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說忠義雜江海遠公送君過虎溪而却雪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潛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喬稍龍袞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數之匆汲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太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毋祭妹文云慈姒早世我年二六
太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妻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妻程氏偕老所謂夫唱於前妻和於後當是程湯家
湯莊嬌法賜四世以隱行之名亦柴桑
太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
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赴鎮
軍衛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
父為人庸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遠播居詩軍
條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荀冥會婉戀想通儔投策命
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將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二
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

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
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忝鎮軍以
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
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失父
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竊事未遂書疏猶存
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
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
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
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偃仰四十年有飲酒詩
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分終死歸田
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
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
是故歲自都還里即言庚子始事鎮軍維事建威中
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衛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

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大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
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
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
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
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暮
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
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

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獲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
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是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柰何五十年奄忽隨朝露按君
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
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為此衆三四
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僶俛六九年呂為著作佐郎不
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
出與相關極歡終日聲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
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酤靡至當是未獲所
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
卯乞死未嘗他遷獨暫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呂至都為顏延之連接義熙間檀部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僻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肄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遠諸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況京師劇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酣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穟養世子恭軍之時抱亂疾多舊餞往候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閒多素心又樂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遯居旅為遺民之徒尋遠西廬度相距

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忽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素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雖情於劉過辱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徵姚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践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悉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尔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舊隣舍嘗是不請劉稽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恭軍之時據蘇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亂疾多賚餞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送我出遠郊當是拟秋下世顏延之誄云

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祷祠弗恤其臨終高能見誄其詳君平生好談歸書盡棄統以為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逕旅與大塊而禁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吝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憙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晉陶華陽譜

通門高風歎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

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
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
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
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
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天
人持爐藝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顧兩
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
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大年火月又夏至

極陽日悉棄純陽多起飛心累劫積行所升當益高
推佛言森君迹落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
望高岩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
得輒差舛不尒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數使然此語
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熟相荷乃入所謂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孰成之惟難與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出
所謂偏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肯王
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義盛寶五符傳句
容葛檮檮以傳陸脩靜陸以傳陶弘景歌東陽許巖二景歌東陽
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閒與
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録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典
文學無它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告本不為
官雖在窘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孰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
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
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夏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

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林陵句曲之
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晉東晉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匀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要無子它眷亦不通
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
樂間獨游泉石此門忘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
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它皆類是所謂熙之
養之覆之若欲成辦必皆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著青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詣初
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
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浸亦預言朱點巳巳詩嘆朝陽
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郤人主詢謀中大通初
獻善勝咸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
之心寖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抹世者但觀
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祕課兵法其
間餘事推巳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
學道者間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帝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郤與游及即位恩禮彌篤
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枚放水草之間一金
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宛族季直亦不肯事
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緜乃尒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積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
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靣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聞以本草用蚯蚓水蛭之屬
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
後為遂兼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畧今茅山相傳
稍詳但微泬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使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
鄭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岩從鍾離權受
劒訣後二百餘年來泰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脩正
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盡還來散
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頓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
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

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旅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
香氣弥山華陽頌云號其行當滿亥教未終丁酉乃
承唐世將實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
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
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
召孫思邈不應容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
唐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
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宅無種

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
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
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號嗤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
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尒豈得少容之數若言數百歲
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
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恩邈之生遠維隱居之浸其
為後身何疑疑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興武
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名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
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

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益虛設矣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徒於宜神既濟矣在
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
來及舍生趣生至確可信識者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穀撰所謏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
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菜禽獸蟲
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妝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
茗弈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
奇甚因倫錄之

藥譜

苾菊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說異
余大駭究其源底荅言天成中進士侯尊極藏造藥
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難不傳于此余
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幸牛 昌明童子 鵝 烏 淡伯厚朴
木叔 朗楓 雪眉同氣 白扁豆 舍九使者 椒
薤妻仙 預知子 貴老 陳皮
化米先生 糊神 九日三 吳茱萸 凝安 硫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義中蔣蘇
導河掾木 猪 欵神五味子 削堅中尉三稜

曲方氏防風　白大壽吳术　洞庭奴隸扣殼
黃英古檀香　綠劒真人萬　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鴻　豪篇尊師仙灵　風稜御史君
雪如来白及　風味團頭魴　救肺候欵冬花
骨鯁元君畢　苦督郵黃岑　調睡恭軍酸枣
黑司命從容　知微老白薇　太青尊者升明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乾薑　脫核嬰児桃仁
澄翁詞黎勃　抱雪居士香附子　隨湯給事中甘遂
斜枝大士草龍膽　野丈白頭翁　建陽八座蛇床子
玄房仲長統卓錄　蘇生藥王黃蓋子　仁枣川練子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香　隱上座郁李仁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牙皂　畢和尚草澄茄
金山力士鉛粉　麝男甘松　氷喉尉薄荷
草東床大腹皮　腎曹都護葫芦　壽祖威灵仙
玲瓏蠹去病蝕　水銀腊軽粉　黃香影子梳子　六停劑五味子
顯明把門廖　出様珊瑚木通　中央粉黃
瘡帚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癰丹磵邨
海腊騏驎竭　水磨檄欖金鈴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枇杷葉　鬼木串梔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蚺龍舌血藤　清凉種香蒻
羽化鬼五加皮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玉皇瓜鳥兜鈴　偷窩蜂寄生　永嘉聖脯乾姜　紅心石赤石脂
混沌嫫蛉寄生　藥本五灵脂　靜風尾荆介　正坐丹砂附子
迎湯子兎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淳于膻陀　剔骨香青皮　疲宮劈歷半夏
王孟飯龍腦　銷眉根苦參　黑龍衣縈甲
小帝青青蓋　百辣雲生姜　綬帶来麦蘗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鼈黃精
無声虎大黃　小昌明蓆鳥　草兵巳豆
巢煙九肋鳥　百子堂樟果　皺面還丹入参
琥珀猪苓脂　賊老参蕎芷　不死麯伏令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鰈　陸續九蔓荆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紙　滴磨芝黃連
新羅白肉白附子　痰香嬌丁香　破関符蓬莪术
玉絲皮杜仲　血燥朮丹皮　川元蠢芎
九女春鹿耳　百葉藥綿黃蓍　英華庫益智
通天柱杖竹藤　赤天佩姜黃　丹田霖雨巴戟

百文鼠石斛　飛天蜈蚣藤花　安神隊杖麥門冬
鄂芝天麻
茅君實蓯蓉水　錦紋根芍藥　草魚目意苡
蘆頭豹子漿胡　丑實牛黃　肚裏屏風艾
九畹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木香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柏子仁
旱水晶鵝砂　還元大品地黃　兩耳草苾活
死冰白僵蚕　一寸樓臺蜂窠　三尸籐枸杞
無情手碉砂　拔萃團鬱香　綠鬚蔓細辛
笑靨金菊花　走根梅乾菊　八月珠茴香
銀條德星藥山　埋光烏藥良姜　槐聖草根
滴金卵蜜炒胡　鬼丹廬舍　宜州樣子白豆蔻
尾壠斑貝母　孝梗知母　萬金葺戟苑
秦火疾黎　西天蔓前胡　蔴臣卷柏
五福蠻白斂　保生叢藥本　絨奴絹香
蒜腦藷百合　倫身窮芜花　帝膏蘇合香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蒼于厥侯燕燕愆侯遷當攀龍撫劒風遘顯兹武功恭並山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愆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恭碧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窓此蓋謂青也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長源瞽洪柯功臣表開封愆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窓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喊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宋番易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雷著書矣其間有論識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碑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体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熨平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簟之狀明窓凈几遇天氣晴暖之時取古器則有方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青綠井口之類方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

器則有方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獸面饕餮蟠夔鳧鴈鴛鴦蛟螭虬龍鸞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鳥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虬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棋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蜻蜓草蟲瑞草蔓帶之類結星帶四角輔乳鐘名用以碎乳外復有小乳三十六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馬洗鵝耳盡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鐘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鎛大曰特中曰肆小曰編鼎彝尊罍斝爵觚觶觥觚觶卣壺罍罄舟瓶爵斗有耳有流有流即觜也有足流即觜也有鼻即鋬也有蓋即鼎也有耳有蓋有足有提梁即鼎也有耳有蓋有足即鼎也有耳有蓋即簋也有耳有足即鬲也有耳即敦也有耳有足即甗也有耳有足即鬶也有耳有蓋有足即鼎也有耳有蓋即簋也有耳有足即甗也有耳有足即鬶也有耳有蓋有足有提梁

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
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白然或有
斧痕則是偽也銅器隆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
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令人皆以此二品體輕
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
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所淘易盡至有
銅聲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
色如丹然尚有銅声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世
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
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

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腥氣久則
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識文款
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
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
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隸三代用陰
識謂之僊裝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
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也
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易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
內而凹更問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
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大夫之事故古器

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糢糊識文筆畫宛宛
如仰蛾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糢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
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
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
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
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
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
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
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醯醋調細硇砂末

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
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
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
水銀所置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声濁而閔
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鼐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
盤盂窩戒則有識它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
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
疑然具備然清脩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
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
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庭東

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雪堂熙味編然而斷之以 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辟師古注曰衛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曾幼春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兩兩央央妃央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皇花開七十有二行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　君有道則至其國　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毋摩耶棄世生忉利天為毋說法優填國王自以太梅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絶慾擾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欤
天竺之摹刻欤
今人家婆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

人已尔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纏褥錦繡一
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
王聞其父母兄弟喪亡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
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
音一絶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鶺鴒還有難北
風鴻雁正離群新詩送尔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呼
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
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文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
亦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
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
餘慶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碩其弟曰治妝
未畢我未及餐尔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盛獲男女匹配為夫妻而所生子孫永
平定諸國日以俘到者則其死主轉賣於人立券
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則標
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則標

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
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
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
自願納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
刑律私宰馬牛杖一百殿死驅口常人減死一等杖一
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
皁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
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
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
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
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抵謂腹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
罕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
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 先帝時一大姦
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黨緣入 侍幸沐 天眷特各
授行省平章 陛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
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 上命左右傳 旨中
書獨公不奉 詔越數日 上召丞相面諭 丞相退
謂公曰 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 朝廷果欲

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　先帝不合誅之以
先帝為何如主哉則　上之於　先帝反不若大姦之
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　聞　上為動容
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
狀逮鞫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　上泣曰臣妾
夫某無罪枉死　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　聖怒
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
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椽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
謂此也公曰自祖宗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欲免邪既
而臧賄令該椽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

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況此一事中書
得　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　奏曰臣等取省案
根勘宗室某之死不在　天子之爭臣也矣　上頷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嬸姆二字嬸字乃世母
字二合呼姆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
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有圖寫以玩之一何
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
夢一美姝韋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

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
其詞日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
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幕官
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
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
綠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
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遥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
前声喏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
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
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
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
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稍下余嘗記唐美人
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
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藏鑒識燕分飛後粉淡梨
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
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
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
曲有集行于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譏

警馬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鐵奴自古呼銅臭徇
已苦貪求特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錐插手血海舟
拳肯落它人後曉夜尋思機設線指鉤距巧取夠揍蠅
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厮追趕蹄踐下無厭就捨死
忘生出幸弄隗 要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飯飲
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
月擬烏兎只與兒孫作笑春已明秋將到秋終朝不樂
矛 十煞 憐消磨奴分息江人借渠上裙一周年
眉長鄉夜不得閒錢五分平人寺門做白已前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麼不義財儘力掊
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
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入鍋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
有管少出多收 八 煞 酸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掊
鄰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驕王
勘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
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煞 貧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
鎖鉢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瞅
也學乘東籬菊子是箇裴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 煞 恨
不得楊子江變做酒早穀金積到斗為幾文睡脊錢受

了些窮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
結下冤讎真紙緣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 煞 這財曾燃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
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眨眼早野草閒花滿
地愁千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煞 有一日大小
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外西甚的散得疾子為你聚
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
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煞 隔
每都颺颺的飛柳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
塵垢山寨木客相呼喚寒宿孤辰厮趕逐喧白晝花月
妖將家人狐媚魔耗鼠把倉庫洞下犯官刑繫在囚它用錢時難
釘子輕輕釘吊春劒鉤兒淺淺鉤便用殺難覓冤魂飛
蕩蕩魄散悠悠 尾 出給它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
臨刑犯罪由將它死骨頭告不向通衢裏死任它日炙
風吹慢慢朽樂府中押逐婦重字韻者蓋中州又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其而作然亦可以為
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
擬其色似花蕊之翦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君中方畫唐崔麗人圖
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微氏姓崔非煙冥柔畫秀
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十厌西廂舊紅樹曾與
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衙命陝右道出于蒲東普救之
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
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追將勉情鏗
始終之成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
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
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
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
曰君玩双鶯圖雖佳非君凡席間物委流落久矣有双
鶯名冠古今願託君為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
欲行忽主人攜鶯圖来且四軸余意麗人双鶯符此数
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
日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
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絶神品也余藏詫良久時
有司群官吏環視曰鄭縮不曰託以跋語佳勝顧之吁物
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邪抑名不朽者
隨神邪遇合有定数邪余嘗謂閨秀人姿德兼備君
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
廢丈夫學泥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
穢鴉風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絶代無聞焉此
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
金趙愚軒之守曾為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
平淡忘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
月三日壁水見士愚容趨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
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
工盛楚臨寫一軸遠寄武越公待制辭見而愛之說為
録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
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
於鄭視鄭貝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寄蒲人鄭惶
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營善詞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
生德謂曰娘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
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
生自是惓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衷既而詩
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
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
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
又作隴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
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

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傳奇言生年二十二舉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蔫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微之無疑特記它姓以避就耳事具俟續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廣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

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十里西南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敘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宇効靈龍圖呈質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裁於瑩河中興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馬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二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會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賡雅云畫類也尒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方章明則昭執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考盡在於雲臺有烈有

勲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令人之畫錯乱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觀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謂性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至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且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搨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人萬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韻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脩真度世之

範帝主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某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修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魑魅尺者馳趨千里反婧奴見坐之態田家有醇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纖細而勁健者勾綫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鵰虺之勢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礬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浓凸之形破墨之功尤

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
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田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
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思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荀籍老嫩苞
萼先後自然艷麗閒野遠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
畫禽鳥識形體名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
非師曰謝燕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
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考容得復不
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存筆先筆周意

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
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
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凝全虧取與物狀平偏
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
垂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
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
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頃愷之陸探
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
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
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

古至如李成關全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荃居寀之跡
前不籍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還
為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
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
能畫者二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
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育象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
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
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
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
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豈有必哉又曰自昔

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謂唐賢
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
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
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
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譔則自乾
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余後陳得輝著續
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
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
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
真愼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

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
麤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
搗令絲揄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
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
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
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
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
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
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

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麤便云不是唐非也
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麤絹徐熙絹或如布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橫幅
直卷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
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猶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
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猶又堅細也濕染
者色棲綾閒乾熏者煙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
香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
多經香煙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問最易辨
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

國朝東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
名畫惡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
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
處令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
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
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
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編借記錄琴棄成誦詳味
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為
聽声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逼不可
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

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此舉
偽令人短氣古人畫棄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
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
神妙古人作畫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
雪山王詵煙江疊障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
骨相有飢體之外看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
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
家自是兩等家多貲力貪好名勝愚物收置不過聽声
此謂好事者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
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賓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

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得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舛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兼以宣和畫譜南度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索潛剔秘綱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　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

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前論畫之三品畫擬前人所未敎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走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綾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眞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應訪使楊文憲公　焕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已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慢後世無以考為慕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門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

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萬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祖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梭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梭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瓊香亭亭西曰雪香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

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
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非莊
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部院院北曰湧翠峯峯
之洞曰大滌瑤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
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
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巖祖門東曰尚食
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
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
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
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

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
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
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
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
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
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
東華對東華門向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
掖門正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
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

嘉瑞樓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
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
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
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壁輦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
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
五言絶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
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重閉經今十五年長因
批帖子呼到御林前右一首歲歲逢元夜金蛾簇巾見
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首前輪直罷倫去賭金釵

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首翠翹掘背小殿夜藏
鈎暮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首內府頒金帛教酬賀
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首人間多東栗不到
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攢月賜錢右六首仁聖生辰節君
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首奏行臺急
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鍾右八首盡燭雙雙
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首聖躬香
閤內天遣下朝遲扶伏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首今日
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首駕
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銮輿去經年更不來右十

陛覽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楹位無復夜熏香右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昧十為道圍城久牧奩闕犒軍入春運斷絶飢苦不堪聞玉右十監國推梁郎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時右十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舍淚強添妝右七十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来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右八十北去遷沙漠誠恐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右九十陳隨隱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王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瑞幕次列

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備廊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殿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脩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脩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日端誠策士唱名日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夫容環朱蘭三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

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室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導舍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聽纂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疊翠太子賜號也接續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脩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夫容後木犀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牖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桃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

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荏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壽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崖鬼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脩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篇興山背夫容閣風帆沙鳥簇局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惟石夾列獻現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窈然平朗羣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緯熙崇政殿之東為欽先孝思復古燕寢等殿木園即福寧殿

射覆曰選得坤寧殿貴妃明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蝗聚馬又東過閤子庫虎賁思殿儀鸞備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賅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徐文獻公任浙西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戚否分為三等載諸籍第一等絕臧者第二等戚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戒之使改過可也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為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然本

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蒨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書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尒雅木無枝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盜鐵院書手蓋唐

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西游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鞾鞾婦女非纏足者通天之冬鞾子雜錄引實錄云鞾鞮鳥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鞾鞮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

伏鳩頭屨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雜脫屨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鞾鞮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鞾鞮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鞾悉合切在佩字韻下今俗呼與翼同音者誤

世稱鄉胥為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盜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為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来流通無少間斷其脉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動氣實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内經云脉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尻行體者从尻从血亦作脉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脉幕也幕絡一體守从肉从尻尻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脉自从尻取脉行之象無求子云脉之字从肉从尻又作衇蓋脉以肉為陽衇以血為陰華佗云脉者

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脉盛氣血衰則脉衰血熱則脉数血寒則脉遲血微則脉弱氣血平則脉緩晉王叔和分為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脉之中獨舉浮沉九難專言遲数故用為宗以統七表八裏而挈萬病其說以為浮者為表為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為虛有力為表有力為浮無力為孤有力為洪又沉為實沉者為裏為陰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為微至骨為伏無力為弱遲者為陰主寒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駛為緩短細為濇無力

為濡数者為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虛数而極弦為緊有力為弦流利為滑它若九道六極之殊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脉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脉玄文及西原脉訣等書世以為秘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真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溪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户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賓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

博古圖宋徽廟朝所脩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僉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至架太寧閣登層霄林寶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中楹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在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遂古

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
商周尊彝鼎罍蔚為博古之學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
識上親指示為言其歷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
飲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不須賜
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爭奩遵又將經紀其家
則自唐已有此言
世尒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為居士
家資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
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棄遠大海中舉家脩道緻

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
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
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諮然有
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荅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
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
無生話元和六年北遊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鬻
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
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昼父座合掌坐亡
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卅牧于公頓閣之來
問居士謂曰但頓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
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
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嘎倚鉏脫去婆焚燒畢自後莫
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
肇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蓄穀倍息
計贏校丰斛合侖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歉飢衾
積披枚識出布篝會入窮日疲極而瞎者能以居士之
事便作真想豈不為養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為道士號梅溪余童時
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

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近
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暗問其室氏乃
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之但兩髮俱禿問知在
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
以掠鬢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為內夫人日每日
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
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
大牌曰宮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
朝家法之嚴
至至乙酉冬　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

政蹟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
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分鉞
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
天子覩覽其書喜見于色又廣如徵必為權豪所中頃
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勉侍
徵輦送出都如徵感 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
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略曰
江西布衣臣黃如徵百拜上書
皇帝陛下如徵忝生濱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
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 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

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連年未息者實由官
皆汙濫民愁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
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
政事之咸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貶德振貧乏之信宛抑起
淹滯俾所至之處如 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 聖澤
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政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
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奉使之來皆若大旱
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
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
吾中賄賂以絨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瘠吏貪婪而

詐百端昏敝 主聰 陛下不悟為姦邪所賣擢任肖
壹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
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陽靜不亦
難乎倘 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歉
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為
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 陛下以為詆謗大
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
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 清譴罪在不赦
請伏鑕以俟命

吾鄉錢叔琛民贊乃武爾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東北

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
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一尺許券詞黃金
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　天兵南下時其家人
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
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漁意寶物試
斧擊之則鐵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聞賜券
之說買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收
瑮之兄者用十餅穀易得青穩復遞誠為異事時余就
錄券詞一通收瑮又出武肅當日謝表葉併錄之昨晚
檢閱經笥偶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

幾何哉謾志于此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
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
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
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
王食邑五千戶實對一百戶錢錄朕聞銘鄧隲之勳言
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著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
致頃者董昌僭偽為皆鏡水狂謀惡貫滌滌齊人而尔
披攘兇渠蠲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
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恭折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

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
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縣列五熟之金實憲勤燕然之
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
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厚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
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
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
子孫三死者出於唐肅宗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
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
膽伏念臣　從筮仕殆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罔恭所

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愛福過生致忘慎初護末
豈其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
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臨
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
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貢禍
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披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
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
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元年
昌為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
杭授汝鏐攻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為

浙東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招宗景福元年為武勝軍
防禦使二年為鎮海節度使乾寧三年昌偪豬鏐遣書
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
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
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
東朝廷不得已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
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
元年以為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
為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
以為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
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
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
使烏昭遇韓玫使鏐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
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三
年鏐卒鏐寢疾出卯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
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
月以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
邪史稱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
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
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
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
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興其寶正寶太同歲而名不同知
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
錢武肅乎董昌拜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
羅隱為譔謝表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王冊金
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
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衙官屬悉稱臣又
於衣錦軍大建王冊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
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
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
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
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方與見休性褊分謂吏
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飛邪遂
飄然入蜀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
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
所論

有教子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
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
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
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

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
樂耳使擊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鋒耀日又能留情於此
耶字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
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輕牽兵車遠平平使明明眠逢
與掀征夫經經堅迎迎年傳傳偏停停田應
應煙成成誠聲韓聲韓清清千澄澄耀星星幷晴晴誕丁
丁顛槃槃屢盈盈延能能　稱稱千非　精精煎零
零連汀汀天梢梢東蒙鍾江支茲為微魚胡模春平
佳厓咍真諄臻臣虧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
歌戈麻陽唐耕清青蒸登尤侯幽談鹽添横光

凡如欲切春字清諄諄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
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拇掌則前三後一少歌又前七
後四下字平声為叚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
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拇掌則前三後七少歌又
前十後二少歌又三蓋頁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声
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
十六字此為至要後見賓退録一則與此畧同併志之
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字該
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
母全用五支至十三齊韻取其声相近便於誦習一篇

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声五十七韻而無側声如一字
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句括定字母後
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
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凝梯
歸披皮肥其舜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
尼醯雞罷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
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閑盧甘林亟雷聊隣簾櫳
巖巖泰辰閘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横榮娶庚光潁此叶
韻也

松江之横雲山古冢纍纍然世傳以為多晉陸氏所葬山
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冢磚上有太元二
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
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　恐事泄祕弗示人家中
得古銅罍勺壺洗尊鼎雜器物二百餘件內一水滴作
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須飄蕭騎
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應鳥人之腦心為竅以
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腦心儼一席帽胡人衣摺及
獅鷹羽毛種種備具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
作膚理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寶惜而
以循襲約長五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　士安偶

過生出以售捐錢五十緡買之歸剔蠹沙生飾澤蠟
石神氣百倍於昔韞櫝保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
為執力時貴奪去昔賢于困學公嘗畜一水瓶正與
士安者大同小異相承曰蠻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
杭州斷橋日瞰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墜吸于於湖水
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悒快嘆彫形神為之凋枯既它徙
踰三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合追懷故物注視湖波適
當霜降水淨之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
獲至珍即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
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浸成巨軸公殁子孫不能

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將
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來僅聞公
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它古銅器比可
以屈指數也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
公田閥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
飾齋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尔做一箇麻餉公即
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餉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裏
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
三年非故吾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忠好上帝王書遂遷

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
来路吾歸路来来去去何時住公田閥子竟何如國事
當時誰汝誤雷州户厓州户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
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
併献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閥子朝
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復献之
世皇嘉納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絶教坊之白眉也
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
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為佳話

明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一家已

閩雄狗生小狗八其一黃尤紅如鷄血然犬之為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為女男子孕育則甯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黃尤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犬者與甲辰四月十三日華亭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

先非潮也後見湖泖人說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擁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執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昆山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叛

國朝品官毋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妻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枯妻為萬歲君則此可為今甲之原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遍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林鍾之商）同位娶乙丑（林鍾之商）與甲（太蔟之商）同位娶丙寅（南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姑洗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此徵之類下）隔八下生壬申（大呂之商）同位娶癸酉（夷則之商）隔八上生甲戌（夾鍾之商）隔八下生丙申（夷則之商）隔八上生戊子（姑洗之商）隔八下生庚辰（金之季（此徵之類下）隔八上生壬申（大呂之商）同位娶癸酉（夷則之商）隔八下生甲戌（夾鍾之商）隔八上生丙申（夷則

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鞮寶鞮林鐘故自黃鐘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子至于巳為陽鐘至于應鐘皆上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

甲午乙未為陽呂陽呂皆上生

鐘至于南呂皆下生

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六七律相反所以分陰陽呂為一紀也

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

也得此一說固已判然及讀瑞桂堂暇錄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因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火壬申癸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剋數也剋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剋北方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剋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剋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剋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剋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剋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炉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為湖又為水旺之地巽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炉中火者寅為三陽卯為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炉之木以生之此時

天地開炉萬物始生故曰炉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為原野已為六陽木至六陽則枝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誠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為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及衰則不能為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

土者天干戊己屬土寅為艮山土積而為山故曰城頭
土也庚辰辛巳白鑞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
未能堅利故曰白鑞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
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
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
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
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成亥為
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
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
水中之火非神龍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

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
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為水庫巳為金長生
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
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為火旺之地
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寇帶敗而方寇
帶未能所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為
地户酉為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蔵光故曰山下火也
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為原野亥為木生之地夫木生
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
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

則為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金
木旺之地木旺則金贏又金絶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
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為衰時巳為禄
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
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
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
大驛土者申為坤坤為地酉為兌兌為澤戊己之土加
於坤澤之土非其它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
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
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

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使以饋蠶故曰
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為東北維卯為正東
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
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絶巳而天午丙丁之
火至辰寇帶已臨官土既庫絶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
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為火旺之地未中之木
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
酉石榴木者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絶矣惟石
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
寇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寇帶則力厚矣兼亥為江非它

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千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屬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放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 世皇召見於便殿趙進張皇不覺笠子歌側 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倩身齋家治國平天下之學 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呼以先生之

學行而不見遇於 明君是果命矣夫

退士阜崩圮墓門顛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河間路景州蒲縣河決一土阜相傳為皇帝家奄混區夏即有誼云皇帝男墓自國家奄開運糧却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門顛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張蛟菴翁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壞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咸里因當時賜葬宜過厚家關樹立須雄尊豈知陵谷有遷變石馬盡沒龜趺蹲朝夫指我元傍岸縣官恩隆務高原岸濱作佳多古冢零落悉餘秋草根至今父老傳識記野人之語那是

論我疑其葳必深鎖或謂已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識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林昉田問書載會友人游山檄云人有殘繒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借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着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子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

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濵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序駢髮登鼓缶鞭竹杖盃盤草草何漸野蔌山肴雖云一飽之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勿替用附于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游山之樂也

歌兒珠簾秀姓宋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氈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羣

竹槭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慶都陽斷落紅塵土一
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先生亦有鵝鵞
天云十二闌干朕遠辟醉鄉空斷楚天秋鰥須影薄微
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紅霧斂翠雲收海霞為帶月為
鈎夜來卷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皆咏簾必寓意
也由是益彰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揚州守臣朱煥以城降後於煥之孫
道存家欽覩

世祖招諭詔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聖旨諭淮
安州安撫朱煥擾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

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
吊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建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
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於故人情分不
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它原其本心但未知
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
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
亦識時達變之士也寧不以數萬生靈為念乎臣昧死
上言伏候勑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
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將帥同謀歸順者意
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麻

正書北方謂之漢兒字聖旨此詔歲月在城未降一載
先則煥之来歸必先有所期矣煥之子德輝承父蔭仕
至漢陽同知道存德輝之子也亦以父蔭仕至江陰知
事既而復受偽周户部主事之職將命揚州被執至淮
安殺之弟兄子姪客居上海又悉死於苗瘵之劫掠煥
之宗族所遺殆無噍類夫煥既不能盡忠於前而道存
又不能盡忠於後被執遭戮之地適在揚州淮安天之
報施固其宜也謾書于此以為畔逆之勸

吳興趙公碧澗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
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献肴酒致殷勤焉公於

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其昔吾割情忍愛以去尔尔弗
我忘秖撓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
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頲執事終身為尼以報主恩公
遂復留之它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四
明黃伯成先生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必深慮之以
真應必捷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澗詞碧澗亦
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汝陵尚愛燕玉暖況是當
時真貴人春衣典盡春寒悄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
帶拆同心換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靨幸僅存此時猶
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用留仙裙去妾相

悲兩相約既去猶頻送者酌主君謹恐覆盃之見此潮
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得知恐著主衣還事誰送摘金
樓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澗堂下双溪水使客往
來豈知此不願新惟戀舊思千萬人中兩人耳
戀賢扶鳶名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於作詩文間有
絶佳者意亦英爽不時之鬼依憑精魄以闡揚其靈恠
耳友人攜李顏元凱舞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至大書
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殺以咏史請鳶不停筆作成長
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
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敗兵

華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柱深厚歷載八百何
緜緜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垂書編春秋筆削嚴
一字誅惡善持大權丘明作傳詳本末下迨戰國何
茫然秦皇併吞六王畢始廢封建遂井田功高自謂傳
萬世仁義不施徒詭仙東遊弗返祖龍死赤靈火德明
中天漢朝文景稱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煙雜用黃
老術是以未得稱其全王莽賊臣篡漢朴賴有光武如
周宣雲臺名將應列宿嚴嚴良策扶戎軒絶勝高祖臨
彭越可比周呂終天年榮儒往謁曲阜廟典章燦爛羅
星躔後人不省創業苦龍任閹寔皆貂蟬西園珮爵誠

可恥黨錮忠士灾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荆棘生
荒煙閑張早死從主弱典午自帝開坤延五胡雲擾亂
中國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廢有得失豈知合併歸
楊堅瑗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龍舸亂離思治否
復泰唐室高祖催飛騫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傳
高玄大綱不正有慚色我嘗撫卷思其淵紛紛女禍握
神器擾擾藩鎮橫戈鋋乘輿避亂數奔竄羣雄競爭遊
西川黃巢殘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凌漸使唐
祚絶江海雖大猶涓涓朱溫降將乃一賊偕虢輕時得
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尚德周家亦偕登
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深仁天下蒼生得
蘇息史書浩浩文屋棟人主欲觀寧遍及小臣慕集作
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乙夜細垂觀比義成王戒
無逸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清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
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弗再適未幾青
死春慟幾絶且嘔血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
衣服弓劒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
同葬之事上于　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嗚呼春兒
生長寒微不閑禮節尚知夫婦大義如此顧世之名門

巨族動以衣冠自脫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豈不為春児萬世之罪人也與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来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感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　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廷公之子參知政事思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它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

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分有立志會　天兵南叩關上疏犯新禁衆爭目弗由是遂變今名曰肖南義不忘趙北面它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識焉惜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峭潔亦弗為忤工畫墨蘭

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曰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吾寧自寫一弓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絶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蓋過齊子芳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雲傑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以見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霜落風高悤悤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鴻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

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在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宋館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絶但知紀元為中統也先是有以雁献命畜之雁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後虜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三年宋亡至今祕監帛書尚存

李和錢唐人國初時尚在粥故書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

古之家或有廣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璧
定石刻印
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
折草九莖屈之為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
止留兩端已而拌開以占休咎若績成一條者名曰黃
龍儻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蟾
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
法曰九天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
筭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橫
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為卦一豎一橫曰太陽二豎一橫

曰靈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
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
一豎三橫曰縣崖三豎二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
謂九姑豈即九天玄女耶雖經云索隱茅以筵筭亏
命靈氛為余卜注曰瑤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卜曰筭攪此則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者　國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
繁促殊無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崎先生
云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漢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　上曰何其
未有怨怒哀愛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
會稽張思廉寔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統開正朔馬上
鞿鞍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得開基太平樂檀槽
舒呀鳳凰鸛十四銀鏤柱冰索摩訶不作悅豫聲聽泰
逝前白翎雀霜曦曦風瑟瑟白草黃雲日色薄玲瓏辟
玉九天果亂撒氷花洒毛幕玉翎翠珥起盤礴左旋右
折入宋郎舉雅孤高綽羊角啾啁百鳥紛參錯須臾力
倦忽下羅萬點寒星墜叢薄碧欽然一聲震龍撥一十四
弦暗一林鴛鴦飛起莫雲平鷓鴣東來海天闊黃羊之
尾文豹胎玉液淋漓萬壽盃九龍殿高載帳煖踏歌聲

裏惟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權八十一年生
草來鼎湖龍去何時回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汝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權如也嘗自
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果田院乞兒子由時
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
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
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克舜而心盜蹠者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為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莫朔方峙萬壽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縈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甃甓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趫樓二趫樓登門兩斜廡十門闕上兩觀皆三趫樓連趫樓東西廡各五間西趫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毛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擁宮城之四隅皆三趫樓琉璃毛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為御道鏤百花幡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為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鳳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為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紅門垣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挾六間後連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礎白玉石圓礎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琐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飛鵬昌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搉牌而出水質銀裹漆瓶一金雲龍椀繞之高一丈七尺貯

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一寸玉凳一刑綸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空侯咸備于前前縣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紬皮壁幛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琐窓間金藻繪設御榻祫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香木為之綾花龍涎香閒白玉飾壁草色縣綠其皮為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凰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凰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為七間鍾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門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閒重簷凡諸宮闕廡並用丹楹彫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

簷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氈襯簾帷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鼎植沈檀之香焚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牀皆楠木為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牀金縷褥黑貂壁幛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瀾門在右廡中制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瀾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瀾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寢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帷幄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關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寢慶殿西制度如東更衣殿在寢慶殿後延春閣南紅門三東西紅門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宮之前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

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一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廡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八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琱窓文石甃地籍花氈縣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鵰昌楯正殿綾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牀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茵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驀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簇簇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對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為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盡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盡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各二間文寢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與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

周以磚垣南闢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窖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房六間南北西門外基置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為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三直儀天殿吊橋西紅門一達徵政院門內差北有盡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與聖門與聖殿之正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懸琇窓文石甃地籍以毳茵中設屏榻張白蓋簾帷皆錦繡為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茵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胃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

制度同嘉德山宇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
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
周閣以紅板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
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其簷脊立金寶瓶單陸
御榻從臣坐牀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
前軒一間圓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
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
置金寶瓶微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
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盝頂井亭二間又有盝頂房
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簪花半屋八間

太香亭在畏吾兒殿後凍盝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
正殿五間前軒二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
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寘轉置
花朱蘭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盝頂房三間庖室一間面
湯盝頂房二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
一盝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笥之平故名西盝頂殿在延
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
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
盝頂殿後二在西盝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
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五間半在

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
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盝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盝頂軒
一間後有盝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
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盝頂房一間庖室一區
一間周以土垣前關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
正屋五間前盝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盝頂
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學士院南又南為藝舍庫
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在閣後西盝頂殿
又南為軍器庫又南為牧人庖人宿衛之室藏珠庫在
宮垣西南隅制度並如酒室惟多盝頂半屋三間庖室

三間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
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
為之峯巒隱映松檜陰翳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
轉機運斡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
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于
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
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為石色內有隙地對立
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林左右皆有登山之徑
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
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為

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
圖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一十
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環
窓板窓其裏編綴金紅雲而蟠龍矯翥於井楹之上中
有小玉殿內設金欹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林前架
黑玉酒盃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戲出沒于波濤
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峯玉響鐵
一懸殿之後有小石 二內出石龍首以噀炷引金水
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
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

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如金
露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
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
室後制度同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
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
中置琉璃珠溫石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
十三尺方頂中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
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
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
制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

前三間庖室在馬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
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迴若干里植夫容儀天殿
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
尺重簷圓蓋頂圓臺趾發以文石籍以花茵中設御榻
周關瑣窓東西門各一間臺西向列龕
碑龍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尺
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吊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橋
中關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
留守宮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與聖宮前之夾
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

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
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
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窓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
有石臺山後關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
列又後有紅門並立紅門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朵
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
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
有橋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
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
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

所所為三間東房西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廣集已實觀紀籍所載秦漢隋唐之官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縣延聯絡弥山跨谷或至數百所嗟乎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由余當秦穆公之時猶為是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簡

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備經世大典將作所亟宮闕制度為許於是知大有徑庭於古也方今幅員之廣戶口之夥貢賦之富當倍秦漢而恭隋唐也顧力有可為而莫為則其所樂不在於斯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重於此則輕於彼理固然矣

中書省

吏部

戶部　都提舉萬億綺源庫　都提舉萬億賦源庫　都提舉百億寶源庫　都提舉萬億廣源庫　提舉

富寧庫　諸路寶鈔都提舉司　順承行用庫　明行用庫　光熙行用庫　健德行用庫　和義行用庫　崇仁行用庫　順承平準庫　大都平準庫　寶鈔提庫　印造寶鈔庫　燒鈔西庫　燒鈔東庫　印造茶鹽引局　抄紙坊

禮部　會同館　教坊司　鑄印局　白紙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實司　提舉都城所　提舉右八作司　提舉左八作司　備章提院　大都人匠提管府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管府　茶迭兒局諸色人匠提管府　大都金銀器盒局　大都氈局　織染局　花毯局　蘇局　撒答剌敦等局人匠提舉司　造船提舉司　諸物庫　符牌庫　受給庫　左右廂

樞密院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親軍都指揮

使司　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軍都指揮使司　唐兀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欽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貴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西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

御史臺　殿中司　察院

也可札魯忽赤　司獄司

徽政院　宮正司

宰司　備用庫　掌謁司　掌醫署　掌膳署　內須庫　儀從庫　蔵珎庫　掌儀署　文成庫　供

威衛使司　延慶司　隨路諸色人匠都揔管府　左都

馬瑙玉局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司　織染雜

造人匠揔管府　綾錦局　織染局　文綺局　諸

路怯怜口民匠都揔管府　大護國仁王寺財用規

運都揔管府

宣徽院　尚舍監　諸物庫　尚食局　生料庫　光

祿寺　尚醞局　尚飲局　醴源倉　關造監　提

舉太倉　柴炭提舉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奉宸庫　官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納綿揔

管府

集賢院　國子學　興文署

翰林院　國子監　國子學

翰林國史院

宣政院　資善庫

昭文館

太常寺　太廟署　大樂署　社稷署　禮直署

大司農司　廣濟署　籍田署　豐贍署　供膳署

昌國署　濟民署

大都護府

通政院　廩給司

秘書監　著作局　秘書庫

大府監　內藏庫　右藏庫　左藏庫　器備庫

中尚監　資成庫　雜造局諸色人匠提舉司　織染

木局　怯怜口諸色人匠提舉司　大都等路種田

人匠織染局

利用監　資用庫　怯怜口皮局　大都

雜造双線局　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

軟皮局

章佩監　御帶庫　異珎庫

典瑞監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　修內司　大木局　小木局

泥瓦局　粧釘局　銅局　車局　繩局　祇應局
畫局　油漆局　器備局　器物局　鐵局　儀鸞
局　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
雕木局　採石局　木場局　上林局　大都門尉
將作院　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　玉局提舉司　犀象牙局　雕牙局
琺局提舉司　石局　金絲子局　大小雕木等局
鞍帶斜皮局　珠子局　璀玉局　畫局　温犀玳瑁局　漆
紗冠冕局　綵帛局　綾錦織染雜局　異樣等局總管府　異樣紋
局　御衣局

泉府司　富藏庫
侍儀司　法物庫
武備寺　壽武庫　利器庫　甲匠提舉司　箭局
弦局
都水監　大都河道提舉司
尚乘寺　諸路雜造總管府　諸路旋匠提舉司　網
篦局　資乘庫
太僕寺
太史院
司天臺

回回司天臺
太醫院　御藥局　御藥院　回回藥物院　回回
物局　大都惠民司　廣惠司
崇福司
拱衛直都指揮使司　儀從司
大司徒領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　塑局　出鐵局
銀局　銅局　鑄鴻等銅局　唐像畫局　梵像局
雜造提舉司　鎖鐵局　五局　諸物局
孛可孫
儀鳳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運使司　萬斯南倉　萬斯北倉　千斯倉
相因倉　豐閏倉　通濟倉　廣貯倉　永平倉
永濟倉　惟億倉　既盈倉　盈衍倉　大積倉
豐實倉　廣衍倉　順濟倉
大都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大都鮫課提舉司
酒課提舉司
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
北兵馬司
內史府
省架閣庫

左右部架閣庫

長信寺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声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拍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樂畢授觴上前　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唱盞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來其義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為金數萬斤方在治　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數不以灼覩萬目驚觀歎嘆如一及昼大寶方興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天台陶　宗儀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訂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繄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賢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宰端木賜子貢言語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冉求子有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卜商子夏文學著名執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舞雩回答夫無繇仲由同宇有祖句茲亡其有秦非亦宇子之孔忠子蔑舛仲會子期公皙哀齊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樂欣亡顏噲同宇子聲其宇子羽澹臺滅明晉子之是宇公乃子祺宇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柳申棖子續高柴子羔伯寮子周晉其申木孟魯遽瑗伯玉衛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晉其申黨一作晉者止宇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乃宇子牛顓孫師子張陳公冶長子長齊一宇子禽其陳亢子亢陳名而不宇唯句井疆高柴子羔孟衛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薛邦子從亡公西蔵魯及公西輿如亡宇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廉絜子庸衛漆雕開魯琴牢子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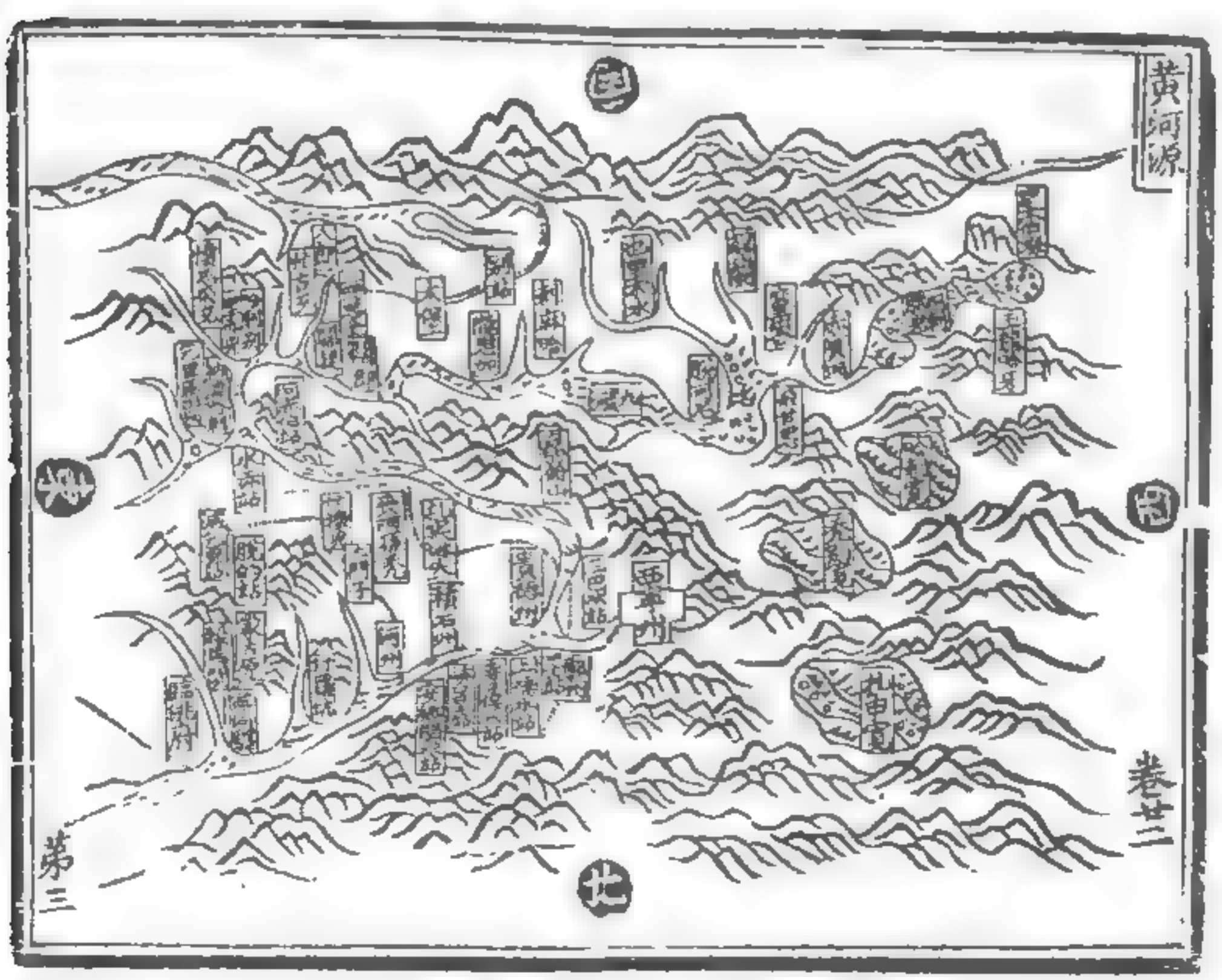
字同宓不齊子賤（魯人）　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邽巽子歂字俱（魯人）　梁鱣（魯人）秦祖子南（秦人）　樊須子遲（魯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原憲（魯人）燕伋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析公首夏子乘施之常子恒（亡）公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抑者顏幸（魯人）字子家（魯人）　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秦（秦人）　亦有后處字子籍（亡）其原亢籍仍字子開（亡）顏祖字襄（亡）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子文顏高（一作子驕）鄡單子家（亡）顏何字冉（冉季子）公西赤子華（魯人）　晉狶汗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妄重列以自識俾家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緣声律不諧之辜莫敢自恤尚同好之君子幸有以訂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正義云音由）　縣成（縣音玄）

公祖句茲（句音鉤）　句井疆（句正義作句）

宓不齊（宓音密正義云當音伏）　漆雕哆（音赤者反）

邽巽（邽音圭）　鄡單（上音善見反下音善）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　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
輸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
咸休興替之清泠楊激之畿甸寖通獨不得均其澤越
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閻出翰林侍讀臣昂霄
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鷹悸罔措唯務磬竭
忠赤盡民瘼後已閻公一日語昂霄淪余兄榮祿公都
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矍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
其語公曰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
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
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原之所出嘗一城俾蕃

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
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入汝舊人且習諸
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
河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駙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捉
馬關林麓穹隘譯言忝石答班啓足浸高一日程
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
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
虎符置察察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
措工物完閱闕出驛閱遣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
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

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涯淖弱
不勝人迹遍觀弗克旁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
巨澤名阿剌惱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
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
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
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
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
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
過之民聚落絆木幹爹舟得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

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眾甘思東
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
成氷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
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
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
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
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類羊之類其東
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
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

程水南来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
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
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
司土蕃等處宣慰司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
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
行一日程洮河水南来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
北一作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
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
南北涸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
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

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竭腻拘執竢厄百雁
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
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原一出于闐一
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合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泄至臨
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
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
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閒風土
圖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
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
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石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

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啟天威亘天所覆靡無間海
內外冠帶萬國間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訾故窮河源
去萬里若步閨闥嘻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
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藏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
閱閱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
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潘昂霄謹述
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
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
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洛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陬實惟

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
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昆侖山也地里志亦
稱昆侖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
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
究之者我　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
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昆
侖當九渡下流則昆侖固已歸我職方氏矣　憲宗皇
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
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

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　世祖皇
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都河源故翰林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接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
更昆命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
見數至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
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
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郵是
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
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國朝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敕署牒以命之牒具中
書官位最尊者今也署牒若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
今惟皇太子立必燕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
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
者不得也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奚百舍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
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
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大等之背
乃竪身直伸其尾向上究如小塔狀謂之烏龜塔又
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
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
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黙首作
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
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鮮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伴
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續首尾異色投放水
內浮遊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
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它禽鳥可比誠
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欤法欤是未可知
也但劇盜中似此者果亦罕見

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嗥吼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
八人者衆議虎若不得去因給愚者先出我輩
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
之虎食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嚙至洞口怒視
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
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
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世稱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
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
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其懼

罪至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
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
死錢唐白湛因先生紀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禍應
為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姚文公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壬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
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
實對叩之再三而詐曰妾乃建寧人　真西山之後也
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
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

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教坊檢籍除之
公得報語一小史曰我以此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
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
皆有詩曰斷絲棄道還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
桑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主堂盛文士燕集來
雍雍金力手劉鮮酒給蒲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
雙叶婷婷劉碧玉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
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
問之漸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
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者延入寺訪親俄
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戒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

救不省氣絶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
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
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
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橋李郭宗夏舉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拙管
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擺密院東有術
者設肆筭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
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
何為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紿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
十當有子今年十五六矣非紿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

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沈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
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亦有孕前後
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
坐中一千户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
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
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耶兩人
各言婦人之容貌齒歲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
妒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户至家享
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户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
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

奏聞既而有旨給驛以行凡館
至聚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燕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
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
如一莫知何者為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
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
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為之墮淚舉盃交賀大
醉而罷明日千戶答禮會客知昨謂李曰吾既與君子
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李喜出望外回都
攜其子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入之覲通籍宿衛後
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

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
之弢陽庵一日召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
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
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東髮簪冠着道士服
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餘七十幾於得道者神
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尚也丁卯進士薩都
剌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
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中白鶴歸石竹淚乾斑兩在
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蒼苔補道衣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
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
至姑已改適勸志子居以守夫祀時江李宗洌閔其事
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乱不堪夢裏
任子昭云向窩都下時鄰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
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官用刀劃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馬
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襲云嘗於平
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見老回回見之
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起即騎而
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湖廣行省平章鄂嚕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
避雨平章問曰孳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秉避
雨即應聲對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
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緞
贈之

龍麟洲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奴小玉帶左觴酒半
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也願先生賜之以
詩先生其毋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
遽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盞酌池邊風滿衣木犀庭
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脚難禁玉帶圍於是舉
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
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
能及也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
承旨阿荅八剌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
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
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
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
於寓諫者矣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
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撙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
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妻歿之為本路治中
官以休咎叩之荅曰公它日直至一品便休妻深信其
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俞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
改換押字瓦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
然耶抑教使然耶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左脇下或
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春梁自
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紬綾為表綠方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監鐵撥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人皆剔剔無遺南唐則縹以迴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為縹文錦為帶玉及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度江後和議既成搜揚購求為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嘗鑒之士有考焉

錦縹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克絲作百花攢龍

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簇文　五色簇文

紫耀鵲一等紫地白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碎　紫曲水俗呼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鳳各呼其名甚雅　青樓閣仙鶴又　青大藻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皁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

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褐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細花盤雕　翠
色師子　盤毬　水藻藏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
地翔鷺　紅徧地　夫容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皁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鷺　皁大花　碧花　荽牙
雲鷺　撲蒲　大花　雜花　盤鵰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双鴈　方基　龜子　方鼓紋
鸚鵡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遼国　回文

鬬卷紙
高麗　蠲　夾背　糝　楷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　白玉平頂　瑪瑙梁水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螭況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聿德政碑穹窿
莫比特開坐石時趙石瞻著素善詔娟因以楊和王墳
域所有為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
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
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奇禍豈非事

有先兆欤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今史元子春者值公退食偶
與同列掾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訐發之公大怒責問罪
狀枷項示衆及歸恕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

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元
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枯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
元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
長遂卒女病双瞽後元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嘯沒
盡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蝶
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大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觸東
風三百處名園一來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誤殺尋芳客
蠭輕輕的飛動實花人捕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

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謔謔加之閑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遊而鼻垂双涕尺餘人皆嘆駭閑來吊信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垂何物又對云此王筋也閑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王筋是眵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筭凡六書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尔

楊鐵厓眇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纖足纖小者則脫其鞾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余竊怜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双鳧詩云時時行地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款款覩此詩老子之踈狂有自来矣

雖裙掩双手更檠春澈澆傭人幕道不須舜儛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點蒲萄腻和突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款款覩此詩老子之踈狂有自来矣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連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弥陀佛入千神妙楊惜即傑賢為喻弥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鵠石為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將墜會稽為風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譎詐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衛山齋有休興時膚鬻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契予之使得隣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敕以衛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竒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感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云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耶曰何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辯客來談及拇几大笑命筆識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毯瘦如鬼晚来扶向官道傍亥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權江城解后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

是庚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二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牛買得犁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捐款求一點兩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種田一旦成泥塗官司八月受灾狀我恐徵粮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當年陽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回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抑

我嫁賣陪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算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回早向黃泉歸若言救我忽驚慚汗靣青老翁弗復言我是今年撿田吏共衆分賑灾行也足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分字可潛聲採松江盡能以儒術飾吏事若因載之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鹿盧玉具劒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劒此器以堍然之璞既解為環中復為轉閑時上下之際僅通絲髮作寇轉其間今之名玉工者往往歎其所未覩按漢儒不疑帶禮編同具劒晉祐七年三月初賣牛買得犁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捐款求一點兩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種田一旦成泥塗官司八月受灾狀我恐徵粮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當年陽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回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抑

我嫁賣陪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算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回早向黃泉歸若言救我忽驚慚汗靣青老翁弗復言我是今年撿田吏共衆分賑灾行也足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分字可潛聲採松江盡能以儒術飾吏事若因載之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鹿盧玉具劒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劒此器以堍然之璞既解為環中復為轉閑時上下之際僅通絲髮作寇轉其間今之名玉工者往往歎其所未覩按漢儒不疑帶禮編同具劒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朱敦時今大劒末首其狀如此前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寔游錢唐因識吳和之者性慧巧傳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吕字環口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鐏形色極古人皆以為鬼工因土漬用白梅煮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双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胖脹撐塞双軸入竅閑住所以宛轉無碍年深腐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勒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双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趙環製作大鈞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鋼桶想亦同一閑捩其玉具劒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為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底蘊今偶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在蘊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彦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先有客曰相之者居焉刺繡衣服璚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迎疑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為盜也次日客酬謝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牧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耆語遣之俄捧

一楪至復審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攜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猟犬終日吽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無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為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欵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吾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審語嘱猴適譯史聞得来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尔縛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撾殺之

仍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扑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来盜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鞍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翌日責令有司官兵肖行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縄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主人扶掖歩樓而卧須臾嘔吐狼籍滿地至二更開櫃竊緑彦膺進府内脚履尺餘木級面帶傷人假髯既得物直趨至江頭置于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遁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覺所盜物拉漸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欤

省椽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宵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

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至元後至貞者正也四十河閒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持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亂里巷之歌謡者以其有関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録之以

以俟采民風者焉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
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使宜行事民間頌言其貪
後又以大夫子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
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
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苴
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擲虜越王

會稽陳思可詹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
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
知秃堅在城則有録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趙郡國
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
之乃先紿召秃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舉臺軍擒殺之
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
耳人皆以秃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
知當時之執秃堅乃所以擒邁里古思也執秃堅之謀
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為安安繕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
辛敬所敬所類閔校猴士誠容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
代納璘為大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擾殺于其私第拜
住哥以弟撚思監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

臧家無慮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
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何如也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
彼婺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此火鼠布云
葉公政字元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
學士嬰公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省幕吏奉卜
頻尋章檄轉餉鄂閫時丹陽富民秉飲于新志相舍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汚江
別公政曰茅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賢慮
相託公政辨弗獲俾子章寺藏而為謹蔵之越兩月子
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来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
盜死矣子章嘗寄囊中亦有其物在閒欲啓囊而請之
公政曰汝寄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
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為己有衛之
去明年既竣事遠坐丹陽驛門要索朱二氏父子蒼囊
緘得鈔二百五十錠黄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
衣帛有差歸之朱氏餘鈔五十錠黄金五十兩銀五十兩
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醴饌以謝舜之前輩
林院編脩滕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為作傳且稱公政幼
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梁鬼徐真一平

蘄水寨司輸粮四年無繼茶譴呵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蘄春肥羊菜石酒君為主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學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隴窗篝燈照裝槖君遠行感君詒蓮臺湖深浪拍銀鵝鵠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游無古人棄即還金何愧賓禹釣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為荀吏脅軍興期會迫死迫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啼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視屍有膚氣猶依屍呵咍曰奚娃既入棺至蓋其

棺成究及葬捉其身瘞中毋強捉以出制未百日毋欲效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毋嗚侍婢謹視之閱數日始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子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睿賢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為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尔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欤夫婦倫興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欤噫

張氏攖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瑜守紹興軍陳庶子饒芬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賡韻以寄

呂云後來江左共墜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者所稱呂俾人讀寵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庾子之閥鮮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緣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帳下棄出之右二事雖相傳以為笑亦可因以為或云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其吏杭東北録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鬬毆某甲之毋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藍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鬬毆時其毋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搥其腦昏絶在地隣里用剪刀挑毋唇藍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其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箸撻但欵招承償命弗服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笑吁今之鞫獄者不欵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訶喝衆怒畧不容之恤徒而吏緘輦奉承

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
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
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
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
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聚鐵於口刃不能傷其
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
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劒果無所傷去鐵後揮應手首
落遂就進呈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至甚

窮窘然顏順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
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
終不可死也回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
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
寫異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
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十
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娶妻生子育女為富家翁
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卻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
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
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

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
寺妝佛也又一少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
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一大綿羊自外走
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
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
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
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辯其真偽及
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
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
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一開尋果有時與張

大使同寅將印寄于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
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愕急送還之後
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為汝
遣之乃於桃樹上所乩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槌使
以椹釘東南隅地上陽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
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籥季模與
宋交代所以椹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胡善子師魯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
至正乙未以寇魚趙公舉為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
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焉寇怒殺之廟得

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誤今校官額其像祀于先賢堂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皆會于杭驩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殁吳家貧子小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計哀慕成礼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撿官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氣義不以貴賤貪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于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於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貌類人家所畜金毛獒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鵝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燔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師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闌隣居顏百一者一夕夢被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撙銀為業亦夢與顏同辭辯不樂家人無

以紓之勸入勾闌觀俳戲獨顧以宵夢罷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謳唱每聞勾闌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衆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陷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顧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一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為遮護云

顧清甫曲阜人顧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鵪鴣婦以供膳於梢閒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

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鴈未及知監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乳木匣函鴈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厥書與鴈且語其故仲賢感然曰嘉此鴈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鴈之累日問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員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嘉興林叔大鎬掾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詩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封烹叙豕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闕笑識諱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會揉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揉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閎堂大笑而散對大數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雲嶠柏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識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為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着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成稱之曰公子其妻鐵太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倜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為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艘引坡槳趨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頃倪曰吾在京時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着它無與比其所以章章着蓋以米沽之也諸從令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復伯禹在坐不勝竭

踏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蹈雪空山深小小双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倣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悽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廻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寘順德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倣書名三為尒見綱目閱而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藁會同僚荀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歎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余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規 音關改大剋昴以逐鬼也玉篇開改到卯也廣韻毅改大開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剋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銅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絲絲算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尒國化伏兵靈殳剛癘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毅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金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分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絲絲算其底如冠纓頭雜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尒故謂伏化靈殳云云同前師古曰今俗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甚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四百石以黑犀三百石以垂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綬乘

與以縢貫白珠赤勑難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鞮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也同義伯弦靈芝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双印四枚完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稽考王莽傳與服志說文及王莽傳同與服志失為決嚴卯疾日為曰疑志誤又順尒故化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尒周伏化未詳敦是其服用制度迺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家齋政嚴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重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琴琴俗傳葛仙翁練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惟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閻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彦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辨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絲絛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畧兎吾也音那又馬永卿嫩真子

錄公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也同義顓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倜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嵓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大品選中吾將興其子為地即走告富豬者曰張文友末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擾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礴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若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葬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游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衆永訣卧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擊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欤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詣謁所交皆名人
才士公家製餌飽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客前
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屢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
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劉元宇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
秘書監卿元甞為黃冠師事青州祀道錄傳其藝非一
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大護國仁王寺落成詔
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
天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往河北
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刹
樹琳蒲羽幢弥望不絕凡五日始辭又十日復冰目汴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
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九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倫字叔義東平人侍父宦游寓居錢唐至正十六
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
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
之不仁也
趙孝子天爵字伯庸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史多平
反悖行若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王立毋喪廬墓三
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
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天爵字世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
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稱饑但收其本大凶
則已皆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焉馬每值生身之辰寢
苦一月以報父母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岳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
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阻即城中望祭嵩岳時閏月
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群僧方聚觀花之
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狀如
槿圈人物禽獸并木百態具備始非人工高林大
樹琳蒲羽幢弥望不絕凡五日始辭又十日復冰目汴

至中滁皆然不一歲盜陷汴壞之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歆有
祈事則役之吉安道士劉孚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桐
酪祠焉數度而沈之祝曰神為我縣而治之為期日而
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董笑者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嶋
語於廣郡菴先生先生初以為誕及質諸其土人之在
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異耳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
孰何衆不能堪走想憲府巨室逃歷憲使怒督責有司
示罪賞獨大逵且家至壁曰隱藏者罪連坐首捕者賞

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倚彼於
寒期月不裁隣家察知圖給貲錢告報于官官授索得
之併王逮繫因見寔便使問云女知彼所犯矛王曰知
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罪賞乎曰見之女
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奔乘其危以售之則
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為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
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賤之矣真義士也
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
文正公子也

徐彦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漂至山島甫登岸深夜昏

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
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繼知其為神龍遂急
嗌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
不飲爾於是商人亦漫尒取小石嚙之頓忘飢渴一日
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為神龍遂急
捩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
者皆雅鵲等室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
之致富彦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簷請問
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

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
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
出時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欺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
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
此理故耳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
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
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
線弦竹弧置案間撥揮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婦

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
於錯紐配色綜絖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悅
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
為轉貨它郡家計就緒未幾婦卒莫不感恩泣而共
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
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
聞矣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
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躍一魚刺麻佳上成
一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鬬霸而短是

日晴無陰雲亦無鵰觀之類是可推也日昳時縣市人
閧然指訛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
食其妻鹽而藏之来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
魚人民失所之象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剃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而
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逢卿特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賛
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壻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泰州坂崙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
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七劉不避凶險躬至死所
求得其屍婦整欲以身徇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劉美

且賢爭欲强委禽焉劉捨死不貳遂削髮為比丘尼夫
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尔蓋有貴為后妃而莫之
及者謂非天性也耶

歷代醫師

三皇
僦貸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竘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酌　神應王　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子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仲景　郭玉　程高　杜度　魏氾　維尚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陀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眞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紱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玄晏先生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張苗　裴頠　裴頠　劉德
東晉
葛洪抱朴子　范注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徽　王慈　胡治　徐熙　秋夫　徐道度　林
夫長子　徐林鄉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消子　羊賁　秦承
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賴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
卿之才長子　同卿林婦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謇　徐雄謇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全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侯　藥王弟
慈藏　甄權　甄立信　王米　碧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處綜　楊玄
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鸞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　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程朐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龐安時　宋道方
許叔微　王袞蘊　吳稷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長　張素

陳遇明　劉鞗

金

成無己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宗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讀宋蘭森希逸錄及俞文豹吹劒錄而得其說可乘森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関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也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觀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者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孀其中死無辜者多矣

此一罪也因七胡之議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困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剥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覬真人之來咸陽官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若盡殺之自是真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實禹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詆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

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欵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大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姦黨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欤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摽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然余凡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義許之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

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温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也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陳征而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四十二年天子或都許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燬燼越在籬

棘閒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燦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荊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遷乘此即帝位而反鐘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贊詩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為辭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耶為劉備耶亮既有心於帝備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强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曾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特此見故於亮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僭也

余兒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則五人一日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日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鮹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求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襆頭巾衫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

有餘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緑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劇三人最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夔州駱駝　列良藏府
病鄰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賀鼎萬年歡
楞嚴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恋慕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花陣　賞花燈　錯入内　悶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来

頭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墻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閑　方倫眼　呆太守　盡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哭圖　脫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双打梨花
院

霸王院本

悲慈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托孤　旦判孤　計筭孤　双判孤　百戲孤
哨店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三樣酸　哭貧酸
柿掇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嗜賞旦　貧富旦　書櫃児　紙欄児
棊奴児　剔手児　喜牌児　卦冊児　綉篋児
粥碗児　侶娘児　卦鋪児　師婆児　散學児
雞鴨児　黃丸児　稜角児　田牛児　小九児
醜奴児　病襄王　馬明王　閙學堂　閙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猱　紙湯瓶　閙棋亭
夫容亭　壞食店　閙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蜡桃會　洗児會　蔵閙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閙結親　倦成親　猛風惜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

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擣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穷相思 金壇謁宿 調妓
漸 官吏不和 開巡鋪 判不由已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開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聲 同官
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偕 鬧棚閣 双槃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双捉壻 酒色財氣 鬟作
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鬧詁 鬧鶴驛
杜甫遊春 死央簡 四酸提猴 滿朝歡 月夜

鬧箏 鼓角將 鬧前程 雙生義海
賺徐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双揭牓 朦唯質庫 双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
来 佛印燒佛 酸賣俵 琴劒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菴 迓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
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豎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听 硬竹蔡
義養娘 啯師婊 論秋蟬 劉盼ㄔ 墻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淡 摔龍舟
擊梧桐 滸監橋 入桃園 双防送 海常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鬧元宵 趕村末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偌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然 王子端捲廉記 紫
慶七夕 耳相逢 風流壻 海棠院 魯李三
雲迷四季 張与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彩墻
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鹿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
注 吳彥皐 不抽開 不撇簾 紅梨花 玎璫

天賜暗姻緣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么 鬧夾棒法曲 望蠻法曲 分扮法
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擔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散呼萬里 山水
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三磕肥 佳景堪遊 十四十五郎 喜遷
鶯剉草鞋 太公家教 棊棋書畫 滕王閣鬧入
收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上小樓 衮頭子 噴水
朝儓 打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佛 詩書禮樂

論語鵠食　下角貌大鹽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
深　送美湯放大子　播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
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地望梅花　皇都
好景　四佸大提猴　双聲疊韵　上皇四軸畫
三佸一卜　調猿取卦鋪　俾刀疊頭　河轉逍鼓
黃綃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
伊州　酒樓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
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葉噜　抹麪長壽仙
四佸賣諱　四佸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佸抹紫粉　四佸舂馬椿　裁紅開浴堂　却燕
歸梁　蘇武和番　英湯六么　河湯舅～　佸請

都子　双文頗飯　一貫庫兒　私媒貫庫兒
清　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苟鼓千字文　變雷千字
文　抬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集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
子纛　斷朱温纛　變二郎纛　講百果纛　講百
花纛　講蒙求纛　講心字纛　變柳
七纛　三跳澗纛　打王樞密纛　水酒梅花纛
調猿看字纛　三分食纛　煎布衫纛　頭布衫
纛　雙條紙纛　調金門纛　跳布袋纛　文房四
寶纛　開山五岳纛　跳布袋纛　文房四

探解　窄磚兒　三打貨　穿百倖　盤榛子　四
魚名　四坐山　撮頭帶　天下樂　四帕水　四
門兒　說古人　山麻稭　喬道場　黃風蕩蕩
舍狼規　通一毋　串郎子　拖下來　哩伴哥
劉千劍義　鼓會旗　生死鼓　搥練子　三群頭
酒槽兒　淨瓶兒　賣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開鼓箇　柳青娘　論句兒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調劉淚　翻工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妳妳嘆　一倩一與　已已　舞蔡始
皇　學像生　支道餓頭　打調韧　馹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菊
盤舵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朦唾 投河
暑通 調賊 多筆 金押 扯狀 羅打 記水
来楞 燒奏 轉苍枝 計頭兒 長嬌倦 歇後
語 爭子語 迴旦語 大支散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馹軸不了 抛綉毬 靜獻金鐙 門簾
兒 天長地久 眼藥里 衙府則例 金含楞
太下太平 蛸塞北 春夏秋冬 閒百草 叶子
盂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柱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當壚地 屋裏藏
罵吕布 張天竟 打論語 十果頭 十般乞
還故里 劉令帶 四草面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嗹起教柱 打發来 三文兩樣 大對景 小護
鄉 少年遊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
旦 嗹馬杓 四生屬 喬唱諢 挑李子 麥面
兒 大菓園 喬打聖 杏湯来 謝天地 十隻
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 捧艷 破巢
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虫

艷 搌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
艷 蛮子艷 快樂艷 服裏喬 訪戴
叔牛 陳蔡 泡蠶 金鈴 感
吾智 諸宮調 扒掃休書 鞍塞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竹 彫出板来
打暴拴搐 棗陽府 仙哥兒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灯
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韃
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模名 法器名 樂
人名 草名 軍名 門名 魚名 菩薩名

厨難倨　蓼茹衆
佛名　成佛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柄子
酒下拴　數酒　四子三元
唱尾聲　孟姜女　遊孟丁　詩謎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虎皮袍
和尚家門　大燒餅　清閑真道本
禿醜生　窓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拂袖便去　紹運圖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風魔賦　察丁賦
十二月　胡說話　攙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象　田命賦　混星圖　柳毅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未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得嚮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賦　合死漢　馬尻勃
安排鐵鑽　二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靡賦
卒子家門　計兒線　甲伐庫　軍閙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電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賦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才待制包　司吏家門　羅箪賦　事故榜　縇兒來

作作家門
一遍生活
撥俠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摸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貓 水毋 玉環
走驟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投鼍 鹿皮 新公太 黃巢 恰來 蛇師
沒字碑 耿單 衲襖 封陟 鋸周朴

史弘肇 縣頭梁上
錢唐戴厚甫 鄧文肅公之壻也精通甲法戴之毋常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急開幃細視之乃是一美婦人獨立竈前自投金釵遺毋既而無所見毋以語戴答曰適某祭遍神遂致此耳遍毋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此悒悒不樂逾數月果卒
今杭州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聲著靈異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當攻釋氏紀録云後晉天福已亥僧遁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維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牲盖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霪雨四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南村輟耕録卷之二十五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閻閻木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檠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貿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閻閻木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遣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皆紐盤螭四厥方際紐盡璽堰之上取中通一橫窾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其行後諸臣入賀御前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為爾然乃加以淨絲襆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閻閻木等直趨青宮固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道謁進獻　皇太妃御前　仁裕皇帝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　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　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　皇太孫親為付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恪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粥臣見而識之特將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緡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造辯其實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賞之徵臣等已詣

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群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公正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祥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命復歸于　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厚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厚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作善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言未有無德而
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
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為天下除禍定亂隆功盛
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為天下主以至我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
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與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
遂生樂施及 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
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迨
廿年雖由 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
淵容也敬惟 皇太妃聰明淑懿毋儀崇嚴德量溥厚

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 明孝太子升遐
內則 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
由是 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子時 皇太孫未昭儲
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 皇天定命於
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 皇太
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
係望遐迩歸心
聖祖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
在父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
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

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藹藹出於兩間是歲秋
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 皇期又於
大行皇帝宮車晏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
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連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 皇太
妃御前斯蓋 皇天授命 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
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 皇天
之心大賴我 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先
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為太
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
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

蓋以寶為太子瑞應也昔 明孝太子升遐
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
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 皇元
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晏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為
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
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 先聖 皇帝御世太
平之功既成俾繼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
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除合於青宮也臣區區
之情無任傾嚮輸誠兩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
處古今始末詳檄考按許慎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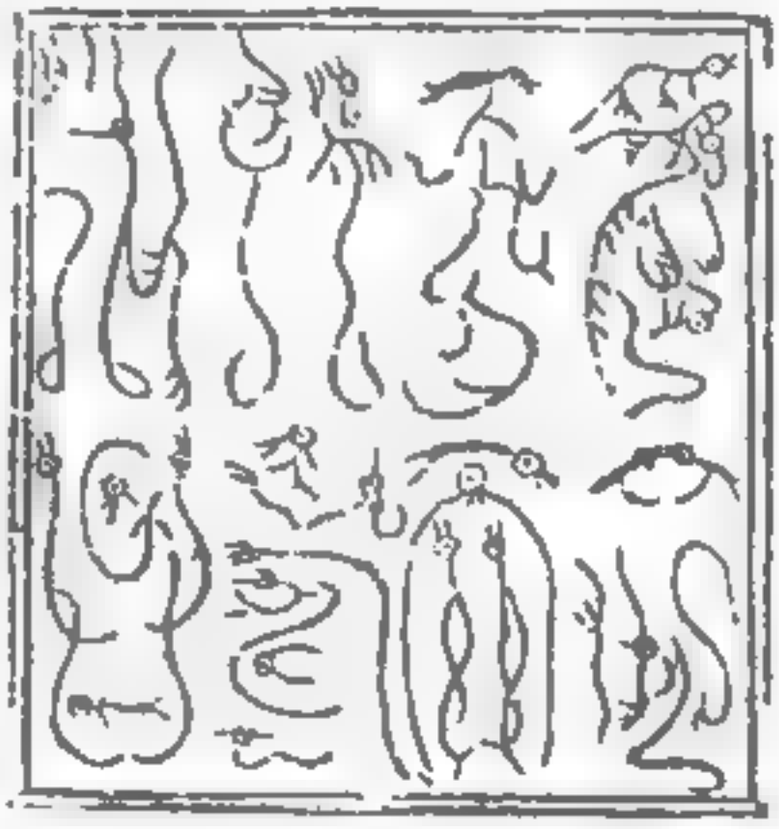
故為文從爾後主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
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王義取天付爾此王
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
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下
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玉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
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
文王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
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
之謂為傳国璽蔵於長樂宮及莽篡位
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
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蠡
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死荊州
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
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
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
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
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
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

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益入於突厥唐太
宗即位實翻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
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
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下
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玉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
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
文王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
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
之謂為傳国璽蔵於長樂宮及莽篡位
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
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蠡
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死荊州
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
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
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
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
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
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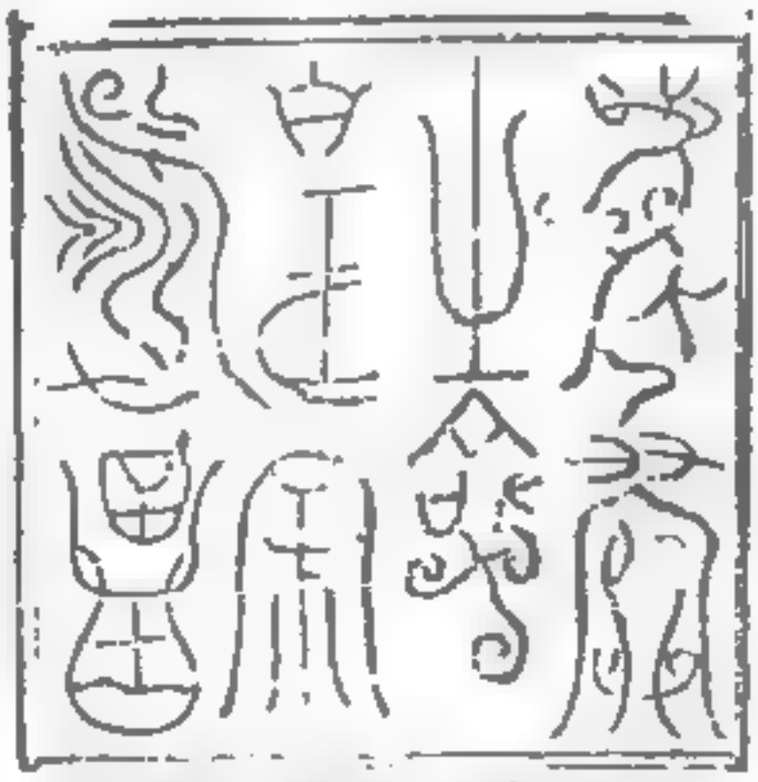
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益入於突厥唐太
宗即位實翻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
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
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
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
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
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
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　皇太孫寶命所歸之
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録又圖
中別有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
璽之背皆刻蟠形蟠屈四角不齊偏厥四際無地可置
此文按太平御覽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纂
容水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
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
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
不可不辯臣戴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箴上進以聞
伏希聽覽徹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桓所譔桓
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為人寬厚事寓考傳覽群籍尤

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闕闕木拓
跋氏
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
廣廉訪使牽國史於按禮兒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
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
辯其文曰受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取宋薛尚功
所編歷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
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來同形制大
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向巨源本



蔡仲平本



畢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
古無過於此
雖龍飛鳳翥
不足以擬其
勢摹印之祖
也

蠣紐 新增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記即洞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此亦詩之爭錢也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子虛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棯枇杷然橘書 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

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過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為重歟唐三體詩裴度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壺橘又曰盧橘

葉公李為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為所害及 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有軍國大事必問曰魯與巒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日議事大廷乃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見當時所賜車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質朴之老其遭遇有如

此者使無貴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直一書生耳而望
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
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
軍出桂林下湟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伍拾文　叁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之請

詞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稜
政遂有人作鵬傳以擬之傳曰昔皇帝火師氏之世鳳
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鳳為百禽長當是時南
山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酷貪而狡稻粱之甘木
實之美鵬不屑焉資飛食肉以為食鵬之徒實繁其
與雕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鵰鶡鶚隼鴟鴞皆助鵬為雲
徵爽鳩使鶻乘軒而治之鸛乃與鳳皇謀曰夫鵬其始
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鵬者何其多
耶昔之鵬名鵬字鵬形鵬性鵬本為鵬者也今有非鵬
而鵬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
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

擾詭辭招報禽之過而想諸鳳白鴻鴈背北而來南是
叛也鸚鵡舍舌言習人語是蔑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
木是冒越者也鷓鴣秋父逐逋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
言妖祥以惑衆聽鸛遺河以阻水利鳲鳩攘鵲之居篤
慕荒淫無度鷗好鬨雞好鬬鷙相傷鳧鵝鴨習水戰
鸕鷀白鷺得魚不我孔雀有翠異相杜鵑催婦令戍卒逃
士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感
焉命奚鳩氏治之鵬與奚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
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之嚙扼吭裂肪絶筋磔
毛揚風洒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

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雲霄以積奉奚鳩且以賂鵬
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張而愈恣其凡距
稍利者慕鵬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蔵遠竄餒死
於草莽者相藉也而鳳皇始憂之間蓬萊之顛有胎仙
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蕪分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
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皇謀曰夫鵬其始
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鵬者何其多
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

之產子者願為鵰鶚之習飛者學為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冒為鵰不誅其渠魁殲其究醜以勵其餘吾恐讒鼯鵄鵄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鵰耳鳳凰曰善棊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勅天下無留鵰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鵰棊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鵰意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斃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鵰宜足恤哉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兎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笑傅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尾而陳之注陳德居也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三界草乃先生二妾名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廖若人娠身然自是光恒見著越九月又十日而廖裂得廖兒五收養之其最稱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二十餘君是為王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父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王倫的斤之子篤廖的斤居和林別力畧力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 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咸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顏忽都 武帝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羅帖木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

性節儉不妒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 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 帝時巡上京次中道 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舜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 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至元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畫畫位置令按圖上大年得稟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適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錢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鄧候關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illegible]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楊公仲弘薛公玄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練師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卜家藏練師即置箕縣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練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其欲乞虞公撰一碑

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邵因勸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大於湖濱逾[illegible]再詣練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忍忽

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頑有知耶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後為戶部楊侍郎所得度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

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牀潛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倫落文章付陳迹此圖遂成三絕

關

浙西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為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遊繼題十絕其一云辟間墨客揮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題詩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頃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愛山全盛時春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後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空廢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壑之嘗買得水殿圖據圖位置構亭永心滿灑莫比詳訂之徒欲聞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嗟乎陵谷之卒莽遺矣雙令無一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徒雅師立揔其役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

音像于上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月封兗國公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郕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兗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封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為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巙讓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

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紱後設為公冶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壻蓋蔡卞安石壻也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宣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會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梃直如矢無他柯榦項上纔生枝葉若梭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采摘金詰儀衛迎入公廨左黠醫工以刀逐箇劃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蔗熬冷窨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窨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澀不可食泉州萬年蠆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蕃中名為苦魯麻蠆蓋鳳尾蕉也

河南理幕沈易云潁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毋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檠我獨為此乎毋告以業不可廢毋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毋陽許之自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妝遲閒酒行歌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勿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譬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辱賂哥毋夜抵舍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賤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汗吾刃矣衛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劉節婦莫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同郡曹泰財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居群人中時妍整持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已不賊從也賊歎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綉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擁上馬隨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就馬上曳之節婦以手爪地以頭觸石流血罵賊不絕聲遂遇害

毗陵倪元鎮有潔癖一日眷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

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絶倒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
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
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孚有人能解之者況
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
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衆繡毬　倘秀才　脫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叨叨令　醉太平

中呂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鬬鵪鶉　上小樓　快活三　正宮出入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關　隔尾　紅芍藥　菩薩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鬬蝦蟆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陽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仗兒　推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塞鴈兒　接接高
南呂

呆古朵　笑和尚　鬱荼令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死夫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　中呂出入　快活三　中呂出入

牧尾　紅繡鞋
滿庭芳　鮑老哀
普天樂　叫聲
窮河西　朝天子
菩薩蠻　墻頭花
酥棗兒　鎮江回
風流體　賣花聲

仙呂

賞花時　點絳唇
那吒令　鵲踏枝
六么序　后庭花

青歌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葫蘆　江西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攧破天下樂
醉扶歸　俊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賺煞尾　憶王孫　一半兒
遊四門　鴈兒落　妖神急　翠裙腰
得勝樂　大安樂　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 仙呂出入
踏莎行　垂絲釣　盍天旗

雙鴈兒　合
大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問口　悠別離　擂鼓體
鴈過南樓　愁郎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茶蘼香　女冠子　林里鷄近　驀山溪
喜秋風　淨餅兒　鷓鴣天
雙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梅花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鴈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鈎　川撥棹
梅花酒　收江南
殺夾煞　步步嬌　攪不斷
風入松　撥不斷
太平令　一錠銀
夜行船　鎮江回 中呂出入
掛玉鈎序　五供養

離亭宴煞　殺夾煞　兒煞　煞尾
十棒鼓　小婦孩兒
蝶戀花　慶宣和
山石榴　山丹花
大拜門　鷓鴣刺　鵓鴿
忽都白　倘兀歹
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韓秦娥　沈古之
帝王知音者五人
石存符

行香子　梧桐樹
胡十八　阿納忽
荊湘怨　古羌酒
慶東原　豆葉黃
擷蓴琶　七弟兄
殿前歡　滴滴金
水仙子　喬牌兒
殿前歡　清江引
德勝令
折桂令
醉娘子　駙馬還朝
不拜門　喜人心
風流體 中呂出入
桂打燈　喬木查
石竹子
太平歌

唐玄宗　後唐莊宗　南唐後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謂大曲
蘇小小蝶戀花　鄧千江望海潮
蘇東坡念奴嬌　辛稼軒摸魚子
晏叔原鷓鴣天　柳耆卿雨霖鈴
吳彥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塚換　縈紆牽結
敦拖嗚咽　推題丸轉　搖欠遁透
歌之節奏
停聲　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攔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皆一聲圓　聲要圓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纔聲　敦聲　抗聲　唯聲　囷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
三臺　破子　遍子　攤破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羯鼓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錬　帶煩　獻叫
唱曲題目
曲情　鐵騎　故事　采蓮　擊壞
叩角　結席　漆壽　宮詞　禾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勘歌　檃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葉導　柳枝詞
桃葉怨　克民鼓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閭閻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場上少年　閨閣優伶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狹閣　月館風亭　雨窓雪屋
柳外花前

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仙呂宮唱清新綿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婀旋嫵媚
高平唱條物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南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捷激裊　商調唱棲愴慈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石點綴啓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揣兒唱意兒有明揣兒暗揣兒長揣兒短揣兒碎揣兒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冠子抱毬樂鬬鵪鶉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曲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嗓有堂聲皆合被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飄棧的失之也斜唱得輕巧的失去寒賤唱得本分的失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稍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厥的誕的叫的大的有樂官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偏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劣調落架漏氣

凡唱聲病

散散 傺傺 乾乾 刎汾 啞啞 喉喉 尖尖

佐佐 雌雌 雄雄 短短 慈慈 濁濁 赳赳

格嗓 囊鼻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撒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漾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了 唇撒了 一片子 團欒了

茄子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

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數

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莊裘擣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

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

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月以甲乙分十門蓬塘既沒

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

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

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群玉悉載入京覲領恩

澤宿留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十日邀淵白

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答曰東掀西倒

陳嘿然

華亭楓涇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無比僅有一女

贅謝季初為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

大分我財產邊於襁褓中酷加淩虐致成驚疾又不容

醫療竟就夭亡大為喜幸越三年自孕將產夢抱此兒

及娩得男後隨殞於蓐兒亦不育此婦女妒悍之報今

戴氏絶嗣天道豈遠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

也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聞以中統鈔一

千定娶為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父於人

于中潸然墮淚佛奴亦泣下擲盃誓無貳志人莫之信

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擲盃誓無貳志人莫之信

既而濮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蔵簡出操行潔白以終

其身

重紀至元間大師丞相顏卓權盡政會貪惡無比以罪左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于壁云百千萬定猶嫌少埋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此子到黃泉

丙子歲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香幣過嘉興迎請以來驕敖之甚以為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子湖邵遷井曰取蛇燄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詩其一聯云誰呼達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一餉刷一鈸練一條一經帶一裁刀數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餉刷裁尺亦皆有名餉刷橈軟者謂之平分橈硬者謂之餉撥大小得中者謂之貼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挫等閻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歲大旱余在蕭山觀方士陳希徵禱雨于壯嶺將軍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事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尔未幾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茂焉無聞故以相告目擊其事感嘆弥日

日

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一聯云雲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三千直抵幽燕之地犯闕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閣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識也

嘉定州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巨富一日自番中還先報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處發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頭也後因逐一幹僕出此書首告以為玉印未到

金甲先回沈厚賂官府得理閩者亦可為戒

許琳瑛 環云 陳友諒部屬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閭氏其夫以財雄一鄉因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戮帥聞閭有殊色輒殲其家獨生閭及四歲嬰將納之閭曰帥貴人妻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為婦者若干年與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服乃為師婦未晚帥許之服未終移兵別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諧吾婚乎閭曰諾既而帥上馬他之使二卒守閭曰為取雞酒具香火今夕吾為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嚥指血書壁曰經渭難分獨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即自刎帥返驚歎訊二卒欲罪之奉指壁間題倩人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為立廟旌表云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者有武畧善格鬬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潛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保護隣井日有餘黨四散收掠則誘使深入悉殪而埋之所居素隱

俾賊無知者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為內應十一月八日淅東宣慰元帥觀孫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却晉弗之知尚與賊戰於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自他所來掩其後如璋遂與家僮徃赦手刃數人破圍而入階父力戰衆寡不敵父子皆死明日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屍斂飲而葬之樞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隕淚鄉之父老誄之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鄉上其事于 朝不報

胡仲彬乃杭城勾闌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賓緣注授述檢至正十四年七月內招募遊食無藉之徒文其皆曰赤心護國增殺紅巾八字為號所遂作亂為乃牀首告捜其書名簿得三冊總以一冊到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緣梓
印行以圖永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四六
長篇題曰非程文語與狄曰省牓同時版行不知何人
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感 聖世
之恩倚公扶私無奈吏胥之弊宣期江浙之大省壞於
禹疇之小劄 名錫 當塗 撮 州人 斯文孔艱衷情痛憤待士無
禮呼名散餅於路傍懸壁有謀打號貼圖於墻上厨傳
用猾吏內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夫上下之機關不

泄陽揭題觸言無辭實自生姦宄之心覓厚賂力舉還
冤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避故遠 國朝之典
章雜犯之卷俱狄恐失手本之名字應才 杭州 設勇於
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環 卿 錄 司 知名於未牓之
前代筆之錢盡去萬貫何勤呂將 松山 號 卢 貼
何侯之關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監門連樂平之八子 許 璋 重 真 拾
江 錄 事 道 海即 元 縣 潛 書 主簿 丁 受卷通括參之二林 松 壑 本
生之地增輝同列之情不薄黃璋 江 杭 稱幹首一三月已
買試官飽恫 興 在牓中十四名全賴妻父 建 德 知 錄 籍閩
元真人之力葉氏 葉 信 州 禮經依永嘉縣尹 林 泉 之門江

卽兄弟 傅 見 建 寧 劉大 彬 賢 慶 元 在列賴為省卽之師沈小 雅 州 時
登科誰知運吏之壻黃岩趙蘭皦得家兄 晦 叔 海 丞 為薦
外之官瑞安高明託館生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
難言許瑗 統 州 作魁三百定賣幾千株之木卽成犧駝牓
十八日納七萬戶 鄱 天 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足債
先來於柏府仕宦勢高纂文潛出於棘闈師生情密飾
手帖全憑巡綽寫懷挾不避軍人四子入場代筆有此
劉之手一家在牓瞞人起各路之文所謀不臧其忠何
在王賀 卿 僧 吳 省中與吏不讀書亦解成名李息 齋 婺 山
村童未知禮焉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臨海夢龍 姓 趙 牓 備
亂周易之陰陽平江俞昇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術之
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主俞鎮 建 德 錄 參 軍
這番豐卒歲之資吳曦 峽 州 知 事 買題登科方得謚舊時之
本麟經錯亂因賂林泉之生生何如 林 泉 生 易義駁
雜以名尋夏日之玫玫安用 會 稽 夏 日 精 舍 無此例出院改文以
叨分經考奉得便私情自開科曾 柳 其餘汎汎不必叨
欺公論雖刊版乃是訛傳歷觀解擾之非益見文衡之
繆指實告官者反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其勞趙倅
將堂空仰天而嘆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脩
蔡餘慶兩舉矣為聞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

已矣吾適安之何等主司汙溢壞令年之選舉既生聖
世進脩篁冀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衆賢之
願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弊
文云文運重開多士勝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
於今年恣姦人僥倖之門負賢相實興之意事既如此
人其柰何切惟考試官寔文章之司命詎宜偏定於臨
期員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而受賂儉謀既遂
清議難容閭人摳膺之學翰林懷寶主之舊情嗟鶚
山游俠之徒座主念捋桑之宿好只因學契便擢科名
尸位寔進卿閣之十子居雲臺掾升里閈之三王沈

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明詩意强今
古於已然朱舜民乃瀕海之强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童
子新昌庾瑞輸綠段之幾燔雲水莫攸奉白金之一鎰
張誼問知象昔徐中造就之私楊明不辨春秋拜周
清作成之賜施眷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
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掃媒而得中對
策何長舍孚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筆嗟哉無
學之鄭沂靖而思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歸袍戀戀
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命潛徐昌鼎三月初旱
賈試官丘民歸明五月前預知題目元孚乃衆南之大

來
丞相伯顏營至于閶國於其國中鑿井得一王佛高三四
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
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著爭趨其門獨孟初作
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恬薛之句聞
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椶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
一時所尚恬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
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若老吏也一日率婢妾置簪仲

做千逐適憲金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愈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罕杖斷之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来越樹長為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識欤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右遨遊湖海閒嘗至福州識其秀才不識字忽怒無以難之一日構思一對欲令其辭屈心復對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隨口答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敏捷類如此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於母尤淩虐其妻有子三歲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擲損其頭泣而謂姑曰夫歸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為幸姑曰姑第無憂但云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堕地隨捆隨陷哭以飲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持刀尋母中途歲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石邊忽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蚯介道旁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至膝七竅流血聲罪自斃母

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婦捶地隨捆隨陷哭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舍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妯娌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窺視至有攀緣簷闌雲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堵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群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撤問里盈門看洞房恣崩摧喜樂成禍患歷落尾碎若倒落沙泥彆都釘折若木屑飛揚卫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藉以柔

龍舟晚散魂消不能跨鳳舟簫聲斷骨折穗絲脫舟塵土昏頭神碎舟珠翠黯歷圖象鼻塌不見循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富貴却在半晌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来峯上阿剌

元末都丁木傑非賊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老尾倒刺沙別都丁木傑非賊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循睛其貌也穗絲頭神其服也阿剌其語也駙景園回回蕭家在馬飛来峯後候来往之處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林閒遊市井閒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或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絶于壁

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畫被山僧折取歸秖有野薇顏色
淺迎来鈎惹道人衣勝見亟命去之然已盛傳矣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
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敗殆盡郡人金方所談
辭猾稽為賦誦好嫚戲因撫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
從来固有之尔家或煞然欠扶持諸壻掘見黃泉骨兩覩
蕃成白地皮宅眷皆為撑目免舍人揔作縮頭龜强奴
猶幹欺淩主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兎撑目望月而孕則
婦女之不夫而娠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為
人後者見此寧不知懼也哉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彈之曲與漢
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篤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捌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之曲
孔雀雙彈　答剌譚　白翎雙手彈　阿厮蘭扯弼　回盞曲雙手彈

小曲

苦只把共　呂弦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阿林捺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疇兀兒
把撒篤失　割浪沙　馬吞　相公
回回曲
仙鶴　阿丁水花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周申父之輸寒夜擁鑪斆灾見斫肉所插折枝梅花氷凍
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斫凍未開南
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共
惟地鑪中處士擁公之靈生自羅浮汾庾嶺形若槁

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
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拋無心金鼎商羹
期陪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氷氏相凌遽
返聘之國王骨擬鑪烘不醒氷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
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窓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
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
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眡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
點香魂今在何處噫烟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

中

一人娶妻無元來可潛贈之如簸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

擬尋芳一遍春去幾多時閒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遍
你一方白絹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
之曰黃門胥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
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
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顧聞其故岐伯曰宦者
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後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
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
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腹者經載五種黃

門云梵言扇搋迦晉言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
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
迦此云妒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
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
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擇
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
身處然周禮閽人鄭氏註云閹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
維揚日模像趙衆議有婢慧黠盡得脩辇之歡趙呢之
堅拒不從疑有異狸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
形前後莖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
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
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
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
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
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
所生也王曙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
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
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
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
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右載周容癸辛雜識

中原紅冠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女
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宮縱橫出沒畧無忌憚始終三
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程偉官軍無數朝廷召募驍
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
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夫
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
一席舍其案上有字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
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
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

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尉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少年時嘗館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斂書告別此非陰德也與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善化次兄丑驢女也先善化長兄觀觀死烝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烝次嫂而妻之俊妻毋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繒為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餞筵蓋柳營暗藏亞夫二字非儀謂菲人表梓謂睦子捻賤娼濫婦之稱餞筵皆是諸公亥亥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黃婆醋缽兒或者不知醋缽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如此又嘗詣妻父

篋而題於廬壁曰柏舟在河可謂節乎二嫂治棲可謂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妻毋中刺也先善化末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黃不恤親父小宗之祀為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謂人曰若忝一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壯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壯宅毋驢而居新宅也先善化驢而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欤博顏帖木兒報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楊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稍弄曉幕

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手藁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于官必欲搆成其罪寅緣賄賂所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春張士誠僭號誠王據有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朘剝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清寧未有期諸公亥亥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黃婆醋缽兒或者不知醋缽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只是未嘗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于竿王婆賣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隧醋缽為其所壓著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訴之官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壯宅毋驢而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欤博顏帖木兒報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楊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稍弄曉幕

基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謝景暘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捴兵官給

傳致請省劉有云祭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當為
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厚遇之一日克敏分端嚴有聲于時不得已親造
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衂吁宰臣
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迎一方士則
幕興捴管淩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
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議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
生枝節貢推官對云竊因有竅中間抽出絲蓋誠之
也

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珠勝有加於舊勸題梁悅
不從曰當有俗人來豬居曰陞領徑山卒高鄰兵攻破
城張士誠擾以為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為錢既投
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吳興錢泰商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
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囊一持
鬼神像既上舟去申報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
曰吾遂盜至此汝真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為盜顧
無以費令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紆
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治酒勞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

着逢暮醉抽其刀斫賊其一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
還二賈泣且拜曰非公吾錢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三餅
為舟人壽吁決死生於陷危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謂之
義丈夫可乎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
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
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
過碧簡遠甚余因名為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
頭吏員臟腑唐伯剛題鄧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

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腳沿門報
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衲
擔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視烘上聲說
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
脚猫渭水非熊

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
轉所取六爻名曰金井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
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不可用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斷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昇嶺關徑

抵錢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倘項卽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外行寺稱孫勒佛出世以惑衆省衆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賈歌與妻同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金帛悉聲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檄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覩八為迎敵官軍罔於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奴

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　朝廷法度既嚴刑賞失宜欲天下安不可復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金剛神鬼羅漢聖僧　野騾走獸　人閒動用
金堺山水　花竹翎毛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衆畫樓臺　一切傍生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張士誠第九

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本姓張氏販鹽為業鹽徒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益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暑暨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佛出世為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潁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荊襄等處皆倫賊境山東村導道以李氏子為

主起汝寧潁縣李二老彭瑩玉韓山童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鄧普勝徐壽輝即真一據蘄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為泰州判四年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為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

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中書省於揚州以阨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徂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府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報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擒伏誅既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遁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永丞相脫脫親捻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罷兵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甯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摶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先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城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隳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七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擾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擾矣江陰群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賂遁遁不進英因乘閒擊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貨妻子借兵復雠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

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塘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戰死鋒鏑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脫脫親捻大軍以擒之衆未見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參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汝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比閉門弓不發矢劒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刼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將兵殺之哈散汝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時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官易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莫不毀拆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遣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擾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甫問道歸款許為內

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
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
刻與士德同心僚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来自高
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
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右
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
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
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伺欲取嘉興嘉興則有煞政楊
完者統領苗獠徭撞名曰答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
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為所殲文炳僅以身
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軍器甚銳杭州大軍歛
鋒不敢丞相退避蕭山士德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
普賢奴乃夔元路萬户金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
人率兵先出完者部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
大潰收拾殘兵十壹八九及攻海鹽又為乍浦鍾氏所
撓後得馬道驍勇擒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
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哉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来說合結為婚姻哉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
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銃軍出沒之地雖互有勝負然

亦不勝其苦斤跨三州皆隣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
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
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
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士誠
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詭莫成就仁親詣
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
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
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
以設其官屬

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又

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為導衛
翔鶴降空昭揚道奴往往親見之隋讀本草有云降真
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
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
簾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来香所致也非歟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
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吾衍子行間居録云舜生諸馮及馮婦寧等皆音皮氷切古
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暨艷
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條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管讀金黃筆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以二乏為已二已為角四角為双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咄犀鈍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三歲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

曠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曠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下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盡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遘疾不逾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蚤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夫人再調閬襄宣慰使二牛始卒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闉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憧旬石上湧起輕搖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頻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下應以聲呼則相答深窅不

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述龍之迹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歲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搆堂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攜自動稍久曰

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 王叔能秉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全真紀實云全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伯傑山東郓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毋居盜起汝潁轉畧齊魯境傑負毋匿草間

毋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毋在此毋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劄子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為馬孝子云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于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黃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壁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末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窑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稱中散閒遺栝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麄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謙故京遺製置窑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

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不佞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浪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未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

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張小韶梁泉徐伯常及雪齋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

古

唐

祖敏　奚鼐　易水

奚超　龐之子　陳朗　尤州　奚鼐之弟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龐之子　始居歙州　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　起之子

李文用　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　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政　耿文壽　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　宣州　盛通　盛眞　盛舟　盛信

盛佶

宋

張遇　潘衡　浦大韶　歙曰書傳傳墨

葉世英　實造處墨　朱知常　歙曰朱常書齋　朱知梁果

徐知常　葉邦憲　實造處古狀墨　雪齋　歙曰雪齋墨寶

李世英　歙曰叢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彝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樂溫　蒲彥暉

劉文通　郭思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齋峯　劉士先　實造處狀墨　寓菴　得李庵心法

俞林　丘玫　謝東　徐禧　葉茂實三傳

翁彥卿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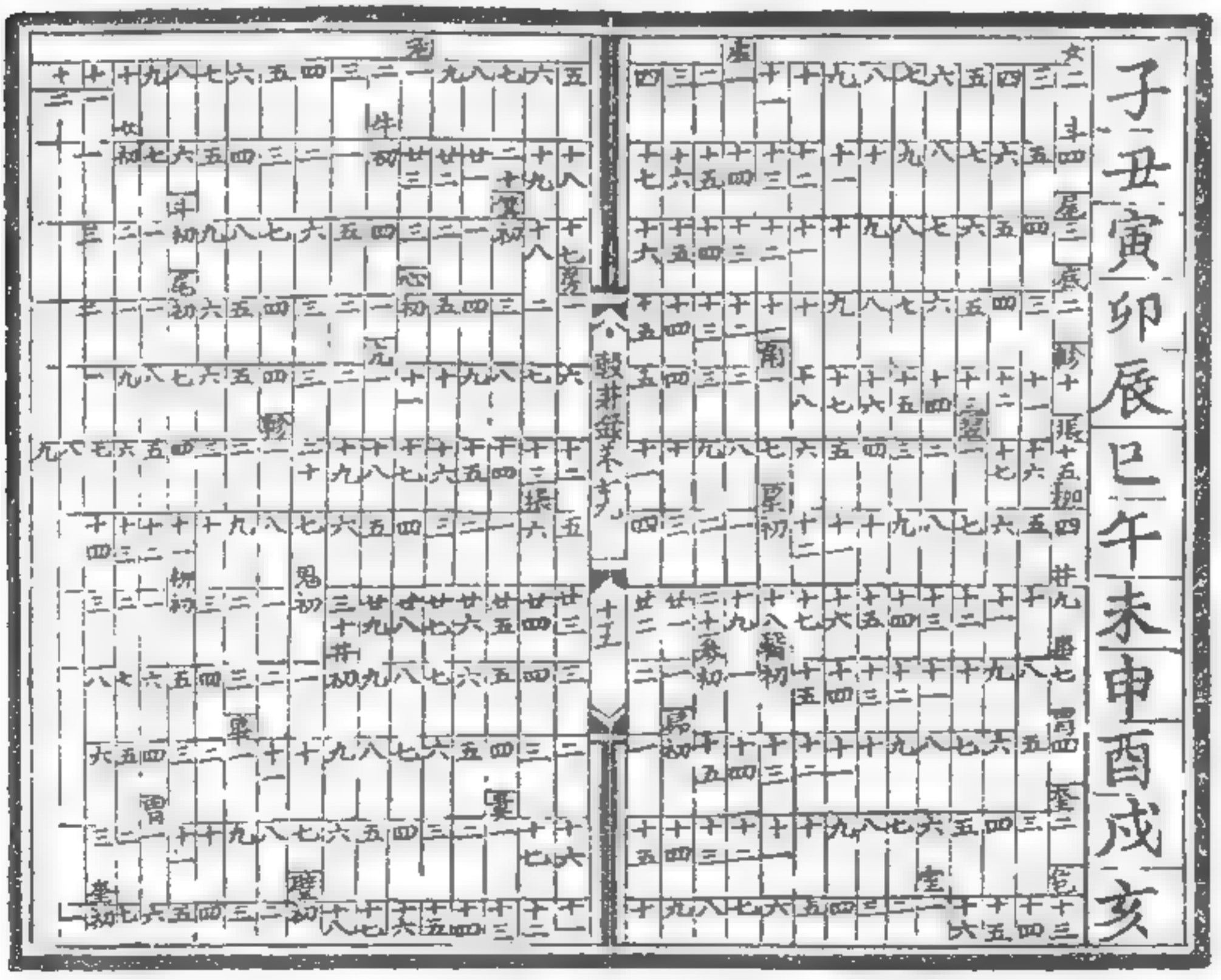
潘雲谷　倩江　胡文中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王君得

於村仲宜興　杜清碧武夷　衛學士松江
黃倜之天台　朱萬初穀章　立可行金陵
斲琴名手
隋
趙耽利
唐
雷霄　雷威
雷文　雷迅
沈綠　張鉞皆江南人　金儒大中進士
僧三慧大師
宋
蔡獻　朱仁濟
趙仁濟興國中　馬希仁　衛中正處士
金淵紹興初　金公路即紹興初道　陳享道高宗朝
嚴撙　馬大夫
龔老應奉　林杲東鄉　梅四官人
元
嚴古清蓀字子安撙之孫柏四之猶　施谷雲　施牧洲
雷珏　雷玨
鄭亮一作崇皆蜀人
施溪雲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瓊嶼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村　萬壑松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雪夜冰
九霄環佩　秋塘寒玉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師一日下令行兵恭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師破松江時魯祭否咨曰不祭史曰王元師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有一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巢主卽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纂書大元統兵官五字卽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卽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炁孛四餘氣纏度過宮逢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

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
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
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鎮水毋處黿迹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縮鼻高顙脊脛白首金目雲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鎮其頸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迹來漁者知鎮所在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乃命庚辰制之鎮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鈎山下其鈎為物所製沈水線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鎮支祁水尚渾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辯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鎮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鈎得一古鎮辇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鈎得古銅鎮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為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

洞庭劉氏有夫棄正南又客都門因寄衣俏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令之印章也　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以爪手爪以持信也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郡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　漢制諸侯王金璽龜鈕文曰某侯之也古者印璽通名漢儀云諸侯王黃金印龜鈕文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

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臭鈕文曰印　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墨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龜鈕貔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兎鈕銅印環鈕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象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伏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廣篆始如此今碑刻有詹公官

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許翰學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繫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鳥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　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肥在字也非是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愼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乎執之下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劙安萬言而先辭耳　道號唐人雖有不會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若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凡印僕有古人印或二用一為官印一為私印

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録所載只具音釋
也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
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
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
名者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
德可加氏字宜審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
人款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
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
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
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

幼君姑二字唐吕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光此亦三字
表德式　諸印下有空處悉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
加屈曲務欵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
無空不必問此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
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
一規規方圓謂之工繇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趙
彦衛云曰印文作曰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
之朱印及倉敕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為白
字者　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
為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

萬幾惟以印籍縫令齎合縫像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
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緣篆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
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
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
之　宣和譜四卷　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叔名印集　王
厚之復齋印譜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
譜一卷　吾衍古印文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者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
宋碧山嘉興鼏施　謝君餘平江　謝君和同上
唐俊卿松江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
起政和　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
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
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
年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
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為河南
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聞操南音者必
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
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
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彼

鄧間耳荅子知毋定在鴈喜遂回汝州抵鵝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毋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荅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盖山可尋討也荅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盖喜甘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盖訪其毋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盖半月舟具奉毋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為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為

比會稽歸莊節先生性作荅子傳行于世

周易癸慶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書雲路且坐白日園飯蔬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盖承賢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遺餽以禮擇師敎子茅盖亦擾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亦耳不聽遥目不視惡將以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不得披安能存甚心且作鎖洞門清溪道士子其子親流地上之白水真人見

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尔為尔我為我安肯哀矜而辟焉敎情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脩以上受風塵貶為自在囚口出雌黃用徂筭朝四暮三之術目主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明自遠方来與進也與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戾之俾我行其度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来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誓約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為期不以我為貧知有時為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千一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其詩書無異筆墨有靈

蠖蛇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閽吐三千丈豪氣之沉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顆歷之辛苦蕭灑既剖門闔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年乘牛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勝縵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暨曰閒之先生来也

凡官車晏駕棺用香楠水中分為二刻肖人形其廣狹長短正容身而已餘用貉皮襖皮帽其華靡繁縟金銀珠玉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盛一梳櫛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紬夫為旛翣棺亦以紬夫為之前行用家古巫媪一人

各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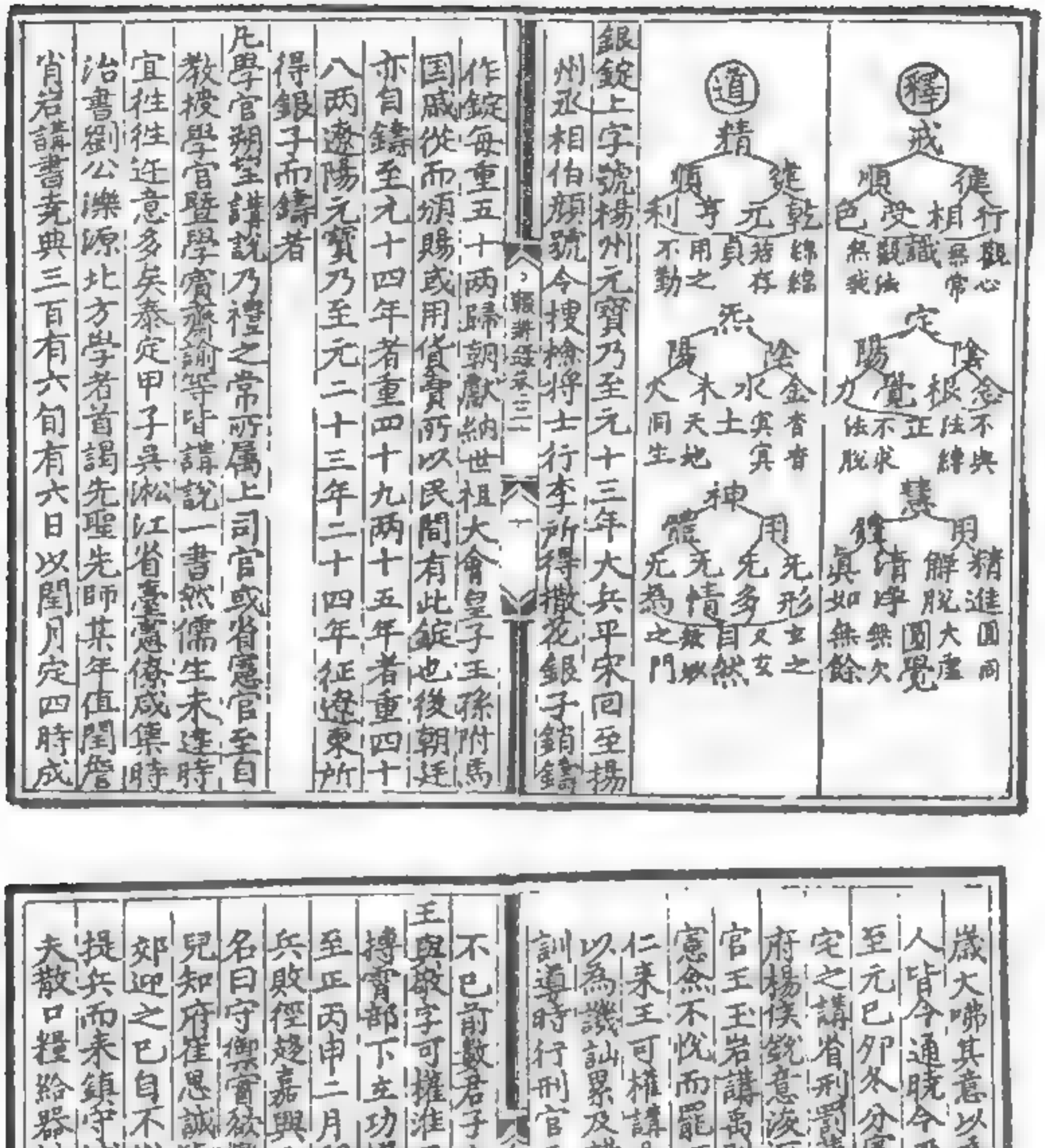
黑光　凡造梡樣盤盂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牀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刻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汎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捎當去麤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歹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餬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令日久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都用黵朱桐葉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蹙也方入黃丹黵粉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窖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麪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稠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垂如黑光法或油亦可

只孫宴眼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賜之貫大珠以飾其冠簪間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銀錠上字號楊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鎔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附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邊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凡學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吳淞江省臺憲僚咸集時治書劉公樂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某年值閏詹肖岩講書竟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啇其意以為學校講說雖賤者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等度數何為肖岩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巳卯冬分憲老老公撫踏災傷以復熟糧為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斂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毓意浚河以興利除害為已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岩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椎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為譏訕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為後人戒也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於董搏霄部下立功權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升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偽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人叅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懾倡婦董賽兒故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行不相上下帖黙兩倉卒逐與敬行十八日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

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着至夜與敬下馬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殺讁而叛官僚請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挽相逐列孫孔鎮撫等

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載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為溷汙房舍閭有存者皆為焚燬靡有子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州入古浦塘舳艫相銜旗幟掀日

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初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況松江尚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為一賊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畧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與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遣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潮逢谷水難與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闒茸貪瀆始終靡潔者鮮矣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香照寺西業製帽民不謹于火延燎五千餘家重門邃館靈宮梵宇悉為煨燼而夏愛閒民收藏古法書名畫樓蹟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鑷胡忽見街上有一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波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叁拾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絶相類時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令之積金蓄穀信息計贏孳孳以利為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嘉興斜塘楊匯縣工鎗吉尊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書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錦金則調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晒後角挑挑嵌所刻縫鋒以金薄依銀匠所用紙鋪篦置真金銀薄在內逐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

餘金銀都在綿上於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銅潭不走
失
磨兜鞬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
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
宋濂為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
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側
磨兜堅言出諸口楊隨其後磨兜堅鍾鼓之聲因叩而
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
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慎勿言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

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問知而大笑永 書室圖
三笑于廬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
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贍良舜俞廬山
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宧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
公不與情靜同時模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
時遠公七已三十餘年淵明七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
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
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
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稽課之射音神夜友關中人訛

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
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教書故
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
尚席之尚書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說為辰羊
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
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負十六人秩比謁
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之
也以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
從其正義不當以其訛音令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
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

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弁
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
幘漢書畢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
冠庶人巾則古也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
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
其證著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黔巴獨斷曰漢元
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
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
冠內加巾故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崖幘見馬

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函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縫帛為帢或作幅及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書并缺四隅謂之帢小白帽也是也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帢增韻埤蒼皆白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私御讀令改用素白幅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始制幅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幅低幘出入按門又二官直官著烏紗帽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帕從稍稍作頯題漢興續其頯却摽書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即畫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頯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頯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屋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摠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屨鞮屨屨人註禪下曰屨複下曰舄說文舄字从履从舃舃亦履也古人居坐皆脫履故借為舄字所以為履之舄也今俗以木為履底曰舄然猶如此行不改如鵲之飛不改其故曰舄舃舄反者舄也舃舄不是一物舃舄矣

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疏屨人注又謂凡屨有約繶飾

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又草曰扉履麻曰舄麻舄又鞜皮曰履按履無別制說文履履也从履省婁聲又鞜也徐曰鞜革履也舄韻會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履舄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本之異耳古人舄履重階必脫唯著韈而入禮戶外有二履是脫履而入者也漢賜劒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双舄化鳧先生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韈為宜況韈又从韋乎又按鄉飲酒云祝履

揖讓如初升堂跽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
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
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
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升于階酬酢之
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

（明）葉盛撰

明刻本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草已著錄。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間徵引既繁亦不免時有牴牾。又好自敘居官事蹟始不免露才揚已之病。王士禎作居易錄多自記言行有如家傳其源濫觴於此。古人無是體例也。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鬬鷄鶉不勝。因有是焉。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又淺之甚者矣。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菉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多罕覩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稗販成編者特爲博洽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取長棄短固未嘗不可資考證也。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瀋賜臚寺及科道宴
駕筆官最先入
左掖門至
中左門立候天將明趨進
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
命行禮訖導
駕陞
奉天殿受
朝賀記毘陵胡公
奏尚書為上者其末云行禮畢請
上住看馬兩言大聲直說不煩
奏事也
暗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脩改又別為題詞
韻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脩改益以古今故
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
益以周程張子數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
下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為所謂首篇者即今
所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即今外篇嘉言善行二
篇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書板元至正十三
年重刻元統癸酉撫州路儒學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誠監
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其晦庵所題乃在卷
末目曰朱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
矣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
者本朱子大全歟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
未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得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為京尹時公退即坐後堂名鼓手打得
勝鼓以為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
名豈亦昔人喜聞拏鼓用兵之詩者耶
己巳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親意功業太監金
英趣罔計以　南遷對英悵然不悅前戍山侯王
通亦以挑築　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
事似皆未為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
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
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
聞而澄忌之遣
勑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
奏以抑海女科給事中姚銘等以為澄畏避甚恩

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
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
浙鹽法俾治處州賊
奏賊平當代適處州
奏賊復起當勿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盡安知
賊起不在其出巡後耶已之誠而其父山西參政
厚
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士論所短因
奏建治之廷舉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
都督劉燾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栻擊征浙寇
召還之
命下纔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為
草疏適書人又皆具餽成視日尚未莫遂封
進少頃僕
旨惜髮如所
奏翌日早朝啟將嚴忽聞惜掌將入
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念卒湧易原疏首尾而述論之
惜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
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
可來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
猶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潭翰撿第強
寄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
生來一相者繼亦來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
人平生不得第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卻之曰吾永
祭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
翰書筱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
今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贊見帳帕向非吾弟賢
易以貨我我何以至今日鄙由此觀之當時潤筆
亦薄已
己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
科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次則
盛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煇其次即季聰皆治裝
笑未申開忽禮科約具
奏乞
點差蓋章璀悼行間都察院尚寶司得
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俄而六科
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鮑因得盡節璀竟以此得
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榮辱固自有定稔當

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勅王振章有旨朝退當別有處衆心欝憤咩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滕前免冠長號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咩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悟儀公長號滕行而 前去袍服纔足尺忽王給事中竑泉中起捋馬順至 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

左掖門諱云尚有主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

駕起門掩一閧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百官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退惟上直軍衛官候

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人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

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箠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潰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依樣子門官不能荅儀公氣亦足多云

興復至永壽中亦僅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
國縣百四十餘萬耳晉武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
萬九千八百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
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
年漸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全盛時只及九百六萬
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亂耗散至於武宗會昌
中纔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五代逐
處各有數十萬而已宋太祖建隆初九十六萬七
千三百五十三至明實九年加至三百九萬五百
四百六十餘萬真宗又增至八百餘萬
仁宗天聖一千一十六萬慶曆二年至一千三十
萬八年則一千九十六萬餘也包孝肅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
數日家置一冊題名滿幅已之變此禮頓廢景
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
朝賀
上皇於
東上門
詔免賀舊儀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接者
則下卽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趨大興

楊公偕走賀公曰
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
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輒楊俊為都指揮王璡
奏龍旗寶纛事予與李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
章以彈
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
上所怒罪人欲譬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
我等不預知也李聰稟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
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
者有慍色予具奏以
君父輒爭處此亦難矣宜言
上付之言官既不言言官而又不言輒爭其何辜俄
而得報衆皆欣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
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
賜劉伯溫書誥等文及嘗見
賜孔克仁書真蹟皆是也聚多不在集中則知實薈
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
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陽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因出西江而文定郡望安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為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癸巳 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擒禁盛

諭巽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宵寇大臣繞盛於中者

曰此事固給事中有子舉舍關鵝鵝不勝被厚懷忿而有此

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歲亦在元籍乃知古人無兄

盜嫂之譏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

奏虜

請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論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官

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

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

有他日之悔

玉色稍不怡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我要為之非出朕心少保子公繼有對

盖以為

大位已定就敢有議但欲暮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暢

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

文華門太監興安留劄而出呼群臣爾等固欲

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

眾未有答王公面發頼大言曰大人豈可為此亡

今日群臣皆在此皆

朝廷人一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

愈厲興安為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為

正副使以行

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

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

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頗於僧佛許

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下以私惟於

迎復則深可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

行皆佳尤長於詩有集二千餘首先生跋而
好獎興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有委訓
導者成先生之友求薦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
思曰得非曩訢
表有司者耶遽命
駕將旋禮部署有會
表言迎復事 [illegible]
上多以虜情多詭為言將撫屠庸一奏始得
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報部縛我議防變方畧
與清甚忿忿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挑
以為來耶點虜豈誠真彼未索金帛必索土地有
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交聞此皆相顧莫
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
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暴而退盛筆寫虜議注
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純卑造禮部問焉尚書
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
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徐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
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畧非後生可及也當時
會
表多京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兵科掌科官連署欸毛意皆出二老胡公畧為三
表即自

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蔴段二求作配
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

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
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
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
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內亦有堯舜考第之說報
旨以為讒
朕者也
初兄有彈劾必
密旨十三道則因之若不由先言寔自盛等始都
督楊俊有罪自宣府還俟其鴻臚報名即須
進奏明早舉劾兵部亦以此為言而不知其所託
者俊之黨也俊又結鴻臚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
早將入
朝始知之盛與同官捧
奏詣
左掖門門內寂然惟窺見籠燭照地即扣門投
奏門隙中官曰此際
駕將行何敢
進奏盛曰今早有當言事君有悞
進奏
駕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趨走
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
請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
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
者歟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詔免

朝二年盛與季聰約當草疏借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兩宮怙然宴靜而長久當誼合深而禮合隆矣使盛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目予言已不為又沮人不為耶景曰此大事宜懇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濟原溥以學言為然近閣臣指揮奏許以來然後莅信之前說之不謬

居庸以北俗擇墓地以驗蟠盤外為上昌平僕楊洪赤城墓毋處赤脈然喜者地氣溫暖二物皆宜焉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時者至爭地鑿墓積訟

連年試禮

千節庵之先世有顯宦至其父紹孤貧流落雖知家世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塋其兄弟名山壽海壽丹節庵既長為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黃文獻公溍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千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然則人品家世詩之名筆其幼有如此夫董先生予中書舍人與予隣居問語及此事云

景泰二年予為殿試弥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

大臣止曰準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三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第一甲三卷閣老圈點畢將午三人者持詣文華進讀午後填

黃榜出某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若回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盞即止無如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年少者多遵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事敢為此

也雖然亦豈止料第為然哉

獨庇城堡令治開平衛刺陽武侯薛祿奏築城遷衛下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寔命相地穹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為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已春泉果溢不流今則復汎溢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下予相度撤其材以飭樓櫓營壁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關將軍祠潔廳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

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公碑文因詮于左

曰公有功

國家其收漠北嘗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俾環書碑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言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為楊玉昌平為人雖多事先聲要必嘗有是說

尹鳳岐青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能記于僅記其一首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遊簡太學生年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恢舊以七者悉放還詩曰五

布衣田田家早去卷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泰二年迁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突譜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寘端好衆以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尚書泰和王公讀卷畢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作一揖王公搖手却之公又一揖不交語欲宏而退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還之衆咸服公之大用誠亦不

中數日而爭祉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

閒兵部

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重臣豫備禦制等關口

因薦郎中陳汝言廉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已郎中

奏宣府守臣不察當罪使也先欲其首將撰去

又矣於是特

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

家御史涞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一夕得其

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家人居京師以貿易習

虞語不事作業被楚潛匿于外妥為此言彼
者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望內社
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
好述航船爾航船者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
中群坐多人倘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疲
足供談笑也
景泰二年春內官增特罷騎纔旬爆已益甚已
聞大臣中有倏其生日結納武弁持賄拜賀其門
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奉聽借六科十三道上言盡
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鬼
復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趙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
之路蓋厚族大臣之儉小者也
上即
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法令不復肆云
弋謙代州人累任頭官有聲
仁廟時嚴已已布衣走
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言寧懋真定同
知阮遷千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廢酋也先犯禁
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惜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與

議欲以通則尊為謙等至
左順門通融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解也
謙則力言宜專用通泉遽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
可動事遂已六科閣謙貧重名
義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
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素有
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古人製作名集編次多出於已各有深意存焉或
身後出於門生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必大
所識歐陽文忠公集亦可見已今人不知此動輒
妄意併緣編類前人文集如虞州葉學士文集又
曰水心文集曰文粹江西文山先生前集三十二
卷後集七卷四川等處宋學士文覽者當自見之
其左譯則蘇州新刻高太史大全集也太史缶鳴
集九百八十七首大全集又合一千首大全集自有序乃為率裂置
為二千首其姑蘇雜咏一書
諸各體中加白龍廟迎送神曲刪去本題并註引
入曲類題曰迎神曲送神曲六柰何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
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

姦令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習北虜之來朝者
宜驅[illegible]南方作
音乎其村十三道讓以
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萬曆辛酉會試
不從敕以告盛因與偕行時六科諸君皆在齋舍
聞王部以
上促裝急聞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疏
留之說固嗛譯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
攜姦中貴人激怒在此默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
之葉頃再劾王曰
[illegible]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疏指王直等為老猾
非宜或可回怙
仁心奉聰旨所引春秋公會我于潛亦非胡傳本意
王必斥拔王者不治亂狀論對盛以王逆非甚罔
曰此奏引經不切者術甚害事本為或可貽辭有當
易者須易之王曰觀當老猾不能陷盛感吏部為
宣麻登庸後曰
御別殿以其數恐
先帝命左右取[illegible]執鞚
命錦衣指揮王棄墉有不測之命王言行而笔至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雖恕觀猶令我曹者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
琨乎琨之死人今罪王援馬順諸君而為此雷霆
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
朝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
日身計耶王意若稍解盛因抹去胃頭所謂誣陷
大臣擅閹鬻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為進言虛
妄者之戒等語且蓋云指大臣王直等為老猾於
是衆皆曰好而退既而
奏入有
[illegible]
旨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
奏惟去胃頭[illegible]如舊葉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
門謝二鎮撫[illegible]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
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王不啻壤異耶
癸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
適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某具以對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上赦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
端門左丸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中衛者曰罪人入又矣
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榮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
以胡出下由甲科誌之曰太丈夫必得黃榜著名
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
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辭六
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筆已抽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宋社計爾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上赦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
端門左丸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中衛者曰罪人入又矣
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榮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
以胡出下由甲科誌之曰太丈夫必得黃榜著名
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
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辭六
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筆已抽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宋社計爾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上赦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
端門左丸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中衛者曰罪人入又矣
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榮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
以胡出下由甲科誌之曰太丈夫必得黃榜著名
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
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辭六
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筆已抽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宋社計爾令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上赦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
端門左丸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中衛者曰罪人入又矣
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榮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
以胡出下由甲科誌之曰太丈夫必得黃榜著名
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
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辭六
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筆已抽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宋社計爾令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上赦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
端門左丸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中衛者曰罪人入又矣
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榮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
以胡出下由甲科誌之曰太丈夫必得黃榜著名
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
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辭六
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筆已抽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奏而不具
秦坐不應彔會
故得釋關龍千戶其名遂榮惜不曾識之揭帖亦
留中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勳舊之賢如襄城伯
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
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
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證發如少卿楊公志
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
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脩雅尚可以
廉貪致清要皆無媿士論惜乎二公嘗請老而不
得近為南京十三道官紙其貪戀時論為之不平
二公亦因是去矣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而已
題秋胡圖詩二首其一曰節恩榮薄妾永清郎說
黃金妾不膺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其二曰相逢桑下說黃金才得秋胡用計深不是
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或云後一首趙松
雪作善為秋胡解紛前首不知何人作也
顧都御史佐忭歸里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
以為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
何可徒言哉旦暮東
朝房小憩前呵僕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
往往有挽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
要亦有惸伏彈壓之實焉
劉原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遭皆書公詩
句警聯如詠國扇云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御
溝詩云靜逐金鞍影清斷飛塵此類甚多
別集詩題有折枝禽鳥者非也曰過枝可耳
知於禮何據張魏公得贈謚其家則惟告廟云令
則世皆然矣意者流俗以加有官封必為明器入
焉僕從顏作祠廟中所可容亦以義起然爾無他
據也
思陵已入土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葦去
千古之事而百官俱用紵衫皁帶乃王丞相以親
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
論乃謂其失然猶未能仿佛古制也又記在長沙
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車惟當易紵以青適未即出
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

倉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
宗家用筆絶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楷
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娄曲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交號
雪林余授徐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
之月夜携客痛飲擊瑶臺云其侈靡至是蓋元氏
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瓚山顧玉山可相
伯仲他賦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雲林玉

山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為後世戒
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茂云出內閣
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
露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
等八字識者驚異帝不能無感於徃事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為縣吏坐累并子英徙
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昊門山水陽陳雷魚鴈
俊然得徃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
但知抱道非貪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淚書述白

眼出西風遠洲鳳凰臺藝林名藤父曙仲翁能通此
詩袁宗會云
清望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蒙俊與趙地吳氏有
姻連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皐作
亂遣人詣張請相結納為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
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
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庵
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
日夜忙若我曾關前輩課一憑陰隲二文章錢故
富家先生此詩蓋擢其青雲之意也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儒
流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讒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
不能正其終於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尚奚
責焉
至納無言福嚴寺僧善詞翰所交皆一代名人趙
松雪鴻海粟柯丹丘鄭尚在陳衆仲最後亦錢惟
善輩有詩文真蹟在孫叔英家無言卷尚留寺中
者也
福嚴寺老僧景樊頗能誦詩先人極與相好嘗中夜
對飲時予入九歲侍几僧僧云夜深燒燼短予
之曰話又引孟長僧大喜以學餘記杜詩而予
未讀杜詩也景樊瘦削有衆士氣厥山釋宗潮
厚而疑重二僧為一時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
而樊內云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譔益相見輒出所
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文字
泰和陳學士嘗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歿陳忽然不
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即
成馬狀元尚書措詞頗濫每為文襄所譏切馬才
介也一日餞客所序文出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
先生適在座文寫舉似之曰草草寫成耳二先生
看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量之不能同
此亦可見
張仲珪先生家藏風雨歸牧圖楊廉夫題曰牧牛
值風雨簑笠去手不在風雨前不在風雨後為
妄人改事為首章墨跡灑落隱隱可見不識古人
用字意趣耳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涇縣自還

其庭陽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先叔祖手携家兄仲
孟從之學三日未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
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難稍怠立未當他
何望爲識者以為善教鄭有林先生初作光祠客
有問資價希鄭對以工費之詳適希聲在座審退
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工價若飲食日費
略之可耳蓋好事須從吏不則恐沮其志也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祝之偏宅夜三誠
適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
坐俟賢者至禮罷於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一新服

成必入朝見
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里少師一日新修歷事門成
戒兒曹毋治具邀楊仲舉先生過飲曰門戶初闢
必一君子先行仲舉蘇州人宋和王之後官至禮
部尚書前輩之存心有如此者
富鄭公福葉子昌家閥其譜增陳瓘宗人夢其旨
有序所錄宋金紫恭公葬銘云望貞山盧縣郡
志有蓋山又云葬貞山者疑為嫌名改蓋為
真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業實起葬貞山後人
訛為蓋而真又為於刑仁所時勢急蘇士有云姑
蘇諸山惟貞山可卜兩有雲氣上騰則雖晴必雨
豈又以此而為蓋耶子昌與予同姓名尚有宋誥
三通其二裴恭之子俅其一其外氏凌姓者云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蓋宋刑
部尚書黃狀元由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公永
和夫人卒得塋地於此勅營墓焉黃氏故物可見
者一石人半身裳衣之制儼然今壘石墻上甃墻
石窓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庵中墳下石贊
小河亦極齊整今於涂泥中跨出通流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
奏宜邊用而在邊又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郎
曰是當攪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
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
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
部于公見公牘嘆然曰秦何使應薦士至此邊與
掌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贖梁名醫好恢諧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
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紿之曰若翁
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
縛名姓罰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咲即令仍負

磨以還前輩善譚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泰誠碩老
醫常往來吾家揔及識之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積溪巨姓頗尚文學園初
坐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路今
前山後山我心無悵怍天道有時還鄉聞佳
見無易家舊物孫永英家有洪武初行鄉飲禮詩
卷念璨序趙丹林龍眠翻尾金錯刀竹一澗塩
雪小蓬萊三字刺匾字本顏玉山家物額一篆贊
李字曰在馬字初為村氓得之以其昔斷草養豕
云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帙即余得之而失去者
先孺人嫁時青銅人鼻鏡皆李氏物也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監司訓崑庠貨實敢言
一日郡守況庾鍾行部庾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
曰頃見郡中新刺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
何可經世衆為之驚懍庾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覓
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
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強之再三且擁予入
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中
杜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
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
盡師法夏珪馬遠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為人
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已觴咏
竟日盡或頃刻可成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
流夢瑩先生契厚余流氏收書跡畫本特多寒日
於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仆嫂古人詩帖有酒熟未
頭雪消缸南墟書屋正春寒
梁鱉裙等句其風致可想見也
松江李墟流夢瑩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略通書史
吏部試拓撫四夷擢納善舉
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弁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
山東新城知縣先生翁冠娶毘陵大族鄒氏詣謝
婦翁出名畫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十
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舉
壎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論令思庵集不載
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交
子貿易藏腰間盜葬以小丹取之稱人中如已物
公捕獲一人使晒其盜得十餘囊黜派之溢邊絕

此即今　京師小本之類小李云者意其為昔時此賊之首猶健訟者所云鄧思賢耳

朱文公荅巽仲至田用韻多所未曉古韻雖有此例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休與廿亦是泰語以興為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又魏黃叔度楚辭協韻謂傅景仁云漢書高惠功臣侯表符與昭韻西南夷兩粵傳區與驕韻蓋本大招昭與遽同韻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入招韻政出此耳蓋字之從虞聲者噳醜酸醜平讀音皆為驅然則大招之

遽當自疆而為喬乃得其讀也公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卷此論左多古字者不可不知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迁實家畦菜得故塚誌石見題云高平郗氏之墓政和六年葬嘗聚醫學訓科郗鼎智其家相傳先世塋崑山高平橋西但不知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拓本與譜合欲訪之官由是舊婦郗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進士薊州縣源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壙銘聞之乃祖吾家壙在學西北故郗氏姻也學西北郗氏墓旁雖多池塘池者以無所於考不可得流通理為出其

家藏雜錄詩文小册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其文曰葬縣治西南郗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始無可辭錢乃訪郗之塔有識通判官郗襄有功於郗郗因以予後之昌錢壯云兩家今通譜山二事出一家固甚奇亦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石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迓城迫城下人心洶洶白登城視師酣戰閒馬溺于前左右急呼用草翠去公笑曰草菓好喫鷄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茂本父嘗為鎮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過輒曰炤為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鎮工為待詔云人以是贊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為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目送之茂本既去御史何如茂本應聲曰燻有詩八句其首句曰外材好內材似內材高餘不能記又一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杏菜褒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范啓東嘗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淞度於畫家愛永

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疎密
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未
安之物也何取焉遒之內父鏡唐棣暉宇法歐陽
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霽虹於邊塹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問其人
其擊屋柱梲竿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線路
或云蟄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毒虫破
擊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攻擊火或燒其
著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合或竹骨皆
化惟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僧並坐其一粉

碎其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處者此類甚多惟
擊發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硫黃氣此則皆然也
先儒於此成說多矣而亦不悉其故豈亦以神不
當語故耶
中貴有再造營火者珠皆灰化玉器窯器或裂
或變淺黑色惟諸色鵪鶉鶴石愈精明
嘗見胡毘陵應酬詩文葉皆片紙滿書聞其雖破
紙少許見輒用補窓罅不棄也今已聞王鹽山凡
屬公牒葉皆用所受外封背既膠果既以作繩絞仍
漬以剩蠅俾照夜皆儉德云乎每作書牘或寫鄙
作字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喜塗洗
然終不恐易他紙蓋亦性癖哉
文章家誤用古人爵謚文意字義近世雖名人不
免然故方胡黍酒皆以桯明道所荅猶吏之問為
御史馬伏元陳侍郎以余襄公為忠襄許道中詩
多以擅場為擅揚之類是也

正統四年進試楊由華亭錢溥原溥攸宋人王十
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
小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忽易之曰頭上小張纔踏
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龍山張穆敬之第二
溥第三進試第二甲龍山張和節之第一溥第二
而和則穆之母兄也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神和韻有
將軍還數李輕車試者非之殊不知古人飛步登
雲車韋鞴直拂五雲車太平元年車君王正
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注命逐輕車車字皆
尺遊切昧者槩以九魚切卓字故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當以十事上巡撫鄖都御史
其均稅額以為古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
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
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隋和魏牧二升五季錢
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
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
合下二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我

雲車韋鞴直拂五雲車太平元年車君王正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注命逐輕車車字皆尺遊切昧者槩以九魚切卓字故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當以十事上巡撫鄖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為古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隋和魏牧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

余曰吾寔不達忝領主司競競焉圖辭任使榜未出之夕猶倚燭閱首卷加精考焉以為亦天下士孰意為吾泰安也使知為泰安吾誠避嫌當棄之矣拆卷時尚書以下皆屬目首得岳正衆皆曰得人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至泰安吾為之驚愕且無一人有言少閒幸而監試白御史主曰此亦當在此我知之矣我同官項御史曾推此人使無御史言吾汗流面熱恨不即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過誠然矣泰安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太學泰安舉自鄉縣來為都人士所知耳昱等

手度有孝行學亦純粹蕭然酒亦能其文必在甲第竟以國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昆弟後皆死矣惜夫

臨安錢宰子尋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徵吟曰四海鼓鼙起著衣

午門

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聽到人間飯熟時

閶門曰

文華燕罷進諸儒而論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次何不用憂字宰悚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所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錢券王像則在台郡長房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忽而訟之者法司將覈

統建同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本無何得誰

君公笑曰在法惟

奏事不實耳聞者乃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

哉

王柳庵先生典選遴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口偶然題作木屑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簸舞更覺部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鳧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遍纂籍之學當為克川知州既視篆即具

奏以印文充字誤類袁字

上不怡口秀才無禮假逼我哀哩裹被褥弟熙字公暨唯州同知有聲名公武寄以詩有蓋盪清夢稿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范啓東閣之前輩云士大夫將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國畫此商以喬名可以法後若琴樂猶不失為清

七舍此則未被矣啓東蓋華花鳥有詵論館閣名
公多重之老於　京師人稱范蜀齋先生云
歐陽文忠公平生聚觀金石刻動數百卷題識真
蹟甚多嘗自言平生喜學書見筆畧者又云惟賢
者之書猶又存何令世見歐書僅僅少也惟東坡
居士書崖鏑野刺樂編天下予嘗戲謂東坡平生
心以石工自隨不然何長篇大章一行數字隨處
隨有獨異於諸公也
聶大年詩三十年無作家絶唱也有文集若干卷
袁裒主事愛其醉後跌起口占詩云老我不勝金
谷罰倩人應索玉山頹之句王翰林稱其願得明
朝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滌庵喜誦
其語僧十年湖海孤舟別萬里雲霄一錫飛以為
不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為極致否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
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
知焉
上閤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
誣以貶尚書源覆
旨而衡竟得罪源亦尋召還如故
上以仗洪自治頗頇宋太祖特命進事又大同指揮
張英嘗
奏今總戎石公鎮州千戶張宣
奏劉侍郎璉
朝廷皆寘之死
宣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
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綱羅亮
相與慨嘆盛言曰自古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
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毫諫之臣緘默無
補病
國充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
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禁明早當
就君取觀既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蓋言群臣
朝廷覽大多不從言之類又具而中官則必欲取
回者若並言之萬一止下
成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群臣會
奏庶幾可濟回借謁諸大臣如金尚書寧曾祥贊
可行無實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犢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牧學士言事中及之外人来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擾中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内外官員並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奉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則合辭乞請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鎰及賢會

奏蓋陳亦受論者也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奏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耳主仁則多有得旨已行固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貢朝廷雖言不可之故都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畜欲裁尸部額外官常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會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都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禮當開宣德中奉使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渠在議事處如內府工作蒼庶之人多以軍餘雜流病不代支全有少保責任在已者然我輩之為葉少保云蓋例

凡中外陳言奏皆禮部於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遜叟子為舉子時聞同舉者云國朝狀元多才能至金紫帶時陳泰和勳臨朐曹恒山皆在內閣来幾二人皆進官侍郎盛矣已以

来商内年繼之彭純道又繼之商亦至金帶令焉
曾遊矣陳謫戍商歸田惟彭頎閻事言太常少卿
[illegible]
今人燕客杯酌勸盡飲曰千歲南北士人多亦然
但莫知其字義意者為請唯卽唐人嗜酒之說皆
也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絶篆筆出石
敬文少師盧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上謙家歲
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佳又有
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薦虞文靖公所作賢非

真蹟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之欲約吳中
書弗純描像士謙臨行草劉廷美亡舍臨小楷作
一卷藏之竟不果耳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
政事故實故建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
欠清謹諸閣老當短綆之蓋亦由此景泰中廣西
憲司
奏土官副巡檢犯贓王文都御史以為土官多此
請又蓋以以夷治夷之言殊不知諸司職掌所載湖
廣四川雲南廣西世襲土官者如廣西右江之岑
黃四川之田楊采元采世長蠻夷其種類謂之土
人如猺人獞人之云蓋本邊夷故凡取問必請
旨發落必具
奏今廣西土官副巡檢雖間有猺僮而軍民籍人
民為多廣西多正統中所授廣東亦間有之蓋如
陰陽醫官之類以其為本土人且同流官署事故
名土官以別之非彼土官若也又天順初元四川
重慶民鄧鎮陳言有云交易銀兩罪同黨惡寇公

乃衆為誣妄之言不知其為洪武禁例中語此大
臣則所以貴無事不知輕重所以為漢名相有以
也
數白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
十二支皆又多平少陰陽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
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宋黃震東發嘗來董槐丞相之說以大學經文知
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而節弁知本聽訟一節
為致知格物之傳矣後來王巽卿又以近道兩節
釋格物致知聽訟一節黃泰釋新民章廬吳先生答

田副使書固已深非之至謂不識文義譬之打破
玉盤爲言當矣或者又謂草廬嘗摘此三節爲傳
之五章見其門人袁明善所述大學中庸曰錄中
何耶

先舅氏野水周先生念先外祖之無後有歲時祭
甚盛德也而友進士鄭時又以其家產醫世承
薛氏之業乃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
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顧外家諸兄前則未
敢啓齒耳偶得晦翁汪尚書書有宋氏追禮外
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
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
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
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
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
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
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
築室以居之又
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
不敢忘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
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
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
而吾特徃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
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
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
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陽
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吾鹿山吳松江南以歸
呼入厥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仄字韻如是者
多又不可曉也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受覲以前亦可數也近年有陳鎰王翊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陳深軒輗鎰翱春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以超進親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竑遠蘼川之役已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靖遠之於兩廣石璞於閩京師王鏊山馬滄州少保在關外於湖貴王來嘗於湖貴皆

是

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也

禮部尚書致仕胥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强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

聖德

聖訓不可無記錄百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

公笑曰然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謹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宰侖盛使外濱行

面諭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

密

奏來

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其至於南京亦

晚隨

執

勿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

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

朝亟

旨不問既退

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顧責大

臣而旌棄衛所以寬其罪石嵓其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若

安慶始書面

奏令所從校尉給驛馬

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名某至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盜之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某爲都給事中數曰

上名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人侍部又求爲部給事中已叨受

上知每缺給事中輒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

進

宣宗皇帝一日名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與楊上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惜士奇等覆

奏比年糧餉多積差部屬官動數百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曰臣萬某等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後言某等僭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上奇等議固不敢擾吏部也

國朝將官寄生殺如都督輔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恐

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閻爲閩巡蓋懲英國殺黃參將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后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素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于尚書寧在軍中損軍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讁罰者我科以爲言

上命持平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輦轂之下白晝謀殺非宜王忠毅公蘇州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歸都督觀英武有智公繼之則先前綏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北扇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遠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暮來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招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薄爲輕重

此最可稱則部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當讓與嫁奴挾其勢長子
奏請讓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
得讓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
此而為之汝殺賊報
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士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
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捨剌與柳大異然猶
能文飭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捕地矣
其畧亦見盛

奏中以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
之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衘或曰大年嘗
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
此見忤達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前史至
京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武安侯鄭亭宇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
為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
謂中貴衘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
服人故耳予襄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
郎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千
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

從我者我非是也兩爭頗相嬲鄭卒時語不及私
恃云此大同我
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
也布政張文昌時為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
及時將徐云公亨覩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強
虜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
嘗臨大敵瑣瑣俺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其
人曰然則為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

嚴勝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
者為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
矣

故事凡各部請

勅行事該部備詞奏

請餽得

旨移文翰林即今文淵閣下學士倣

奏草

勅不能異也景泰六年正月將廢獨石殺賊一
勅獨不然兵部

勅詞則多謹貴且當時勿
旨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
請無預獨石而
勅獨石云爾等
奏要發兵又佥非事實予甚訝焉蓋惟時閱老以
權臣自任不復顧慚惟其意之所欲為矣
上復寘位二三日問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
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
第第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漼亦帶刀
在侍漼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克總兵官掛征
蠻將軍印来廣西為盛儀及此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學士謙頁人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歡
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寫
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閱賦題七謙藁先就仲昭見
之即不復下筆既石士謙以仲昭寫竹后愈已也
亦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

氷為明道毋貽門事久頻聚以開門要路一時生為
僕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刻皆然所謂氏
族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學強記自許一日
劉草窓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為趙抃之子也湯大以為不
抃之了屾岷明誠則宰相挺之子也湯大以為不
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日當考書負者作
東道耳湯退既詳考得實乃携氏族大全叫呼而
来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
尚隱国訛而為李商隱亦出氏族大全云

鮫甲鮫珠以大翰環滿以石鰣
諸鰣膠愛水取珠氣逼則蟄縛
取人緣大繩上繩志所載如此
取人多墜沙魚腹或止縋繫手足存其国讓坑餓
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合法木耙縋曰兩用
隆后用奉地山麻繩緻細韌滑堅而薄
惟飛風行舟艤重則蜂擁聚沸
珍珠初採二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七次
年採九千四百餘兩大約一石四斗餘四五兩大約一斗
重四十七七開次年大者五六餘頗計一斤

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湛恩
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鬼廉州海角李記為其
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
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椁文幷題
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劉侍郎廉夫滿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
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為廉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
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 京師廉夫主追擊
頗忤意既而出贊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
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
內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
大涓小論天順初改四川參政聞有詩云一封
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唆風流老參政畫舫
詔下西川
文淵閣宋學士外臣非公事不能至逢陞機宜
無敢泄者楊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
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其事便否
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
官
兄謝後必造謁或拘舉子不考久字又甚而造謁之
言代言之舉不待奠出
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
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淺厚亦於是乎見焉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
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親每醉後殺人常度
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埃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
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康
正贊若下車首延高年者德詢邊事有亦以鄭牢
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
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太人初到如一潭新白袍
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公
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怠柰何卑言居官
寶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
廉隅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亦可知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撰廣西瑜十年
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
生白有體進諫實有步驟若待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
我女如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叵訛玄紅邊言之無
益也俟其至再至三亦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
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
如此未審明者以為如何
近年大臣各饋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陳
汝言
萬壽節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關門上紅墻下黃瓦
小直房舊為內臣所居今為大總戎候朝處云始
於石亨
東長安門樓子外各堂上官圖作一揖而後各就
于節庵以女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
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
亦人嘗誦其詩曰手帕海螺與線香本資民用反
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取恒庵云吳思庵集解小學瞿黑子章取熊氏所
解脫字二十一字可刪蓋亦自漁卿脫解下矣吾
欲為卿脫死脫字同非但文字可憾而我輩開脫
詞理亦皆無可疑也
李梁酒先生哭姪詩所謂朝饗對按渾無味暮騎
逢人不記名其死生骨肉之情溢出言表真不媿
於祭十二郎文矣
中書舍人盧儒字為已號望齋崑山人博學能文
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誠亦時流
罕及或請文藁曰吾有腹藁耳吾昔備顧問翰林
一日上但雪賦急諸公未多不儔然其為人頗韻迂
見之吐舌走去其文今無來即就小子一揮藁狀元
徘陳孟東者招飲入門偶見胡仲子文一冊開問
子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矣遽荅之曰爾何知彼
飲食外手讀此文不已不與衆接一談雖誚之不
復顧也一日卿顯宦牲候之讀書閣中久不出其
嘗讀何書來
景泰中盛
奏堆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網
僉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賢能之譽又其死狀
出倉卒晟極慘酷最灼在人耳目也後數月渭
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對事藁亦止以兩人為

前東部議覆不果行知此事不約而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餘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是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証歌以自遣名曰山歌中亦多有為警勉者證記一二月子夢繁照幾州幾家散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濃寒在外頭南山頭上鶯鳴嘴見說親爺娶娘妻爺心喜前頭兒女好孤悽

兼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疎於文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以參贊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令戶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則令戶部侍郎昆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政會稽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固璉則參政則參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所稱至提督重矣若

王靖遠總督文臣軍務之權極矣天順初一切敕中語署暨理軍務幸巳敕盛協同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顧虎賢理戎務同時數

敕皆云煦惟顏處一

敕內云軍務盛仍云六

顏任夷云都指揮馬良

上所愛嘗悻將行

漢中中官以為言

上曰吾欲壓馬爾甲官又言以當屬
御馬監
上亦不之罪也良妻七
上每慰問之遞數日不出
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
上曰誰耶曰寧陽侯女
上嘖然曰信有之此厮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
我耶屢教而疎之
紀載之言固有强大太過者適足取禍於人疑此
之謂歟御史軒公驥都御史閻公禹錫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
觀岳珂所紀乃祖輝將死甘出箭鏃固已厭之況
見歐陽子書錢思公家翫弄劍昇獨辭上官念其
尚默而況珂乎
秦將旄信兵既入大同里俾獲甚多旗牌官人給
賊婦一二人值昏莫拘繫一室中夜咲默視之乃
三四人執雖經也此猶或怵威懼死而默又有
烈者焉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
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澗
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何人無
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
負賊使婦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
耶吾於是而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
司典阜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阜有定數得之多
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
觀人琮司阜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謁法者得兩
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顏鯨養痾廣州嘗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
方二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四柱衛較梁萬方何
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扣萬方曰我則
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籍衆紛紛請
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劍昇獨辭上官念其
勞强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妬賢
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
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身固位之利
是圖者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
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自來九公文承
前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科

都給事中馬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止稱六科亦未為當也

都督喜信田田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不拜屍殮曰吾田俗皆然達達則聞有之佛本夷人國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弔祭之禮不知則是其自異於葬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閒之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聚不當與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翰林院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之則曰鄭侯蓋以鄭侯嘗督饋運故也其配則吉知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敬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

陸聖母菊卧一犬則曰殿神甚矣其可策也廣西桂林府倉主偶途兒尤多金書其扁曰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巨城隍之神蓋閩文襄公於蘇松諸倉嘗為是似為近理從之廣東德慶州儒學靈星門右像祀讓皋佑善大王云甚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旦諸公云

試錄有案紫陽小崔端友楊始嘗時下令不嘗見嘗見元時之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而皆枉

馮

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洪武永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序次不拘篇數其序文槩稱公考官止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所京序文槩臣餘皆具姓名皆因嚴之於今年廣西以卻總兵鎮守而科舉人不書姓名其無謂甚矣

陳汝言寇羊時一日詣學士進官式以過多為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有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使巧類此嘗聞曾狀元賢卒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歷所居屋脊天明諸畢而都給事中

勅命至駙馬都尉周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
曰請入京已而被選皆奇夢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建
文中有此衙號宋以觀文稱殿尚云誤犯煬帝舊
名也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
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解紬
籍甚為紀綱所間死
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云
乃祖鐵唐知縣宗行以廉能擢為新所重比卒新
為文手書祭之真蹟尚存監丞阮隨云浙人能道
新異政纏縛如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
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
得其半后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
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
汝於是甲就縛正其誣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
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
葬云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
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為用三內相之徵嘉又有金
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
年乃有復辟大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
初閣大臣曰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則亦豈偶然
哉

太祖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
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
為式俗因呼為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令刑部尚
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詩義集說成清序先生初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
自難為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經已
有傳註舉者自當力求其此山華書吾平生所不喜以
其專為進取計能急學者求道之心故也昨閣歙
謨言森人有集解小學者求序於吳祭酒節者祭
酒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卿先生也其人且達
尊況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也祭酒固辛
未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
書海豐王公學行標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

相嚴朱樂王陞戶部議事常期干輒不得還人謂
兩皆有不平者干因有衆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
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下喜議事官入
朝當先期
奏止之七年夏問四川侍郎羅綺將還
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于協贊
嶺北與今年尚書富寇都憲深李都憲秉然皆亦
在
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頓欽取舉人固虞事發
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為童邨
交翰既敗去士大中有毀言先生輒諱止不
欲聞雖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
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
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貶子幸學卷乃過厚見與於
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特篤於故
舊焉
蔣馬爾先生其亦學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虔在邊以廣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書
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開楊文敏
之跟讓而皆為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
成及是不資于公不取于民雖蹈時而民之出

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議者始服以信鳴呼何始慮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興天下威德及遠四夷舊時限在嶺徼百年之內無雞鳴犬吠之警而驩驩者固已接踵而無虞矣夫興大役而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厲之憂而獲安全之事其為利固益小哉盍既樂聞

朝廷惻仁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敏於有為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詔于後敢記其歲月云時熙寧三年四月初一日

武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草筆峰見之今按高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所據也

詩見姑蘇雜咏范詩則大香橼厚皮附記之范云筮澤所池小穿石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隔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會稽王冕元章其為人見宋濂所著傳令人聞往往有其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

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涕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意極奢賞之

松江老儒天台陶九成所著書類為楊文貞公所不取蓋如所謂書史會要是已使其見南村輟耕錄當更不取錄中頗雜瑣屑事可鄙也近聞說郛百卷尚存其家有九成途改本耶處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

獨石書板刷墨用帚毛鬼腳廣州則大香櫚厚皮又獨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籠箱等用則取綿柳條為之不異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生人之用顧用之者何如爾

陳都御史知以教官多猥甚且鋒鋩累盡難辭激之仕以是不得仕御史有怪薄者恨之作詩曰

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管占坐泰言災異故也
左無人不可用況教官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
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令
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太宗皇帝初潛
天靴山
命
皇太子借濮趙二王讌
皇太孫徃視之過沙河凍壞請却步讌就行
廟桌皆足供中官翼之猶或跌時失足漢顧趙卬前
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
之此雖則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已
失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甚偉侍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從征漢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詈之曰反攀敬曰固不知軋敢反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豈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漢
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濬蓋共同使交南奉

御張楚云

依內閣輪苑諸公有賓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當
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
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曰朗誦之頗寓譏切意
卒業至有從我請倪學士戍閩平黃學士降授廣州
蓋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
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阯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
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
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宋薛簡爾公五女長適張奇次喬坳從次王拱辰
次歐陽公次又適洪慶善文甚明而詩話
筆著皆稱歐陽公所為簡爾公壻公曰自為舊女
壻馬新女壻大嫉夫作小嫉夫之句譏謬甚矣近
山陽糧儲同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畫家
門小嫉蓋亦不考之過耳
臨海陳僉事云昔翰林陳侯善謔一日見
邸舍中牌上題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
借其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扳友人驚且問
曰夜甚寒何得開扳荅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
友人曰不開扳則薰及多人矣氣

洩自鼻洩奚以開扳為炳如頗細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妹帖蘇甚公題其後曰凡人
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偽此歐
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公書帖小語
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為同事將官
中貴所慫留閒士夫中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
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辭
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耳豈亦未能免俗耶
歐陽文忠公以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
陳倓敏公治陝西王文
副使兩人皆倓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
倓敏金則稍紓景泰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
惡蓋文寔主之閒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
時事則可嘆已倓敏屢為文所侮一不校金至部
正位在臺官上以倓敏與
論亦以倓敏為覓而以金為近厚也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著
日舉時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或考其人失之
者十不一二況惠鄉末達時歐陽公以學者罕能
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于

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公好賢為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泰嘉近臣遷吏濫則鷹犬頗多不副所期每以溫公事自覺而今而後要必以溫公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叙官次為言公以為此碑直叙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葛魯卿先生曰若欲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

閒請先生足之先生曰揭壁問者乃兄樂之座客本美亦得此意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樂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亦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掾甚急衆皆驚曉其故餘得梯以去紙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座為之絕倒

少保戶部尚書來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歎服一日得古欲生虎進京襄城客殺虎手計擒取方暮既定始以洛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

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賦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大尺狀曰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為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前坐旦視事皆襄城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

武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疑落一事也後卒參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

閒靜與此可互見也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勅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回卒于武林又嘗見慕伸部愉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闊之賜也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迭矣特武功侯今李寧襲榮寵之推

須錫之盛度以加吳都院正嘗亦然是宜踰逾感

凡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今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啓劄等雜書不知其元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於此哉

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卜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人有摘古人語以寓已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已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傳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絶不用其制吾竹坊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圖座絶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器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婦子蓋吳中方言好婦猶北人言好女兒也

曰魏國夫人作馬圖倩至元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笑曰倩暗子他直倒好嬉子汗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安鶴叟益用杭州三山名臨平泉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若如雲烟過眼鉥戟妄自白石印文鷹揚周郎風儀虎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古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著十朱伯盛印譜後雲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蘭墅張世昌家因徐尚寯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所記不同蓋小說記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實不妄如司馬溫公猶亥失之不足怪也朱伯盛名珏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

嘗見

勅內閣楊學士蓋

勅民之章

皇太后遺詔益
弘德昭順之資
皇后制詩益厚載之記
詔書制論學臣
告命者
命
勅論皆
詔書蓋
皇帝之寶玉始於李學士賢
勅命之寶又晉元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論益廣運之寶朝
鮮
勅論亦手摺印本蓋
敬天勤民之寶
勅則益廣運之寶
勅令皆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景泰初
勅論亦益廣運之寶或曰以火甲重造未得成故閣

勅於外皆黃紙外封用二圖書緘
符出驗四方利不識出字蓋以
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國有問諸公如趙尚
書榮楊侍郎皆前中書輸林皆不知少頃問下
翔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之必
不可忽也有是夫
劉定主事求作乃翁合墊悅解以玉帶生軸為
徐溝銘如左榮之水芍縣縣玉之帶芍卷卷中之
成芍淵淵外之澤芍口宣烏平嚮之堅芍
吾父之德芍廬陵父天祥造此小篆書硯陰拓本
居首下有朱孟辯楷書釋文次則鐵崖真蹟其文
曰楊子七客者肩一容曰玉帶生王帶生者廬陵
宋丞相文丞相客冬青潮先
生翺黃大史晉皆為余記之李著作光又為子
歌之仍雙中余腰峴老留春山而詩易則朱之矣
玉笥生張憲為硯補歌滄洲生朱芾打硯此篇文
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博之正丁二
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禎庵章陽墨謹識又其次則為孟辯所自詩玉帶生

歌并引後有至正辛丑暮冬一遍十一字
歌與正嘗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
字與他本不同以此皆不重錄也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来已久而優人
嘗以為言聞有猿子卷中曾具此考官漾以能優
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處士墓
文述其常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飛去見
應難之句然竹在嶺北時親見優人道此兩句不
知為何人語也

六從居奉化曾祖梵定海考實初游戎中授
訓導陞北江縣化教論正統間卒慶扶櫬還鄞葬
冶塘祖塋之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
者曰大卿橋南廢墟清覩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
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
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舉士楠所修郡志云紫清
觀去縣西三里費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
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圖地三十餘
畝為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基前石籍
中華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迨今

三百餘年其故區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圖
居十詠以志喜胎後徃年在科中語尹極詳云
淞孟端先生古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
風寓南京最久鄉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公咸
稱陳公太常靚公皆雅愛重其人初節之見先生
於旅邸以士為問先生曰楊鼎黃琛其人也二公
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左布政使云
先生以愚容貧訥名其四子其志可知也群行昇

文敏所著行實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林碑
志中叙還金事大紫者曰使維為之則十二字爾
扣之則曰當得白金千道伺其主而還之又嘗以
文示後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
頗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巳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洶洶迮議有以南遷為
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
日宣言於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遷都為
言者
亡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及
論救事因又

士申易立之

詔敕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
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
之天順改元鄉人固屢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
日迎勅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
以都憲改職司誤傳云

蘇武傳楊名匈奴功顯漢室即昌黎泰誓秋鶚之
類李陵欲効曹柯之盟是豈追咎無補之言然近

年論者謂喜寧之叛亦由早籍其家故爾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丞佑存
貧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難田首淚
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添離身未老至今人
惜蔡中郎

為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
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
多竟為衆所領請開平數年以宥還乎亦以其或
懲於是矣一日來候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
詳改從前竊笑之翼猶時時罵曰使得一碗涼水

已吞之矣蓋方言云與異舊書學歐類大家得意處嘗能遍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温泉寧處題壁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益其書於題壁及
永長子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在韶佛非流輩可
衣和庵主錄州龍山人也隱居嘗寶之樓雲畜二
京牡嶸之以避後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峯左
千丈巖絕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構結
成龍為栽脩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燬于盜更
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塘為人窖成謂庵復而和
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徙其像於是二
虎前伏餐故號和尚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
四偈詠寶龍僧云竹籬閒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天間作見聞十方世
界自前寬地即雲庵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
杖藤杖伴身閒黃皮裹骨一常僧壞物掌頭萬處
潛年老懶能拋對客披蘿又上一嶺曾自從南徼
來感賢二下餘年不下山兩處住庵身已老更爭
幽谷養殘此出奉化志節之白浙録時於廣中
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
特極厚相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居
由是為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應為舉輒不果遂
未忍出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曰
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
珪亦無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俯聚先生特為
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似千古事如山
公韻要譜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
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
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遷者猶紛
紛未已好問治裝間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
門者而惟孫狀元賢曰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
謝之則荅曰誰無朋友噫此為狀元也歟
鄒太師府僉判位本賢開封府開封縣今寓平江
府儀山縣三代曾祖而皇任國信所親屬祖端皇
任修職郎池州司法參軍祖母趙氏前知鄆國軍
州煬婦父元德見擬將七郎要王氏前軍器監簿

中實孫沂國文正公後親祖姑長適前湖南運使
陳貴謹次適見任淮西運司幀管虛復孫從伯元
方見任從政郎前嚴州桐廬縣丞元孫見任將仕
郎待銓從叔元壽見任儒林郎新宜差信州軍事
判官主婚從叔祖女見任朝奉大夫前知寶慶軍
府事主管沖祐觀兼侍講兼崇政殿說書兼權吏部侍郎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國史兼修玉牒官兼修
會要兼侍讀兼實錄院同修撰

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留守聲名相上下歸榮令
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
衆拜孝儒不為禮或以為請先生曰後來到老
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王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
耶
吾家唐相雁水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
度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元就雖不克歸子
孫為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垌塘
塢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官四方終于他邦子

孫源離遺失前諜仲淹蒙竊國恩望祐中來宇錢
塘邊過姑蘇舉紹興中登第四代和考及今丁孫支派盡在
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
復其居以求衣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
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
書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克
青州為強盜軍安撫使范仲淹
謹述此語見於今廣西泉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謂
叔文正公子純仁生正思第三子正恩生直方直
方生公綽第二子公輿生文良史良史生上選長子
士選生光祖第三子岸祖第三子仁傑仁傑生叔胄叔胄生子
第三子仁傑仁傑子其第三名楫州蓋信父也信之
言曰吾祖國初處州教授論為吏密雲家焉教授
之子習武事矣諳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同棣
錢焚之矣信有將略而業儒也故錄之
而予甚重公文之簡而質也雖未可憑
翰林編修梁禪先生既病詣家人曰朋游中惟隋
居同年陳汝翼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孑女可托也
汝同蓋國子祭酒數仕陳占庵先生云梁病篤先
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牛垂涕諾焉後梁氏九居寡嫁娶等事皆先生為
經紀之至昇諭毀而為之又理祖第使
度知府黃瑜瑜公曰偶及此始終如一嫁女得今摩
陳先生何可多得也哉
楊文貞公傳王柳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通璀書
削將數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于忠毅公
行狀亦公無慧時口授指畫為之假王隱山名至

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旌題主之類某何出
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養傑之士固亦不忘
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生之際其不苟
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
警流俗悉附于此雖官品業重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
憾但官品業重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
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
衣殮須用紋衾庶幾柩歸經過開塡可得稍當一
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
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衾
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凡
今喪家遇親朋來弔潰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
方書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
可進凶物請它人為已將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
切不可行或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
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數數累公煩大
夫惠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千悅
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
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
除陰友鄉里親交及歸遂有相知者欲行祭瞻皆
謝鄙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
爲書訃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
慕令急急竹墳楮廬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
凶禍者便窆口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
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
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日費
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後稍遲必累煩鄉里重
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屋却揮可
塋亦不可久停蓋死者模糊則安矣一啓行則去
靈魂只是州郡之才為宰相而事鈎距罔無如許
精神天下亦恃維所容而幣將不勝其多矣若丙
吉憫牛傷於大鬪突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是乎
元人為宰相須禰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識亦前
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
東城志壁賦真蹟罕傳寧廉能者嘗於俞尚書家見

凡詩人葛邏禄迺賢馬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魯子翬危大朴等篆隸真行小楷皆出諸公親筆入刺極其精妙嘗從錢元濟檢討借觀留余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却去矣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公家蓋齊府舊物迺瑞得之青州庫中

韓令公真贊在歐陽外集末句作丞相衛公而題云魏國黃文獻公乃云末句作魏公且云杜居士集當別考也

譔異差去異闕叡衰颯録續等字非必古有所出亦遷就仿佛耳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効驗有是工夫無是効驗雖間有之眹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期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二甲之甲與高寮多出滕松應天如狀元施槃陳伯儀謙二甲一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震是也吳縣楊學甲陞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劄

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廬陵孫鼎宜欽教陞松江一時東南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依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覼貼論欠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已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懾頭矣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科文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刺進新唐書表為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為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其首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邑有志者其亦可以監之哉

于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
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滸南書
義十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切
第後即為人持去無一存者近今亦不留意偶見
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
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兒輩圭齋文今附錄焉
先泰政與公襲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宋上庠高
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恐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
士楚收拾士楚至則稱說克物先君服曰亂紬而
泛閱之澤其尤者別彙為帙士楚亦能誦誦先世
詩義實主迭論玄旨兄弟漫不及省先公罪之曰貴
冊子會有行世時兒輩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
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廬陵彭公沖
所以詩經潛進士為士楚從第於是其家學益振
他日沖所手功遠来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傳業程文兼沖所題識手澤
語予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
之所恪謁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玆乎倘仰四
十餘科曰褒而蝟興興而赦今明詔復飭中書
舉行京切甚從臣初議關下力賢其成又適乘輦
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
于斯後至元六年庚辰夏五中瀚翰林侍講學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書

女章不許他人輕改一字蓋昔人重於改定之於
女忠公已然若王半山以下則又可知矣觀晦庵
之於東萊白鹿書院記兩先生往返之間殆心服
而醉也欲為後學之法必若兩先生而後可謹具
錄如左云書昔節語

人還領所書得閒展體日益輕安而来書字畫
又足為驗幸不可言記文之間賜尤荷垂念思致
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足慰幸之甚者既以
為賀又以為謝也但細意有少未安別紙上呈
幸為詳酌示報此已揣石只候定本即託人寫
制也竝山而東地勢窪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
蔽自鄒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
話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幸損其舊
十三四今亦不見擔来規模廣狹但據池基則
亦畧是如此悉此說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為疑

詞塚記之却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
是子今主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
遠并望回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
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
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
深說也

今日得靳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
此洞記所為作也然以一嚏而廢食又似過當
故過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
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
自知祖宗盛事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
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
漸陋緻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疾其
末流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識所以新之者至
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
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
文無所繫屬

改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而已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
是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今但如此
釋之所謂道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教反甚

言之則繫於此而已恐非三代學之本意也

也

白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

甚曰區區濡之者又恐畢之已甚有傷上文

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蒸此段

本為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為濡之今

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貶其風聲

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為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

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

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定以知更於是

以老釋之似鑿周孔之實融新學制經

義熙詩賦而做之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盡

改中興得人之意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

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臆箏之說以相

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未能

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

先生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竟相

宗興化勸學之意非小補遠矣學於

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

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

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

規模以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

文以傳解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西

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

諺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來得

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協曰是蓋唐李渤

之讀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

之地也書院掇於兵火遺墟鞠為茂草獨

洪崖門守日不服給之際奬勸訐殖如恐弗

及規基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丁寇

戎者爭仆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

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

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

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

軍學教授揚君大壯墓子縣令王君仲傑董
其事又以書命記於余謂相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
請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
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
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為陽
城蘇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
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
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
貧實下新奇教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
難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黙甘受和白

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
拔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
與倡明正學黙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
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
制教養考察實興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
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
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寢還舊觀關洛
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
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蹙等

或鮮矣然則書院之興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雖
盛相與揖先儒淳固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蒼揚
經辨志之始教由慤熙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則於贊侯之勸學斯
死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
謹若李濂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
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
不足而意有餘也卿與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
正所記者甘不書

人至屢手書特開春來尊體益軽健放杖徐行
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焉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
三復嘆仰已迨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
矣又一書云此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
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
之士蒙益餅多四方私淑之士又不少矣

孟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
于宮行則懸炮于轅以示戒萬世又聞鴟吻者一
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鍾紐之類是也好飲
者曰虭螭石橋兩旁俯俯水獸是也此好望者曰鴟

曲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公鳴吻詩世
夢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累可見困極而節
不易寵極而色不驕平生出處此累可見困極而節
德有遠不遠小人之評又於卒章見焉
元儒三山梁益題黃谷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教
是圖蓋取詩禮春秋傳三尊之義今之三公五雀
白頭雙喜雀鹿蜂猴麑熊之類脗豈亦皆是之謂
歟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實叔簡王神庵尚書見楊氏
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書香慈母教公所
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詒謀燕翼本家世
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曰黎庶但教無異色
自居何必用桃符題此文及繡龍文百副最之重為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寶名士也曾孫章今為南雍
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吾手筆與其先生書一軸
戈會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孝叔書與
予前所記合亦備錄之尋書作瑜字誤子子蓋老
儒世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
處字樣欄云國家世契鑪三吾手書載會長史相
公南廣世姻契安老堂所藏緘下遺承起處安適

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開張無為為之圖美和銑子綸有題倫録寄去亦不能不惜重一發揮也三吾手書宣藩医官曹伯温開春去能言令親家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老姻家自今夏總裁校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朝夕講心之甚又鄒孟軻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倫進呈未免思慮之過瘦氣虧結醫者戒以毋大勞心以故凡百文字皆不暇倫纂如安老堂文字與文字是以先後不倫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膛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誠論不為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宋崔清獻公與之為四川路安撫制置使時與統制吳彥書帖并當時省劄見清獻家集不惟可考當時之制而清獻薦賢為國之心取將待下之誠此亦可見御前劄字至樞密院劄兩行共二十字皆兼行大字戎帥至可喜可賀云出親染也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尊書廟諱有緣除欲煩統制此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令下即合起發倉皇來不得令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暫統制即便疾速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二日押

付吳統制

御前劄字付金州都統吳　彥（物實）封

御寶寶封樞密院劄

此處疑有闕文

四川帥制置司與之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材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剛緩急無以為用與之胥膺細寄無補絲毫時事孔難以選俘厲兵為

急其間有材器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者可不薦
扵乎與之伏見修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
統制吳彥人物俻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
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
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
將亦所知勸矣除已録奏聞伏乞照會申閒事右
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
面具管幹日時狀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
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十八日建康臣樊厚前去權已到矣忽二十二日
來時准廣牌遍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本
書已下本都統差官時賢兼權中軍統制事仍
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發前去金州交割職
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
上
都統太尉吳
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於是事揆不

正此多事孟正其名今來
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如何
詹山谷元豐中過知州僧加坐
肉但朝粥午飯如法緣來酒如常益亦潮
戲耶今人內不足者動以發願爲言可知已
上大人在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小小生六旭子住
作仁可知乱也尚佐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
治性平子本前心玉子去求仙書成入九天山中
方七月世仁巳十年巳丿數語凡鄉學小童臨倣
字書皆昉於此謂之楮朱尔傳我習幾編海內然
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
有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經暨陳儒士洙今日云
當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荅細書小字嘗及此
學士其知所自者耶
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許表輒表見江浮溪集
此亦乘輿事底眹伊洛大儒則又當云乘輿是以
入代蓄也
蘇州白
國朝洪武中來尔斯文盛舉來嘗之人吾所知如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

命宋學士筆為之而俾肄業勸懲
寵錫器以後來者當緊等則有玉
高啓謝徽亦有游川知州否永樂中
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右多其人洪熙
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編初正統提調學校
校則僉事張某景泰中修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
之欽謨而天順乘舉提舉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
首選也

范石湖為李結記滹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
丫曰至和又竟山水利序大概有三曰郭澤曰七
水小概有一曰種竹二曰作堤曰疏
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滙水何由導皆
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直緊先生為父事
先生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眾人
而石才行猶人舉士亦輕率適入以失因降副使
士大夫莫不以不見台輔期先生而以眾人遇石
有占命者適日后去遠到腰下心物未定迎王當
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
塞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
生也嘗與夏御史墳吉郡守如此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今
北京東緻廟云尚有其蹟兩人兒黃浩翁虞仍生
之文皆不泯矣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闋見
贈云是范魏公經略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下秋
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
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
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
夫淚玆來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
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緣恐事露鬢為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盡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
日常縣照蒼蠅謾有聲高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
其一曰危車輕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
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
問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
苦百年塗欲思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
也奏烟烟寸心卅對青燈擁白髮漏聲殘老來勳

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滿閒清泉白
石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歸夢到家山又得我
朝巡撫南畿尚書周公 旳如感懷一首云日晏忘
食夜半興籌書煩擾為無能秉心初擬逢衝鑓任
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
增前非未悟羞還瑾敢歎微軀踐薄氷數篇者於
予有藥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
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
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

冬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大臣行郡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
秦已之笑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秦弛雖諸公恢悚威誤
國者以欲泯跡科中當
秦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頭不容泯而亦
可以警誤

閱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苟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原父出韓退之云親朋頓乖角

人姓名益即魯此者之
海昌詩人蘇平衡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仿
佛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鎔京森酒
沾周髮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所陷可也高標軒
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森閒冕女誦經一律然
斟事者則以八字管定秉衡
近體詩云樂是冀能為也蓋與斟洞詩僧事相類
云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秉覺于兵部

羅隱詩云祖龍等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
似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釋桓子庭注磬疏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
發時火鑊凉惡念生如蓮葉脫我來化磬不化鑼
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喚出阿
彌陀

蘭墅張氏開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
以秀才舉赴吏部當有元宵詩及上
御覽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
月華明一天星手移人世萬劫驪珠布帝京龍闕
風光連上苑鳳樓春色勝遊瀛游觀唱咏應多事
四海雍容正治平進
御前詩曰曙氣初分四海同
聖明天子五雲中
晃旒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被風萬國玄冠權弁
舞二

朝刑罰伏姦宄書生老徉趋全闕願祝
皇猷効寸夏詩雖止是子才亦莫詳其人吾以吾石
川令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九大明

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辛未收
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蚊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告即
命逮情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容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
榜吾友鄭時又云狀元退就鴻臚留儀大鴻臚即
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
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三月二日秋官郎中彭謐贊友南行詩以識別楊
生青雲器女采輝白璧膝問龍泉劍別我有遠適
吾聞禹祖征舜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修文
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戒如何才智士左議薄
古昔懷忽忽遠圖急功幸尚得寧論萬里行糗糧
豫峙積漢庭所遣帥孰是趙充國子行歟賢襄倫
勉據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臨岐念素交
即贈綈朝策廬陵楊士奇右詩見楊氏世美錄初
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之

此詩大意具矣後來忠毅西巡一
秦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非簡而致深哉
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
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丁謙儀銘都察院陳鎰王
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寶皆賦天順
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
伯禮部則與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
部署至閣老劉叅益由左面入為大司成也
今時俗話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人
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ノ太常銀帶排
方襜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宮女宿紅粧地
名簇額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
裳浴堂門外抄名入為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鴉鵲
到園中暗中頭白沒人知空閨地內人初滿蕃撥
不似巳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百方田遮老須来
文案把来看来會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
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執金吾長上直侍女常
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紫衣宮女月中更宿立誰
家將息過今春羨人閒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啻
身上壑生日出京城蠢生騰藥篋近来身不健近
来年紀到軒新衣踏盡知道縣家開時時一窠蓬
皆是也惟分頭今作分授非他如昌黎之老翁頁
箇似童兒常莊之近来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
焉
大言無實專事表襮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絳石
晉之景延廣宋之雷簡夫趙彦呐金之蒲察阿里
不孫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蹇忠定
猶為其所動王鏊開播重貴為其所感而委之以
國倚之以兵宜矣昌夷簡楊雲翼之識鑒固足多
若崔菊坡當青吶得軍民心五年之久之時乃能
炳然見之事益不誠難哉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太似可厭
也
國朝之制臣民
奏事稱
奏本後以
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
後合部重而從簡便改明
題本則不然矣然

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駕則稱啓本宣廟每呼本爲抹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元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錄於此次

謝表終家書爲孟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雄據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氓平還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每弊舞文奬譽之言或是或非興御史臺管句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攘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向虛名故賢設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趍朽腐蟻之慕膻膿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句宇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書未發

朕倘攬見之書中語言謀切教以忠孝子之贊否
雖未可知然海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
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
令中書遣人齎
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
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俾攄
應當聖長其弓兵不須再役
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
布衣臣王　言伏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
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堲埃
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
雨露輝生蓬蓽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欽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
天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
於山林不敢求於譽級教子之義方之訓承
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
勉加忠孝之金俾恪守於廉勤賤少酢於知遇何
冀上
聞於
六聞過承下逮於星軺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
人之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竝期枯朽之餘遽拜
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
天恩之誥景迫桑榆欣覩大平
清尤鈞陶
聖化心同犬馬願摠報效
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
聞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
武四年閏三月　日表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赴布衣王
書鎮江高郵寧陵鄧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見凡會眾亞剛於德清書中

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慙否且言歲中可至
任不知果然乎太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
長又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
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
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句捉軍人至今不得
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望家
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逆迹或
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
則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
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
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樂若彼處關支則不
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
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
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為心
龍
閑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
日即以性理之書及歷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
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敢歐酉當以處節先生
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則不可
下卜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
一二斤起視而來餘物非所親也臨川奴世生俱
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為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
者十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来者而
往者絶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益屋俞主
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煒章二叔
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訖
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淑武 年 月
日書付男軫
今俗呼五十兩重銀鋌曰元寶蓋見獨后內官弓
勝得埋藏銀數十錠形製皆平漫與今樣範不同
面有中書省小字印背則陰文元寶二大字也宋
銅錢文皆篆旋開寶中曰宋通元寶避寶字耳然
則曰皇宋通寶皆避寶字耳然反覆皆著元字亦
異哉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
奇梁潛胡
御賜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閱
焉尚書

仁廟御製 久內多具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今古一通永樂十六年九月二十
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 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二日憫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上業
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其刺茲不盡錄錄
皇太子書一通
冬至
今詩書詩各一以見
盛德云爾其文曰
今古詩選擇毛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今古詩與好古爾將
多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
首八句八首爾為
又閭鄉梁族可稍得
息
昔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賢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照
余為學有曰似卿材面北者百無一二面諫順
頗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懇懇者為卿才德直謇
趙卿康建寧冷士事外無
余成業惟樂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虞若
余懷
吉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賢善徐好古之靈
肇皇帝崇文禮賢之盛選詩內取易入手餅意的詩
今古詩與好古爾將選擇毛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多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
首八句八首爾為選擇毛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又閭鄉梁族可稍得
息
昔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賢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照
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最覽卿為
余所改之詩甚是卓來清性真有益於日新但卿
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擾頻煩告占優待高年才
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益志今朝夕但卿今年邁
恐
余為學有曰似卿材面北者百無一二面諫順
頗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懇懇者為卿才德直謇
趙卿康建寧冷士事外無
余成業惟樂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虞若
余懷
吉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賢善徐好古之靈
肇皇帝崇文禮賢之盛選詩內取易入手餅意的詩
今古詩與好古爾將選擇毛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多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
首八句八首爾為選擇毛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又閭鄉梁族可稍得
息
昔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賢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照
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最覽卿為
余所改之詩甚是卓來清性真有益於日新但卿
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擾頻煩告占優待高年才
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益志今朝夕但卿今年邁
恐
余為學有曰似卿材面北者百無一二面諫順
頗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懇懇者為卿才德直謇
趙卿康建寧冷士事外無
余成業惟樂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虞若
余懷
吉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賢善徐好古之靈
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順
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
彼飽力倦趨朝誌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冬至賜賢善徐好古先生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賢善徐好古之靈
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順
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
彼飽力倦趨朝誌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冬至賜賢善徐好古先生
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最覽卿為
余所改之詩甚是卓來清性真有益於日新但卿
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擾頻煩告占優待高年才
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益志今朝夕但卿今年邁
恐
余為學有曰似卿材面北者百無一二面諫順
頗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懇懇者為卿才德直謇
趙卿康建寧冷士事外無
余成業惟樂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虞若
余懷
吉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賢善徐好古之靈
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順
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
彼飽力倦趨朝誌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冬至賜賢善徐好古先生
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余政治益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鍾應候天道
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鄉使哀哉痛哉不復聞鄉
賢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于靈筵卿其不
昧庶克樂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
論祭于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簡善述卜鄉
昔從
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
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
丁未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楊榮
左春坊庶子鄒濟翰林院侍講陳全
春坊右中允王英翰林院編修苗衷檢討曾棨吏
部尚書蹇義翰林院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
載贊善陳濟侍講鄒緝郎中李興員外郎施顯主
事貞完檢討陳璲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新
逝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嗟吁先生德
宇振振蚤出進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陟成均
進官春坊益勵忠勤內明外厚名重縉紳諮沃輔
啊方籍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既壽考有子
有孫終吊祭葬荷
寵恩遣遺女清譽不亡者存士奇等忝在同寅或居
比隣一莫永訣寓哀斯文尚饗右祭文三通
東駕文出親製洪熙中皮意當筆詞臣有深意焉
蓋嘗見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事其指文靖進
說詩法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好古清介端實
不愧古人也同僚鄰曲祭文不知何人作此文本
韻真文元而亦用一成字云
蔵言辨口輕為許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修纂一日有及允例未當者
王爾孟揚曰詹之欲薛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簷楠
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良治河無成
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山徐先生不愚阻耳秦何
令脫土墾也
龔文靖公為秘書少監日著朱宜人吉氏墓砌石
本作碣銘其署曰鎮石本作表東行省儒學提舉
朱德潤嘗石本作常為纂石本作余言其母夫人
吉氏石本作吉宜人之孝也祖母施夫人甚愛之
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人將就館而施夫人疾病

冀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革石本作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翟山之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翁收葬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石本有贊林字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南曰此石爛石才作石若爛人來換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吉施夫人又夢偉衣冠者複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孝感所致朱氏睢陽五老兵部郎中賈

之後德潤字澤民有文章政事而獨以畫馳名虞公嘗跋其文以為識者不厭其多能也子季寧娶鄆山州判官徐彝女朱之後回家鄆山焉陽翬山去蘇城不遠嘗閱雲間志陸故晉大族如遜如抗重珪疊祖不一皆墟華亭橫雲等山志悉有載獨無陸績墓蓋或以別業遷徙墓陽翬山里子山署立石尚存末云泰定四年月

俛俛依伯生先生命抄錄過願併請先生書之

庶永傳也嶼敬告澤民提學足下

宋文公先生考定歐陽文忠公事蹟有云平生所見而已也嗚呼晞

神宗實錄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濤之重循乃反著其不侯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迨散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直書其以是為王安石所詆而遂央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

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官書者猶庶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昧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予居閒好觀當世名臣事蹟往往購求名人碑志故在遠者未可知二三十年來忠邪貪廉之大槩亦稍有聞而頗厭作者之不得其實十恒八九也嗚呼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數千百年之後當必有其人必不止則如今日之所見而已也嗚呼晞

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恩誠取恒庵尚書九
疇留祖妣之兄也其為人見元史本傳嘗見南村
輟耕錄載其不敢妄為欵宁事只因曾讀數行者
一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里第尚書
因誦公寄內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
窮家兩手擎少米無炊抹林懶惱大男小女好看成
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遂
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公之詩情真語切要
亦出元白云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阯人為人清苦介壻善謀
盡心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
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
甘大著勞績上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
文集脫載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

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遣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
易得者嘗刺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題詠無不有
作序備陳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有碑
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娟嫉之

山葉盛

尚忧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九
朝述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審有功
送淅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卽今所
居海安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
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
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功叙一跋在卷
後也

胡參政拱辰藏其鄉先生宋融堂錢時手是周易
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皆不完
之書錄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
之間崇儒重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負宋而遯亡
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參政又世
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所
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

錄白宋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嗣國公爲 劄子臣輒

有

奏陳仰干

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
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營從故實謨
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
袁甫昨任嚴州則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悌作嚴州
日訪嘗二再禮聘教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
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辯析義理參錯事物發
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
興府王爚亦嘗迎講至郡臣始屬網求其所著
之書有冷語考經已蕭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
居業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龍泰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
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
用且遵國朝以迄其來與之相見而歎和之見
其氣質才識尤是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
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
大父贈僉寶公不屈金虜陷梁丌木入浙斜事杜門幾著
奇功

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甄岸慷慨
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

此亦帝上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憫之比者伏
讀
閱史至
真宗皇帝於
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
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
固大臣之所當言亦
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潛司文鮮比緣已該
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
聖經以自隱儻令而不加於收用使之終老山林
則
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
矣臣愚欲望
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以秘閣校勘仍乞
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
進上備
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
所蘊有補斯世伏候
勅旨貼黃臣游有表
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為莞
庫掌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秀三十年矣
雖屏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
為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温講道窮經騰
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于
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
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默有得而去今年踰七
十略無倦容臣竊伏思念
羣彙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簡勺群調者
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塤篪則天下何觀焉臣
愚欲望
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克秘閣校勘如此
則
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
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
為無補取
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

點黃嚴州恭奉
聖旨依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
一萬卷
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本貫特補
迪功郎界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
書繕寫繳
進上備
御覽三省同奉
聖旨依
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禀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
壹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
進者
錢時家塾尚書演義叁拾冊
經詩管見叁拾冊
問易釋傳貳拾冊
四書管見拾冊
兩漢筆記壹拾貳冊
一右件書壹百冊用黃綾裱背黃羅紙裝褫夾

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練盡木匣五隻
盛貯鍍金鐵鎖並金鑰匙全謹具狀上
進以
聞謹進
嘉熙二年九月
日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
進

皇帝詔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興
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一
十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呈禹於書
上丞相阿蒙古色目五人欣都舉首江浙閩二
十八人朱嶟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省
試士南昌饒於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長
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選
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揚逖矣孝弟力田賢良茂
才漢也秀才中邑魏晉也進士明經隋唐宋也
壹揆行則質木而少文卓詞章則雜博而寡要
二者交相湯病繆紳生深念之卒莫之能革
二千年教化風俗之敝被於下禮樂刑政迭出於
上俱不能以無弊古今一變至古二三

子又相望鄉書中是知選舉之故已長傅也其何：告將粹白莊遹以持其身幽深邃遠以致其學直方正大以告將止是矣繫以詩而敘之晴旭橋落木淺碧露寒溝棄派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岸楊條若綠五湖草綠爭北固山光道大江拥揚會長淮口夜流碧落召梁石突兀彭城樓層氷忽峨峨涼風亦飄飄發棠習良馬鮮裝襯重裘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射兩眸三古喬載籍壯哉窮搜求奇懷致茗術

常擾禪廟謀如何蠛蠓身欲與稷高傍幸若望溫飽繫袖無相投曲學汲所詞教謂感不酬勉哉三子毋為昔賢羞右胡石塘先生送欣都朱盧饒諸公會試京師詩序先生字汲仲而石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蓋與方面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故揣文安公有書筑切之間見其詩文三十餘首皆峭拔刺厲可喜惜則不見其全集漫錄此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耶寬摘及第張簾庵兄弟業師也簾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嗜好人之賊人下隸惟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小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已丑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叩頭泣血戒之上覽而嘉之亟詔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郎真畀入

奏衆皆服稟免冠請罪詔諸司郎曰悛改姑終者不故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間之會比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揚言于廷衆皆請理正揚文貞公策誌則云一時建臣抑之而使護正揚文貞公策誌皆請理愚多縱恣公仇直發其私適大學閣啓酒泉法緯公實欲疎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指楊文定公謨神道碑則又累之矣覽者詳之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卷成自微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恣懿則溺于譎感自序以為漢興賈誼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譖誦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成以文進或用或什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恃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誠曹劉之氣骯髒磊落公德興劉賓客禹錫呂衡州溫梁補闕籍磊落文公之雄傑者歟世謂格幹顏謝之清厲謂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騷終于本

朝蓋紫應代才上之文藥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華溢

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東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繼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治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尊謀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緜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蘇李以二雅之解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瀆緜紛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邈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憲陵轢騷首倡古文湯橫沉於昏墊開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

我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貫常侍至李補闕衡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籍襍文公德興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咏嘯皆成珠玉益誣也哉

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多解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于名求

試之急用爾登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知
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情備閱羣集晚
玩研究掇善擷華十年于故就厥志得百賦
樂章歌詩贊頌碑銘女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為
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丙
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雜纂為工故修言愛辭舉
皆不取云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舛多石善本甚鮮惟建安
虞韶以成日記故事以為一生楊文公宋晦庵
之遺意顧考叔毅奏遺母不失純孝故其禾免

昭

君之過當奉強諫以正可謂愛
君難逃陵上之非王覽愛兄諫母則陷於不慈鄧
攸棄姪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
攸有姪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
切才取又知猪王戎之醴酒忘設遽孝先之嘗
眠見啣蜜公之實賊見交情丁公之論兒受我
厚事雖反正亦足為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
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為抄出知為幼悟
且標目即去對偶一字以年代為先後亦善矣惜
乎去取標目皆尚有未精純處且不嚴事出某

書某又其間剛制亦不一如內助得賢稱伊川
兄弟而戒無讀語却又稱先公筆劄可知也大
抵此書與洗易五倫詩同雖校之他選可謂彼
善於此而欲謂之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話謂
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生易老儒盖竪儒小儒腐
詁音龍子以為當以儒生易老寒儒盖竪儒小儒腐
儒寒儒可以諫言
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
謂盖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則白有宏儒氣象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當守額閫初論
閫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徐瀚
與善錢塘童權可傳與天台姚文昌錢塘揚志善山
東趙敬主　泰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誠莊陸橚
彦吉婁江丁昔仲敏為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蓋
吾崑人也嘗何寄誠莊詩曰芝蘭出深山不與衆草
伍醫並稱世所艷顏川泉通地池水孔壇杏接正廬
山焚香鼓琴自靜吟詩淹茗青春閒老雅何幸
泰知已日日杜蔡相往還又和誠莊韻五首曰關
塞同為客王門共曳裾應思天白髮竟何如
忽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質多枉故人
書春來倦行樂春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
雨流乾坤真逆旅身世似懸疣何物令人羨志機
海上鷗閒居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濕花
迎白紵新流歌移晚興佳句滿襟塵處處香醪勸
誰家味宜醇莫傷春晚暖跎惜髮華客居猶未
定杜酒不須賒花柳知無恙雲山盡莫加尋芳徒
求好何用阜將車長鬚惜尺素邀客扣途茨策力

非前日懷懷似昔時酒後花下酌紅傍柳邊細風
景還堪賞重遊也未遲彦吉有題山水圖詩曰誰
寫雲林景亦奇却如吳嶺越東溪嶼門未啓鷄初
唱竹院纔閒鶯亂啼鵲炤龍花對谷溝溥露泥
柳稍低令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望欲迷誠莊
詩曰有送練詩哲曰萬里還家念倚門東風塞路
雪方存柳條未放黃金縷竹葉先浮綠蟻樽北及
杜鵑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村白頭交把忘年懽
并附鄉書示姪孫有宣德中寄大醫判以潛姪曰
吾宗阿姪侍

金門要竭忠勤報
寵恩白髮至親惟叔嬸青囊傳業有兒孫客邊白昂
燈前影身後誰招石上魂聊寫容儀遥寄汝可能
函骨到丘園獨弘道尤有文名圖中以弘道文章
誠莊唐律夾谷奉頒篆書為一時兼美云弘道有
謝誠莊并春林小隱文二首為誠莊題倪瓚畫一
律附此洪武壬申夏余道皐蘭而西鄉有沈誠莊
出鄉遠遊掘袂聯鑣假館授氣允所以慰藉余者
曲盡其情翌日會諸縉紳舉誠莊者交口盖誠莊
莊吳儒醫也讀書明性理工為七言詩新清俊

針者之中的斷輪者之運斤得之心而應之乎西
山人咸曰疾而遇夫誠莊莫予毒也已聊駐市車
不遠千里以求治者踵接于庭友游中有一日之
雅者率不計直必與舊藥邊城遠徼天使誠莊以
術濟人豈非幸歟今年冬同郡陸房吉以書抵張
掖告余曰僕近得疾頼誠莊治之而愈既而闔門
皆有疫誠莊一一治之靡不遇起沉疴痊一家其
德厚矣僕無以酬其德而誠莊亦未有德色也昔
宋清不爲市道文與人藥雖不責直後其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往往饋送清益厚是清猶規利於
異日也今僕在萬籍中年益以衰身益以困無復
求伸之日誠莊盍舉僕有所報哉仗義之篤如斯
而已矣先生又以誌之嗟夫醫必窮理窮理必存心不
窮理無以察陰陽不測之運不存心無以體天地
生物之心仁斯二者誠莊兼以用於治病名一時
者也彼博爲表裏虛實而乘時射利者得不顏有
泚而面有靣乎雖然醫固與人爲市者當而不受
直是娶名也貧而必取直是不想也誠莊其必於
於此矣曰在吉之請併書余感念之情以寄隔

書治睥論百方伎之士不自於故參陰陽不測之運闔闢動靜之機華陀之徒用是顯名天下然則凡爲醫者必造是理而後有是功而世或詆神其術者亦未能超乎是理之外也若古林董奉其了自於物者乎不自於物而與物爲體彼物其物而我物之不知物我之相忘也不責人之報虎徒眷乎之雙人豈不恃於理乎是故無私而物自順無欲而物自化我之同緣也不責奉之徙用此道也奉以活人爲心不受人直而諫種杏是豈居善藥以逐什一之利者杏林而虎來字之是心之所感名豈有所謂丹經符籙驅役鬼神之所爲乎余同郡沈君敏秀頴自生妙齡讀書工詩有志於世用後遂隱於醫今居蘭州而毗岷河皐貴人有疾必以成章爲請嘗揭一丹室題曰杏林小隱客或謂之曰子將以藥來自期乎或曰吾去家數千里倘干詩白沙草之鄉不能戚吾心惟吾顏也願不以顏孟之學則施惠於人而業於是杏若成林吾將其龍夏鼎彝有和門者以善藥歟之亦

足以備平生之一矣吾安知董舉之爲誰耶余在
長安日具言其後知成章何造乎是理者也果齊
平扶我者也雖致於菟之守林亦何難之有念其
父伯新先生年長於余一歲友也歿二十餘年嘉
其有令子若是因書以誌焉洪武丁卯冬至後三
日吳郡鄭棨記洛水灘上拾翠湖派泖倪寬舊墅
圍夜鶴歸遲華表玲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文彩
依零落一代風流更有無君若九原知我在應憐
形影墨垣孤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
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經
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集又有臨江滿若水流
及
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擯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
典坐事黜爲西寧行人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集
正統初太僕司署右水卒于長安而解學士大紳
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關中因有吏中三傑之
稱解公文翰氣節聞天下人能言之近見若水挑
源賦員所作與速魯麻序別曰貴甘二女賦多不
錄員之文曰速魯麻者西城人也父斆娶牟與媪

曲木氏私遇於寬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
臧姓母育之仍養於寬氏少生硬不循理法母力
變其氣質寬氏亦護之謹時其暄而溫良之既又
偶永出泥輩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外
同閭其名洎遷臨兆比入境訝於石井驛驛長廖
某請曰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道閭先
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閽
曰人希聖賢即聖賢之徒美命之見時天洹寒覓
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閒凝重不語
子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杓
起請又俾渭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
言者廖起揖子即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沉
漫醲郁視瞥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而
有得者也子甚愛之因詢之所自生于以其父特
飲食之徒耳況難於明言之者歲猥其母之事曰
爲曲生從子至臨洮予所居尋樂軒軒未嘗一日
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客生不在
賓即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爲之盡有
忤今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子飲者亦必先告生
焉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何曠至今淡泊若是耶

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
終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獨特糟類之餘耳生曰公
等豈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嚼其粗許扃者吾
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辭給皆此類生風
流醞籍能助人興予每飲女辭揮輸愚必先名生
資之起予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
歡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
益喜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慫慂慰藉至屢拒不
肯去候獲故乃已從予八年蓬禾始朝夕離也一
日生傾倒大甚致予發狂而為人所尤予則以尤
生絕弗與交生踰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
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先
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為之
非益友稍疎之而生
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謂大賓必豫飭館人嚴
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嘗朝京師生遠送
予于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
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
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雖一致之先生於尤先
生類能自厚而薄於僕誠知已者已矣先生嘗
入中州與聖賢者遊僕益不願從以厠跡其門念
風土各宜適墊沽衒之徒胃聖賢之名以欺人先
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剌古者修坎
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意使遠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
其貞予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
已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洪武己巳之秋予隸
兵籍都城艮維之姚坊門迺九月八日與其儕輸
作于公廨自龍江之次舉以日之餘力鎖氈肪乎缸
牖牖下治蔬食・畢仍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夢一神
人貌如其形歟如其聲瞳色盛氣指余謂曰吾寧
女譬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門曰子為
誰何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識我耶我托形
汝面屈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顧緩以
不識非妄堪歟子僊默良久徐謂之曰子神而尸
子口予其思子是毒乎今子謂予毒乎反而不得
也敢問毒子何若口神曰若欲言若毒也邪女他
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為子數之啓明在地
翰音未呼蓐坐而食飯糲旋蔬略弗下咽子強致
子之毒我一也出厠徒旅儻然就途或驕而歌或

忠而呵願撼楚合息寧阿紓子之毒我二也衆共
棄任子肩非勝介呼倡子邪訝以譬奄・繖息叩
叩聯聲子之毒我三也弛檐作肆我謂稍閒號咷
以憊於邑而歎癸體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
也徃復三舍緜所睡傾投圭蓽漸炊是親復飲食
予猶昔所云含此四毒歲夜而訢若之何比慕
而猶予勤也膏賦咿嚘曰暘弗舒擁鄰據凡復嗜
于劬兀矻・伊・吾・使吾屬羅千虎賁正輪
之徒繴領・爲而播嬌・爲而歌嚘・爲而焦吾
苟非子難何予毒吾之饒耶吾見托形於他人之

面者食前方丈已餕猶狻獅在緑右竹已醋宮商代
言數奏已宣詞章居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潤
輔靨生光此固富貴者爲然・至托於負賤者視
我猶食也彼歌則不讀乞匄盈笑亦賢哭則不
膏馥獨我不幸而爲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
止是乎吾思真有毒於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詬
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誤子
不幸託形於便使之人哉・蠢譊聾・戚忮如實
覆卵危機生厲則人將惡子而日子爲利羨殺子
不幸記形於亂世之人卷羣叢拈束辮縢紱下觸
之惴上謗之監則人將戕子而謂子爲箱矣設子
又不幸託形於深中之人罷蟄幻詐率狙狼狙狼
譊譊以秘害乃昭發則人將龔子之臧而并軀
之誠矣其或傷於辯而擿羅千悖於習而拔正倫
怙於不順而爺虎賁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若
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
不議謝咂來是白子而入者無遠而子可無籥攝
之辭矣衛瀉言頌雅詩禁躁妄屏支離是自子而
出者戚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讒矣黃味雖不足猶
慕嚷而朝蠶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飯守
子如抵而譖千里之楹棬凡此數者皆子之大幸
顧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趾嫩若夫勞而歌其事
哭而宣其悲吁呂相其力吁以洩其思是昔人情
之常吾不虞子之牾・也於是口神恐縮內顧嗛
不得語慙謝而去子亦遂窘則趣・五鼓而自公
名之者在戶矣亟名墨鄉錄其所臆象檐與緯復

趙珠徵

龍陽武陵家因鑿池得唐故幽州橋前刻擊使樂
安郡府君孫公墓誌銘石二方一尺二寸四分其
益而題字不在下方以其上方四角削稜刺蟠文

取其中一方七丁蒙
宗緒五世祖伏伽大理卿天父世元雲壑野軍庄
驍衛幽州衙門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邊書之次
書卿貢進士高哲不言書撰也此石今在通判黃
諫家

皐祐四年夏五月邕管蔡劃庫兵稱亂陳船順江絶
數郡之守臣狂狀承平弛武備郵委符管避賊
獨封康二州將提舉卒數十力戰以死明年春予
傳車過二州問其吏民共為出涕悵感之作閔
忠詩書于康州三洲洞石廣南東路轉運使尚書
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史林元綽少卿
康州趙使君師旦使君親門城譙閒二日矢盡軍
吏請避使君麾曰士不死敵非壯也城門牡開度
必死堅坐迨上賊捽而害之至絶詬詈不已一子
在襁中其母擁蔽遯去力屈蹴棄三日還視尚吮
哺草間聞者異之轉戰熊門曰再哺空拳猶自冒
戈殳身番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諱協謀桂
上呆卿餘斷節綿閒杵臼得遺孤吁嗟天下笑豪
氣不悅山西士大夫贈太常少卿封州曹使君毗
使君烈考季父皆以謹言介節有名當世書備
江西刺舉使君方佐章謨嘗以勁正有守薦於朝
賊之至州也使君轉戰數刺殺傷大當已而賊合
圍忽攻軍吏潛避力窮被禽使之拜又訴以僞官

皆不屈倉卒蠻酋上水濱使君忠憤獨慈身死明
戈鋤摧城闕俄傾衣冠落路歷忘十一門能許國
老夫當日亦知人朝逢贈越哀榮極青骨千年今
有神
按方輿勝覽所載前趙師旦一師在封州又悮以
爲瑯玡作來論數字辛棄疾刺尚存三州治中
可考也予既得后本裝潢之云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泰和日有歡落花一首家斐
東園桑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
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封然青條信
宿都隨雪色影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在
雪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王貞婦清風嶺事跡然在金石燦然在簡冊可徵
也夏憲使言昔有一人以爲無是事作一詩非之
其詩曰嗤指題詩似可哀班班駁駁上青苔當初
若有詩中意冥遂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幸
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爲惡指正
爲邪鋤忠爲敗目廉爲貪者視此其亦可以少警
哉
東廣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
冠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
中有屬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
時有經其壟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
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冗向稍偏所
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屬伯韶爲林某楚此
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
句與五封微不同耳遂捨之今林八頗振庚午舉
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
山音稱賴爲衣云
廬陵李楨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爲人耿介廉潔
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
當白賢其像口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
孝稟乎父師學問有淵源仕宦有操履仁廟稱爲好人周藩
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賢詞白有帝王恩旨蓋亦有
爲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
先賢祠中楨獨以嘗作剪燈餘話不得與楨恥爲
詩文尚多有遺覺等集行世其餘話誠謬而所謂
至正故人行亦大謬前人雖無作可耳
嶺南地偏氣異草木蟲魚之類固多別於中州予
兩見者青蛙好登几席高計之杪往往亦見有之

南海桐前波羅密對其實大者至數十斤癸未冬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蝟子味似波菻肉甚厚以密漬之可調湯云

廣州府學教授兵樂鄭嶽李藏其父舵梨手卷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舵梨生傳卒已森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舵梨生傳一首又有建安張智蕃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予寧張顯宗二文于後舵梨賦閩粵之區有先號舵梨者耕於寬閒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梨鋤之是舵安於蹇劣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梨之在手也茲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臬辟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為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舵梨之者乎天生蒸民紛熙有欲強則凌弱衆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為之司牧鴻德禮於春生嚴威刑於秋肅夫姑以別父子以屬彝倫是惇風俗返朴夫士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圖農得以盡其力於種植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

聲以興洎戰國之爭雄邊下遽夫秦楚開阡陌而蛟井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祖大度久景無為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冠毀冕之釁相仍偉唐室之開基錄太宗之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舜之莫覩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因常主及乎宋室之興削平僭亂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生息三百餘年彼氏之衆羣雄舊起者眷眷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之紛籍轉瀣整而未康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之已棘焉大明如日之升掃攘群其水釋贖賦匪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撥穢清僅武修文坐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化愁怨為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絲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靚真人未出于斯時也秋疽而恐不瞻又何暇舵黎鉏而樂灌溉自今知之服膺弗倫是惇風俗返朴夫雖耕田與鑿井皆歌詠夫帝力貧窮相濟患難相恤必先公食必先於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舵黎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斁洪武三

十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夫古人平屠未遠事

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之
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郤缺之於冀野德翁
之於廬閎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閱人鄭琳讀
書播耨輒勤耒耜而不求聞達自號鮀墩生吾友
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為賦以宣通其意音韻鏗鏘
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鄧孟宣氏總余數語其後予
嘉其陶然樂於畎畝之中非決性命之情以營富
貴者比特為書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臨訂
張顯宗跋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喜夢隆地後住江國子祭酒住江西起義兵石
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閻之錢侍郎習禮
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連姻親一時雖脫禍
而恒為鄉人所持摩詰豈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
林猶懍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一日獨
對舉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贊無右使練子寧今日在此
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右程子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
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寖
廣熙洎出益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
易應時既久殆無全編熹求有先入舊藏數篇比
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
公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從遊以類訪求得凡二
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
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已見分別次序之所
以然者然當竊聞之伊川先生無善時門人手澤
得朱光庭所抄先生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
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棄之心所記者從彼意耳
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去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
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實矣而當時後進之
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
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
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
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
掇拾於殘編斷簡之餘傳誦道說互有不分而謂
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
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盡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

本蓋固則日用之閒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夥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嘗竊取實錄兩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為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刊于長沙長沙嚴後刊故是正為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為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廣得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倦閒見或以資談論或以聒奴辭

或以立標榜則亦反遠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之人之意為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為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味至而求之存而鑽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之意也故敬書之附于卷之末乾道九年夏四月戊子廣漢張栻謹志　右遺書四冊平湖沈琮氏所藏云蹟在金陵公主府中舊藏張宣公跋尾親筆入刻也宋時所刻書其巨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予所見當時印本書如山書如浦宗源郎中家司馬公傳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人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苟雖模印亦不苟也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諺云十里湖光十里荷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推命論相人云自有此術至如相友相手相押字相門戶之類其說尤多學亦有淺深理極微妙而心立德有善有惡則又係乎其人故驗有不同

但非常道固聖賢所不言也今以近歲所聞之特異者列于後以資談噱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為也

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予固非我浙籍人也王都御史文王來歸自湖貴過寧夏王曰奚面君為不行可也二公曰奚面君為不行可也王曰滯血頭于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

保定伯梁瑤都御史于尚書尚何不退白問何為驟兒曰吾行面君奚旨選鎮乃厚遺馬牛戶部嘗大誚之已而中道得旨真入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性、皆中若鬼瞰然及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論推焉

錦都御史雍坐事被收西江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頽言石氏之禍尤驗

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溥家原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儻一得之

則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覺怒而拂之卑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今山陰陸氏譜有唐觀察使庶吳郡陸氏四十九
枝族譜改陽脩書陸氏宰相世系表平江府慧
氏文人家藏譜序備州陸氏太常左卿編遺詰宋
餘杭陸氏譜慶元陸氏宗系後譜錄吳郡陸氏
家乘山陰陸氏重修二十九枝宗系蓋白齋元侯
通為一世至今凡六十又三世矣嘉錄故翁家
于此元題曰太史公緒訓
昔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錢氏崛起吳越之間徒隸
乘時猖獗易位吾家在唐為輔相者六人庶在忠
孝世載令聞念後世不可事偽國苟富貴以辱先
人始棄官不仕東徙渡江家於紹興孝悌行於家
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又而弗改宋興海內一統
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是陸氏乃與時俱興百
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為
宋世家亦可謂盛矣然猶於此切有懼焉天下之
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衛童子時先君諄諄
為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餘年終身未嘗為越產
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掊終漆四會
婚姻不求大家願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
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弊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
嘗作新櫚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泣
濡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寫官舟見婦至喜甚翫
置酒銀器色黑如鉄菜醯數種酒三行以巳姑嫁
石氏歸寧食有龍餅亟起辦濕曰舍老不省是誰
生日也左右或誚楚公曰吾家故時數日乃
啜羹歲時戚生日乃食若曹豈知耶是時楚
公見貴顯顏以啜羹食餅為泰欣然嘆息如此浒
生晚所聞已畧然少於博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
以大壞厥蔡蘆菜齊燮徙更以上世之事為諱
使不聞此風故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
市并降於皂隸者矣復思如徙時父子兄弟相從
居於畧墟蓽於九里安樂耕桑之業終身無悔悔
可得耶嗚呼仕而至公卿命也
若夫捷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恥子
孫戒之尚無墜厥初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
大夫寶謨閣待制浒謹書
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遵俗又修於道塲齋
施之事彼物不知佛為何人佛法為何事但欲大

鄰里為美觀爾以佛經考之一四句偈功德不可
稱量若必以修為貴乃是不以佛言為信吾死之
後汝等必不能都不從俗遇當齋日但請一二有
行業僧誦金剛法華數卷或華嚴一卷不啻足矣
如此為事非獨稱家之力乃是深信佛言利益豈
徒、設靈位輟哭而觀之僧徒衒技幾類俳優
吾嘗憐疾莫非禮汝葦方哀慕中夕不忍行吾所
疾也且修費得福則貪吏富商兼并之家死皆生
天淸節賢士無所得財悉當諭隆佛法天理豈容
如是此是吾告汝等第一事也此而不聽他可知
矣
升齋神明之說惟出佛經黃冠之學本於淸淨自
然地獄天宮何嘗言及黃冠輩兒僧攫利後而效
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是誰叅油煎謂之鍊度交梨
火棗用以為修可咲者甚多尤無足議聊及之耳
墓有名非古也吾已自記厚生大畧以授汝等尅
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慈之、之害吾者或出忌嫉或偶不
吾平生未嘗害人
拘知或以為利其情多可亮不必以為矜謹避之
可也若中吾過者尤當置之汝輩但能寡過勿露
所長力與貴達親厚則人之害心者口少吾雖悔
已不可追以吾為戒可也
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已不敢隱而仕小
則旅死大則死白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
官則旅死之禍不止失官物逃死而喪失臣節則
災殃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憊而不能避禍難者
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
未遽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者婦
能吾家本農也但能為農策之上也杜門窮經不
應舉不求仕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
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矣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
當不以為是他日乃思之耳時時與兄弟一觀
氣不能不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遠或久莫
或致詰而睽者置欣戚於其間甚者祈逃而避促
亦遇矣吾年已八十更壽亦不過數年便終固不
為夫杜門後死尚復何言但士人常自是士人常

事今乃爲後身福報若市道然吾實恥之使無祀
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吾承先人遺業家本不至甚乏亦可爲中人之產
仕宦雖齟齬亦不全在人後恒產不閑坐事又賦
分薄俸祿入門旋即耗散今已懸車目前蕭然意
甚安之他人或不諒汝輩固不可撓也
厚葬於存歿無益古今達人言之已詳余家既貧
甚自無此慮不待形言至於棺柩亦當隨力四明
臨安倭船到時用三千可得一佳棺念欲辦此
一事寄於衣衾亦未能及終當具之萬一倉卒此
即吾治命也汝等第謹守勿爲人言所搖水入
土中好惡何別耶
近世出塋或作香亭碑亭窩人窩馬之類一切當
屏去僧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廣召親鄰又無益
而費者須爲重費皆不須爲也
古者植木墓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
墓上松木多不過數十太尉杨塋寶峰比上世差
爲茂鬱然亦止數抱耳左丞歸塋之後積以歲月
林樾寢盛遂至遮山彌谷不幸孫曾遂有前伐賢
易之弊坐視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爲門戶之
辱其害亦甚於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
不階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
石人石羊之類皆僭器之微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
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爲鄉邦其力非不
可置趙贈倘然終不爲塋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
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
必廢又南方不族葬世、各塋若塋必置庵贍僧
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
舍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僧食及少錢此乃久遠
事也若云賴僧爲福尤爲不然
吾少年交游多海內名輩今多已零落後來佳士
不以衰鈍見鄙往、相從雖未識面而無定交者
亦衷恨無由徧識之耳又有道途一見心賞其人
未暇從容旋即乖睽今既屏居不出遂不復有邂
逅之期吾於世間萬事悉不貯懷獨此未能無遺
恨耳
人生才稟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充盡其實至老必
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
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爲戒
可也

人與萬物均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申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汚池弋不射宿鱉若今人畏因果報應我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不及耳若鵝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几殘餘之物猶足飽故人方盛暑時未及下著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鼈鵝鴨之類入畜以食者牛斜犬豬皆食其用雖日姑以供庖其餘川涼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允飲食但富厚飽若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為珍異諂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宜呵為其所移戒之戒之

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一病大抵人情喜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知是思之貪求自息若未天性漓然或學問已到者固無待此也

人士有與吾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彼及兒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儕同席而劇譚大噱者心切惡之後不復與語為其不若人為替真達識也

吾惟文辭一事頗得名過其實其餘自勉於善而不見知於人蓋有之矣初無願人知之心故亦無憾天理不昧後世將有善士使世、有善士過於

富貴多矣此吾所望於天者也

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耳至若寢苦于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醋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殽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豈是近世禮法隳壞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

若不能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疑亦無如之何也

訐訟一事家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況官司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天資闇弱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鄰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通欠錢物及兇悖陵犯耳姑徐、諭之如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李參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替真達識也

吾居貧不喜為人言故知者少今啓手足之後乃
至不能辦棺斂度不免以累親故然當痛節所費
但或入土則已矣更不可藉口于人以資他用
九里袁家嶼大墓及太傅太尉左丞少師榮國夫
人康國夫人諸墓歲時切宜省視修葺近歲族人
不幸有殘伐擾害者吾竭力禁止之雖遭怒詈誣
訟者皆不敢恤一二年來方似少止以後固不可
保然已蒙郡中給榜嚴戒他日援此有請既非創
始必易為力然須汝輩念不忘舉措必當然後
可耳

餘慶藏書閣色已具不幸中遭擾未能
建立吾寢食未嘗去心若神明垂祐未死閒或可
遂望萬一貴志及泉故輩切宜極力了之至祝至
望此閣本欲藏左丞所著諸書今族人又有覆取
庵中供贍儲蓄及書籍者則藏書于此必至散亡
不若散之於家止為佛閣吧及奉安左丞塑像可
也此事本不欲書然世不可不告于孫言及於此
痛心貫漏而已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
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蓄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
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弥是佳爭鬬中村
落有規鄭公莊諸孫皆為農張許休過之留詩云
兒童不識字耕穫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
無可慼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戒之戒之

後生才鋭者容易壞若有之父兄當以為憂不可
以為喜也切須常加檢束令敦讀經子訓以寬厚
恭謹勿令為浮薄者所處如此十許年志趣自成
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吾此言後人之藥石
也各須謹之毋貽後悔

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
往、於玄武湖塲取菰藻為豚食吳思庵時握都
察院章以其容遊廳事拒之楊荅以小詩云太平
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薄萍容不得
如何肚裏好撑船蓋謂有之宰相肚裏好撑船此
當閤諸跡之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
曰駝峰猩脣熊掌食之誠美矣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
呂公知其誰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脣語解曰
昨有駝峯之賜宜共爨焉解因大爵去呂寄以詩

日翰林有箇胖癡哥光祿可曾宰駱駝不是吾生
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此亦飾之聞之京師人
云不知果有此事否

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前集趙普彬范質實錄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錢若水李元王旦向敏
中陳恕張詠馬知節曹瑋畢士安寇準馬亮楊億
王曙王曾李迪章宗道薛奎蔡齊呂夷簡陳堯佐
晏殊宋庠韓億程琳杜衍范仲淹种世衡龐籍狄
青吳育王堯臣包拯王德用田錫王禹偁孫奭李
及孔道輔孫甫尹洙王質陳摶种放魏野林逋附
胡瑗孫復石介蘇洵後集韓琦富弼歐陽修文彥
博趙槩吳奎張方平胡宿蔡襄王素劉敞唐介趙
抃呂誨彭思永范鎮范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則康
附呂公著則希哲附曾肇蘇軾蘇轍韓絳韓
維傅堯俞彭汝礪范純仁王存蘇頌劉摯王巖叟
劉安世范祖禹陳瓘鄒浩部雅陳襄劉恕徐積陳
師道爲五朝云朱夫子纂集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有竇祐戊子廬陵李居安張繼集黃庭堅任伯雨
江公望豐稷陳過庭陳師錫吳敏曾輔孫傅許份
錢即种師道傅察劉韐程振李若水歐陽珣守文
虛中張皓張邵宋齊張叔夜鄭驤張克戩向子諲

孫鼎遠鄭永楊邦
陳康伯范宗尹朱
汪汝明麟之葉夢得程瑀工大寶廖剛胡舜陟衛
膚敏陳公輔陳戩張闡王綱杜莘老黃龜年辛次
膚汪藻綦崇禮吕本中王居正胡寅潘良貴吳玠
吳璘同綦王庭珪范如圭翁卷之何子立何子忞
陳規趙密王德張子蓋李寶李彦仙趙立兗勝外
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附邵雍吕希哲范
祖禹朱光庭劉絢李綱吕大鈞吕大臨則大忠附
蘇昞謝良佐游酢楊時劉安節尹焞則張繹附馬
伸則孟厚侯仲良周行已附王蘋李郁胡安國胡
宏胡憲劉子翬劉勉之李侗朱松朱熹譚掞吕祖
謙魏掞之劉清之陸九齡陸九淵陳亮蔡元定蔡
沈後集於吕希哲曾鞏詳見外錄有景定辛酉
浚儀趙崇嶓引云其外孫朋溪李幼武士英所輯
且云朱子所綴止八朝之前士英則南渡中興之
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別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
吕願浩三卷有張浚皆各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
破缺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為後人所增
損之多蓋緒子寨緒本意非為廣聞見也明有
檢世教而濫以虛譽惟誕為非今其間吕彦
簡非正人而記前聖賜棄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
杖罰懷金之恥蘇子瞻蘇木私盜等事亦無甚闕
繫若此者蓋不一也益李居安所謂前蔽纂要其
是之謂歟嘗見章副使繪有此書中箱小本又聞
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克俞所編言行類編
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又嘗見
宣府舉人林春有先生劉所編名臣四十七人
事略許有壬謚公墓有親筆序具入蓋木華黎
安童伯顏阿木海涯月吕祥那演月赤察兒
五、哈完澤喬赤罕不忽木徹里耶律楚材楊惟
中汪世顯嚴實張柔張弘範劉秉忠史天澤廉希
憲張文謙竇默姚樞許衡王恂郭守敬劉肅宋子
貞楊果張德輝李德輝商挺趙良弼賈居貞王鶚
王磐李冕徐世隆楊奐李治楊恭懿董文炳董文
用董文忠郝經劉因其曰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
諸王公之較钱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葉宋
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蓚城東平華昌七古器二王
揚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
良相風應恒山康單國之有古君子操太保少師

三太史夫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歐陽圭齋序云爭畧凡十五卷憶來元遜矣我國朝聖、相承悉八朝幾百年名臣碩輔蓋多矣而未有紫陽天爵者出何
南海神廟中銅鼓二黃寂敬其一今存者一徑□尺□寸圍□尺□寸高□尺□寸面圓不甚厚邊
突起狀蟠蜍者六邊地仍出口外寸許以次層細
如腰束然下復大與面等面與四圍皆細波紋中
心高起寸許圍圍□寸徑□寸□分蓋拄擊處也
或曰二廣銅鼓皆馬伏波時作南海人妃廟舊亦
有之廣西僚人葬亡官最多若雲南貴州則武侯作
今夷酋穸藏之以集衆云
元人挽文丞相近體之字韻詩史家以為翰林王
盤作或又云徐世隆作未知孰是趙松雪集懷德
清別業第二詩唐錢起詩也但花盡作花落不同
耳豈公嘗手書之編類者遂誤收入集耶荊公臨
川集亦有類此者近黃諫侍講集解學士文以來
景濂送張淵仲歸聚詩亦編入又不知廣西有宣
政書院遂妄改其詩題為宣聖書院至詩中不可
念則又改曰文宣書院皆可哂之甚者也
今人仿大篆氣作聲為打呵欠輔昌黎詩噫欠為
飄風沍噫烏界切欠或作吹方云聚氣為噫張口
為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頫以充聲大欠被
勑舊本作噫歆蓋警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
切者非
真清三韻本不宜通用張德庵兄弟云切知忌此
但詩與楚辭多有之蓋時或一見馬杜工部百舌
詩亦然
讀湖廣新編
國朝進士題名錄惜其任已意為之如求樂甲申
丙戌兩科第二甲所刺策皆畧去且洪武中甚脫
畧殊無足觀題名記王柳庵云自洪武辛亥至正
統丙辰二十科陳德遵云自洪武乙丑歲至景泰
五年進士題名太學者二十四榜兩人故史官其
言不甚同如此如柳庵言則洪武三年庚戌開科
辛亥會試至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榜前尚有
五科蓋自張信至丙辰周旋則十五科也但辛亥
至甲戌二十三年中不知五科者的在何年也如
陳言則自洪武十七年甲子開科乙丑會試至甲
戌為四科則是景泰五年為二十四科較之柳庵

所云則又當作二十六科矣雖隊似止言題名太
學以今題名錄考之乙丑辛未二榜未知爲誰碑
之有無又未可知又閱楊文貞公云洪武辛亥至
宣德丁未臨軒策士十有六蓋又有不同焉者曰
今代名臣事蹟如宋之言行有錄秦議文鑑有
編詳備可考下至軍旅醫藥亦有武經總要大觀
本草等書皆有成書皆可師法今而登科一事即
洪武中事已無能悉者然則當蘭臺芸館之任摘
玉堂金馬之清有金匱石室之富尹蓋不能無待
於今日之諸君子焉

觸石森將黃瑄往日言少嘗追事武安侯鄭亭陽
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複得已武安
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衙頭狗豕皆走避之
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惟騎馬
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
一不顧也陽武城築獨石隆慶諸城夠勤早莫軍
中蕭然不聞鼓柝擾民秋擾攘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
請則貪墨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應樓將
略知據前輩者云

署亦在僊筆蓋即
羅浪屬環翠山之地產毛牛毛雜黑白二色長
毛牛與孔單中紅黑總皆用之紅即荷染白毛也毛牛與
黃牛合則生擁牛亦頗類毛牛又有山中野牛亦
相類又有騶羊土人絨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
接西番偏方氣使然耳

凡人榮辱進退等事固亦有命所謂飲啄有前定
況死生禍福其大者耶茲舉二所聞于後雖然
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

正統丙辰廷試閱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
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米人有誤聽者答曰面
白而儒蓋所問者溫人周旋而所對則淳安周瑄
也

己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
事中孫祥守紫荊廷儀皆授佥都御史時
殿下方御極
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回之云
統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殘中吾見
一神人謂曰爾此非中人豆腐閘兒也既而得
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來幾處北土城官軍接戰
此卒竟殁於豆腐閘陣中
余在兵科急欲詢將官應詔同年員季鵬主事曰

閩南京陳莊者正統中黃尚書福薦來不果用今
在陝西予聞之躍然蓋以尚書卓然名臣其所薦
必佳士也他日旺以貪敗始得之人曰旺不為尚
書所容其所薦者宗載尚書耳
文字箸述官制稱謂器物名號以至歌謠語讖戲
謔之言多有徵應亦皆有當論避者前古固多有
之近世亦然文字如王言制策之類視草者尤不
可不慎也知者詳之
漢高帝忌栢人之名岑壯侯惡彭亡之地
宋神宗改元大成豐亨之議三省臺印泯泉倒屈
同僚安知卒地靈發見隨天機註云天地院西救
宣撫使印從亡之應劉原父梅都官鄭都官之戲
歐陽公內地招討之疑劉義叟編鍾之論趙世長
送燈臺之詩後皆有驗可考也
吳之馬鞍山陰景疊浪軒面湖水數百頃宋時有識
者曰車干水宜良田今湖為桑田又奚
賈似道福華編識覆華矣
咸淳中將作監楊文仲兩侍經幄屢得賜詩中有
宣府有朝元觀胡罡陵尚書罷役寓宿焉之日朝
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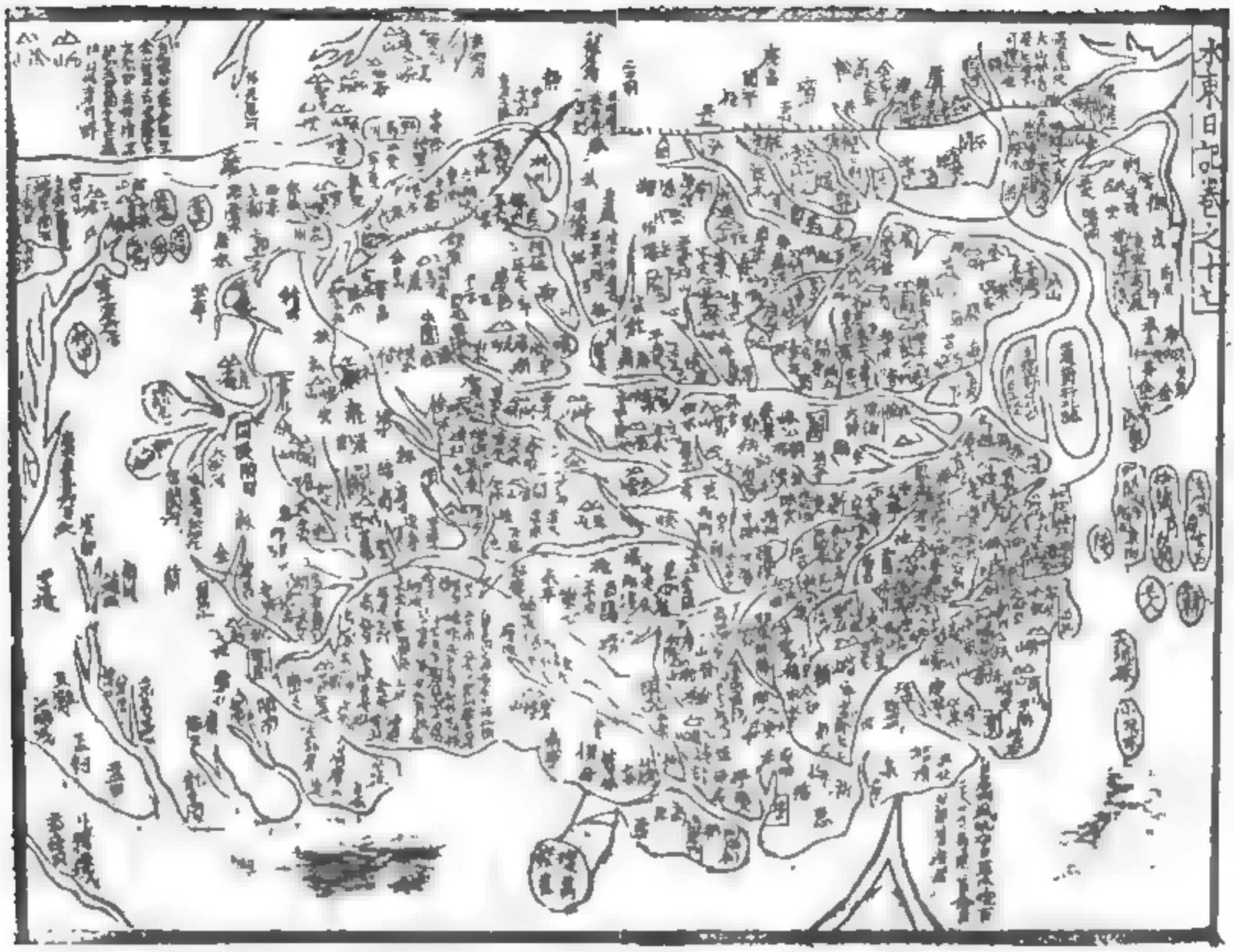
王翰林玉杓名子瑞頗試當點時初平高輿新卷
以其音類王子反也已之
正統中京師單小兒與士龍壽雨類云雨地雨地
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等語又嘗有群兒
環繞一人按月問答事尤為時異也
陳皞者白號安止住會稽知縣後調淳安竟坐事
罷官
宋晦庵廬山紀行詩有曰斯須莫雲合白日無餘
暉金波徑地湧寶髻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
同依安知卒地靈發見隨天機註云天地院西救
歩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登處僧云燈非
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
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
盛而然耶又有觀野燈詩飛螢腐草孰常事作厥
茲山獨耀若須信地靈資物化金膏隨處發精光
他日又云廬山下有寶故常有光吾江南平疇曠
野夜中常有火點點往來不定或白一而百
千或亂千百而卒歸於無俗云兒大盜亦所謂昭
明惹蕭樓愴者耶
東里居士還家詩一則曰牆有黃花滿徑秋二則

曰歲有黃花待客回益亦昌黎留花不發待卽歸之意耶

數千年來號知詩者捫楞東里公而好議論者亥以公千古鑒靈輒謂靈輒非可筮也素行元不忝謂素其位而行經語非可詩也此益所謂不知詩者耶雖然黃山谷云爾雅山有穴爲岫謝玄暉憲中列遠岫徐浩孤岫龜形皆在誤用字後來黃東發遂以山谷晴岫搪天如蓋屏爲自背其說又以其顧我今成哀家狗與君早作濟川舟哀字本平聲不當作去聲用蓋在古人已默矣山谷東發皆名儒愚於此未敢以其說爲然

正統十三年彭時楊進士詔選北士一林爲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州劉詹事先生宗顯公安王祭酒先生的益亦嘗同事時山東士二人尹旻同仁孫昱逵昭也同仁之言曰西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二尊傾罷雨論・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綠

予嘗記宋嘉定中地理厲伯韶事茲讀開化江氏譜見秉心紀善猶留學世求作墓記書云柱礎去開化縣治東南二十五里西塘又去柱巖西南百步侍御景房之墓在焉松檟蓊蔚屈曲勢若蜿蜒然宋季有相地者賴布衣過之留記云此墓已乃知稱賴布衣者不獨領南人也



袁伯長謂唐僧行脚周徧湖海之間
西戎而山川之險無所不歷
開平兒所謂行遍平瞻廉有紀極始謂視兩戒之
說信然不足議也予近見廣輪量里一圖如右其
方周尺僅二尺許東包黑龍江西海相南包雷廉
特磨道站至万雖通西皆以為方格大約南北九
十餘格東西差少其險則清將等二詩嚴節一跋
已悉錄之萬里山川尺中江河迫處總朝東當
時議者曾披此鄧禹固之立大功沙門清誠夏
都錄掌握中眼空南北與西東此圖畫就非容易
為間沙彌幾日功武林王達此圖乃元至正庚子
僧浦潛所畫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廣袤萬
餘其間省路府州列以朱墨仍書名山大川水陸
限界本書其詳備但與今制頗異暇日因摹一本
然更正之皆關為京本圖為宿朱堅為府東點為
州縣鎮而不盡列居海島沙漠道里遠絕莫可稽
考者畧叙其際焉景泰壬申正月嘉禾嚴簡資
中謹識鄧邑間有名號不盡列不復他

都御史題名

天順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羅通　軒輗　徐有貞

劉廣衡　寇深　耿九疇

羅綺　李賓　李秉

左鼎　葉盛　白圭

林聰　賴九疇　王俊

程信　徐瑄　王宇

陳嫻　苟銳　崔恭

年富　張楷　胡本惠

賈銓　石璞　劉孜

王竑　陳泰　李匡

王槩　吳禎　吳瑾

項忠　馬明　徐廷璋

汪浩　盧祥　王恕

周瑄　宋傑　李浩

掌侃　羅亮　張敬

原傑　閻本　袁愷

韋瑾　張鼐　陳宜

王鎧　邢宥　楊瑢

陳鴻　張鵬

鄭能　馬文升

秦敬　劉孜

蔡泰未年　耿九疇

左都御史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右都御史　李賓　王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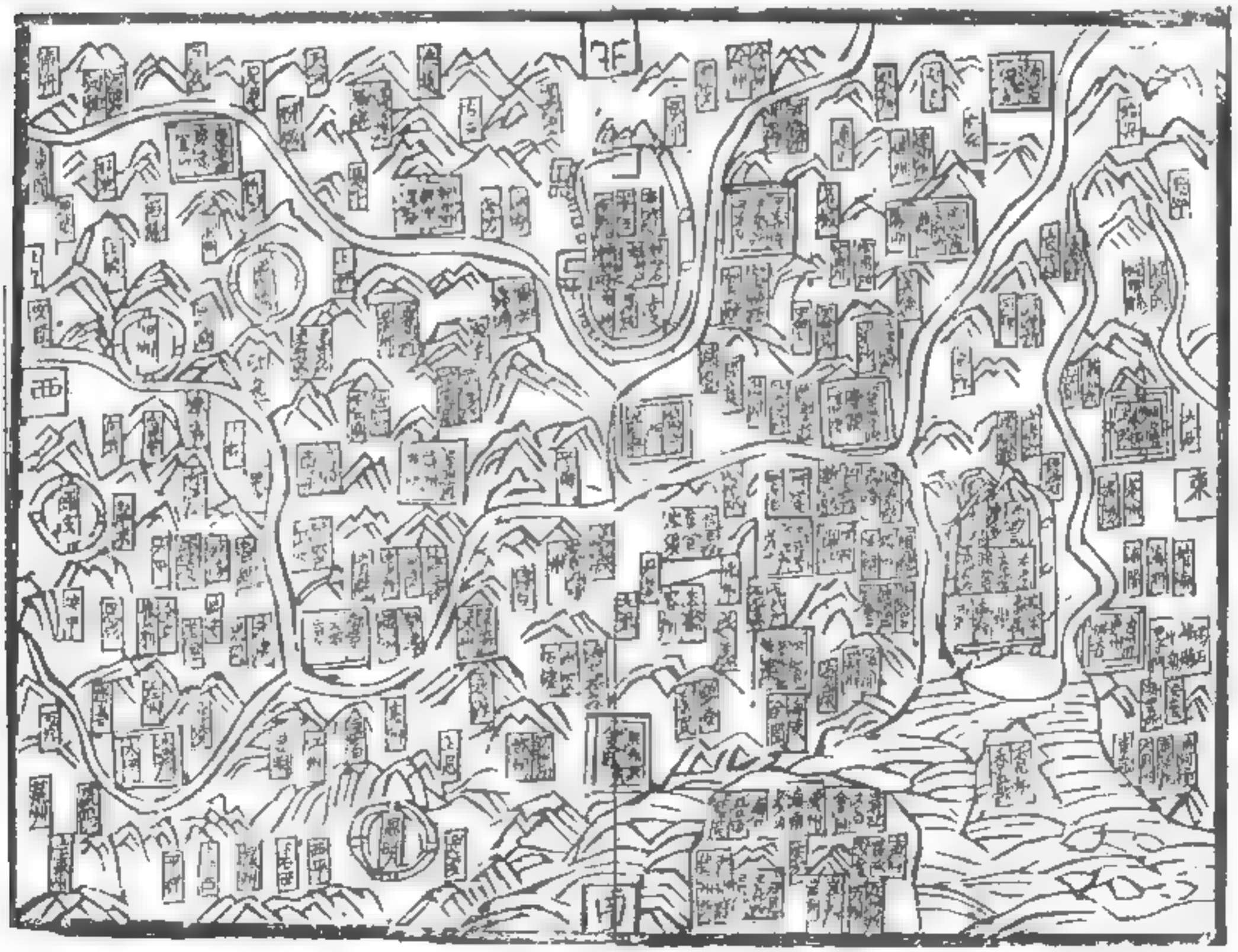
副都御史　年富　劉廣衡　寇深

僉都御史　陳泰　鄭顒

永樂十九年御史黎悟何忠羅通等二人奉言事與六科官皆陞邊遠知州宣德年劉觀既

退 右都御史顧公佐點 繕讓等 人正
統 年陳都御史智斷王文初政去御史成規章
圭等 人十 年南京御史范霖楊永等
人以拗都御史周銓而死戍戍甘泰六年御史
倪敬等 人則以言事後奉
勅考察補外來幾南京繕鋪等 人繼之不能悉
記也天順元年甘澤劉琚黃澤璩安趙瑄王豪等
例改經歷六科與者三人後來楊宣并張鵬等十
三人則皆以忤權姦得罪左遷知縣十二人皆可
知者茲用具見如左

邵銅	周斌	李人儀
彭琰	王鑑	盛顒
陶復	張奎	張寬
鄭晃	趙文博	費廣



右西北俱與湖州縣等御門地方剛也蓋廣東省
都布按三司市舶司一鹽課司二衛十五所四十
五則衛屬者三十八直隸者七府十州七縣五十
八東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界一千三百一十五
里南至廣州府香山縣治抵南海西至廣西梧州
府界八百二十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一
千三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惠州府海豐縣抵南海
縣界一千四百二十里西南到肇慶府德慶州界
北到贛州府安遠縣界二千八百里西南到湖廣
到鉛柱分茅嶺交阯界三千一百里廣西有靖江王府都布按
三司長史司一衛十所二十則衛屬直隸各十府
八州五縣四十六土官府三軍民府一州三十七
則府屬者二十九內西平縣州今無直隸者八縣
八則府屬者五州屬者三長官司二東至湖廣遠
嶺界六百里南至廣東高州府化州石城縣界一
千一百九十五里西至特磨道富州界二千二十
里北至湖廣武岡州城步鎮巡檢司界三百八十
里東南到廣東肇慶府德川封川縣界六百二
十里東北到湖廣永州府安道市界二百九十里
西南到交阯界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到貴州都
匀安撫司界一千六百一十里所謂南海則諸蕃
岸海石為標如暹羅爪哇占城滿剌加錫蘭山蘇
門嗒剌安南等國云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廣東

都司

都指揮使 胡英

同知 耿全

僉事 徐寧

孫旺 韋俊

羅通 徐景昌

王劍 張璣

姜銘 安福

都司

都指揮使 胡英

同知 耿全

喬忠

僉事 徐寧

羅通

王劍 張璣

姜銘

僉事 田積

帶俸使 張瑀

僉事 徐寧 張通

高磐 馬震

布政司

左布政使 朱彰

右布政使 陳壹

左參政 陳壹 王庭

右參政 張鐘

右參政　吳惠　劉焯
左參議　繇鍊　范琮　唐漵
右參議　朱英　王旋
按察司　按察使　古員　夏埙
副使　楊宣　張文　陳泰
僉事　謝璩　歐輝　張昊　季駿
都司　都指揮使　彭英　樂最　陳濂
都指揮同知　杜衡　張禎　陳滌
都指揮僉事　戈立　黃隆　張祚
鄧順　毛吉　傅博
鄧允陪　胡榮
李恕　沈璟
李春　劉實　姜約
王玘　林慈　陳暄
余瓚
廣州府知府　鄭暹　黃瑜
南雄府知府　李鎧　翟敬　李叔玉
韶州府知府　黃玘　周宣　李永寧
肇州府知府　陳金　張文昌
惠州府知府　何瑄　錢英
潮州府知府　黃鉞　韓瑄

廣西
都司　都指揮使　彭英
都指揮同知　杜衡
都指揮僉事　花[illegible]
[illegible]
陳綱
署僉事布政司事　葛宗蔭
孫震
帶俸使夏霖
同知　華璞
僉事　李延
署僉事事　張麟
布政司　左布政使　何瑄
陳金　張文昌
錢英
廉州府知府　李逢
瓊州府知府　潘鏞
任攻
高州府知府　何盛
雷州府知府　莊敏
陳暗　劉海
瓊州府知府　葉[illegible]
[illegible]
陳瑄
廉州府知府　李逢
雷州府知府　莊敏
高州府知府　何盛
瓊州府知府　葉[illegible]
[illegible]
饒秉鑑
潘鏞
陳暗　劉海

布政使 張文昌 熊鍊
左參政 歐陽沫 李奈
右參政 趙象 崔璵
左參議 宋驥 曾序
右參議 曾序 黃仕儁 陸稹
按察司 計澄 江勛
按察使 雷復 田崇 周璿
副使 周璿 余泰 龍澄
僉事 董應軫 張本端 袁凱
桂林府知府 王漕 劉斌
柳州府知府 林英 何永全
慶遠府知府 韓遂
平樂府知府 黃嵩
梧州府知府 黃英 李璉 袁袠
潯州府知府 盧彰 李華 余用訥
南寧府知府 張彝 王裕 王鏞
太平府知府 林貴 鍾順 利用
田州府知府 李鐵
鎮安府知府 李元金
思明府知府 黃道
思恩軍民府知府 李瑛 李鏞

李姓張氏　龍山柴盛

觀國賓　貌　清塚葉胡寅塚金安

布衣

石浦王氏　軌

邦彥　立本　琪　宗慶

瑩潭　舖之　名舉　國寧　雅　敬璋　鳳　彥周　鱗　宗義

王氏白邦彥以上皆儒師瑩潭輩之有詩文陳琳宗古家有錄本

毛澳部氏

七宮金氏作違頭氏德名余氏來氏顯

部氏盛湯之妹七宮人娶金元心總管第六女

按公所生五男二女並宮人所要乃五男以下之長女聊盡鄉俗行第不分男女故云

壽四　文　通甫　清塚葉胡寅塚金安

文富　忠甫　信　昭　宗斌

蘭野張氏　振宗　幸一　振宗

大總把　秋岱　新之　王氏　仲芳　景民　榮祖　孫伯璿　邦世陪

一云　千十二公　千五十八公　千七郎

吉甫

卜把總　大官人　泰講王　嗣宗民　繼先　班世昌

二官人

三宮人

四娘子

五益大師

大宇乃壽樂公手寫要註小字見馬氏所藏分書并宗支小圖說見後

梅村　漢傑　倫公　叔基　墓　瀾

總把某　振祖　傑　伯庸　倩公

韋公奇場

僧以上見袁子英文基以下及梅村漢傑四字則罹杜師燹所云張日東又云嘗見東墳庵內有碑一枚上煉漢村二字益又漢傑兄弟耶

張千九郎　慶一郎

有碑一枚上煉漢村二字益又漢傑兄弟耶

張千八郎　廿八娘

男方付一
方付四

沈慶四娘大方四十三郎

女方二娘
小四娘

沈慶八娘夫徐麑三郎徐付五娘夫吳宮二

大女阿三娘贅沈七十五郎

張千二公　千十三郎　千十九郎娶陳六娘娘居廿郎娶

小女阿四娘

張千十郎　千十五郎　三十七郎

千十六郎　升二郎

千十八郎　升三郎

女貴娘夫卬宙

男貴娶管氏　年二官娶袁氏

小總把千七郎　男一官三官二官四娘子益太師

右馬氏所藏張氏宗圖外有張新之至元五年四月分書云室王無子皇慶二年永康平遜子為義男名張嗣宗娶方生一男一女後於至治元年麻生男撫宗娶景兒分者張妙正張俊卿張伯壽印月湖朱君寶云

震之顧氏　世華杜氏　士賢

僧孝經頭曰震之後九皐所圖乃振字其云桂皐而蕭墅普安橋所鐫又云元統二年三月飛

桂高遷高宇亦乙同

梅村　漢傑　伯庸

小總把

桂皐　振之　世華

士能云此圖乃九皐所書兒皐尚有子細宗圖

為士能倉卒失去

君厚顧氏徐氏　士安劍氏鵬翼尹氏璿　觀

士能　瑜　收瑜　璣

玉

河南梁氏

長女適朝列大夫州判官致仕

緒　恒　益　巽　震　璐叔衡　復　孟智信　紀　孟禮　凱　網　瑞卿　瑛天麒　祥卿　伯廣　舉之　南蔵王氏　舉亦里社師也

衡　昂　冕　晟　遠　曠　日　晟　綠　棟　昂　鋪　山東鹽陶縣四　孟　昂　彰　宋奉議大夫四川轉運副使　仲德　宋承德郎山西陽南道判　澤民　元通奉大夫平陽路總管　右見呂普庵所作楊夫人銘　次男孫太谷縣　玉前鄯州經歷　右見梁氏相傳　上文耿氏　教授金　知事元　推官　太祝　守直　復　文　承祖　教諭國朝　尚書　檢討　綱　凡書四　裕　耿之先本真定束鹿桂子陰花村人金初徙山西樂平孔子里遠祖昉任平定軍宣武第十指揮使遂為平定人守直之父升夫婦死元兵有功於其鄉云　南陽郡葉縣南頓鄉高貴里葉氏　睦州新定承碩之後　湖州烏程承琰之後　建之建安承遊之後　衢之西安承顧之後　昂　昂　宋東日記編修官　昂　昂　昂

歙州新安承續之後
漢有尤者為太尉尤生太中大夫禕禕主長樂
太守嘉、二子光為侍中原為武陵令原生南
頓太守宗、生鴻門太守仲、生雲夢令顗、
生大中大夫望自尤以下嘉光宗皆別為祖合
葉公之後為六族皆楚南陽以南陽郡葉縣南
頓鄉高貴里為定著漢末天下亂望以建安二
年渡江僑居丹陽句容子孫始有居丹陽者望
之夫人陳氏生一子遜、生成綝二子長琚次
璉琚四子長頊次儉次遊次顧頊二子長曠次
豫、二子長績次績琚以下各以其族散居四
方祖別不一
縉雲沐儉字臣久晉折衝將軍括蒼太守徙居
縉雲十三世曰乾昱乾昱四世曰法善以方
技顯于唐皆世居縉雲括蒼州隸嘉郡唐大
曆十四年更名處州故居處州者皆祖儉而
以松陽縣移風鄉為定著
為程氏 夔得七世祖處生贈刑部侍郎達事
吳越刑部夫人求安郡太君羊氏墜湖州葉
氏始自縉雲遷湖州而居烏程者以烏程縣
長洲泒 夔得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諱綱墜
薛州寧華山遂為吳郡人而以長洲縣道義
鄉為定著
葉本攝音訛為今稱偏球姓氏之書自唐以來
始僅得於有道及歙州之碑本末亦不完晚獲
睦州譜稍知源派今圖所載凡卉絕再續卉曰
書之存亡自尤至儉得於睦州譜自儉至玄尚
得於有道及歙州之碑九世祖而下則得於家
譜睦州譜殘詳閒亦殘缺文字多抵捂今世傳
唐姓氏譜云別河南八姓葉居其一不知河
南葉氏何所承其尤曰周太尉非周官由
望推而上至尤綿七世望以漢末渡江則尤寔
爭漢故定為漢此皆可攷者其應載墳墓則有
潁州太守重同州太守樂安侯豪墓冀州有輔
國將軍冀州刺史章武侯擇鎮北將軍北平太
守紹林別駕伏波將軍仰墓近祖鄱州有光祿
大夫關內侯鄱州刺史陵墓則葉蓋嘗有徙北
者荊州武威縣又有奉二代墓南康郡又有逾
九代墓而歙州之碑又載其三徙祖儀同三司

吾生朝議郎婺州武義縣丞君操等皆莫知其
世次元和姓纂諸書皆載吳郡尉雄譜與碑乃
獨無有此其不可攷也葉氏受封望渡江之事
若可據故取之以補門戶而不可攷者不可盡
棄故復存之以待後之知者已上皆宋龔文炳
崑山葉氏譜前後兩敘中所云

震澤 茂林 敬明

秀實

震祖 燕子 敬芳

寒宗中衰以來雖宦業之盛頗著傳聞而其曲
折事實則一無可考止知諱秀實公元季壻崑
山之周涇靖與金家莫可知其為何處人其父
祖某、兄弟族屬無有皆不可知先人作譜時
採郡志以蘇之葉始自湖州後長洲意者吾葉
之在崑山或者亦長洲之派然不敢必也今觀
慶得之譜與蘇志合但姓氏書皆云葉始吳都
尉雄然則吳南之葉其來已遠固未必始於

仁仲 鎰 舉待 熊 彭祖
武寧盧氏 補進士 有常 觀 孕

熙 充拈 儒 嘉平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宣聖五十五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塏於
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
歲也
上曰我看您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句當您
常、寫書與您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溫厚是成
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
度您家裏不讀書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您
老也常寫書教訓着休怠惰了於
我朝代裏您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
謹身殿西頭廊房下
奏
上位曲阜遣表的迴上去臣將
上十四日
恭謝的
聖旨備細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欽此、

宣聖五十五代襲衍聖公臣孔克塏稽首頓首百

拜謹記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
朝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希學預引班
中
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應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
矣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爾祖明
綱常製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為當人教傳
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
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
此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
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
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吾聞諸
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奧
者乎今爾為襲封爵至上公不為不榮矣此非爾
祖之遺廕歟
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煩爾
正為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
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羽冠多昏蒙未聞不肯向

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為誉、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晝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慕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道正彝倫使君、臣、父、子、夫、婦、各得遂為端人正士朕今宅曲教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扣頭辭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潢成軸歸家嚴置堂中瀑如對越

天威無咫尺之間

天語諄、亦朝夕在耳警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而不敢有負於

聖恩云

宣聖五十六代裔孫封衍聖公資善大夫臣孔希學

稽首頓首百拜謹記

太宗文皇帝御製重修孔廟碑文道原於天而異於

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相傳一道

石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宣於孔子者也大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臣、父、子、夫、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而敢有異詞焉烏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崇其德者宜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

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之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宋致治有足稱者若漢唐

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頒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軼乎往昔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為曲阜縣令立學官以教孔類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謂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

也

朕纘承 [redacted] 一

大統正法

成憲尚推孔子之道一

皇考之所以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

爲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應久漸見隘弊

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

逐壯觀庶稱

朕敬仰之意但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

之學敬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

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

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對之於廟并系以詩

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

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

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有

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叙有

[redacted] 于聖模仰惟

皇考

聖德宜崇禮樂治平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武神

聖緒丕承儀型是賴欽哉 太山巖邦所瞻新廟奕

在 祝南嶽鼓鐘鏗鏘 [redacted] 擊八音相宣聖情

怡懌作我七頌世有賢才佐我大明於斯萬年永

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

[redacted] 將仕郎詳見傳記衢孔宣聖五十六代孫漸陽

[redacted] 奉政大夫見

二聖尊崇孔道之實謹錄如右

上諭山西路州壺關縣儒士杜敬昔之御宇內者無

侍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由善倫耳聰目明

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道輔之以德閭有非哲

者處於民上則侍位遺譽亦倫矣今朕才疎遺聖

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

學君子蘊有年矣行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京

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

朕同造故茲

勅諭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內使道通齎

勅臨門召敬之孫矩正統六年山西鄉試舉人國子

監生齎捧成化改元

天詔至廣備及乃祖在

高廟時榮遇之詳盡激揚學儒者六十九人之

右任四輔夏官兼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

君臣有唱和詩甚多前
詰物屢輸多尚存于家知皆能成誦已上
物旬益其一耳歟七十一韓鎬令終云
宋文鑑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書省
著作佐郎鄭鑑為對上默然顧王公曰如
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誌來於外所得文
集凡千百家搜檢編集卡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
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
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
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

纘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
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論令進來
王公即使其侄具宣聖論文之乃以其書繳申三
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觀其奏議
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敘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經
內府厚錫之已而降旨呂某編類文海擇擢精詳
與除直祕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內中著令入陳
驟再上練章上皆留中不行驟去歐而貶名皇
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
媚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

是乃惜權宜作以刺今文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宜於是上亦以為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別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錢板之議遂寢太史之取歐公諫疏亦非他苟鄒公抗疏之後即遣逐臣後雖召還朝徐崇勞苦之旦閒兼旬而國論在此矣既而國論何在鄒公失於繳奏同輩日給言文語鄒公遂怒降詔有旨入傳朝野公論禁中撤宗杲再與太史得其初藁以傳之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初由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閒得於傳聞以為太史實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閎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之顯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茂叔沈都官

亦未能修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晦翁為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每卷首必取大文字作歷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相經濟錄補公所

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為此即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清江黎恬潛輝觀過臺云何忠宇延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幸亦應詔言事出為交阯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賊死暨予還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習誦習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歷北山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

英毫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或謂柳亦公同
時陝西道御史後終春坊諭德有和公詩六首云
憶共霜臺抗疏時警將忠義作吾師編衣不識當
初誤青史何煩後代知一世遭逢真有分半生出
處實難期朝廷公道恩如海趙拜遲同牧遠衷憶
上漢廷心獨苦書成梁獄事堪期陽春忽布除羅
網五馬翩翩出等夷與君相見政平時共說名慚
柳士師撫字推誠循吏出墓修應辟故人知蹉跎
歲月應堪歎湔洞風塵不可期回望
京華九重上皇風何日海清衷萬里君逢寇難時
孤城幾處田王師身遶已變元戎拜膜奏須陳
聖主知荒徼黯危良共惜蠻箐變詐本難期可憐失
路風塵裏齊漢逍遙、陽逸夷憐君罵賊殞艙時孤
節能輕百萬師詩句空留千載誦封章上

奏

九重知
聖恩優渥寖何疸
君道昭垂慮所期哀悼不勝慚後死臨風殫洒恩難

南雄楊氏譜本蜀唐烈酒泓兩淮運副有文正統初所重修宗人東里公有序有父一弟任太學一子為茅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撰衡州府君墓碑猶存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為存虞公一帖于此見前輩雖數字一簡關繫亦甚大可以示法後人也詩書門戶真情相問兩語是已集記事奉褒子牧孝廉賢表姪前年別後正以不得一信常在懷抱故仲來知克襄大事而又有季父之感何慶門閭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能安耐此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也地遠無由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拜

之連有變故如此出蜀萬里詩書門戶之托不輕藉惟節哀自彊以副故人親友之望君懷令叔遠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能安耐此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也地遠無由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拜

張籙庵有秋臺清話未成卷聞見其斷簡云景泰甲戌冬予以考滿便道東歸養痾於郡城定慧寺見吳上人望度上有攜書曰雪庵長語曰西齋和尚嘗打門來始驚追看遠屋時聞幽鳥呼主人呪陶集皆竄僕鼠食緘簡錯亂訛而閒之惜其文之

鴻未可世網拘掇衣歸来弗躊躇青鞋布襪竹杖
扶南窻寄傲忘居諸一觴一詠日自娛高情遊
寄太虛出岫野雲同卷舒覓兮綽兮矩不踰優哉
游哉樂有餘人間有此安養區輞川盤中未必如
平生我亦山澤癯所經佳勝神與俱田園至樂獨
讓渠知君之樂孰若吾自笑才非陶謝徒作詩儘
荒其可無

西齋亦元僧其謝事橋李歸和陶歸去来辭韻曰
歸去来兮至今丁年初得歸山川欝其在目霜露
降以增悲登高臺以遠望見鴈鳥之相追老冉冉
而多病晞滌而半非臨滄浪以濯足製荷芰以
為衣忘余身之固陋究聖學之玄微長江東注急
景西奔落葉掩地寒風動門窗剛斯毀舌軟則存
嘉此散本副武機縱眉斧以伐性恃神藥而駐
顏靄遠宸而傲主家不知其所安慮七日以来復
始一陽之閉關積消揆之近效進海嶽以遐觀莊
夢中而蝶化厂華表而鶴還古同風於冊穴今異
俗於烏桓歸去来兮集書而燕遊文或繁而寡
義余取而余求曰翰墨以寫懷樂聖歟以忘憂
春蘇於近圃觀秋豫於乎疇埜人扶杖童手命

覽炯褰之變態吊草木之荒丘小有源而難竭
無根而易流何許由之取介欲庸堯以歸休已亟
斗假令一戴終有時金玉滿堂益可留正當委運
隨所之宇暑隨遷謝去来不失期事道苗之蕃茂
等農事之耘耔招彭澤以入杜擬寒山而吟詩辭
大椿於朝菌見自信而絕疑其和閒情賦作正情
賦曰若有思於明哲表獨立以冠群服蘭荃與芳
苞酷烈其弥盛恐霰霜之早降俾穢草之不芟
無長繩以繫日矯壯志以凌雲及芳齡之未衰求
採蘭而自勤嗟王事之靡鹽隙民搖之方殷欲從
冷姐變節非學古之所欽尚丹青之炯曜賤黑白
之紛紛潛居而讀短現危坐而宵分丹色入戸
松聲滿軒遊魚躍波栖鳥在山聊賦一章或揮五
弦爐薰靜況燈火餘妍儼神交於夢寐慶易敷之
文言必中正而為吉荀淫邪而作僭勉純誠於終
始消悔各於後先神要渺而莫測體虛徐而屢遷
夢春和而命駕涉原壁以尋芳慴流連而不返徇
聲色之無央夢朱蓼而歎新夢歩月於秋郊書良友
心之內熱執杜汗而求救新夢歩月於秋郊書良友
之隨有隱悲歡之皆至猶薪久之交煎憂玄冬而

塞向往沙磨以颺楊幢立妃之晃掞書女之晨
杜夢楊於於鉅海問蟾水之春秋懼波濤之洶湧
遵平陸而改求夢秬黍之故墟繞衡歙以回旋懼
交旅之眯目中林楊而難前夢流沙之可度指華
夏以正東懼身勢而首痛驚壤隔而不同夢大荒
之遐裔考金閨之幾楹懼寒風之烈膚併龍燭而
夫明又升降於兩儀曾不能以一握忽睡覺而形
籠綿於此心吐陽光於東嶺輪晦覩於西林繙六
慕之洋想惜四時之分陰啓生靈之大本發臨古
之幽襟就深賜而淺揚遠柱尺而直尋傷壅道之
將絕出逢門而求歡口道遥以舒憂紱荏蕤以異
顏燕當去而適社鴈初來而戒寒遥歸雲於隴首
迎洛葉於林端嗅綴菊以延佇望沙鷗之往還悼
千戈而俗弊宅軫軸而財殫汩流駛以相接余何
心而獨安臨風閑之九重龍忘鱗之一攀于時燕
臺露冷易水風凄願影躅躅臨岐徘徊寫情於
金鏡客抗論於玉階必望天之無杞惟蒼生之可
哀補袞衣之有闕扶柱石之將推翔來盟之細務
又何足以縈懷慮虎豹之守關待鳳凰之來遏鳳
翔輝而遠引之舟楫以濟河但含毫於草澤徒洒
淚於烟波寄網虱之遠韻續飯牛之高歌願時康
而物阜盈室迎而人遐和中林而難前夢流沙之可度指華
重九使我念陶生但眄杯中物不貪身名孝秋
霜始降何晚月初明草際亂魚語林稍殘葉聲疎
籬菜叢翦小嚼扶衰齡羨酒既滿樽一吟還一傾
田園自可樂圭爵何足榮貴賤各有志好惡吾無
情所以君子懷悠前歲功成其居泰川正月初追
念疇昔和遊斜川詩云日月更出入何時得偕休
古人厭長夜常欲秉燭遊散亂北歸翼蒼茫東逝
流輕蘋拂海霧遠景分沙鷗適野見漁樵杖藜步
林丘羣松何鬱落乃與稼莫儔彼丈夫雄兒女
互相酬却立永雪問爾昔無愧予陽春降德澤草
木解陰但事飲與眠其他非我求和慾詩楚調
示龐主簿鄧治中云閒明性嗜酒燭理本昭然楚
調豈懷慾宋詩猶紀年明微性有在造物初無偏
均被雨露功異此肥磽田庶又相知往來同故
廬論文終朝樂桃麵竟夜照相使名萬古何須蠟

松烟悲歌亦不恶遒意斯為贊真問新蝉和
郭主簿前篇云新蝉何處來鳴我高槐陰涼永欲
入屋好風自開襟床頭一康書壁上三尺琴以
散哀樂書以通古今所幸車馬稀非邀里人欽虛
名如北斗有酒不能斟縱绕鸡鵡耳寧知鐘鼓音
陶潛初羅官餘軾未投簪莫改靡廉性常懷炯瘴
深仲秋有感和後篇云皇天分四時白露衰佳節
鼠愛潭水清猫如鏡客微蛩虫出禎設絡緯欲
絶靜卧深夜起仰觀星列次司嗟吁附勢非
後條身即大患本家無禾死訣且餐籬下菊蕊吸
林中月中夏示張掾養元和 胡西曹示顧云何人
製團扇為我邀涼飆新竹已解籜早蓮欲垂衣高
堂舍博山中碧縷微款客稍進簟呼童剩熏蓼酒
煩襟靜覺此暑力衰蕉葉映蕖花草開天遠孤
居閑不勝樂兒事無乃遲坐念十載前奔走令心
悲廣戍阻風和庾子嵩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
前篇云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異
坎難與期顛浪悟天響長風無息時文遊恣所生
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入閭良可辭當年誰有
幾縱心復何疑送董國贊往寿化川別駕和於王
無
仲淹拜上
三哥監薄伏惟
尊體起居萬福 近衆
制恩擢貳
樞府此蓋
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
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衆
恩改命 未敢奉
面陳剌害已得
台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出道過不
知甚日入 京相見 小三哥 已就

魚此去上林方放獵要回秦賦識相如其蘇李泣別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令日溪都無一滴為功名送孫性初主簿興化云新柳色未勻北郭鐙盡試貿舟吳山驛送子為貢士楊柳陰濃地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閬中官為士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副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答至尊惟

皇有

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

大誥言昭若日月聽為民父母者不出于此編子孫

日遵守之萬無一不濟生兒疵攜亦可長富貴父

母願子師友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仕及早傳

其孔日陪陳廣文貢有道俯伏龍岡新庵云父客

思歸未

賜環登高且上風凰山空脚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

露一班老境更從天下覺僧房常許客偷閑廣文

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其春蔡云忍將愁

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白菜肥蠶出火冬

書共八冊元序俱乃大字行書刺亦精明但二冊是鈔本乃知吉之士人家固宜尚有之不獨禁中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弥封徐侍講理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替壻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納卷為風所颺半空去哼之至乃瀋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葉底在盛謂收紹收遂執筆至

秦廣不誤此生三年收紹遂執筆至

秦尾思而未得盛曰以今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

秦適書

秦盛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旬礼部科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手封惟王越卷獨以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入皆能然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于家而壞于僧房常許客偷閑廣文天子之述語衆以其能言皆傳觀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趙南房寧西紙寇閣點三卷

外尚錢周與等六七卷未有所屬蓋先是二甲三甲
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
既皆定回判六十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
俄頃玉抑庶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
案所謂六七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
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一卷則吳匯也

丞相益國周公詞科舊稿後刺益國親書上跋云
紹興丙子四月予在行在和劑局門官適乳媪姚氏
氏病患問山黑發其孫云藥不蘇病財物官廢困
于六月盡所收和劑人數為予畫卦影多驗五月
卫姚媪果沒深以六月為憂迨晦日同僚樂湖村
廢而是夕焚廬之災作初所居在漾沙枕與運屬
王共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醉奏園其婢捧
紙燈于壁火然而走延燒閭及子家老幼已熟寢
其實被焚總數十室而周極容茂根麟之為著作
佐郎亦預焉其從奴方榮執法殿中和馮舜韶為
監察御史宰相欲媚方榮張大其事以為茂振地
自三衙樞密院至三衙皆致紙絹未聞以觀著作
郎隨榻地居舍人時安邱韓尚書仲通知大自
王氏以其為馮舜韶妻弟不敢問執子小童抑使
休棄於是三衙勸會周其係親但官不能防謹火
燭延燒居民理宜懲戒有旨放罷朝士多勸予
訟竟力既不敢又卦影明言財傷官應益復起人

徑參部欲擬[illegible]州永福簡會外舅王彥光孫守廣
德携琴依之將買舟還江西待次外舅力勉予試
詞科予以未嘗經意辭外舅激曰君懷安耳迫令
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適廻臧吳武陵為郎官
即給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利頗殆外舅曰我能
調理君自入都歲莫快快而行適值高宗更化湯
尹巫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挾博義頓絕于坎
韓元登元吉頗記舊而韓筆力遠出予右初開
欲取二人衆議不同予偶中選俯一資堂差金陵
教授周茂振已為三字制詞云左地功郎周必大
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拔取異能之士行
之既久所得為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于春
宮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陛狄
匪褒姑蔣泮宮以旌甄擢其後忝庶清貫實參于
此乃知事皆前定人方何有曰龍泉彭元之以閩
中刊予程文及所業相示請正訛謬併壽以遺之
為安分不爭者勸嘉泰壬戌重陽日平園老叟周
必大書王充光先生晉邑人高孝兩朝名臣其事
行畧見邑誌蓋尤以知人見稱他如侍御史樂庵
江都李澥布衣流落一見即歸以女爭來知政事
石湖范成大參政葉恕喻切至至加以詰責留
之席不捨課甚嚴後來周丞相李樂庵范石湖皆
卓犖大儒名臣然則先生之鑒裁亦何可得哉惜
乎後學無聞遺蓬澤晦已作燔屍之所誌后近年
亦被盜發屬之他姓獨旁近一橋尚呼王官人耳
李何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龍山余煇茂
本所為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
縣志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不知孰是併錄
于此以俟考徵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
詔天下行鄉飲禮龍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
為萬石長奉詔惟謹迺即其鄉寔禮耆英遠近舉
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睹然在席九十
八十七十者坐以藍盛升陣揖讓拜俯周旋之儀
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歸者歌聒白欣欣咲言載途鄉士大
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意智以書走
京師求余引其端夫弗棄為其請益堅烏乎鄉飲

敦德訖奏願又聞季聰都憲云御史雅生員願官以奉親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為人師有對乎若曰我君作民主大加賞異華亭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今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桓今為南京[redacted]府經歷所聞如此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往往幼不凡也

吳江農夫言永有邵庵三像其一孤竹杖其一有白書遊乎千載之寶其一則歸休盛筵圖有自書四律詩今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蒲室無所依島岡獨行來者希仙人舟舟遺松老鳴鹿啣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汲崖近得故時機山中欲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因依挂巾石壁畫霧溼冰鬢他水朝陽晞年車馬戲霜雪六月裳衣無給絺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去賢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至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元清餐流霞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馳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去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饒歎積雲多情破帽落

共備酒若有粮長者粮長為主席無粮長者里長為主席如坐以寅之年寅長者居中衆里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既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長下歲者立受相若者抗盖衆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政有四月稽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具位某官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霈澤于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況失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不暇種者況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尤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秧既半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獲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之矣已火而屢窮於飢餓者矣豈鑒歟而無穫其何以為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操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應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患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為心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鱼後為某一人之私我某之為是吉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若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為謝也若夫區區世俗祈禮適足以為神之瀆耳故不敢施于神惟神其鑒之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宋乾淳中慈溪黃震東發所著一之三十二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周禮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周程張朱南軒東萊勉齋龜山上蔡和靖撫州象山徒齊溫公元城上蔡延平祖徠安定胡儒書四十六之五十讀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北史唐書五代史宋名臣言行錄九十一之五十四讀蘇子古史汲冢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春秋世紀春秋左傳東萊大事記續雜史五十五之五十

東安門并守鋪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鋪
西中門
西安襄門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鋪
北中門
四城官軍揭帖者諒守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
東城神武左忠義左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
蘄州左寧河忠義後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
忠義左後義勇中北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
月三日一點挨次不論大小盡如初一日至初
三日點過則本日晚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
本送科本科類揭帖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
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周孔之壙乎

閻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萍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禽即獸也曰兩翼爲禽四足爲獸何以爲即曰禮不云乎狸、脤言不雜禽獸鸑鷟鵬武能言不離飛鳥登大破之有六書原六書通證六書總源圖

登爲作序

今寺坊相傳射刹之僧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曹瞞六使又唐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鞏事甚多農工商賈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騃女婦尤所酷好事者因曰爲女通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采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爲非或者以爲數世之爲而恣爲淫波動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爲如西廂記琵琶駭之類須傳之久遂以亂眞而莫之核歟嘗考之呂文穆公撤時渴睡漢鐘瓜真寒瘧攻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妄固反掖成詩誦之云、又嘗有鴉吻詩誦之曰獃頭元是一團泥做蓋幸勤誰不知如今

周禮一書漢以下名儒率有評議然莽用於漢安石用於宋皆不効者雖非其人要之時異執殊斟酌損益難乎其人矣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闕雖補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斯言蓋之矣吕成公嘗序周禮嗤龍川有周禮於題葉水心亦有黄文叔周禮序皆不可不知序曰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晉戰晉雲人頗且書惟皇上帝衷我民無盡劉晉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周敬假遐遠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庳洊山敷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寘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焉始得脩敬愛脩保惠以有其身以至于茲今日皇乎萬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刮極立元邪規非築民生未繁主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侐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艧塗墁之未具曰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學者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亮矣

成九族濬邦黎民阜時百工之通固已燠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損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檀與揆謀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時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星平帝王之備典也而緜緜後視前尚曰弗緝悠悠利病未有殫極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公毛聲裒正悉登九主請妥八嵩會同於以簒四代之彝文垂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書忘斐雖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燕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勒為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訖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緣毫遺軼不具以勤後葉之補苴者洁平博哉圖生方育海伻岳華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徵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炎自祭祀推步占卜樓櫓之官立而天事備圜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數刑

攷禮樂事土之宜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
咸覩迺若欣中則閎攸覽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
辭若曰以為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
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忍實上帝佑民之
本旨而究舜湯所以陳執方度以啓我後人而
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邇是訓亦瞻賦
詩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易有序卦易有序卦之
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
寧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庶成更授迭
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厲宗統
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發題曰周禮
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之文
而知天地之功侯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
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
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
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
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
為人道立極而非為秦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
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乎如貫珠井、乎
如畫蔡扇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
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
變、通之理其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
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
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懽虞於周之王德擁其虛器蓑
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
何畏而永懷哉蓋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恐
之心歟顧倒錯亂而猶未止也當是之時周雖內
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
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
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執平所便併與夫惟存者而盡
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已斃矣人道
則其君豈能獨有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
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
也漢高帝堀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
思有以反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
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
視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
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立者
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

周禮推究而畢其徹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大
之訟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
之不相入尚可改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
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
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
異以有待焉序曰周有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
義炳然蘇綽又據之以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
聖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
以垂範後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洞
正統十四年來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
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員名事故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三
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
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
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頭隻實有一十九
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
差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
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
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
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
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
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
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
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
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
六十匹頭隻今依養濡息之文不知其數何如者
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宮軍四城宮軍二揭帖開具正
統十三年所藏二本盖子私録且詳識其内也今
幾二十年矣具録如左

守衛宮軍揭帖者衛士守宿内門前班宮旗軍
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

東中門七
玄武門一
北安門二俱只往本門旗軍并隨伍内轉
午等四門除
東華
玄武係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内增減十名餘皆定
數各門除
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宮小則以
隨伍軍旗補之宮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點
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朔林前
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
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
吾右府軍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
各具官軍等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撥揭帖十
六日早掌科事官於
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閘過數目奏本送科
倘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不點
錦衣衛也鄉衛暨金吾前後府軍府軍左右後
羽林左右虎賁左各衛皆名隨駕儀仗
閘者隨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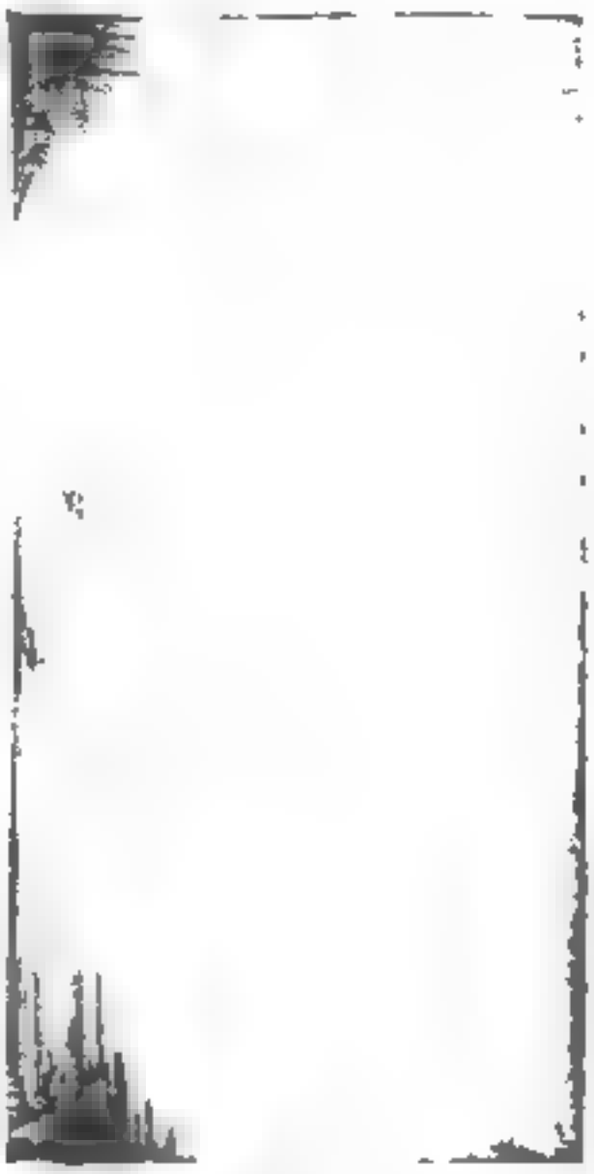
午門　闕左門并守鋪
闕右門并守鋪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并守鋪
長安右門并守鋪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鋪　東上門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橋門

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楊子文中子曾子、華子管子列子晏子文子元倉子關尹子鶡冠子鬻子商子韓非子鄧析子真子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抱朴子劉子鬳齋子化書子京子呂氏春秋素書新語賈誼新書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鑒乾坤鑿度易繫辭覽圖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陰符經五十九卷六十八讀韓柳歐陽東坡南豐前公浩翁浮溪而洞庭水心諸家文集六十九至終卷則其所自著劉屏山崇公移講義集問書記序題跋語說文祭文行狀墓誌銘其為書一主瀟洛關閩之說多所發明益歸然一正學老儒也又有古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臣事實當與舊史之史者並傳最便於簿衙行李及初學之士惜乎有未精詳處其亦未成之書歟

二字假借乎曰取木為義也曰何以取木為義曰詩模楷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木為義也曰何以取木為義曰詩模楷未生周公塚上其枝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跡而不屈以節



江上堪游地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吟蕭穌坐木簡漁艇手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向理會裝香鑪烹茶罐頭花諸雪爭耀楓葉岸霞相照山無數清比方盡負嘉放浪不知天地外誰問庶用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謂冬燕向背問居冬風冷倚欸乃動漁謳院落六花飛繞坐爐茅茨低矮栗木窗孫竹圍爐好更兒曹腰斧折枯新歸來早階前瑞地邊編都綱出天工巧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況是太平豐稔瑞教兒爰護休輕掃看園林一鶴意蕭

桑瑛華

水東日記卷二十二

山葉盛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文忠烈公生真宗景德三年仁宗天聖五年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庶事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哲宗紹聖四年九十二而卒功名壽考古今罕比昌許公堂謂其為大有福人信矣公雖不以文章鞏名而出口落筆亦自不凡像於人品然也嘗兩題范文正公所書黃素伯夷頌今蘇州有石刻可摸搨其絕妙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雖其少作已有抑邪崇正之意蓋近以錄之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奔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莅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宇廟食者惟宣聖之祀馬翌日仲祠竭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庶下觀其廟記即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益久廟貌弗嚴屋死皆隳深水其壤土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姐豆縣署直其北裁十數步日有鼓非之喧淪水流於東不三四尺歲漲潦之患雖賢哉固也不改其樂君子

屋之何陋之有而宰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於萬像規是改作方營華他將撤新宮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為洪王行宮事出不經理無常祀既絕頹墜之薦鞠為荊棘之墟像設都亡廟廡全隳猶有正殿巋然中立雖丹雘已晦而甍棟頗崇異乎執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為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是遺搏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頹垣以崇數仞之牆曈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雜民以定衆獲人而塗堅與廢起陰務實去華苴之澆陋者昭、而雲靡矣囊之荒穢者疏、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開閉凡屋舉之閒堵其數盈百危昏中而城事日南至而享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色人張會元以文行獨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還而謙抑一日覩新補之既成以到像之未備乃率其徒明年春築工於別郡得繪類之妙者於是塑室聖堅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訖八月上丁釋奠之且日能事畢矣不可無剛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讓矣歲

川而已杜牧云獏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已來未有如夫子歟韓吏部孟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歟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墝而不屋豈如孔子貌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為記是用畧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知翼城縣事兼監鹽稅務文彥博撰

泉惠靖公求樂中蘇松治水與其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卑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鞾履而行給事給事京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此先入誉云

相葉許可用中永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欲如問言其事不得見之今日檢攜孫顗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碑見楊收璣所寄寧路總管記公文也其辭曰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矣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而親矣也世之君子汲、有事於前膳徙行者所

以寓激人之懲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說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廢舉者況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如人倘鄉欽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鄉大夫猶能就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饮宇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固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惟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

賢堂故基猶藝稷不治今總管忙兀侯理勢舉隆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徙椁故顧瞻阯地慨然有懷古之思會監察御史趙君亦以鄉賢為言遂捐俸金倡僚屬士庶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圖平同輩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為晉神其執於不道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資者道也謂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有聖而其寄在學或興或廢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曰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杞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以其道施於一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正豹處於淇而河西學徒駸於鳥鹿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晉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仕之願皆亦異矣其所至有足以仕斯道之喜者

歟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鎮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操皆俯仰明俊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門足以範世而軌格其猶足以庳頑而立懦其學足以乘後而啟人不亡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吾人設為晉神其執於不道

常袞下而來謂有[illegible]
之故墟際舉元之嘉會[illegible]奇材德之生最異、也
明其誨練其鄉鄰舉人之學而仕斯道之行者豈
無其人又有翩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洌字善甫徙
化民有禮其壯巖之流乎可樂名士元字善甫徙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
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
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
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尒唐李宗
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矣今有階至金
紫光祿大夫資[illegible]陶端雅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緩也今世自以賜
相承不復計正也予嘗於令容縣掘得古次山小
像其衣服皺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能
記也陳閎中集有云人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
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沿又聞昔有善為
是者如紅梅花白梅花何倚花好異甚子赤甚子
甚甚子甜瓦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

[illegible]入起[illegible]于官云小人告大人上官就令其[illegible]
門曰上土倍中止近時浙江承[illegible]差歸安舉子程敏
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亦不多見
梧蒼王文山先生廣論冠準秦觀親征之非曰余
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冠準為相力主
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以守禦
場內置宰臣以為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彊場有
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任其責此不
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親征則將焉用
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將相猶有存者準
主議率不可破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垣道而南為
戎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
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口
姦邪以投瓊為喻豈虛語也由百世之後等準
之議莫能通其非矣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曰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
杜稷夫乘輿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
綱不此之語而欲開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
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達矣不
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大王常避狄人之

孟子又嘗以警滕君矣夫太王勝君皆僅百條門人益都丁
及其行權匪賢者許之況於禹乘之算平故唐玄
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土蕃之難
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乘輿
唐朴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
蕃朱泚之悚一宗從不震驚乎綱力上其議二帝
從之幸而得還不幸以師迎京師則無虞及綱
罷以是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
棄又執綱議欽宗以是頓地蹙而社稷幾危乃不
復言遂至二帝北巡陷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
自綱棄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
王避狄之謀而龍三宗出幸之事俞廉可為元帥
李綱為相權之不挽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
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
之輔顧乃為守土臣之言致二帝身亡國削家弑
哀哉今按文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陽人事時
議亦洶洶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
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
言走木之潰既驗即薦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
不然事未可知也羊陽誠齋謂天下之事不

難於謀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臨川李陛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都丁
欽止至順中跋云二百八條蓋刺者之誤與後又
有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玄僊語也卷
末又有論述其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
文未離臙脂太過初嘗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
僊耶閱者詳之庚戌春秋而千
萬世之章寔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為
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為文宁之雄繼子長者韓
子深醇正大在唐為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
淵水和平在宋為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譚鼂
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
長公之痛快國朝之文若虞道園之流麗如星斗著天行
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楊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
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長地深根而臣翰
故枝葉扶疎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庭堂室內外
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皇用馮海粟
如符堅總師四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
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濤風浪
不驚湛然一瓢揭豫章如明珠在囿光輝不露而

白眼人知其為至寶馬石田知為舞器陳于宇席間甚華飭而質雅可觀柳待制知禮家之備飾文縟縟重復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新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奥敏捷長於應刺如歐陽圭齋庞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蒲田雅馴如揭曼碩南平愎而氣益盛如貢禹城潔淨而力弱如危大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先後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窶雅為俗易正為邪冥竹矣作強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翔而不知遺其不幸者多矣如所謂琴棋書畫詩酒花香茶十品為君臣養心疾壽隆夫如指通一道人教以服氣導引之術一牛既甚可厭又為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有庶士字痕跡安知其非漢唐時所為哉庸俗之甚使邪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似此者尚多又奚翅乎是辭也

宦游錄云幸綠車自北還朝留其業忽患痛

末理宗副臣墻有悔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
坐老子門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
子遠立成曰釋迦第施狀元繇一日出擇老悔孔
在地張緣廊扮登第狂悔大儒書生為爾發哀
予圖即以古云釋老悔狂日還似于今蓋裏無人知拂袖
吁不知過宋圖臣能無悅此身名教萬年裨日月
掃梟彼何人放誕

豫章熊天慊先生三百年前江右大儒也其道文
世不多見偶見其重脩廣州學大成殿記一篇
其辭曰皇元混一海宇尚論學校廣為教養為
南海一都會爵政廣訪司元帥府所統惟
以敬教勸學為第一義於是撤甲於南方
元貞物崇一修之造成嶽起勢不得不
改作乃相與謀鳩材必堅良工必求
帥曰至督視材必堅良工必求
已之不惰孳孳於丁巳之春
秋歲門廊廡新與廟制悉用
夫倍之到中統以貫計者六萬
其十不於略士之於其半有
強戶民無橫役財無濫用對聖
而可書教授陳學禮彈其心力
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
尊經閣余公建新明倫堂令使
購聚書明載籍於是教養兼備
樂令頒二亭前曰思敬後曰正德
以敬教勸學為第一義於是撤甲於南方
元貞物崇一修之造成嶽起勢不得不
改作乃相與謀鳩材必堅良工必求
請授以歲請書閣建樂則按請
其是以招和氣之祥而蒙斯文
高德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而
百官之屬遊聖門者猶曰五可
始副使迭列恩八
公成與終副使李公德厚僉事

宇之雄為諸美執摸樓鑰之宦仕民公之尚者
舍是無以見奉記之物邑邑而其詩謝其書洋洋在
上如親見之矣皇明
駁學商人物卓犖不多見九少奇傑必有應文運
而起於南海之濱者延袤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
士態朋米撰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元十三年王師南下婦夫
舅姑俱被執下中丈將見王矣融乃盡殺其舅
姑與夫而欲私之婦憤痛即自殺千夫奪輓不
得死貢侍同婦人雖守之婦欲死不得間白念當
被汚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永私我所為妻
要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為願請為服
慕月若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千夫異
其不難死許之然念嘗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
剡水乙守者信之漸迫上清風嶺婦仰天窮
嘆曰我知所以死矣乃誑拇指出血寫四古詩山
石上已南鄉望哭以盡已化為石且除而復見血猶赤如始
日當是時后妃嬪嫉不死之二公九卿不死之郡
國守邊大吏不絕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
與夫獨何仁也夫人妻孺弱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
婦出之遂以驚動搆世若今人人處此則金湯不足
論其固矣鉤戟不足論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喻
其知矣何有去國債家之恥為烈丈夫之所不必為哭宜為而有不為悲夫至
治間其邑丞徐端為起石祠樹石祠中以旌其異
焉余曰始我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
身過其地見拇血仆為石迫念貞婦決死明菊皇
悲傷不能去竟其事未幾人事變矣此大夫天盡遠人哉天
豈遠人哉東南大夫紹興路總管
兼管內勸農事泰不華書四明E永仁刺兼善侍
郎遷紹興總管請公勿題竹詩餞行得清風嶺乃
為賦清風篇庶里嫂清風起佳人昔日
沉江水一身義重鴻毛死節名千載清風重倉稽
太守士林英金榜當年第一名一郡疲民應有望
定將實惠及蒼生右二碑白野狀元篆字山行草
皆今司馬祭酒在利中時所立書刺之精不必論
已獨念達公後來竟以謝東元帥節死于海不悲

貞婦不負科甲蓋巖公之好尚亦可以知其人矣
是雖本於忠操之素定然李先生平日講學之
功予山公朋友翊待之切要亦不為無助云
信史古今所稱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
書而不敢書則遺隨一也諱二也曾鞏曰公以
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記載令記之當時好公
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
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則史
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常有之固不敢謂
無於是乎信史誠有未足信者矣雖然揭文安公
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為本而楊文
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
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誣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
史者又必有揚楊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盡不
如無書斯言其果信矣夫
祭河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當別加注釋視
劉益猶焉當見稱魏徵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
首註惜不能全記其行、重行、注曰此古詩十
九首之一也劉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
邊遠思而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
人生別離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遠會面無期此之
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不思慕之乎夫以
相去日遠相思愈篤則衣帶日緩人形日瘦而遊子所以不顧還返者第
以陰邪之日七救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
白日也然我之思君其底已於老宜何如哉惟努力
加飡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為行、重行、者
有邁、不遏去之意曰生別離者才當別而別雖
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存焉重行、其
行益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
不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
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慈也然相思雖深猶幸
君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蠱惑君心終以
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不復顧念還返
也中之意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已今而
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
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譬云耳蓋
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楊廉夫正統辨誣亦萬世公論解學士纓紳所作
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葉之統二
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遠金二虜陷我兵閒

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中國之統有天地以來北帝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為三史于時以布衣謝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吳文正公亦曰元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得入史館以為至幸一傚百聽事已定當可指日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略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弊陋尤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國泰離矣仲尼作泰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隨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憫書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魯桑不報仇中復上書稱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郡皆嘩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自

回感而波力陳危辭
思變離騷者班孟堅所
謂文人常辭轉薄是惑於
離騷為日世詞宗何為
載之前而江流於千載之後然則非變而求異於
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棄以陰
陽消息之不及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興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衰姒之禍平
王東遷泰離降為國風王德喪於邪君天下無復
有雅詩列國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
變而止乎禮義遠栘澤陂之後變風又作陵夷
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
之義潰亂作遠邪說詭言之禍靡天下屈原當
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而悅襄
之君暱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惛惑心幷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離騷之作獨能紊古今之統原
臣之義憤世嫉俗舉世之心至今讀之莫不為之
隱惻況乃枚賈追風以入賦馬揚波而得名莫
可以躡薛力咿嚘可以言辭至於扶抴詭異敷
衽鋪辭至於揚忠竭之大義顯矣及
之如此則屈之本意又將何
觀屈徐公承宗鎔偉異常
露才揚已初欲未進世英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
專為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
謂文人常辭轉薄是惑於離騷為日世詞宗何為
之中三致其志之義也
雖乃謂弃由時之所
不能獨反以娛濁不
難知哉王逸於騷序之篤好之篤
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堤崘沙流沙則禹貢之數土
能重華而陳深規楚俗之政
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
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
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緝緝言相與詠
而已若夫屈之微旨固有所建白鳴乎忠
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
其意乘光乘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可以劉
媳猥以枚賈追風以入賦馬揚波而得名莫
可以躡薛力咿嚘可以言辭
溢錙毫至於扶抴詭異敷
之如此則屈之本意又將何
觀屈徐公承宗鎔偉異常
露才揚已初欲未進世英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
專為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
謂文人常辭轉薄是惑於離騷為日世詞宗何為
之中三致其志之義也
雖乃謂弃由時之所
不能獨反以娛濁不
難知哉王逸於騷序之篤好之篤
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堤崘沙流沙則禹貢之數土
能重華而陳深規楚俗之政
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
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
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緝緝言相與詠
而已若夫屈之微旨固有所建白鳴乎忠
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
其意乘光乘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可以劉
媳猥以枚賈追風以入賦馬揚波而得名莫
可以躡薛力咿嚘可以言辭
溢錙毫至於扶抴詭異敷
之如此則屈之本意又將何
觀屈徐公承宗鎔偉異常

歌風墨詩多矣宋張安道云洛
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
為近時張光弼亦有七言二
然皆未若[redacted]二絶句
味也一詩令刻石碑下詩曰

崑山葉盛

祭京兆尹博士杜下掌之左右紹聖元年已拜戶
部尚書靖康元年始敗以死三十三四年間下毒
生民上禍九重之母子兄弟之敗壞乃事不勝
誅矣善乎王覿之言曰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
今執政八人而蔽耶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志
又莫切乎常安民之言曰輸林學士蔡京蔡卞以
威銀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以顛倒天下之是非肉結中官連制要在朝之
人京黨過半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翊翼成
乾悔無及矣觀者於博求相十年之新安民言信

朽窮之盡盡三十餘年之後中間言淳京者其
人猶名則是當時士論非不公人品非不易辨也
惟是不泰庸君闇主知佞佶者輒暱而莫或斬踈
而即親託腐而復用蓋亦未知之何也已甚可獨
誅之亦等之森那世耶倘閻皆碑得徽宗親書太
清樓特晏記不先本三幅此石多在今開封府學
牆壁間遭當時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所可完
否詵察史特晏任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財十五年
亦竊世之大戒也噫

太清樓特晏記

為君難為臣不易尚矣唐選前世有其君猶其臣
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有為故君臣難偶常以
千載而一遇蓋回堯舜皐夔禹契郁俞廣載裴得
而公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
散宜先後無繼若管仲之於曹蔡傅之於漢蕭
絳之於周房杜之於唐其事功或足以驅或足以
善一時或起刀筆之東豪數十世然後有一焉
其功烈之卑無足道之不行人之不足與明
久矣朕嗣承
先構永惟

烈考遹述三代和王安厝名業垂統方大有為大
勲

右一

踰遠道之難明世莫能知莫能行朕欲取信流俗
故三點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乃用害京者繼其
位使別其賢否而中外紛然民怨生慙財匱力屈
朕亦焦心勞思矣京復位未幾功發奇中未泯也
故首遣介使往諭台意開勞相屬平如治第
建閎大貨財適供悅玩鋪其居若禁籞累萬旅
爰詔遣方底貢奇吳蜀荊小惡必親遣國醫而撫
賜手自調羹分飽如是之頻月無虛日日無虛時
又許其子僱尚朕女孫行行聯姻后家使情義相
通契分結密不可得而疏

右二

奇於万世之下斷而行之近用有成此厥萬事其
視於孫固筆以詔天下後世

政和甲午六月翔日記

翰林書藝局鐫字藝學臣嚴奇

廣殿御前冬字外庫鐫字祝興戶徐珣

侍　　序張寿

書　侍　詔　臣宋濂

侍　詔　臣王公珺

侍　講　臣倪士宣

侍　讀　臣張仲文

侍　讀　學　士　臣張士弘撰列

通　侍　大　夫　臣封士寧

通　侍　大　夫　臣悦士宣

侍　講　學　士　臣俞邁題寫

侍　講　學　士　臣張士弘撰列

通　侍　大　夫　臣封士寧

通　侍　大　夫　臣悦士宣

侍　講　學　士　臣俞邁題寫

侍　講　學　士　臣貢師泰觀察留後臣貢師泰奉

通　侍　大　夫　臣梁曜成

右三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
一夏司使有贈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
爭成然皆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璧公廬陵建安諸
公徵記建安同年回謂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
或聖之清抑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
得一可矣而子乃獨兼之那此語若在正統十二
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令考之圖書於楚曰忠厚寛

弘庵陵曰清方貞清建安則方五剛正夏忠靖曰
含弘貞靖兵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餞詩咸名其題清愼警
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至有情并飲水惜不多
見近見其題顏師頻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
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舡歌
舞為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
有殘柳對淡烟猶鎖亂啼烏
文衡之仕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七
心哉亦漫浪為之耳正統
年會試王抑庵先生
主考第二名張楊兵馬策其元卷起語云兵所以
衛民也非兵無以安民民之生焉所以資兵也非
馬無以足兵兵用馬以資兵非馬無以
八字抑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
先生前序嘗為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
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義其蘇語然亦自佳惜乎
學如不及論語義分哉從策
類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能無疵者絶少豈亦迫
於揭曉而改訂不及

歐陽公豐樂　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天
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月來
吳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月出也
畢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
于世其中援經擬法深陋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
云自其先人亡後鄙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
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
以為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
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
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
削而去之
四明袁桷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寔宋相之
後家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
文獻累見公文字乃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
序亦加感歎伯長卒非為祭文尤摯摯焉袁忠徹
家進士忠義錄所述其先固名族亦未迨伯長乃
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
因泯其死節事家通譜者或為家世不彼若而
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為耶況伯長一代名士深
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為是耶凡若此者吾固不
解焉敘元統中盛寨御史南王理序之夫有

祖常元好問之焯、者今皆無傳則有以考時國
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昔郭至正初汴省
元刻大字本有陳祐序山本則有李坊自增考序
書院記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偰氏家傳
云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偽矣如碑刻一
事亦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
人而亦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
文尚有偽為他人姓名者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
例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
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時賢書入刻求
里詩文集序皆出名公雲林書吳思庵懲鄉人偽
作張宗海修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
行梓刻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為近古若如予前所
記元人金瑩集前後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
又加少也

宋元祐中將師雄為陝府轉運判官時刻石紀滑
李吳衛二公墳制如衛公云贈司徒并州都督陪
葬昭陵之左墳制如衛霍去病家塋柳連山故事
起冢象嶺山積石山以旌殊功冢為三山之狀主
山與西山迤邐相屬而東北者勢若斷絕別為二
山疑其一象積石一象蟻山也其高五十五尺東
西七十五步周圍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座元無
趺制規模皆倣於英公未詳其然蓋英公冢象陰
鐵烏德鞬山高七十五尺東西綿延與衛公同周
圍二百步有羣峯高下雁崑之狀柏道碑高二丈
二尺廣五尺八寸五分龜座甚偉乃儀鳳三年高
宗御製御書六吾嘗見姑孰鑒巖山下韓世忠墓
實碑高文有餘乃知前代之於勳臣其待遇之
厚蓋如是也

吳思庵先生題鉉武蕭盡像卷云昔彦強王先生
誌謙贊錢塾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
孫宣子子婿也一日舉盡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
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茅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
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
以
進蒙

龍遇復還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

於其家此卷盡像十二前即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敘景臻而下五世皆寔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越實泰世之事際茲盛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頤學醇德寖厥孫厥後子、孫、正宜續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藏而已予嘗謂之今東南錢氏類多喜宗吳越而妄冒者屢、也先生此述坂首言王立中墓志為錢宗家以此為其証據也次考尚德家事而斷其像之所從来原其實明其所自也乃復繼之以感嘆數言則字、著意矣意謂凡今之人要皆古人之後非有德承之的不必遠宗他人近而求之爾之祖父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為錢氏對病之藥蓋錢富室恒失之奢失之豪也近年訟訐者遂以錢聲白擲王孫為詞錢幾至破家則先生者下惟其文誰嚴可擲而其先見之明亦何可得哉又嘗見近世文章者派不考虛實否一性其人之口與其安自撰造塗飾之文是憑是信作為文章貽誤子世者吾見亦多矣吾不得而補舉之也凡若此者

其即思庵先生所謂商人賈說非耶嗚呼其視先生何如哉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越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況此書初為四六設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泰和陳先生執議不從以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耶後閱此書竟以屢見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之矣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泯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而一一書狀元並無識其小類乎愚也已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絶句分為十類如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綉幔珠簾捲未央宮女侍天顔閑雨枝金籠鸚鵡語春曉池邊却憶還新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王建林亭綠對重陰蓋四隣蒼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杜牧漢江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孤舟欲上更遲遲鶴羣長繞三珠樹不借人間一處棲隻騎杜牧贈鄭瑤廣文遺韻留樗散鷄犬團喜共一甑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半年此類謂之江湖羣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音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秖今誰數貳師功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幙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此謂之邊塞杜牧官詞監官引出聲開門隨例雖朝天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黄昏張籍秋思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此類謂之閨閫韓翃送齊山人舊事仙人白兎封山人舊事仙人掌上玉芙蓉公掛頭歸去又乘風紫閣重仙人萬木中許渾送道上賣藥修琴鶴歸去遲山風吹盡杜花枝杜牧問甲子須臾事遂有仙人莫看棋此類謂之神仙李涉開聖寺宿兩初收草木濃羣狼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秦系明惠山房簷前朝暮雨茶花八十胡僧飯熟麻入定幾時還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此類謂之僧繹越峨靈洛鉅娃宮幾千年寺水澗雲多客到稀一僧歸杜牧秦坑竹帛烟消帝業虛閑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王建王蓋花一對籠玉面成愁一點地色輕恠文冠夜兒香來處惟見堦前月明錢起歸鵬滿湘何事等閑回山水煙沙明兩岸百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元閒類不知何謂凡此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莫不盡乎此矣諸體之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詩世有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加編校可也七言律詩編

陳仁錫今擇其精粹
括為集句凡若干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
之則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百家詩
洪容齋編唐人七言絕句且一萬首撰梁柱棟不
暇遍覽間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世
者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為多恨也又
有晏窩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早朝集
句三十餘首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難其
玩物喪志不為酖嗜傷神莊士所攝然其獵涉弘博亦
可謂至矣子之此編非不欲誇多而鬬靡也夠玄
索隱已為古人所先孤陋蹇拙倦於蒐羅姑存簡
約冀示之速耶以致遠恐泥籍口掩其不敏之愧
而於初學詩者亦不為無補云洪武庚申十月既
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孫黃仲衍書于西菴

律詩總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
律之名實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都有四變
其始也以精變古體而乾聲病宜也於辭焉爾其
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弗
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輩興而音響寖微然猶
以其出之興致也氣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
謂盛者而自餘互有得失未樂初嘗見先生手
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
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為法律詩貴乎
工而音響溢於其外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趨
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失其變愈
江其未已也然則舊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
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四明王瑩宗器
嘗古律詩者自唐初以及今人之作皆博蒐而深
味之乃以十四類為綱彙編相次凡若干卷而五
言不與焉其忘良亦勤矣而於其辭其音殆必有
取乎爾也是豈不足以傳焉吾友王瑩黃儒亨固
為之鋟予序其編端余弗獲讓而為書之盖以貨
之知音者觀焉永樂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誌
序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
論次以初唐為始音盛唐為正音晚唐為遺響然
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
不求奇巧自然晚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鄭澁
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又人
有為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
自餘互有得失未樂初嘗見先生手
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
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為法律詩貴乎

多戔近則失之忽畧誦之皆紙使人歎動有風人之體特以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於其間將求其善者為之師而未能窺其奧監察御史張楷式之舉廉德贍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潮沿襲得正音之體製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求奇巧自然難及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即予所謂辭氣渾厚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刺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刀者必有醲烈之氣魯謂和唐詩者無言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為不然更讀質之思菴公云乎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

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泓序我

朝詩遵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為極盛若孫西庵號嶺南才子

國初著大名而林倘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

序文三首亦不可謂為無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選未精王止仲以元遺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趙子昂者劉子高不取宋詩而浦陽黃容極非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而疵議之又有錢唐瞿宗吉則為鼓吹續音蓋以宋金元律詩並稱至云舉世崇唐恐未公為言數子者之言皆行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之黃容一文傳者恐不多茲亦錄之于左江兩軒詩序哩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者尤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顥誰使之耶匹夫匹婦羈臣賤妾之悲忻喜怒勞逸隱舒發于歌謠歎詠皆有感於天機不能已者而溯其鳴由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怪偏陂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聖賢之格言雅頌蓋列為感諷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詩然世降末派之異昔人之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顏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毛下大盛象以全賀郊島元白之譎怪寒瘦鄙俚等風與沿流闖靡勁峭唐之論此何也蓋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由其豪放窮思遠

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易遠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表詠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慊然無讓古者至朱子則凅然諸家之短長其感興賦詩亦數輩在故里順序其端遺之偁以知吾趙向之何者一本於理爾聖人一言以敝之論豈非所謂千易和三足以形是理而已任高任奇能外是子烏守好惡不同之害歐陽子不喜杜詩李泰伯不喜孟子二子人豪殺言若斯而評詩者往往以片言隻字斷其一生以盡其所長是啓放文之弊甚矣近世有劉松者篇章幽絕宋代曰宋絕無詩話姑置之詩至三百篇亡矣何尋夏毛萇之倫尚遺所睇寥寥千五百餘年至朱子而始明寧無一見以及然者人不短則已不長言不大則人不脉欲睹區區之才與忌憚若是訖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然關於願至於賊道不容已者於之時會稽楊維楨吳中高李迪皆鳴於詩其過高者淩厲險怪痛快者巧中物情讀之如入寶藏之中綺羅之遊縣目適心規占作縣淡如也亦其邁逸豪放爾後之膚學務異之徒規其佶屈治媚激其險澁之心咀保粕味之一二廣嗣長吟許庵容直欲由乎以盡華古法乃以嫫姆蜚西施之頻重稚擾焉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聱牙神頭鬼面以為新奇良可嘆也嵓山偶武孟翁以詩一快示予曰平昔過南所感一寫於此凡若干卷雖無望於流遠有

金氏物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適張
德藩書來云金氏如是賢有是不幸宜得名公題
即語白之予亦重其意藉以為必求蕙文無踰公
者因偕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
行狀既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為是
年十一月八日
德勝門軍馬驅莞等舉動
詔承之是日午郎中孟偉持墓表來選且云少保令
日
朝退坐堂上曰什中叢公近日來作一文不意今
日有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
李奉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
之又嘗閱收簡尚寶書其從兄相與抑庵尚書王
公同為庶吉士一日出而王之家僮有問楊戲曰爾
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後頗與相為憾異恭中收
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笑謂楊婦傅而以為疑不得
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婦傅而以為疑不得
已詰焉公聞唯唯次日即荅藥收簡以知公不深
自媿此亦何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自不過問令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提問
南京都察院亦照刑部則又具
奏往年南京兩法司曾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
征時有留守事宜數條事多有相因而行至今不
可盡考無從稽錄之此亦政體故事也
鎮寧夏諭廿年綽有賢聲庶虜充游擊
將軍遊擊寧夏有翹緒者寧夏人道語虜曰
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虜即為書仍偽為庶事書
使人索之張得書不荅而瓶故百
方窘辱之張終不為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
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相與所直僅百金耳張靳
然不悅曰爾非張悉予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
祖宗所貽豈可自敗為權貴失之彼總兵能百年
我總兵能百年者耶明日奉稱病不出子緩官往
時綱征當為余道此事意甚慨也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劉崧
上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
之以詞翰筆墨遭際榮遇醫國高能詩如劉原博方

外如盜賊者而皆出於雲南士大夫多此異之
岳李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
孔子成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作而誅是也奉方應
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
處我則恐未然杜恰雖儒廟祠陰以為森之儒者
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又引後漢黨錮
事以橫議激訐為戒是亦士人之見而已耳夫上
風如此士論如此尚足與語保失也哉

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畧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古持憲節使
湖之南訊求追撰壯夫人李氏埋銘為祖叙陳姚
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特憲節使江之東而
公以絕管來蒞建康地喜請曰吾八當作七世祖
來太常卿公以治平二年辛卯洛陽其後子孫以
官為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以曾祖少
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
後昆志亦懃哉會若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
餘年皇元勘始成其志如此宜寧發墓驗之果得苑
公鎮所撰志銘藏以蠟紙副吾家來顧為銘對后
以友嘉道遂突讀之其先頴川人唐遷于京兆廣
明中避亂十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迎禄
迎禄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
太常生京東轉運使恢轉運生商州司士參軍掘
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
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
使膺慶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內勸農

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几十二世聞者慨息以
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
是之多哉燧曰是又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之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
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訖顓頊于孫宮
居功烈文亂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
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
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冢弟列者止書其
傳自然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
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
傳自然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
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
居功烈文亂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
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
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冢弟列者止書其
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訖顓頊于孫宮
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訖顓頊于孫宮
之之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
之之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
是之多哉燧曰是又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是之多哉燧曰是又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
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
重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
重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
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
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
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
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
耶今按希亮即蘇文忠公嘗為其父子作傳陳公
耶今按希亮即蘇文忠公嘗為其父子作傳陳公
弼也七世孫元凱所得文公此文固已不朽而其
弼也七世孫元凱所得文公此文固已不朽而其
祖以下可知蓋嘗咏嘅既嘆於茲者屢矣而吾友
祖以下可知蓋嘗咏嘅既嘆於茲者屢矣而吾友
夏璞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確有發基求
夏璞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確有發基求
后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而固有未能之
后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而固有未能之
如哉
如哉

讀也已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事情何如哉情何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度不同子美之言曰廟堂
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稷中興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為義和天道平用為水
土地為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咲靜
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令駙馬都尉周景父前監察御史秦顒欽恒庵尚
書所薦士也聞之恒庵顒在已庠年最幼嘗屬對
有名御史謂曰穎悟聖門稱子貢顒即應曰聰明

彰德諭奈顯文開李聰都憲公御史舉生員縣官
以季聰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為人師有對乎
咨曰我君作民主犬加賞異舉李彥剛尚書子
深材登第孫松理髮見客客曰令尊新進士植對
曰家相舊尚書植本勳南京府經歷所聞如此
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從幼不凡也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庵二像其一冠竹扶杖
有自書題乎千載之贊其一則婦休戴笠圍有自
書四律詩今遺園學古錄遺園遺稿皆無之其詞
曰浮雲蒲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希仙人舟舟
遺松老鶴鹿吻幼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中笛
[illegible]德故時徵山中歌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國依杜巾石壁畫
霧溫沐髮池水朝陽晞類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裘
衣無給絺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
去縣緡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由家酒熟激皆
去茅屋詩成頓更裁欲及天清餐流澤要觀日出
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同
鄉人駟馬車老身今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
風雨仍村海上蘇[illegible]卽辰鏡裏猶雪爹情破帽落

軒鳥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高昌王世勳碑雅廣公敘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
帖睦兒消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
帖睦兒補化二字長不苔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
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生傳子和尚次子伯撚不
花的斤字蒼崖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
東廉訪副使淅東宣慰使介立不羣草書逼真舅
氏和貴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
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馮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
附除和陽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
聖基殿寶門外子偉字懷英敞廡後調宣府前衛卒
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莽速者前鷹祖宣諫
王世子之子廿五婦居偉遺腹子三歲母亡賴姑
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馮翼御史陝州人云曹濮河水之患極慘間有
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臥土坑尚分明者蓋水
至頂刺閒不能避也又云老言水多白三年至
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皆是也其
亦異哉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塞軍言永

歲年來每壩有預備餘粮二石栄水一川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栄襄時為戶部以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閱案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并烟墩上收貯五箇月粮食栄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舊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奉請否

山西參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多出

上旨或当對面諭且戒以勿泄

賜酒饌而退亦或

賜栗梢焉其勑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草出

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

上或先扣問茲事可否舉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皆文襄公陳情乞

封前母

思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東廣赴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考吏部以

閒而先母微人今老母太微人復俱被

榮命閒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

封母三人者尤少如御侍郎鈐等皆未得如顧憲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近年翰林掌上官由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

璉諸公未

[redacted]

尤未若七年則今姚尚書白

尚書王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也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

即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事始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臣

御前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

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子皆不知其為何說

也閣老三楊於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

英國孟亦榮尚勳德之義令亦異矣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后珏太保寇
莊愍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
由甲科皆不喜進士而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
人郎中厲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
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為此文
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
至厲有權庫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因念
楊文貞公布衣校讎官至
帝師且貴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綢繆奉道
蓋拳拳世儒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
識不能同也
睦人桂御孟平錢塘儒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轉
谷府奉祠後卒于長沙予嘗得其詩文手稿一帙
皆紙背也蓋洪武二十年在錢塘學館所作其正
則其學者日課題目創作字畫皆有可觀予既幸
其稿之遇于而又懼夫久而逸也命募全誠導張
并選得六篇焉其送王惟中代屠先生云秋来忽
得桂御書又報王郎書聽除若有鄉情須記我便
生宮兄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逢鴈客裏衰顏兩鏡
魚北去上林方校獵要國奏賦識相如其蘇李法
別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
前白淚都無一滴為功名送孫性初主薄興化
云郊柳色未勻北郭鎰盡試賈舟吳山驛送子為
貢士楊御陰滿池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
閩中官為士父官术有如子決讀書耶青黙信
若做裕芥雖由讀書力亦薄明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酬
至尊惟
皇有
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
大誥言昭若日月縣為民父母者不出于此編于能
遵中之萬無一不濟益惟免死瘴亦可長富貴父
母願子安師友願子賢子有禹金書到任及早傳
其孔曰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云久客
思歸未
腸環登高見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塵九不見黃花
露一班老境更從天下健僧房當許客偷閒廣文
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其春嘉云忍將於
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向秦郵傷出火冬

青苔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饁入室今惟對影
嗟無可柰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時孟平爽
偶見雲濤軒云高堂開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
我宜氣如時多似雨清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查浙
天潢去莫遣舟來雪夜回擬待他年具丹檄中流
小試濟川才其安緩節堂云晚節何由得此安阿兒
能孝母心寬蝟蜂總解朝鐫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
松柏耐花易過水榮倆易綠宜看登堂為爾歌
眉壽春酒香濃柰子丹
今懷來城東南舊有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
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攔柱獨存聞之故老
虎橋又名白虎橋俗訛為石橋在今懷來城東南舊有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
文皇帝兵北出道此駐蹕供武中
命役之今城隍氣築燃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
基猪窩山等處當時皆不駐蹕居人多舛言其事
云
宣府儒學聖人土像初譯總戎以銀帛作心臟之
屬不久盜穴其指而去之後易以錫冢後惟易以
帛而莫不然蓋今凡立易矣未可止也因悟古人
作王之意無論其他即此一事亦足知其可行而

無弊也嘗見兵後復守獨后等八城人家瓦屋中
皆無不斷聚蓋係俗凡建宅第中卷中或置銀錢
故也又凡厚葬墓園多遭盜發之條蓋亦是耳戒
戒戎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土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為
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儒訛敝弊而然
乎頃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土景泰中大干太保
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天順中自退按
于節庵養于于康頃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退按
有還將以節庵抵歸庶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衰背卷
人家見賣畫人資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
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庵家圖畫
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
復被
自有免籍物皆給還兩畫像乃詫給還盧氏物也若
于氏有此事未聞一奇幸矣哉張郎中座中言如
此
史記所載如鉏因西伯於羑里閎天采美女文馬
奇怪物以獻乃赦西伯又云西伯陰行善此頗甚
多嘗以為閎夭事未必實陰字未必當此史遷之

所以為史遷去六經遠矣

盧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貞平生所敘譜牒人序譜必其多幸合不實也文貞文與位稱亦有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於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熙文之時士大夫皆惇本務高壽而亦丁夫盛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惇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文章正宗固所謂並乘者然後世文辭之夥變欲學者誠其源派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眾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理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特今眩之二書所錄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格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戊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書舍書辭命按周官太祝作

六經辨道遠近曰辭意氏曰辭謂辭令
曰命謂裨諶草創之命曰詰謂魯語盤庚之屬曰
會謂春命于蒲之命曰構謂如衛太子戒禱曰誄
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寫書若
今尚書作詔文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
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
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猶告四方
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
誓語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
以之行師誓敵甘誓泰誓費誓是也三
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
命皆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
書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
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
於朝錄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
書之諸篇雖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
獨取春秋內外傳而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
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欲晉以
降文辭假下無復深純温厚之指至隋儷偶之作興
而去古益遠矣後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

誓命爲相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
可識矣議論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
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荅見於師友切磋之際
與凡乘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
語孟爲祖而書之大典彙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
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聖賢大訓不
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僅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
爭論說之辭先儒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
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事析治
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
體而其文辭之瀾度又不本之此編則奪實相副
和惑其文辭先典與春秋之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說道之辨不得
彬彬乎可觀矣敘事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
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先典與春秋之
紀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
武城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記
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昉於漢司馬氏
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

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其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旨則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又為作文之式者大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選固諸書非此所能詳也詩賦按古者有詩自虞賓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之詩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其為性情心術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以下皆今二十四卷一卷辭命一二卷三卷

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二百篇之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備其下今若則恐未使其接於肯綮之要使若之十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為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頗銘頌賢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旨則有文公集註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為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與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徐各條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居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為性情心術之助又有過於他文者豈不收觀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以下今二十四卷一卷辭命一二卷三卷

三二十一卷皆似專二十二上下卷以至三十二二十四卷則皆詩也其文章小傳史漢之外所取韓柳二大家為多詩自書傳所載古辭唐獨詳以及黃鵠歌芝歌外則古詩源李班婕妤親或帝文帝三神宣曹子建劉公幹阮嗣宗嵇叔夜左太冲張茂先傅休奕張孟陽來鴻微孫子荊陸士衡劉越石郭景純陶靖節謝靈運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沈休文陳伯玉李太白杜子美韋蘇州柳子厚

韓退之而已其服如此

古人託交方外固多有之夫士生兩間可事可友大夫士之賢者亦多矣事外哉要亦有說元御史中丞中書左丞許文忠公交遊滿天下而獨於吳閑閑甚厚公自政府得請歸閑閑遺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長以我像行是從公于蓬也後公赴召入京閑閑即卒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公既陞兒將歸造閑閑不告以故但酒至為引滿閑閑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公明日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為難而知已為尤難耳所以古之人有暴不得已者至欲以摩盪為友以草木為友豈

無激而然耶前數而委賦則使與之而緣分以其命外而遂已耶用記詩公二詩云病得請歸吳閑閑太宗師亦有疾殆其象為贈示代徹陪行焚香對之能此以謝客本是山澤臞世已學無庸陽分江小樓飢寒歐五年黃閣事何掛雖作者病散髮躋軀濂京歸來上疾曰藥罷不可離須臾生結客舉家字未免標瑟從容亦高祖吾行得制為許公同年舊交是元許有生中邪之清政益見風標孤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忽枉畫圖相看六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庖宰料清水寒毛照林表和氣春風生筆

寒宗即今學校之屋異其道堦蓋晨昏
休致在家與鼈牡者數四令本縣儒學大門即其時許公親書也近得太僕
丞安陽許顯所寄堂塘小稿後見海昌朱永年之
手稿識云幼曾聞少師公言吾私第前元許中丞
故宅也昔吾曾祖待制公嘗留題壁閒星冷墨痕
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畧盡吾亦頗存其
數帙等語好問檢討書成顯宇孟敬同年雅尚也
嘗為安平令有政績雅冷官蜡屐塘稿為序其端
蓋塘卷好諸名公墨蹟詩文最夥裝潢裒集之至矣嘗聞紙貴
其家孟敬又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閒
少師嘗收有嘗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
泰和此集有無未可知也

地尾後更着矣斯仆矣已而果如其
言

宣府廟學記彌陀寺碑二文皆出東里楊公南學
碑尤偉蜪刺頗工蓋二石皆古墓舊石其舊文莫
能記也因訪姚文公所銘術西廉訪副使宣德商
人潘澤民墓碑而知之古詩云後人重耽書年月
又云知作誰家柱下石又云留與田家夜搗衣觀
是碑詠是詩不自知其感嘆之至矣嘗聞紙貴
土建文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置之隍
地今三年一立石皆此物也若新建廟學之碑則
即程鉅夫國子學先聖廟碑石而又屬之鉅夫商
孫南雲舍之當時亦以為非偶然之故也
天順四年歲自丙辰八月　日

子111-556

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具
秦重立恐亦未當況加封諸制已有史傳聖迭重
輕初不繫此須更商量後竟不知此章如何秀才
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復仆矣秀才亦
不知而或隱或見子頗自負以為獨知之真內帷
子嘗謂已已北行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
興安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
偶王暕舍人語頗不合暕之言曰當時內非興安
外非于少保等持論之堅忠與虜絕以悅之激之
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
暑與之辯暕笑曰興安受佛戒遺命化況香龕于
粉其骨作浮圖文供此豈其報歟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異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田
來孃家炒麻誰知來五人以為昔人有繼母偏愛
己子者以生麻與子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
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中途幼子
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由是其己子誤植熟麻
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為此鳥呼其子云其他

六科攷僚題名

余忝科名承乏侍近者幾六載壬申之夏始有出
參論政之行俯仰今昔又十四五年于茲矣間見
子攷所稿六科題名一通從而觀之蓋豪傑之士
用世之才籍籍有聞者比比皆是顧子小子庸庸
碌碌不能無愧而龍去湖則又不能無悲既爲
者并是以其字稱邑里初升官位近據易成略加
增注謹録置冊中亦以識一時出入之際之榮海內交
游之盛有如此爾又安知他日又有子孫世講於
斯者乎既以名在集爲之下劉安成斌之上
今不書且兵科先吏科蓋題名子所爲也成化
丙戌春三月上日中議大夫賢治尹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前承事郎給事中邑山葉盛識

兵科

李春	景陽	湘潭	無爲
陝西左參議			
蔣性中	用和	上海	左
江西右參議			
黃仕儁	廷臣	湘潭	孟高
南京太僕寺少卿			
唐世良			
浙江右參議			
姚鉞	孟聲	富順	右
都			
蘇霖	濟民	萬縣	左
都			
劉斌	次珣	安福	
廣西僉事			
孫祥	廷瑞	大同	
右副都御史			
覃浩	志廣	安陸	
南京工部右侍郎			
豐慶	文慶	鄖縣	
河南右參議			
王宣	明理	淇縣	左
四川左參政			
王鉞	宗器	上虞	右
都			
河南			
參議			

錢澍　民望　金壇
谷芃　長沙府知府
李英　秀實　簡縣
劉清　貴州　參議
方輔　尚賢　合州
張海　江西　參議
嚴誠　克誠　京山
鄭抃　伯森　常山
劉尊　惇倫　安福
孟昆　克明　博野　都
姚夔　太章　桐廬
吏科
方輔　廉夫　滁州
劉清　貴州　參議
李英　尚賢　合州
谷芃　秀實　簡縣
張海　江西　參議
嚴誠　克誠　京山
鄭抃　伯森　常山
劉尊　惇倫　安福
孟昆　克明　博野　都
姚夔　太章　桐廬
戶部右侍郎
包良佐　克忠　蘭溪
張固　公正　新喻　都
翟敬　致恭　大興
張讓　孟謙　當塗　都
程信　彥實　河間　左
王汝霖　民望　崑山
喬毅　志弘　樂平　右　都
李讀　公美　山陽　左　都
毛玉　良器　武進
王芳　宇直　金溪
潘榮　遵用　龍溪　右　都
楊瓚　廷器　壽張　都
南京刑部右侍郎
包良佐　克忠　蘭溪
張固　公正　新喻　都
翟敬　致恭　大興
張讓　孟謙　當塗　都
程信　彥實　河間　左
王汝霖　民望　崑山
喬毅　志弘　樂平　右　都
李讀　公美　山陽　左　都
毛玉　良器　武進
王芳　宇直　金溪
潘榮　遵用　龍溪　右　都
楊瓚　廷器　壽張　都
陝西右參議

蘭斌 德宜 朝邑 左都

戶科

李素 通政司左通政

錢貞 光祿寺少卿

馬顯 文昭 鄠縣 尚文 安邑 都

劉福 陝西 參議 慶之 益都

王度 仲京 江夏 廣西左參政

李侃 山西右參政

錢森 雲南 參議 廷茂 慧溪

王竑 公度 河州 右僉都御史

莊敏 晉江

禮科

陳序 宜載 清江

何陞 文達 淳安 都

李錫 桔之 臨清 陝西左參議

成章 文達 景州 都

高崇 惟志 金鄉 經歷

白瑩 樂昌 博羅 浙江 參議

潘本愚 興化府知府

楊學 文敷 江津 山西 參議

章瑾 用欽 會稽 都

余忭 士悅 奉化 禮部右侍郎

府知府

王詔　伯宣　徽陽右都
劉綱　通政司　參議
于森　建紀　禹城者
金達　陝西　參議
李春　光禄寺少卿　遇時　章丘左都
李實　孟誠　合州都
孫賁　兵部右侍郎　雲南　參政
張軾　子啟　濾州
陳謨　士敏　陽曲
楊穡　東平州判官
劉孚　減之　泰和
廣東參事
劉觀　尚賓　啟寧
紹興府　推官
江瑁　用良　錢塘
福建　參議
楊穡　景賓　啟寧
通政司　參議
刑科
祝顯　維清　長洲
山西左參議
宋儒　宗魯　鄧縣
山西　行太僕寺少卿
鮑輝　叔大　平陽
河西　參事
王復　初陽　固安
通政司右參議
主理　淑庸　安福
四川　參議
林聰　季聰　寧德都
司直郎

王鈁 景安 浙鹽 左都

曹凱 經歷

洪本昌 宗原 益都 右

劉璉 湖廣僉事

劉益 宗器 兗平

光祿寺少卿

崇益 吉水

湖廣右參議

徐正 惟中 昊江

司馬悌 伯如 山陰

尹旻 同仁 應城

劉洙 洮馬 [redacted]

羅晟 公亮 臨安

河南僉事

姚旭 景陽 桐城

應天府府丞

徐安行 允端

工科

李震 用和 大興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

尚達 兼達 東平

陳冠 公宜 泰和

應天府府丞

張澗 遵卒 濾州

興化府知府

張文貴 允中 昌黎 都

通政司參議

路壁 斐資 安福

雲南參政

張敏 時敏 兗平

工部右侍郎

吳倫 守常 宣城

淄川 左

通政司通政

王讓 克讓 兗平 右都

判官 永嘉

曹昂 海康縣知縣
霍槩 萬縣 肇慶府通判
孫昱 平樂府通判
黃暉 文華 益陽縣
廷昭 濟寧 左
山西 [redacted] 參議
廷昱
廣西 [redacted] 參政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祭時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廟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襲濟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當為屋矣若設壇而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城隍神杞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繒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谷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輩吏人白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此宋宣和中繒雲以陽冰家書博文重勒諸后今尚存歐陽公則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南嘗問於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口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曰從游雅歌堂像況土地祠依城限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稷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幬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

最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事祠漢紀信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為為善之報亦正論也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令世尤謹事異坐卧小閒固于鞫繫正色直辭火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元吳萊廬再拜含笑孔泉孫忠大節鴻古收傅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江水蜘蛛納　予方窮居日以為苦因哀腹笥得故事廿有七古聖賢垂一言之褒景為可誅也作諫蚊賦其辭曰惟朱明之摩序兮迫白晝之紀時火金而方熾露漱玉而易晞眷蟻和之自東起感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靡騷以頓轡歸曛汩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匪暉羣陰之綿綿靄夜氣之未微今注號蚊蚋為云云出于廬霍山水本辭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之蔽翳叢生而莫見前書填實故野疑雲陣之漠漠濕梅聖俞詩云利觜喻事故之纖纖廻過春冰之諫棄賦形而垂眇其為害而甚微苟子云蚊負山詬九牛之可掇爾力以何施念間欲而基飲不過於滿腹性無

厭而遠之若乃鮮
之就熱從陰以悟情遷見　而稍稍復輕飄以
營營白鳥見下註念炎熇之來去留須臾而
靡窮何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
宋子京有蚊雖翳人之句人於算組則庶鳴之蒸
何由和嫉嘉賓以是而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
其類載敲其翅但知進而忘退不顧害而貪利蓬
仙鼠古今生以蝙蝠為名云之閔而自指白泰衢
秋蟲羅隱賦謂蜘蛛為名云之閔而莫追莫悔投
贅攸而致燔望銀缸而還墜以此而連禍於已孰
名爭智仁既不足以強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
情以饕餮競敲吻而嗜噬宜先哲之永歎謂通夕
而不寐老子云蚊蚋噆膚則通夕不夕見莊子憫
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義故有蒸壁瑣楹蚊房
璇題巢鷓其文綺繡覺煥莫陸離圓紋納以
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遠避縱含毒而莫施
以貴嫗之被寵而不嚙不齧南史孔貴嫗本傳畏
長逝之當路而莫親南史長逝本傳莫或嗤
羅隱居蓬室桑樞方親閑之定省政欒堂之卷舒
武漂流於羈旅或迫但於朝墟乃引利喙以競進
共遑令學孝子獨覺以身晉室
勤而高擲貞女高卿有露筋小娘子廟莫全其軀
嗟乎蚊乎費者要者既屏以遠止貧者賤者又
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虐其有餘其間
別種稟性尤酷實夾其巢簡實班其腹實細其身實
大翔于九皐神鳥覓燀乃集于王谷傳信之鴈目
游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見此固曠賦而難
見爾乃頻煩而難逸可憐爾之輕而飄不恥人之
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寔始深虞之謀殛惟在虞氏之遺餘致滋種類之
蕃息見蚘寘餌或別派於腐壤或聚族於幽濕惟
可夜游鮮從門入　驅致身於雲壑而
翻翼翾翾鬼子雲甘泉賦注翾翾輕舉貌籍籍古今注洶內有人嘗見
遑威於河內而入馬籍籍古今注洶內有人嘗見
泰末說大人馬潮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
顏非於蜚胃寔盡衛於毒螫宜見憎於世俗之豈
問於今昔惟小日之營營眄柏寢而悒悒念白鳥
之阻飢饗墾懇而聽入見金據子曾覲顏之莫去
宜堅刀之僭遏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

而我之特吾一振手之力開国又制驅空中之蚊
推法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閩音蚊之聲則推
其精僚江東之鷓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
為蚊毋北鳥叮蚊因以名舉所為蚋者而族烹於
秦鑊秦謂之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於楚迮楚謂
之蚊求蚊蚤先之畜庶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
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為人子者得以
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於世此誅
蚊賦之所以名也右先太師丞相雍国忠肅公所
著也先公文集稿刺蜀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曾
叔相寶慶府君將求而剞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
遷蜚内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
公孝祥守興化聞黃伯思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
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之来報云有軍官好
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脁終不能得之先參
政至渕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賦草於侯　軒道
士處蓋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閩上人亦蜀中同出
東南之家以舊故自吳山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
所在和梘之則得之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
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絕如綫感慨今昔血淨
陋之僧得此卷錄送上人貴得存遺珠於既失尚
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二十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渡宰執唯虞雍公為家賢觀其誅蚊賦所
謂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為人
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鉏姦者欲以
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
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清校讐蓬萊也殊甚及聞
叔中乃喜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
聞上人再見伯生其為我論之和林譽威叔重父
題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云公登閒講四海失
升年早覺文章貴爭朋德業成雲仍蒙世禄輸墨
良時名丹丘柯九思賦泰定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
章大史書滄海遺珠信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
生王敬方父作史生佛兒為命世英西州睹威易
南國簡長鯨不誓翦封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
録妙墨世從衡遂昌鄧元祐觀雍公少年之作可
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部闖詳書之意可以深惟追
遠之情忠孝鵠然華予一開上人國門烏乎盛哉閩上人
是蜀人故獨得之嘗刻石寺中以傳永久庶不為
他時夜壑舟也
年　月　日後學蘇大

斗頼首謹書

予往年在廣中有拘平徭役痛斬豪右不禮蒼京官不容生員虐利賸銭等事近復来邊首飭邊墻壞塹數萬丈次修築屯堡五百餘座以及撤去賊貪老著將佐等事不過瑣瑣効職亦所以為扶植貧窮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紛莫能止息雖閭兒奏牘亦不能什一數露或付之呵呵不則仰屋切嘆而已偶讀晦庵答王子合二書乃知前人亦曾受此苦楚也書口示喻曲折具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問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為生事者特驅挾詐靡所不為其可疾為尤甚故於此等奇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脩之士業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為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来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為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益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檢覈審時却無人来論許亦無事當時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初奉喻而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解亦不是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備此為

其村門安坐餓食而趨之熱遊我但以為起不為

此則貧民受害經有已時故及而為之庶幾一勞

石永逸耳若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為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擾之使人預憂共擾而不見其利此則其素之誤為非所當行但記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要基久

江南並海之河江港汊通潮汐者土人謂之渾潮
来一日泥加一蓍葉厚故河港常疏濬不然淤
塞不通舟楫不能抵田種之旱旋成平陸矣塞几
風沙數日輒一作或連日壓几樸窓至不辨物
邑近日打猪積年封閉卷房塵沙積地鞠矣其細
如物要之所謂塵世濁世者亦是之謂矣
戲談於凡四方人多以其土名或土俗土物為標
楊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獨河南人曰

偷驢賊口版腸不知何說當見河南一士人云宋
榮酒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以其步蹇藏
去公怒作詩曰蹇驢擎斷紫絲韁却去城南趁草
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又云宋學
士也夫固詩得名固詩定品如唐羅隱溫得之欲
其賦詩等事世多有之但二宋在圖初皆以文章
德行致大名故無此事亦決非其言豈亦諱俗駕
說一時戲謔之言耶吳越間又有一等謂之俚鄙
文談剌上下無所不有且挫其工巧人畏惡之古
者異言有禁如此之流不謂之異言而何謂

略提控按牘由是以本職應水衡西路相濮一州
凡三考成資調長沙教使遷臨江撫州西路總管
斡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
從事郎會福院照磨燕荒句承發架閣庫仍不滿
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
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徭軼
挽州將趙從督捕府無他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
輸糗粮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
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他虞將士侍鹵有塹非
奉宣慰部使者雜談之渠即利而戚獲之可乎已官用其議濬有左驗皆免孟民
公以新進下僚代總郡守一切興廢事皆已
出當道意頗著之冠干吏民庶
錄又見其函新元戎脫民于死
之在永州西見杜并土木偶相
具以侈相侍民公凋趋公泉焚
以窒其安又檄其村以給饗舍
私便之在衡安仁益表辨一悉
亂既除朝廷有其餘懷慈衆民
有越軍獄為竊據

前人所作墓文碑志序撰述子婦者甚少詳書其
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以及縣男女之名
者加少也圭齋之於圭塘家獨然豈亦變例歟又
其叙祖考官諱亦皆異而孫婦讓封於祖姑此亦
有元時制和於是碑有考況斯銘酬句雙韻語險
辭疑老奇也是以具錄之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于朝既釋機務
將歸者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
其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屈玄雅方令公卿大臣
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督繕諸臣僚
家先世碑版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為榮於法嘗
據吾宗冕文忠公例白表厥考魯公之阡又自書
之為宜安陽公默不堅辭以為不可乃勉叙其行實而
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
人挈之依外家公劬有異質處群髫中終日持重
寡言特長攻讀書習為儒二十能舉于業有儒聲
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
養東南因往焉遂為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
路總管軺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
貴殊死此因亂為盜乃服上刑不　請併彼舍之
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
東虔撣　供佛鏞器以歸友聯
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詭及友
既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
物先入主法不淫亦不當錮范卒為良民在長沙
征算不貲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譖胡者
僞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藉計贓自首
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決譖厚賞祈免姻族又助
其賂拟已議戍死公持不可曰首寬隱多士末存
本與未首同衆莫能按乃寘諸法末奉祠在京祠
祿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
報得瘡疾薨于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
未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一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
以是年二月壬午祔安陽武官原新塋許氏世
居許昌魯高已上金亂失譜祖考隱德曠像請信
考贈翰德場陰国徙掌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
總管軺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

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敦此以
孫婦趙氏讓封初追封渭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
累封高陽郡夫人進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
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鴻寧縣尹舜文女初封恭人
再封渤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
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娣姒
性多愍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賻飲食極
閭里貧病如親溺焚贈公待客好樂善諸子陰師
書嘗讀書理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
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賢媛之風爲至順
二年辛未五月庚子卒于揚州壽六十有七由會
稽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伯子有恒大寧路儒
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薦於養志力於
幹蠱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襄夫人儉勤之助
外籍伯子開敏之資　安居道樂專致教子以
有今日先魯公嘗曰學士文中之女仲子有壬是
之娶李繼祖集賢直學士文中之女仲子有壬是
為安陽公登延祐二年進士第初授同知建州事
鹿山北廉訪司經歷更部主事南臺內臺監察御
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部
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為參議中書省事治書省
御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
知經筵事拜中書參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
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悅古人以封
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兼善女
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大夫中
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並封魯郡夫人子
子有懿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益副提舉娶劉平
江知州傑之女孝子有守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
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
廣行省檢校官娶張繼祖都事趙彝次女貞未嫁而
二長巽良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彝次女貞未嫁而
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者黑者孫女五小茶三茶
增茶順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萬實內行慎獨
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
手為貧謀養不擇祿仕閩閩外補四十餘年憾屋
以居躋市以食親故實勤之日君位劣祿薄親年
又高何捐介置畢公榮日為臣當廉何有大小之

別訓狻不云小臣廉乎宋夫人年二十八居援守
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遠事終身子職無
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刺血
衣幕不知所為朝迭圍而厚賄之始廢初哭號慟絶而復蘇救殯
去職侍疾寢食為辭廢古不用綸旨入始議其倫及
原上苫由廬墓者三年每臺端坐未下狀如泥塑
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留行之既祥非疾痛
疏廷不臨江之除訝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丘
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
孝請于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栢夥護之成林晚歲
研精理學易簒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
極圖說至原始反終慨然而嘆因論人修短有
若歲徒杠梁記則蒙乃爾然釋師訓公過若
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為娶令族俾入盡以資之
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為號後更號真拙
著經濟錄四卷文教六卷尤長於詩有東岡小藁
傳于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
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
為義方之勤公在會稽安陽公官巳卿士而公身
敦嚴安嘯公出入以洛摩然前修家法公疾篤
神氣醫靡不極至公免負不能治歛人思得美槨
衰慕不知所為朝迭圍而厚賄之始克歸葬公莖
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主宰輔故贈親之典備
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其躬而逡巡退
託末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追夫積
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
違也狀公行老為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巖
志公壙者為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士為
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烏乎斯亦他貴
族所難而曾公有焉銘曰
元吳曾公生而敦龐為儒則通治吏不龍儒通不
窮若歲徒杠吏記則蒙乃爾然釋師訓公過若
之翌嬰身事衛不振不振不拔憂民有仲遇事無懶或
繄爾于壘或逸爾于鎩或鬬爾位侗或韜爾幻嚚
世涂憧憧公志惺惺萬千風颯與俗異脫且行止
遇軌搏軌拄盤桓令終德厚信孤荊士置從康隱
維龍江夏向風慕孝無雙醵河為灘槳峨為江濤
源之鴻治派泄脈高陽豐彤庭堅龍陣伸才棟隆
仲力舁杠公也亢戾宗仲也奠敉邦洹水神融太

行嶺嶠佰山為雄厭水勿涉若堂其封堅珉如玉
后人載龍其對如幢仲詞春容銘詵友悉公當如
崇仲盡表于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
國子祭酒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
孟頫書篆額靜庵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天順七年予在廣東肇慶軍前用舊韻集趙子昂
詩五絶句寄永熙致之群公首章云我來君去苦
相違蒲嘯山川對影稀知己如今居鼎鼐休文何
事不勝衣時永熙甫自關北遷兵部也明年五月
予入議過浙時永熙遷官在藩司留連數日別去
夫孰知不久而予再為關北之行又不久而永熙
起遷二廣而此詩竟成前讖耶不偶然也近又拾
交遊集景泰中予在赤城欽讀白史館集唐詩二
首見寄首章亦曰南征復北還離居不可道封侯
竟嗟跎志士白髮早平生一片心未得展慎抱斯
又謂之偶然可乎吁亦異矣

登州蓬萊縣納布老人言海市惟春三月微微吹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
等侯
召入特賜忠國公新第成
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獨扣首
對曰此
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
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固疑之而亦不自知此亦驕橫之萌之一
事尚侯他日也
已親太監裘當回開東所賜忠國新第極其
宏修
華靡閎麗遍觧談舊事而其言亦不安惜乎師行匆匆不暇
遍及姑記此一事
來觀文節公光相蜀簡州人與晦庵同時同道雖
他及姑記此一事
入正學晦庵極其推重敬服也朱子大全正集有
與劉德修書一通續集所編三通內重出前
集通別集又有一十一通後又有三通皆題曰

徵之曾孫曾元家藏顧山周拱繼瞻以朱范遺
墨卷見貽晦庵真蹟片紙蓋即別集之前第十書
也但首尾月日具禮官仕塞暄叙次數語特完耳
卷中有吳思庵先生題字考論既當矣而子頗以
大全編次前後失倫畧為叙正錄附其後德修書
次另一小帖亦出覩筆但疑其非與德修者玆不
復論若范石湖書則析出別裝也

二月十一日　熹　頓首再拜上記
德修宮使直閣左史名人老兄頃回閩中人還
報狀不知已達未也不聞
勳績又許文鄉往
德義未嘗去心比已春和恭惟
燕居超勝
台候萬福　熹　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
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動轉蹔車年及不敢自
草奏又嬾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膳上乃無
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報名入社亦
未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
矣糞穽實苑不容頹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
月之間朋儕凋落類甚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

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已竊
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也我偶劉上簿遷蜀附
此草草邂逅無會面之期惟冀
以時自愛為吾道倚重千萬至懇不宣
嘉 頼首再拜上記

山西疆理圖
此圖蓋據今山西左布政使丘陵封来印本縮而
為之者也名山大川如恒庵黄河之類見一二
若太原有晉王府大同有大王府其分封支邑尚
多護衛等屬此皆不具所具者都布按三司行都
司一行太僕寺一河東陝西都轉運監使司一府
三州二十一直隸者五府屬者十六縣七十五直
隸者十七州屬者五十八衛二十所一百九守禦
所八衛屬所一百一內磁州守禦所別在河南界
中此之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蓋在山西境內
所謂犬牙相制云抑子於斯圖有感焉景泰壬申
夏以悉政之任駐太原不過旬日即為雲中上谷
之行未幾有協贊獨石之命自是望并州如故鄉
不復得西轅也該復臨邊雖山西之民閭得再見
然鄉邦之恵偶於書簡中得其景泰中寄者關北
民風詩數章有云葡萄時世行風社以其與流俗

革所為空言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在人上有警也錄實冊中云民風詩七言近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橫其如貪暴何散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鰥寡未免為溝瘠官府何曾嫂叔驍莫為清高風雨隔仙須聽玉川歌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衆新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後政指其前政南北村百家能得樂家存春秋旦暮當慈儉父母妻孥半病瘡抔物唐成連濁土形狀兩頰何曾斷淚痕釜內今日始知真極貧只為無他學大率皆因有此身顧行恥隨偷作俗悟名樂與死為鄰西風昨夜動寒信凍殺不知多少人賦得田家苦楚吟一卷歌咏一傷心妻孥命賤等黃土新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老聚頭哭淚滴洪波到底深自憐鬢髮白如銀不道今年遇此迍數畝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念渠潭泊無家者與我同為失所民終夜悲吟聲不絕半因憂已半憂人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嗷嗷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在人上有警也錄實冊中云民風詩七言近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橫其如貪暴何散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鰥寡未免為溝瘠官府何曾嫂叔驍莫為清高風雨隔仙須聽玉川歌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衆新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後政指其前政南北村百家能得樂家存春秋旦暮當慈儉父母妻孥半病瘡抔物唐成連濁土形狀兩頰何曾斷淚痕釜內今日始知真極貧只為無他學大率皆因有此身顧行恥隨偷作俗悟名樂與死為鄰西風昨夜動寒信凍殺不知多少人賦得田家苦楚吟一卷歌咏一傷心妻孥命賤等黃土新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老聚頭哭淚滴洪波到底深自憐鬢髮白如銀不道今年遇此迍數畝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念渠潭泊無家者與我同為失所民終夜悲吟聲不絕半因憂已半憂人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嗷嗷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在人上有警也錄實冊中云民風詩七言近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橫其如貪暴何散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鰥寡未免為溝瘠官府何曾嫂叔驍莫為清高風雨隔仙須聽玉川歌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衆新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後政指其前政南北村百家能得樂家存春秋旦暮當慈儉父母妻孥半病瘡抔物唐成連濁土形狀兩頰何曾斷淚痕釜內今日始知真極貧只為無他學大率皆因有此身顧行恥隨偷作俗悟名樂與死為鄰西風昨夜動寒信凍殺不知多少人賦得田家苦楚吟一卷歌咏一傷心妻孥命賤等黃土新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老聚頭哭淚滴洪波到底深自憐鬢髮白如銀不道今年遇此迍數畝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念渠潭泊無家者與我同為失所民終夜悲吟聲不絕半因憂已半憂人一

照遍半村萬落暗灶燈火如今百姓流移盡只有滄
浪水拍天秋食小民方困苦憂時野老正辛酸聊
成短述將何用戒備仁則得採觀右拙作寫畢得
得一絕併書奉上鍋無柆栗竈無薪只有松楸可
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
大經君臣之大義中國夷狄之大分而天下國家
之大計也當平居無事時孰不陳大經明大義別
大分語大計昌言故論若不可以斯須忘及一朝
遇其變而忽然忘之視存亡禍福之理
乃安其所甚屈石碏莫之怪曾臼夫之勇不若也可
勝嘆哉余讀雍國忠肅龐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
篇而慨然有感焉世但知采石之戰有七千之卒
而却虜兵四十萬其功甚偉不可得而沒其實也
熙元者猶曰是適然而已也曾豈知公於紹興辛
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
兵出淮西奇兵出上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禦淮
甲廟嗣位公出入往來兩淮荊襄秦隴之間無寧
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千載人之表矣建夫出
歲踰御諸軍協和大將懷來中原之民預計兵食
疆歸闕又極論之由是高宗皇帝擢為中書舍人

而亮果叛盟上令俾從望驟集議公獨曰令成
閔以五萬人守檄上流來之得也上流固當益兵
然虜兵必出兩淮窺料虜以虛聲分我之兵使行
在虛弱以成其出兩淮之姦謀因白宰相陳福公
康伯宜速奏知令成閔五萬人到池州駐池州剗
江州駐江州它日虜重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扞
於前江池之軍進而援之虜重兵出淮西則池州
軍出槖縣江州軍出無為可子淮西官軍之援是
曰一軍之出而兩用也最為得計丞相善其言亦
未奏行也公於是疏及建康陳之曰不如是臣不知
牋記之所及遣公勞師於采石事已大竣公以書
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旋置於倉卒之際而破虜
於彼頃之間烏乎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
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耒易成此偉績也而曰是
適然哉人心而可乎自昔佃賊者必忽其餘憂公
又令設偷於瓜州其它區畫各精密而不苟虜
遂遁去乃特請車駕還行都皆應庶見於秦隴也
若廟謀公出入往來兩淮荊襄秦隴之間無寧
歲踰御諸軍協和大將懷來中原之民預計兵食
之闕其規摹何如也志未盡展而讓槖陝西新復

之州謂棄唐劉滅洄諸之地議發回歸正忠義
之人其論已紛然而出公連年舉之凡四十餘奏
不置也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冥不勝顯本使大
經不明大義不著大分不立大計不行公雖居將
相之任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余竊嘗妄論本朝
多議論而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而況於積習消
靡之後夫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
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中興以來前有魏國
張公後有雍國虞公為國家任其勞而當其危者
也彼曾不少悅焉又孰安矩毀之乎今殘虜奔播
有可乘之機公之奏篇當使流傳海內俾有志之
士讀之興起用其遺策而復我舊疆雪我大恥是
公九原之心也前年余與東漕魏了翁嘗跋公之
友衛國文定趙公帷所述乾道辛卯烏林荅天錫
慢侮紫宸殿上而公從容折之事所嘗刊之於
奏篇之後家傳世嘗盡知之歟因公之孫剛簡欲
序其篇端乃併及焉嘉定十年冬十月顯謨閣直
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降興府玉隆萬壽宮陽安縣
開國伯劉光祖序劉文節公文章世不多見倘於
虞氏得此篇而適有感於公所謂遠近內外勞逸

安危之說讀其疏之

王右軍蘇之蘭亭詩有詠彼舞雩之言亦可見其襟抱亦九其與桓溫戚謝萬之言又其淺者耳嗚呼賢哉世之好言右軍者顧獨取其字畫又甚而泥於籠鵝之說此亦興於戲劇處先賢者非耶惜哉惜哉李伯時摹圖淳枯陂元辛丑廬陵曾宏父刻於其屬山別墅今在紹興古蹟猶存非諸處翻刻本可及然歲久摹多損剥亦甚矣間錄其詩文石屏柳諫議宋米元章二公真蹟附焉宏父詩知用其眷賞之勤摹甚特藝焉而已故亦無取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雖異世同流迺揚齊契散懷一致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右晉王羲之蘭亭詩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被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

張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高宣尼邀沂津蕭然心神交

王數子各言志暢生發清謳咏今我欣斯遊愠情亦

前錄杭令謝縢作即謝琨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頴箸真心真寄千載同歸

烟煴東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遥暎通津

頴川雙友

恥心域表寤寐遠邁理感則一章悠斯會

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欲超迹修獨往真契齊古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
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
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
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
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
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
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

文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

一十五人詩一篇成

二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郡功曹魏滉

二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忻時豐鴛言曠清
瀾盪盪德音暢蕭條遺世難望羲悅脫屣臨川謝
揚休

右將軍王羲之

代謝鱗次息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詠彼舞

行參軍事丘旄

前餘杭令孫統

浩蕩大造萬化齊軌罔悟云同競異標旨平勃運
謀黃綺隱凡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絲人踪宗固沿激中達眺竹閒修
桐固流轉軒觴冷風輒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

連峯

琅琊王大謝安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手寄傲林丘森森連
領望遠原疇迴霄與務疑泉散流

又五言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寮羣雲羅景物微風翼輕
觴醇酎陶升府元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複覺
彭殤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閒尚想方外賓　有餘

府主簿任凝

在司馬孫綽

春誦登臺亦有陌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陰
滋旋湖揩丘穿池激流連濫觴

右一

流風拂軒渚停雲蔭九皐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綠
清捐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
聞韶

右王

穎川庾龢

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悴理自
同

王獻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頌令我斯遊神怡心靜
喜會欣止時游潛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渌波轉素
鱗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敬宇宙內形浪濛渠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
人

府主簿后綿

參軍孔熾

參軍楊模

任城呂系

參軍劉嗣

王玄之

松竹挺巖崖幽閒激清流流觴散肆情志酣暢諧
夢

前水興令王彬之

竹庭蘇立飽藻映林渌水拂波載浮載沉
鮮苞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餌得意豈在
魚

郡五官謝繹

縱暢任所適迴波縈遊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
塵

王徽之

散懷山水清悠忘羈秀薄攢巖松龍堰雜遊翰
霄鱗耀清池歸日寄歎心寓一奇

右四言

先帥布宏猷安開羈世羅未若保沖仁體定篤山
河

右五言

南山曹勞表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清響凝絲竹班荊對綺疇暮鳥飛曲津歡熙朱顏

詩

前長岑令謝華者

徐州西曹掾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遊遵汪吟任所適浪泝無何

鄉

王羲之

散誕情志暢塵纓忽已謝

洞

鎮國大將軍

司徒左西屬謝安

肆眺崇阿前臨曲林青蘿紫曲修竹冠巖谷流清

響條鼓鳴音玄嶂吐淵雲霧成陰

司直卷陰旗句世舒陽雉雹夜被九區光風扇祥

榮啓

清令

前上虞令華茂

林深茲嘯浪激其限汎汎輕觴載欣載慨

山陰令虞谷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遠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絕千載挹餘

芳

彭城曹諲

任城呂本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得意則歡佳賓即臻相與游盤微音遂

詠輟焉若蘭苕濟一觴遐想拱宇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渙激水流芳醪酡爾累心

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歎古人詠斐今也同

斯歎

行參軍王豐之

肆眺巖曲臨泉濯跡感興魚鳥安居幽時

後序

孫綽

昔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清之則

濁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

探增懷卿於曖昧之中期乎擘擗之道暮春之始

清流覽卉物觀魚鳥以釋煩懷以醇醪解人逸觀快然兀醉兀醒之二物我淫靈於變急景西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有取焉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評賦詩亦如前四言五言焉

右詩蔡公權續得者亦仝伏惟

裁領入簽餘冀

面話不次

十二日　公權狀上

給事閣老閣下

青標換却舊者謹空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評羅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晏集序并諫議大夫御公權評得舉贊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騎馬王晉卿家所藏可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裏陽米芾書

米歸三尺玉難保百年身已歸三尺上難保百年人則一年倚賴之不得其人則否其所任不既重矣乎

西園雅集圖李伯時之筆不可知已僅於黃文獻

公晉溪述古堂記中得之近時楊文貞公嘗見劉松年臨本楊文定公嘗見趙仲穆臨本然皆有不同處予嘗於董仲魯中舍家見匹紙水墨入細一卷亦奇絕不曾裝裱亦無題款不知為何人筆也

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集具在無已仁壽析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早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

御用監太監陳蕪交阯人求藥了求入

內府

宣廟為皇太孫蕪在左右既

御即位太監

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

賜爾惇圖書武定州還

賜玉帶金鞍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柬埔寨北

廣西我南關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

賜又嘗被

賜詩章及範仝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

賜之旦予兩夫人及蕪子陳林一官仝亦從其姓曰

王卷也其景泰中疾
命太醫官八人給驛乘
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
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
賜祭
賜帛
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
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葬又有保抱
皇子之功誌祕不言也中官之
寵任靡於
文皇如孟纘語
過太倉
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
白樂大畫像一幅二像對立一則五十時容一則
六行後真也上有自贊別稱為蓮婆洛南地名仙
此幅元亦尚存此
西園雅集圖楊東里云嘗見龍天懷先生所題詩
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十六人文獻據鄧元民
之記鄧記作於政和甲午可徵無疑但劉松年疏
本疑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秦少游米
時者如僧梵隱趙伯詢輩非一人不能無異矣楊
文敏公題襲后林所序本則云此本十二人蓋李
伯時主晉卿蘇氏兄弟蔡天啓黃魯直秦少游米
元章王仲至劉巨濟陳瑾虛圓通大士也孜之鄭
天民記復增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為十
六人及觀陳思先所題則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
人為十四人今此本於思先所述相似獨卷首增
張文潛為四人則與述古堂所記實同而於后林
天民游記皆不相合也此二說有不同處文敏說
亦足明白當考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
洋河南土山望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
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
二十二座處有鎮守鎮巡鎮朝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
右參將參將所統萬全都相揮使司為衛所者十
有九為城為宿兵墻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
前左右三衛與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陽葛
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以
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乘州
赤城鵝鴉堡又有守長安堡懷來衛中所通為城

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羨峪
守禦所又有守路隆慶州永寧衛後所隆慶保安二
州永寧一縣石總為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
保安右四衛城三牧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
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
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關
舊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撥軍
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
七十九新增樂屯堡止於宇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
千文起天字屯堡編以
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
御書數文行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
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
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五兵等六萬六百六十
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亾外實五萬七十二
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粮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
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騾二萬三千四百八十
二匹頭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
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
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
十七兩六厘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
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
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
二束六分奉

新官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佐一千八
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壅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
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升九升一合買馬一
千五百一十九疋詳見玉音碑碑文遺則是歲銅
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
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
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
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十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
升四合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一頃得糧
一十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
私百需站道以為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總
是而有為則用益而歲增矣當不一書

子曰景泰三年夏罕宣府勦協賢寇外軍務七年十一月奔訃還于時曹州李

之素總督邊儲察賢軍務兼理巡撫進提督軍務
總戎則都督紀廣其副都督楊能廣卒于位都督
過與代之暫設而即去有副將都督衛參將署
都督張欽即予所謂官多而不和者能
吕以懷来參將都督楊信升副總兵代信者都指揮
右衛則都督江福後以事免代之者參將都指揮
張林兼守西路也天順八年秋予以巡撫重臨上
谷適又受代李公焉茲特以窻外昔日同事諸將
佐具列于前而今日之所與據今丁未夏四月而
凡見任者其爵後更調不重見也則讀書之

鎮守獨石等處宣府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孫安
右參將提督守備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周
協同提督守備懷来衛指揮同知吴良
赤城隨哨把總指揮 梁翥 馬英
杜旺 鄭友 薛顯 周源
守備都指揮使王林
僉事 張林 沈禮 黄瑄 張傑
王榮 申義 張壽 鄭祥

指揮同知 陳忠 張琥
僉事掌贊
協同守備指揮使 吴升 姚瑄 王鳳 朱通
僉事總矩 沙泉 吕貴 程道
同知 王榮
閻敏
守軍
鎮守宣府鎮朔將軍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顔彪
協同鎮守右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瑀
協同鎮守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黄瑄
隨哨把總都指揮同知 孫素 王祥
杜俊
署都指揮同知江山
都指揮僉事傅巖 孟璽 文琮
徐綱 喬清
指揮使高寧 董鉞 楊琳 祝雄
佛瑄
指揮同知 施祥 陳旛 尚得

曹琮　胡佐

指揮僉事歐想　王俊　周贊

周宏　白振　康寧　于昇

趙琮

百戶于海　石泉

守翅川堡指揮僉事王雄

守葛峪堡指揮同知羅鎮

守大白楊堡指揮僉事俞勝

守小白楊堡指揮僉事閻敏

萬全都指揮使司軍政都指揮同知周玉

協同軍政兼管屯田署都指揮僉事李綏

河南都司輪班都指揮僉事林深

署都指揮僉事薛鐸

指揮使方寬

北路

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左參將都指揮使李剛

協同鎮守都指揮僉事李延

守備獨石城署都指揮僉事郭瑄

協同守備指揮使吳昇

守備馬營堡都指揮僉事張壽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昇

守備雲州堡指揮同知張琥

守備赤城堡都指揮同知劉政

守備鵝鸕堡指揮使姚瑄

守備長安嶺都指揮僉事申義

同知鄭祥

指揮僉事趙昇

守備龍門衛指揮使陶洪

守備龍門所指揮僉事閻敏

鎮守懷來永寧等處參將都指揮同知陰傑

守備懷柔城指揮僉事吳清

東路

守備保安新城指揮僉事程道

守保安舊城正千戶王瓚

守備永寧都指揮同知郜佐

指揮僉事葛剛

守備隆慶州指揮僉事汪溶

守四海冶堡指揮僉事鄒倫　傚珏

西路

協同鎮守指揮同知張順
守備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胡觀
守備萬全左衛都指揮僉事周陰
守備懷安等衛署都指揮僉事周陰
守備宗溝堡署都指揮僉事許寧
守新河口堡都指揮僉事楚禎
守洗馬林堡指揮僉事秦林　孔海
守羅家口堡指揮同知李瑮
守羅家口堡指揮使秦亮
守西陽河堡指揮使賈然

南路

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牛璽
守備順聖川二城都指揮同知梁泰　楊文
守本川東城指揮僉事張昌　時興
守本川西城指揮僉事劉忠
同知宋遇
僉事王鉞
守廣昌所指揮僉事孫晃　宋贊
守廣靈縣指揮使陸鐸

直隸保安州知州魏鑑　會澤
隆慶州知州師宗文　李鑫
永寧縣知縣李秀　高翔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温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出道里風土之詳近見張櫂卿參議紀行王學士仲謀中堂事記皆吾徒今日所不可不知者紀行全文事記則御取有關於道里風土者耳王曰中統二年二月五日丙寅未刺發白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六日丁卯午餉海店暮京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桂於此故名兩山疊起中若鎖峽少陵云破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往掘南北寔為古今巨防午餉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八日己巳辰刺度八達嶺於此山兩間俯望燕城殆井蔵煙出北口午憩棒棰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絶異以暗涼校之爭逾月矣午飯於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已葬蒼沙磧蓋古場川地也是夜宿懷泉縣南距雙城七十里二十三日甲申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二十四日乙酉次柳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奉陵故墓未剌翔風殺發雨霰交作傳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德用擅毳荅覆其背否則凍死此出也宿為羅務遼供御酪馬九日庚午沿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

者以法從事二十六日丁來履霜荻野如大雪巳極高陰疑始釋暄鞍子山廿有五里是日宛州人來自和林城說迤北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根而止水濕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趣濡水覆其上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火出壯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北兵白焚統礮之兆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州三十里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刺履從鑾駕入開平府蓋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蟠興陰濼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蘢鑾都東北不十里大松林翼鳥群集曰察必鶻者蓋産於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率居民食用賦水泉河大冰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處也按方志蓋東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張曰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雨不頓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垠后寸讓遠而望之若岡阿橋西望胡山森若劒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御林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濾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虔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汶西過雞鳴山之陽府邸店曰平儲與其嶺建僧舍焉修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邨曰定防水經后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抚胡嶺下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之地雖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氈帳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新桓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垠后寸讓遠而望之若岡

陵丘阜然既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楊柳而已
又皆椮散而蔟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
陀稜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馬周廣百餘
里中有陸道遥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
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遥寢殿夾以二室背
以龜軒菊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
東有民亞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榻曰迎暉自
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圮望之綿延不盡亦
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淙
廣約什餘丈之北語云翕陸連濮言驢騎河也
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
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氷
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
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連
吾儕言黑色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
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霧之氣覆其上焉
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涉一河淙廣加翕陸
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
流湲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犯剌漢言兒也遵河
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枕
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
都乃平原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
六七十里水極澄徹北語謂吾悞蝎腦兒自泊之
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
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
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
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
間亦有蔬蒲時孟秋下旬麥苗槁悶之田者云
已三霑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
土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
行過忽蘭赤斤乃泰部曲民阨種藏之所有水曰
堰未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后堠后堠在驛道
南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
于平地形甚峻遥望之若大戴然由是名焉自
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
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
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
也過中秋後始啓行東
道過后堠子至忽蘭
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東北遥遥入　山自
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晬過無名

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于大牙
帳渡白馬潼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米樺不以金
今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
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
服非毳褐則不可食則以麋肉和米為珍比
地救除日晷之候易地則然也四
部於帳前白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
牙帳致禮也正月朔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
蘭赤斤來行及禹頭山而止趣春水飛放故也四
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酒白馬潼什器亦
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雖祭者再其餘節則
否自是日始田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
遇夏則就高地至冬則趨陽燒新木易得之
歲以避之過以佳則令田行而明日陽盛水草燒
畜牧而已牀榻之所征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
至逗歸游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藤見必以禮
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飲藥餌無一不致其
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堪其何以得
此哉原王之意出於詳善念勤為吾夫子也道而
設柳欲以致天下之賢公其何足以當之後必

有歐陽子陞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庶
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平成侯羊公之碑公諱祜
字叔子泰　也其先晉之公族自周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峴野纓冕相繼九世于
公矣顯祖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有　名公
承俊烈之高風應期運代德揖規模仁誠慈
惠夫其器量弘深行事不可測已
其志節守正不奪近神玄　散志清雲弘之
以道藝博之以墳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流遐年
年有七上計史察孝廉州舉茂才四府辟命皆不就
四府辟命皆不就辟公為相國掾轉中書　郎秘書
中郎遷中領軍進爵為公　　
武皇帝受禪進爵為侯增邑五百就拜公為侍中
咸以為太晉宜招俊乂以弘大化帝咸遠御群臣之
風弘廣度之緒帝嘉服廣儀自天國公乃進爵國
侯戴冠小弁天子旌旗仍復　公中軍將軍領
常侍內鎮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命不敢逆運
開成於鉤陳撫皇極於萬極干濟之盛未有上公
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自揆天機參成大業帝

道綏撫泰階允爾自江寇未衰乃命工都督彬州
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開　辟命公乃養民　財
開斥國界創築五城皐防寇衛境然後闡敎皇風
懷遠以德　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　人物
其　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　疇百姓布野
羣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感服緬貢而至者四萬
錄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丰庶登台階土
飡下土三於嬀公考績幽明好此公之素志也
甲戌兵辭功遂身自優遊事初好此公之素志也
會遘萬疾春秋五十有一年十月庚
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
鄴城侯印綬賻爭加　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
駐謚曰成侯天子自公德高勳大而屢辭封爵故
復遠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
交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自敢
公自出身自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於
心成其業不底其功勳其勳不楚其儀形言行
動為楷範暨宗舉吳張詔曰故太傅鉅平侯
羊祜道德博洽謀猷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自克定之
功策告祜廟昔漢武封蕭何夫人為侯自茲顯元
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為萬歲鄉君五千戶賜
絹萬匹於是故吏高文吳應等奔白　德高而志
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　杜預生涉其
風者皆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爽惠之撫舊乎百
世為自尚德　未
遺諸靡所寘心乃共刻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
其辭曰　天臨有晉乃降皇輔倚相惟公應期協
矩聰哲神虛乃文乃武
明考思皇形乃耀高風
凌泰清如何不甲中年殞
判　是表是旌此碑吾邑大夫襄陽鄭
達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昭勇大將
軍襄陽萬戶楊克忠重慶陵羅琛鐫考之許文
忠公有壬嘗云太傅之功業見于史其未然交辭
郭爽以為今之顏子其論三年之喪欲華漢魏之
時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蓋有儒者之風使及孔
門殆庶幾乎此其立德立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不
遂然協滿盈之計　如結案用銀朱輯斑之誤按碑碣

于四刺若令訪舊文而刺之后由京師而致之峴
若編修官楊伊志卿也今觀是碑多闕字其字
體結構雖彷彿當時亦恐有遺漏失真之弊其即
編修之所為抑亦萬戶別為之皆不可知已謾記
之云

詩林廣記元至正中建安蔡正孫氏所著前集十卷以
晉陶淵明唐杜甫李白韋應物劉禹錫韓退之柳
子厚李詰李義山王建杜牧孟郊賈島孟浩然
盧仝鄭谷李賀唐彥謙韓偓杜荀鶴陸龜蒙白居
易元稹附諱錄王駕張枯薛逢道衡李涉王建韓翃
張繼諸人詩證以名人評議間附己見亦多可觀
閩中偶見此本為贅一二與同志者商確焉

陶淵明詩劉後村云

後村此語雖不失為尊坡謂之至論則未也
附王介甫桃源子高齋詩話云云

此詩縣言秦亂父子不道又矣初非於
此以世次先後敘列言也烏齋過矣此卻與東坡
二題贊不同

杜子美詩宋文公云云

文公此語萬世不易之論蓋取法於上自當如此
作文皆然學者不可忽也近世士人惑於蘇文生
啖菜羹蘇文熟啖羊肉之語更不肯做向上工夫
牵之又 於蘇數倍也何怪

杜子美和早朝大明宮詩梅聖俞金針詩格云
胡苕溪云山谷之言云云
山谷說當矣
杜子美櫻桃詩詩眼云云
潛溪眉隱謂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出於勉強之言甚
當
附韓退之謝賜櫻桃詩胡苕溪云云
色香味在名果多具此況又櫻桃耶苕溪之議過
矣
杜子美九日詩楊誠齋云云
誠齋三說學者所當知也
杜子美絕句詩室中語云云
后山詩話與王杜二詩未倫以之無媿前人恐誤
後學
杜子美羌村詩楊誠齋冷齋夜話云云
夜闌更秉燭更字作平聲讀是
杜子美何將軍宴詩胡苕溪云
楊東里東郭南園宴集三詩皆用此體
杜子美縛鷄行詩洪容齋六章正宗步里容談
師民瞻云云
詩與文稍異者以詩兼興趣有感慨調笑風流脫灑處如長詩落句糊空劄人作散場語是也然時一出奇可耳前元詩人陳孚剛中集中歌行則全用此體觀者審之
李太白登鳳凰臺詩後村詩話云云
崔顥題詩在上頭太白語也瞿宗吉詩話乃云時人以太白不作黃鶴樓詩作此談之誤矣宗吉又惜記鉏吟自負乃由若是可不戒哉
李太白宮詞胡苕溪云云
李太白宮詞鞏溪詩話云云
詩話太白之談亦緖議中所不可少者雖然无微之李杜優劣之評不能勝呂約與古人者自解領會各不相掩可也
韋蘇州郡中與諸文士讌集詩附衆披効辈韋蘇州詩蔡氏云云身嘗疫病四傳錢白懶書畏客未覩謝恩田里邑有淚亡悲
韋蘇州詩他如詔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理鄙無

異政所愛在素餐何當四海晏甘與稚戎耕顧謂
軍中士仰荅何由申與夫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推
山上懷大馬戀下有骨肉情等句諷詠反覆真能
使人動心此前輩大儒所以酷愛之東坡詩意蓋
亦寧不足於樂天而獨歸蘇州以樂天晚年頗惑
於浮屠之說耳

劉禹錫楊柳枝詞復齋謾錄云云附楊巨源折
楊柳詩胡苕溪作水邊楊柳綠烟絲麴塵既無精
謝疊山說詩本不害其為佳句也

劉禹錫酬柳子厚家鷄之贈詩附子厚寄夢得
詩附后山紀徐傑效山谷書諸附東坡酬柳氏
二外甥求筆蹟詩蔡寬夫詩話復齋謾錄云云
柳劉此詩往復八首今見柳集元和郡者說者謂
梅公權元和間在書名此必指公權者近之意者
以公權字體言也若東坡又云元和守愈不可曉
矣東坡火急固同子厚而后山天厄人胥則東坡
海市詩亦云其相師相推尊固如此也

劉禹錫贈白樂天詩自注云高山本高門使
之高二字為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錄云云

李頎岸幘披襟風色相清沈白石照禪心唐人亦
未嘗忌重遠也

韓退之方橋詩蔡寬夫詩話云云
作唐韻已在佐韻造也亦見子史書皆韻去聲唐
人集中多自注音佐者以別入聲作字耳不聞以
以十為忱音且韓公鄧州人張公又虢州刺史不
知何以却用吳中方言使如所云不知蘇黃門我
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儲字又必用呼
奇已見吳三百九十橋在蘇城內今蘇州人不聞
力以方言為說類新

作何聲邱尹和靜先生有言訓經而欲新奇無所
不至吳子竹是亦云

韓退之古意詩附樂天月中桂詩楊誠齋云云
何不中央種兩株樂天語固多有類此者誠齋以
驚人句屬之則恐未然蓋誠齋之好尚意向與之
程合耳李商隱馬嵬詩後人尚以為淺近徐凝之
瀑布鄭谷之雪詩所謂鄉之認桃辨杏東坡一以
陋惡歸之不亦疏乎要之白俗之說亦出玉公而
盛唐正書無所以為不可及也歟

柳子厚南澗中題詩蘇東坡云云

漢濮吹灰付遠近蘂槩傑鼓壞西東三又古路殘
蕪壺一出清江淡霸中外物已知如弊屣此身無
伴等飛鴻天寒敝裘離門睨又見浮生一歲窮此
陸放翁詩也朱文公於一時文人最慎許可而於
放翁加推服爲其跋此詩引季札觀歌小雅蘇公
讀柳子南澗詩爲言不復詳說而惟致感嘆之意
蓋欲後之學者致思而自得之耳

王摩詰輞川庄詩石林詩話雪浪齋日記云
石林雪浪論連綿字皆切

王摩詰山中送別詩并附詩胡苕溪云云

詩不有反前人之意而用之若好兒相思之切歸
緻不歸思之至矣苕溪知錄此詩又從而吹毛之
不思之過也

李義山詩古今詩話冷齋夜話云對雪詩蔡
載集云云

義山固是用事深僻之開先楊大年諸公亦推波
助瀾矣老坡一出而才高學富至於全篇首尾句
句用故事成說則去盛唐爲益遠而不可收矣

附林和靖書壽堂壁詩胡苕溪云云

苕溪說是此詩與文所以異也

李義山登樂遊原詩楊誠齋云云

公友沈文叔深副有俊才尤善論詩然居常好誦
義山登樂遊原末句人頗疑之景泰初出官于閩
道中寄友詩亦口占首紅塵人去遠夕陽西望淚
沾纓蓋以爲非遠大之兆不十年克卒于閩

附程明道修楔詩禊日道先生尚有詩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乾
日道山云

一片飛亦是此氣象

王建宮詞陳輔之詩話云

王建宮詞附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
盤山云說落花氣象便讀索此詩徒落花詩歸結
子便有生意

王建宮詞陳輔之詩話云

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
碧溪叢話云云

杜牧之赤壁詩嘗謂其信宮秋詞此等詩入能識
之乃謂與王建宮詞雜苕溪之言非是兩詩亦有
謝疊山所說詩意不可不知

杜牧之赤壁詩嘗謂其信宮秋詞
苕溪漁隱叢話云云

杜牧之赤壁詩嘗謂其固在其中矣凝人聽慮
詩人提掇干喬言之霸業固在其中矣凝人聽慮
意周之謂歟

杜牧之題烏江亭詩
杜牧之題烏江亭詩

他本多作不可據此本近是忌蠱之說雖未必然然亦不宜尔也

附王介甫題烏江亭詩胡苕溪劉後村云云呂温天下起兵謀董卓長沙義士哀先來謝蠱山

蔡氏云云

後村之說當矣蠱山又引柳文箕子廟碑陰語亦甚當苕溪陋矣觀王荊公詩何等衰颯牧之此詩何等精神

杜牧之悵別詩附田畫詩蔡氏云云

田承君亦宋人第病兄孤此心摘杜集書帖中語蔡氏失於考證而指出之

杜牧之紀句詩石林詩話云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

石林所記亦可以為世戒

杜牧之趙使君詩附元厚之哀曹觀詩

吾家石本如此知傳刻之誤多矣

賈浪仙丁第詩題裴晉公第詩文紀錄云白詩詩隱居詩話云云

讀賈閬仙題裴公第及下第等詩知唐人之不問道豈獨孟東野哉夫賢人君子之所為亦求諸古

爭王荊公不備李長吉鷹門太守詩是已夫護邪須變化之物固有咫尺不能辨之時安知城內外甲光無日可尚耶荊公才高千古未必有此議論荊公石潛則其於南風吹山作平地夫容位露香蘭笑又何如其為長吉言也學者要須識此

韓致元雷公詩附朱喬年答乾詩蔡氏云云附

朱文公聞雷有感詩

韓偓雷公詩朱喬年答乾詩晦庵壬寅五月廿七日聞迅雷有感詩皆名世大抵前二詩有川世拙

氏意後一詩有憤世疾邪之心焉嘗記景泰中一日諸公高會友人湯公讓洒間賦言曰傷勳夜來燒燭閱事文類聚見閩雷三詩意頗不愜欲取韓致元前二句晦翁後二句意作一詩以洩吾思又有二公在前孰若合是四句略援一字師故事趁韻借乃翁一工字易去心字如何語已即朗然成誦作瞑目齁齁態一座動色噫公讓已矣一時語雖類狂意則可念也因并志之

杜荀鶴閨子規詩

荀鶴此詩其亦時危言慘有為之言歟

杜荀鶴時世行二首蔡氏云云

詩文無關世教無補治道所謂雖工何益吾於荀鶴此二詩者蓋三復焉有志於國家生民者固未可以其非鳴盛之作而忽之也

許渾絕句詩王直方詩話百世而相感得此心於心緣忍事嘗與為論兵唐裴晉公語也宋相亦有屢題此語於壁閒者予同然也

張祜金山寺詩附孫覿詩南唐書部苕溪云云

甫里趙宋文金山寺詩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

皇宋第十六龍飛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呂公尚
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扶金柱化為龍
衆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鸞寧與凡禽同侍
臣獻謀將見徐公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
外易名合算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算
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男子明宗陽帳閨筵鏞乞歸
行宮養為嗣皇考翰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
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
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右詩本
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一過適過迷器指揮談及
之為畧考諸史用所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
以俟知者史云元順帝名脫懽帖睦爾明宗長子
母罕禄魯氏名邁来迎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
地納之生帝嘗被讒於文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
歸即位初文宗在上都時特立子為太子乃以順
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固黜
之江南而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嘗臣皆不
敢斥言惟諷集使速去文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
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常
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既
立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
由彼書生耶後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邁来
迎為真裕徽聖皇后至正八年十一月集卒年七
十二錢塘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
章閣為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粲然可觀順帝為
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
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
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弁去文宗神
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
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婊之者為十
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
詔死至則以文宗視之以詔棄置順帝覽之曰此朕
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
書矣
故中書丞相贈和寧忠獻王康里脱脱公老子曰
鐵木兒達世帖睦邇既成景暨書院請
于諫慥曰親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東五
里曰虞槃翁供奉尚醖每夏居焉歲丁丑有旨造

鷹室刻二石跋以紀歲月矣然其地乃草澤之衝
轂轡交錯由秦晉燕齊而北者由灤京達東而西
者道必出焉智愚往復良惡弗辯不可以口舌訓
惟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八難之願雖在介胃
亦為敬禮當建堂兩楹道傍先生為吾記之予曰
大士之願考之釋書可見吾儕雖罕言然而令遇
暴難有叩蒙應者何誠也猶空谷呼聲非谷也人
也大士遇人急難無叩不荅者何明也猶日中物
影非物也日也然則大士之明實我心之誠矣且
子不見夫卜者乎僞僂叩龜手持蓍龜以決吉凶
有弗驗蓋敬愈靈人之意氣一有所屬則草木朽腐俱為神明焉嗟夫蓍龜尚尒矧大士
圓通普照出乎素願者哉則不待號呼其救我難也必矣鐵木兒達世令為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夫達世貼睦邇今為侍御史階中奉大夫俱有令德視其建造知其忠厚矣於戲吾嘗聞諸中庸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富哉言乎遂為記之右虞楚嶺觀音堂記洛陽譚性文至元己卯五月建新安厓獻刻今石尚存是年十一月曲阜所立宣聖廟碑歐陽元功之文康里子山書亦獻刻焉獻蓋國朝名書孟舉之先也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冠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槀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舟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前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

賜璽書褒諭倣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

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

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踐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

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
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捽不能制往往
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屏息傍海千餘里兵
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
封之明年是為
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
六十有一訃至
上深嗟悼輟視
朝三日遣官
諭祭追
封
廣寧侯謚忠武官為營葬賻給舟車
歸其喪令所經州郡皆致祭以其年其月某日葬
金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名祖諱二公
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
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
氏俱
贈夫人配馬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金氏子麟陳
封夫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在
室孫若干人及考遠陽
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
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
拜中軍都督總東遼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諳作
埃練甲兵永樂己亥聞倭賊屢為邊患江乃駐兵
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艘直逼望海
堝不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操吳音衆如入
無人之境瞻者飛報江遂下令嚴師整裝偽
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
潛焚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俟舉伏起砲鳴
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江械
發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縱火西襲而進賊衆大敗
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寨江復令
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
之俾為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問有潛脫
而走艙者又為隘筭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
際將士請曰明公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
陣作真武被髮以迎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
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
治力之道賊始恣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
之雖兩七卒之耳目亦可以壯七卒之氣賊既入
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來必銳傷於我
故縱其生路以威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
顧諸功未察耳事

思禮優隆建伯爵云按海陵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
而淮楊樂明大倉金山而浙而閩而廣海極缺無
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倭
掠之患則銷熄久矣雖本之
國風
聖德所在得人昵臧倭大捷則固無出劉忠武公之
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柳考之遒志作於黃泰中出
孟倫書後固無稿於書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
山嘉之詳倭酋生獲今皆有的數書而能默識
者考索之功於是有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新孽
於父子名諱譌誤至是則楊氏子弟難追其責噫
忠武之戰功楊公之文字傳於世者不四五十年
之久耶信之難已如此吾安得而不致深喟於前
也哉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愛先祖敬武府君親告
某曰今滑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玉其姓者
即王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
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而刻云滑源人有陳堯叟
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碑之以志異日
求訪此元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紀夢也又有
徵焉記以憚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綸衣杖而
告曰若過而祖能識之乎憶祖址妙清君平時語
憚者熟視之為吾大父敬武府君無疑載拜已迺
踧而請曰惟王氏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
源陳堯叟祠碑所刻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
至元庚辰春三月也憚以是異念之者無時釋八
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調濟瀆託之為求訪果
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記碑陰得元符二年
春二月孟中散大夫知軍州事拜謁題名迺陳之
外孫王慎名氏吁亦異哉又題名云外孫左宁徽大
夫知軍州事王慎奉詔覃恩相待兩舉泰拜堂下
元貞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劻父即前
東王文定公晉拜參知政事名舉正事伯中係克
世之珪其子諱舉正太
其二子名諱見東坡集白記不肖平生事欲將
至必警先於寢寐間如先君將殁以翌徵節度傳
遣召為御史人以牛力迎刺於口斷緯陽徵斛律
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有瑤階奏事時事行宮有雪
誄融奏中統二年十二月為都事時事行宮有雪

漠二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燃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曾徵明而不可証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有想唯精誠感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回想蓋不肖每以先世雄記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憑於想可致而論即又知吾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自而鑒佑使遷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曾然是豈老之日即受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九日記惟吾諱氏自先五世祖秀實公而上邈不可知而厄於下沙之徙譜不可知知鮮告身譜諜之語而直剛正曰忠孝派芳曰令惟寶藏公所遺至正六年五月遺囑[通]又不知自何時脫去首幅云云之詳乃有不可得而知者先君子每出示此書未嘗不爾咨涕洟痛千古無窮之恨也不肖近年獲見玉峯趙志知宋之平馬飛翔之異是曾徵明而不可証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有想唯精誠感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回想蓋不肖每以先世雄記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憑於想可致而尚奚夢之云乎吾之懷固有切於王先生然則王先生獨非幸哉獨非幸哉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後殿

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

賜鍍金銀刻圖書王顒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派芳曰閩西後裔曰達安楊榮曰楊氏勉仁楊氏自記如此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體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畧及江陵不一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

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者之倚
重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此語有斟酌考之逮
安謝世之後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莫吉水錢公
習禮周公敘皆有文字皆有感公知已之語而抑
庵語尤切蓋抑庵之去翰林為禮部侍郎出東里
公意而建安公則嘗惜之也
陳縛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
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歸合葬者所題又
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某云處士某君夫人某
氏之墓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又問某欲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
合為一封土而以繼此少間步數又別為一封土
與朋友議以神道籩石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
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祢居
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某所處得之
昭穆但勿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
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父王為穆王
武季王為昭此可考也又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
親之意曰吾家不曾用
達達試為北駒生而餘日後以騾馬置山巔群跳

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
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北方田野人患胸腹飽脹者取馬蓮花子擊碎凉
水下即泄數行幸而愈者有也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辭紹紳各以實對十人者黃楊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死交阯得贈諡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薦後亦盡節云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舉于往來予懷者兩年矣去年七月御史張海亦嘗舉之顧以數年來顧有多事之名天順四年識事田姚大章侍郎語予云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咨知商舉士弘載言八事其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言緣寡廢疾無依者作養濟院數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知有司謂養濟院何嘗得盡緣寡廢疾無依之說既不合抵斗還官猶制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謂養濟院民王荊公責苗法亦坐於戚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發孝宗皇帝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縣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

多存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顆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率一戶逃亡九戶陪備逃者愈衆陪者愈若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念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貸帝堯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先儒先生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乘宋社倉法主於戚息以濟民王荊公責苗法亦主於戚息以濟民而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故發孝宗皇帝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縣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

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華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承代人戶認息耳使常年不貸性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性徙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勢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叙官司預社倉之事共大抵小民假貸皆趁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秬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荅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反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聚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令歲一勩一邑賴之豈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術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毓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為輕貸而負者安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軍節制軍馬黃震記

欽廉雷在百粵暉中閩萬里而遠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析故曰海角也有亭在城西南隅昔公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亦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過郡訪其址得於荒蕪亂水之間欲復之未能也屬之郡屬袁曰諾明年來告成請記之夫主木之廢工人之用雖未必陽陻之出沒夢寐所麼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都亭有地耶居是者雖擁高爵厚祿亦往往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哉蓋嘗因是而億之地辟遠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徙流離之士鮮至焉故吾無為而得之宜其人之戚戚尔也大夫苟非甚過極惡未嘗不欲曲貸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赦遠屏無以啓其推痛自反之忠古之人臣罷免抑嘗推昔朝廷之於士大夫苟非甚過極惡未嘗不欲曲貸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赦遠屏無以啓其推痛自反之忠古之人臣罷免君而心戀闕者每悽悽亦閩江海之上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

彼蕭墻之內固有負不扶不持之憂者多矣然則
甚孤之者迺所以甚親之也於此見聖王忠厚之
至也而居者從未思也思而或未之求也登斯亭
者有能驅去流俗之悲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
憑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所適哉又豈獨
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於是記之俾刺亭
上後之覽者其不察有所感發矣乎前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今授將仕佐郎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
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高平范椁文承直郎
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燕山大都題額

嘉靖甲寅仲秋既望吳郡後學吳邑庠生王玉芝謹志